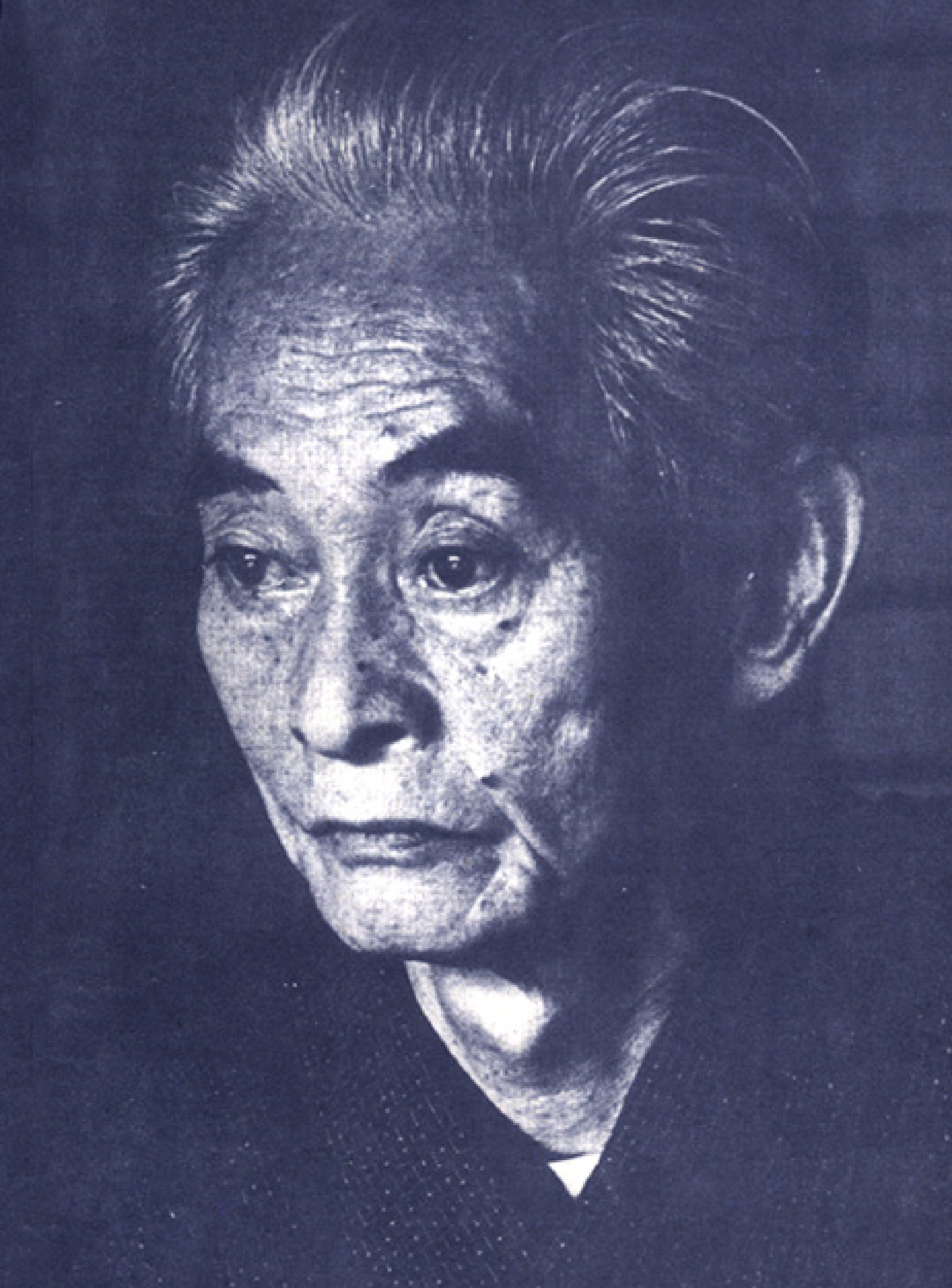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

美丽与悲哀 · 蒲公英

川端康成文集

主编 叶渭渠

文集



川　端　康　成　文　集

美　丽　与　悲　哀

孔宪科　译

蒲　公　英

朱春育　译

川端康成

美丽与悲哀·蒲公英　目录

目　录

美丽与悲哀

孔宪科　译

1

蒲公英

朱春育　译

203

致中国读者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这种文学的多样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得到了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香男里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问世了。

自1981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

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的肯定评价。日本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一是多集中出版少数为人注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并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

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谢忱。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⑴ 在十卷本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 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⑵ 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兮月兮》、《蒲公英》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⑶ 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

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集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文学之门的钥匙。

⑷ 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或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

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体。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美丽与悲哀

除夕的钟声

在东海道线“鸽”号特快列车的瞭望车厢里，车窗下并排五把转椅，其中外端的一把随着列车的晃动而静静地自动旋转。大木年雄见到了，久久地注视着。大木在这里坐着的低矮的扶手椅是固定的，当然不能转动。

瞭望车厢里只有大木一人。大木深深靠在扶手椅上，望着那把旋转的转椅。那把转椅并不是按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速度旋转，而是时快时慢，时而停转，有时还反转。大木在车厢里独自一人望着一把转椅自动旋转，诱发起大木心中的寂寞，引发起种种遐思。

这一天是年末的二十九日。大木到京都去听除夕的钟声。

大木在除夕之夜用收音机听除夕钟声的习惯已经连续几年了呢？这一节目是几年前开办的呢？自从这一节目开办以来，不是每次都听吗？日本各地的古寺名钟鸣响时，还配以播音员的解说。在这一节目里，播音员的播音由于辞旧迎新

而带有华美兼咏叹的声调。那节奏缓慢的古寺钟声的余韵，让人感到时光的流逝，古老日本的空寂苍凉。北国寺院的钟声鸣响之后，便是九州的钟声，而每年除夕都是以京都各寺院的钟声结束。京都寺院很多，有时收音机会收到若干寺院钟声的交相鸣响。

在播放除夕钟声的时候，妻子、女儿或在厨房操办年饭，或整理物品，或选配和服，或插花，仍在不停地劳作，而大木却总是坐在茶室里收听收音机的。随着除夕的钟声，大木不由回顾过去的一年。他感慨横生。其感慨因年而异，有时激奋，有时凄苦，有时陷入悔恨和悲伤之中。即使有时厌烦播音员感伤的语言和声音，但钟声却震撼着大木的心。而且，他早就有一种心愿：何时能够不通过收音机，而是在岁暮的京都直接听一听各古老寺院的除夕钟声。

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暮，他忽然打定主意，前往京都。他还涌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心思，要去见住在京都阔别多年的上野音子，并同她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音子移居京都以后，与大木几乎断绝音讯，只知道她似乎作为日本画家目前已自成一家，至今仍过着独身生活。

由于前往京都是突然生起的念头，而且大木也不是事先定好日期、买好“特快”车票那种性格的人，所以他没有快车票，便在横滨站搭乘了“鸽”号瞭望车厢。他想，临近岁暮，东海道线也许很拥挤，但乘坐瞭望车厢，老勤杂工是熟人，也许能想法给找个坐位吧。

“鸽”号午后从东京、横滨发车，傍晚到达京都，从大阪、京都返回也是午后发车，爱睡早觉的大木感到舒服，所以往

返京都总是乘坐“鸽”号。二等车（分为一等、二等、三等的二等车）的列车员小姐们一般都认识大木。

一上车，没想到二等车很空。年末的二十九日也许乘客还不多，三十日、三十一日大概要拥挤了吧。

大木望着那一把旋转的转椅，不由陷入关于“命运”的深深思考。这时，老勤杂工给大木送来了煎茶。

“就我一个人？”大木说。

“噢，有五六位。”

“元旦车挤吗？”

“不挤，元旦车很空。您元旦回来吗？”

“是的。元旦不回来的话……”

“我给您联系好，元旦我不执勤……”

“拜托了。”

老勤杂工走后，大木环视四周，见车厢尽头的扶手椅的下面放着两个白色皮革的提包。那是稍稍有些薄的四方型新式提包。白色的皮革衬以斑驳的淡茶色，是日本所少见的上等品。椅子的上面还放着一个豹皮大型女用手提包。这些东西的主人大概是美国人吧。他们好像是到餐车去了。

窗外温暖浓重的烟霭中，杂木林向后流逝。烟霭上空遥远的白云中透出微光。那光好像是从地面照射上去似的。但是，随着列车的奔驰，天晴了起来。车窗的阳光投射到地板深处。列车从松山脚下奔驰，地上落满了松针。一丛竹叶黄了。闪光的波浪拍击着黑色的岬角。

从餐车回来的两对美国中年夫妇，当车过沼津见到富士山时，便站在窗前频频拍照。然而过了一会儿，当富士山完

全显现在原野上的时候，他们好像拍累了似的，反而把身子转了回来。

冬天昼短，大木目送着一条浓重的银灰色的河流，抬起头，正与落日相对。少顷，从黑云的弓形罅隙里冷冷地透出白色的余辉，许久没有消逝。在早已亮灯的车厢里，不知什么力的作用，转椅一齐转了半圈。但是，一直不停转动的，仍然仅仅是外端的那把转椅。

大木一到京都，就去了京都饭店。大木想，音子也许会来饭店的，所以希望住一个安静些的房间。电梯似乎已经到了六七层，但这个饭店是依傍东山的陡坡建起来的，因而沿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走到尽头还是一楼。走廊旁边的各个房间相当安静，大概都没有住人吧。但是，到了十点多钟，两侧的房间突然喧嚣起外国人的声音。大木问了一下值班的男仆。

“是两家，两家共计十二个孩子。”男仆回答道。十二个孩子不仅在房间大声说话，而且在两家的房间窜来窜去，在走廊乱跑乱跳。明明空着许多房间，可为什么把大木的房间夹在中间，让这么吵闹的客人住在两侧呢？但是大木想，都是些孩子，过一会儿就会睡的。可这些孩子也许是由于外出旅行而兴奋的缘故吧，总也静不下来。尤其是孩子在走廊乱跑的脚步声更为刺耳。大木从床上起来了。

这时，两侧房间的外国话的喧噪反而使大木感到孤独。“鸽”号瞭望车厢中那把独自旋转的转椅又浮现脑际，大木感到孤独在自己心中无声地旋转。

大木在重新考虑，为了听除夕的钟声和与上野音子相见

而来到京都，然而见音子和听钟声，到底哪个是主要目的，哪个是顺便的呢？能听到除夕的钟声是确定无疑的，但能否见到音子却有些茫然。那确定无疑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口实，而那茫然的东西不正是心底深处的愿望吗？大木是打算和音子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而来京都的。临来时，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大木和音子之间已经长年隔绝。尽管现在音子似乎仍过着独身生活，但能否肯与昔日的情人相会，能否被约出来，这对大木来说的确是不得而知的。

“不，她现在……”大木嘟哝了一句，但“她”有了怎样的变化，大木对她的现在并不了然。

音子该是借住寺院的配院，同女弟子一起生活的。大木在一家美术杂志见过照片，那个配院并不是只有一、两间屋子，而是很像一户人家，用作画室的房间似乎也很宽敞。院落也很幽雅。这幅照片，虽然是音子正在执笔作画的姿势，略低着头，但是从额头到鼻梁完全看得出的确是她。她并未因中年而发福，显得文雅而端庄。这幅照片使大木展望未来比回忆过去所受到的谴责更为强烈，—— 正是自己从这位女性的生涯中夺走了其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当然，在见到这本杂志的人们中，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大木一人而已。与音子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们，只是把音子看作是一位移居京都的具有京都风韵的美貌女画家罢了。

二十九日夜里就这样吧。大木打算在第二天三十日给音子打个电话，或者到音子家中拜访。但是，早上被外国孩子吵醒起床后，又有些胆怯而犹豫不定。还是先寄一封快信吧。他坐在桌前，但一开头便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大木看着房

间备置的便笺仍是一张白纸，又想，也可以不见音子，自己一个人听过除夕的钟声后便回去。

大木很早就被两侧房间的孩子们吵醒，但当那两家外国人走后，便又重新入睡了。起床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

大木慢慢扎着领带，想起音子说“我给您扎，让我扎……”的情景。——这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被剥夺了纯洁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大木什么也没有说。他没有要说的话。他无言地把她那柔软的身体抱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从他的怀里抽身出来，首先打扮好的是音子。音子抬头凝视着站起身来，正要穿衬衣、扎领带的大木。她虽然没有流出泪水，但却泪眼荧荧。大木避开了她的目光。刚才接吻时，大木也是用嘴唇贴在她睁着的眼睛上，让她闭上眼睛的。

音子的那句“我给您扎领带”的声音充满少女的甜美。大木顿时放心了。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与其说，这是音子对大木信赖的表示，不如说也许是为了逃离现实的自己。她扎领带的动作很温柔，但是似乎并没有扎好。

“会扎吗？”大木说。

“我想会的。见我爸爸扎过。”

——她的父亲在音子十二岁时便故去了。

大木在椅子上坐下来，把音子抱在膝盖上，自己也抬起下巴，以便好扎些。音子微微挺起胸，扎了又解开，反复扎了两三次。

“喂，小宝贝，扎好了。这样可以吧。”音子从膝盖上下来，用手指搭在大木的右肩上，看着领带。大木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领带扎得很漂亮。大木用手心胡乱搓着微泛油

腻的脸。他不忍看占有了少女之后的自己的脸。少女向镜子这边走来。那新鲜而可爱的美刺激了大木。大木为这现实中所不可能有的美而吃了一惊。大木一回头，少女一只手搭在大木的肩头，说了一句“我喜欢你”，便把脸轻轻地贴在大木的胸口。

十六岁的少女把三十一岁的男子称为“小宝贝”，大木感到不可思议。

——从那以后过去了二十四个年头。大木已经五十五岁。音子也该是四十岁了。

大木洗了澡，打开房间里的收音机。收音机告知今天早上京都结有薄冰。天气预报说今冬是一个暖冬，新年的天气也很暖和。

大木在房间里只用了一点烤面包和咖啡，便乘车出去了。今天，难以下定拜访音子的决心，又没有明确的去处，便决定到岚山去看看。向车外望去，从北山到西山那连绵的小山，在日光的照射下半明半暗，显现出山体幽雅的圆弧形，让人感到京都冬天的冷寂。山上日光暗淡，好像已近黄昏。大木在渡月桥前下了车，没有过桥，在河岸边踏上去龟山公园的山麓。

从春到秋观光的人群熙熙攘攘的岚山，到了年末三十日，也已不见人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岚山呈现出本来的沉寂。潭水碧绿澄澈。卡车在河滩装载木筏上的木材的声音传向远方。从河流的这一侧人们所见到的也许是岚山的正面吧，但现在却笼罩在阴影中。山体向河流上游倾斜，日光只从山脊间照射过来。

大木打算在岚山一人安静地用午餐。以前来过的餐馆有两家。但是，距渡月桥较近的一家锁门休息。在年末三十日，不会有什么客人特意到寂静的岚山来的吧。河上游那个老字号的小馆也休息吧？大木边想边慢慢向前走去。他并不是非在岚山用餐不可。登上古老的石阶，一个矮小的女人说家里人都到京都去了。

“都外出了……”矮小的女人谢绝说。竹笋季节，在这家餐馆吃加干松鱼煮的大圆片竹笋是在几年前呢？大木走下河岸，见到一个老婆婆在通往邻近的一家餐馆的平缓的石阶路上扫着枫树的落叶。老婆婆说这家餐馆大概正在营业。大木走到老婆婆身边，说：“真安静啊。”

“连对岸人们的说话声都听得很清楚呢。”

那餐馆掩映在山腰树丛中，厚厚的茅草屋顶潮湿而陈旧，正门有些阴暗。正门也不像什么正式的门，门前长满竹丛。茅草屋顶的对面高高挺立着四五棵苍翠的红松。大木被让进屋里，屋里好像没有客人。玻璃拉窗的前面，珊瑚树结着红色的果实。大木发现了一朵不适时开放的杜鹃花。珊瑚树和翠竹、红松遮住了河流，但是从叶缝中透出的潭水碧玉翡翠般清澈而沉静。岚山一带也像潭水一样沉静。

大木两肘支在炭火很旺的熏炉上。外面传来小鸟的鸣啼。卡车装木材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火车也许在出入隧道吧，山后的汽笛鸣响在山间，留下悲哀的余韵。大木回想起初生婴儿的微弱啼哭声。—— 十七岁的音子怀孕八个月早产了大木的孩子，是一个女孩儿。

婴儿已经无救，没有被送到音子身边。婴儿死时，医生

说：

“还是让产妇稍稍安静一会儿，再告诉她吧。”

音子的母亲说：

“大木先生，你去告诉她吧。我女儿还是一个孩子，却生了孩子，实在可怜。我去说肯定会先哭出来的。”

音子的母亲对大木的愤怒和憎恨，由于女儿分娩而暂时压抑着。尽管大木是一个有妻子和儿女的男人，但由于音子生了那个孩子，作为一个独生女儿的寡母也许已经失去了对这个男人继续责备和怨恨的力量了吧。比刚强的音子还要刚强的母亲好像突然软了下来。瞒着外人生孩子，以及生下的孩子如何处理，母亲不是都必须依靠大木吗？而且，因妊娠而烦躁的音子以死相威胁，不让母亲对大木恶语相加。

大木回到病房，音子转过产妇那种平稳而安静的清澈的目光，瞬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沿着眼角流下来，滴落到枕头上。大木想，她可能已经知道了。音子泪流不止。两三股泪水往下流淌，有一股就要流入耳穴时，大木急忙要去擦拭。音子一把抓住大木的手，开始哽咽起来，接着便放声大哭。

“死了吗？我的孩子，死了！死了！”

她撕肝裂肺地哭喊着，泪水里似乎夹杂着血丝。大木压住音子的胸脯，把她紧紧地抱住。少女小而鼓胀的乳房触到了大木的手臂。

母亲似乎在门外看出什么动静，便走进屋来。

“音子，音子！”母亲叫道。

大木没有理会音子的母亲，仍紧紧抱着音子。

“难受。放开……”音子说。

“能安静？不动？”

“安静”。

大木放开手，音子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泪水再次从眼里能出。

“妈妈，是烧掉吧？”

“……”

“婴儿也是……？”

“……”

“我出生的时头发是黑黑的，是妈妈对我说的吧。”

“是的，黑黑的。”

“这个婴儿的头发也长得黑黑的吗？妈妈，您能不能给我剪一小缕婴儿的间发留起来？”

“那，音子……”母亲有些为难，但又顺口说道：

“音子，很快又会有的。”说完，又像要把这句话咽回去似地，痛苦地转过脸去。

母亲，甚至连大木难道不是也暗中不希望那个孩子出世吗？音子是被送到东京近郊简陋的妇产医院分娩的。如果在好医院想尽一切办法的话，那孩子也许有救。大木想到这里，感到很伤心。是大木一个人把音子送到妇产医院的。音子的母音一直没有来。医生五十岁左右，有一副酒精烧红的脸。年轻的女护士用责怪的目光看了一眼大木。音子穿着朱红绝的线绸套服，肩皱的缝线都忘了拆下来。

——头发黑黑的不足月的婴儿的面影，在二十三年的岚山清晰地浮现在大木眼前，那面影又似乎隐蔽在冬天的树从

里，沉没在蓝色的潭水中。大木拍手招呼女招待。大木知道，今天没有迎接客人的准备，所以准备饭菜需要很长时间。来到客厅的女招待好像趁着有闲空儿，换了热茶以后也坐了下来。

在随心所欲的闲谈中，女招待讲了一个男人被狐狸迷住的故事。天刚亮时，有人发现那个男人一边哗哗地蹚着河走，一连喊叫：

“要淹死了，救命啊！要淹死了，救命啊！”

渡月桥的下在，那一带小很浅，是很容易上岸的，可他却在河里转开了。他被救上来以后，说他头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像夜游症似在地山上转悠，不知不觉就下到河里去了。

女招待听见厨房呼唤，站了起来。首先端上来鲫鱼。大木慢慢地喝了一点酒。

大木临走时，又看了一下苫着厚厚茅草的房顶。那行将朽烂的长满青苔的房顶，大木感到别有一番雅趣。

“在树下面部也不干哪。”老板娘说。说是重苫房顶还不到十年，八年光景就这样了。白色的半月挂在那座茅屋左侧的天空。三点半了。大木走下河岸，看到翠鸟紧贴水面滑飞。翠鸟羽翼的颜色清晰可见。

大木在渡月桥边拦了一辆车，打算到仇野去一趟。在冬日将近黄昏之时，那祭祀无主亡灵的地藏王及塔群，能让人体味人生无常的感受吧。但是，当看到祇王寺门口阴暗的竹林，又让车返了回来。他要顺便到苔寺，然后回饭店。苔寺的庭院里，有一对好像是新婚旅行的人。干枯的松针落满青苔，水池中的树影随着脚步而摇动。大木迎着暗红色的夕阳

照射的东山回到饭店。

他在浴室把身子洗暖和以后，在电话簿上找到了上野音子的电话号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大概是女弟子吧，但随即就由音子来接了。

“喂—— ”

“我是大木。”

“……”

“我是大木，大木年雄。”

“啊——，好久不见了。”音子带着京都腔调说。

大木不知从何说起，便去繁就简，就像这电话是突然打去的那样，以不使对方拘泥的口吻径直说道：

“我来这儿，是想听京都除夕阳钟声的。”

“除夕钟声？……”

“能和我一起听吗？”

“能和我一起听吧？”

“……”

电话长时间没有回答。音子一定很惊讶，不知如何是好吧？

“喂喂，喂喂……”大木呼唤着。

“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啊！”

音子又沉默不语了。

“听了除夕钟声，元旦早晨我就回去。我是想和你一起听过年的钟声才来的。我也年纪不小了。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吧。如果不用来听除夕的钟声这个机会，很难开口说想

见你，年月太长了呀。”

“……”

“明天我去接你好吗？”

“不，”音子忙说，“还是我去接你吧。八点……，有点早吧，九点多钟你在饭店等我。我先找了个地方订好座位。”

大木原想和音子一起慢慢地吃晚饭的，但九点已经是晚饭后了。尽管如此，音子毕竟还是答应了。遥远记忆中的音子的面容，十分清晰地出现在大木的眼前。

第二天，从早晨到晚上九点，独自一人呆在饭店，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一想到是年末三十一日，更让人感到时间的漫长。大木无所事事。京都虽然有几个熟人，但是一则是过年，再则晚上还要和音子听钟声，所以谁也不想见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来了。有着诱人的京都风味的餐馆并不少，但还是随便在饭店用了晚餐。大木这一年年末的一天充满了对音子回忆。随着同一场面反复地浮现，其情景愈加鲜明。此时此地，二十几年前的事甚至比昨天的事更为鲜明。

大木没有走到窗前，看不见饭店下面的道路，但从窗口能够望见京都街市屋顶那边的西山。西山也很近。与东京相比，就都显得小而幽雅。西山上空染上一层金色的透明的浮云，眼见着变成冷灰色，黄昏降临了。

所谓回忆是什么呢？这记得清清楚楚的过去是什么呢？音子随母亲移居京都时，大木以为和音子从此分离了。虽然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果然是真的分离了吗？不正是大木打乱了音子的一生，让她失去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吗？大木难以解脱心中的痛苦，但是玩具没有结婚的音子在漫长的

岁月中对大木是怎样想的呢？大木记忆中的音子是独一无二的性情刚烈的女人。而且，至今对音子的回忆还如此鲜明，这难道不是音子并示与大木分离吗？大木虽然生在东京，但是日暮夜灯下京都街市却有故乡的感觉。这不仅因为京都是日本的故乡，而且因为音子住在这里。大木静不下心来。他洗了洗澡，从内衣到衬衣、领带都换了，便在房间踱步，又到镜前重新看了看自己。他等待着音子。

“上野先生来接您了。”前门值班人打来电话时，已经九点二十多了。

“我马上下去，请她在前厅等我。”大木回过话后，又自语道，“还是请她到房间来为好。”

在宽阔的前厅没有见到音子。一位年轻的小姐向大木走过来。

“您是大木先生吗？”

“是的”。

“受上野先生的差遣，前来接您。”

“噢？”大木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那多谢了……”

大木一心以为音子会来的，所以此时有被抛弃的感觉，几乎是整整一天对音子形象鲜明的回忆也似乎忽然模糊了起来。

坐上这位小姐让等在外面的车，大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问道：

“你，是上野先生的弟子吗？”

“是的。”

“是和上野先生两个人在一起吗？”

“是的。还有一个帮忙的阿姨。”

“你家是京都吗？”

“我，家在东京，因为仰慕上野先生的作品，便主动前来投奔，承蒙不弃，就留在这里了。”

大木回头看了看这位小姐，从在饭店叫他的时候起，大木便惊羡于小姐的美丽。从侧面看，细长的脖颈配以美丽的耳朵，从正面看，其面容艳丽得简直令人目眩，而其言辞又是那样的文静。她在大木身边显然很拘谨。这位小姐知不知道大木和音子之间的事呢？自己和音子之间有那段往事的时候，这位小姐还没出生呢。大木想着，突如其来地问道：

“你平日总穿和服吗？”

“不。在家总活动，一般穿便服，很随便的。听了钟声就到元旦了，这才请先生让我穿上新年的和服。”小姐稍微轻松地说。看来这位小姐不仅来饭店接自己，而且还要一起听除夕的钟声。大木这才明白，音子是要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车向圆山公园深处知恩院的方向行驶上去。在古式的出租客厅里，除音子外，还来了两位舞姬。这也是大木所完全没有料到的。音子把膝盖埋在被炉里，两位舞姬在火盆两侧相对而坐。女弟子在门口跪下向音子施礼说：

“我回来了。”

“好久不见了。”音子把膝盖从被炉里撤出来，对大木说，“我想知恩院的钟好些，就选在这里了。今天这里也休息，本该不能接待……”

“多谢了。给你添麻烦了。”大木只能这么说。除女弟子外还有舞姬。大木既不能从话语中透露和音子的往事，也不能从表情上流露出来。音子昨天接到大木的电话后，恐怕既为难又警惕，才想到连舞姬也叫来了吧。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其中是否蕴含着音子对大木的一番用意呢？当大木进入客厅，和音子见面的一刹那，便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在那相见的第一眼里，大木也感到自己至今仍在音子的心中。旁边的人可能没有觉察到吧？不，女弟子一直在音子身边生活，而舞姬们虽然是少女，但却是风尘女子，也许都有所觉察。当然，谁都装作若无其事。

音子安排了大木的座位后，对女弟子说：“坂见坐在这儿。”音子让她坐在被炉旁与大木相对的位置，似乎也是为使自己避开那里。音子从侧面靠近被炉。两位舞姬在音子的身边。

“坂见，向大木先生问好了吗？”音子向女弟子轻轻问了一声以后，向大木引见道：“这是和我在一起的坂见庆子。她的性格和长相可不同，是个小疯丫头呢。”

“哎哟，先生，看您说的！”

“她常常自成一派地创作出抽象艺术的画来。画中蕴含着可怕的激情，带着无羁的疯狂。她的那种画吸引着我，使我很羡慕呢。她作画时，是浑身颤抖的。”

女招待送来了酒和下酒小菜。舞姬斟了酒。

“没想到让我用这种方式听除夕的种声。”大木说。

“我想，还是和年轻人一起听好。钟声一响，就又长了一岁，多凄凉啊！”音子没抬眼皮，“我这种人，居然至今还好

好地活着……”

大木回想起音子在生的孩子死后两个月时，服安眠药企图自杀的事。音子也想起了那件事了吧？—— 大木是听到音子的母亲的口信后急忙赶到的。虽然是因为母亲让女儿和大木分开才发生了这种事，但是她还是叫来了大木。大木住进音子家里护理她。大木不断揉着她那由于注射了大量的药液而肿得硬梆梆的大腿。音子的母亲往厨房跑来跑去，换取蒸热的毛巾。音子的内衣裤被脱了下来。十七岁的音子的腿比较细小，因而注射后肿得很难看。大木的手用力一揉，一下子滑到了大腿的里面。趁母亲不在，给她擦去了渗出来的肮脏的粘液。大木由于负罪的痛苦和由衷的爱怜，禁不住泪水滴落在音子的腿上。他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救活她，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她。音子的嘴唇变紫了。听到母亲在厨房的饮泣声，大木站起身走到那里。只见母亲缩肩蹲在煤气台前。

“快死了呀！已经快死了呀！”

“如果真的死了，我想作为母亲尽到了对她的爱心，这也就可以了。”

母亲握着大木的手说：你也一样。大木先生你也是一样啊……”

直到第三天音子才睁开眼睛。大木守在她身边一直没有合眼。

“难受死了！难受死了！”音子睁大眼睛，撕头捶胸地折腾。她大概见到大木了吧，说：

“讨厌，讨厌。你不要在这里呀！”

虽然两位医生把音子抢救了过来，但大木却认为自己进

行全心全意的护理，有过保住音子性命的功劳。

音子也许没有从母亲那里听说过大木对自己护理的详情吧。但是，大木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在生死关头反复揉过的音子的大腿，比搂抱过的音子的身体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二十几年后，在听除夕钟声的客厅，即使把腿伸进被炉里，也能见得到。

音子把舞姬或大木斟的酒毫不犹豫地喝干了。她似乎已经变得相当能喝酒了。一位舞姬说，敲响了一百零八下钟，据说需要一个小时。两位舞姬都不是出席正式场合的装束，只穿着一般的衣服，腰带也不是长长下垂式的。但是腰带质地很好，也很漂亮。头发上没有插花簪，只卡着美丽的梳子。大木不明白，两位舞姬和音子好像很熟悉，但为什么以这样亲近的姿态出现呢？大木喝着酒，听着舞姬们操着京都方言的天真的谈话，心情渐渐轻松了。音子的策划是聪明的。音子无疑是要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但突然和大木相见，也要镇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吧。即使这样坐着，二人之间也是心灵相通的。

知恩院的钟声响了。

“啊！”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那是十分古老苍凉而又似乎有些破裂的钟声，其余韵飘向远方。隔一会儿又响了。那钟就像在眼前撞击一般。

这里太近了呀。我说想听知恩院的钟声，有人告诉我在这里听。可是，还在鸭河河岸附近离钟稍稍选一点的地方听为好。”音子对大木和女弟子说。

大木打开拉窗一看，这个出租客厅狭窄的庭院下面就是

钟楼。

“就在那啊！连敲钟都能看得见。”大木说。

“真是太近了呀。”音子重复了一遍。

“不，我看很好。每年除夕在收音机里听的钟声，能在最近的地方听到一次也是很好的。”大木虽然这么说，但是这里的确有欠情趣。钟楼的前面聚集着黑色的人影在攒动。大木关上拉窗回到被炉旁。钟声继续响着，人们不再侧耳倾听。到底是古老的名钟，似乎迸发着遥远年代的深沉有力的鸣响。

大木离开出租客厅，到祇园社进行了苍术祭。他见到许多人把火绳的尖端点着，摇晃着走回家去。据说用火绳的火点着煮元旦年糕的炉灶，是古来留下的习俗。

早　春

大木年雄伫立在山岗上，眺望着光彩夺目的紫色的晚霞。他从下午一点半左右伏案为晚报写完了一段小说，刚从家里出来。他的家在北镰仓的山岗上。西天的晚霞布满高空。是雾霭吧，又让人感到像薄云，呈现浓重的紫色。大木对紫色的晚霞感到稀奇。像用毛刷在濡湿的东西上横扫过去一样，有些浓淡模糊。柔软的紫色的晚霞孕育着渐近的春天。夕阳西下处，现出一抹粉红。

大木回想起在京都听了除夕的钟声，乘坐元旦的"鸽"号特快返回时，在夕阳照射下闪着红光的铁路。那铁路闪着红色的光伸向远方。一侧是大海。铁路转进出后，红色消失了。列车进入峡谷，暮色便立刻降临了。但是，铁路的红色使大木又回想起音子和自己的过去。听除夕的钟声时，音子带着女弟子坂见庆子，并叫来了舞姬，以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但是这样做，反而使大木感到自己至今仍在音子的

心中。从祇园社出来在四条街上走时，杂沓的人群中有的醉汉和年轻的男人不知说着什么，抬手要去摸舞姬的发髻。平时，京都没有这种事。大木边走边庇护着两位舞姬。音子和女弟子只差一步跟在后面。

大木在元旦中午乘坐“鸽”号列车时，心想，音子恐怕不会到车站来送行了。正想着，女弟子坂见庆子来了。

“新年好！先生虽然应该来为您送行，但是每年元旦都有几家必须进行礼节性拜访，中午还要在家里等待来访的客人。先生一早就出去了，让我代她来送您，并向您深表歉意。”

“是吗。你，特意赶来，谢谢……”大木回答道。元旦车站的人很少，庆子的美貌十分引人注目。“年末你到饭店来接我，元旦又到车站来送我，真是劳驾你了。”

“这没什么。”

庆子仍穿着昨天晚上穿的和服。质地是淡蓝色的缎子，上面绘有各种姿态的白鸽，并洒落着雪花。白鸽虽然有颜色，但对于庆子这样的年龄来说，则显得有些朴素，作为新年的服装也让人感到冷清。

“好漂亮的和服啊，是上野先生画的吗？”大木问道。

“不，是我试着画的，画得不太理想……”庆子有些脸红了。正是由于穿着淡雅的和服，庆子那艳丽的面容更显得光彩照人。而且，在白鸽的颜色的配合、姿态的变化里透着抽象的年轻人的朝气。洒落的雪花也像在飘舞。

庆子把京都糕点和京都冬季的淹渍小菜递给大木，说这是音子送的礼物。

“还有，这是盒饭。”

“鸽”号列车从进站到开车虽然只有一二分钟，但庆子一直站在列车的车窗前。大木只能见到庆子的胸部以上，心想，现在不正是庆子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候吗？大木不知道音子青春时的美。和十七岁的音子分离以后，昨天见到的音子已经四十岁了。

大木在四点半左右，提前打开了盒饭。里面是新年的套菜，还加了一些饭团。饭团捏得小而精致。这里面似乎蕴藏着一颗女人的心。这是音子为曾经占有过自己少女时代的男人而捏制的吧。大木咀嚼着仅够一口或一口半大小的饭团，感到音子的宽恕渗透到牙齿和舌头里。不，那不是什么宽恕，而是音子的爱吧，是至今仍然积存在内心深处的爱吧。音子被母亲带到京都以后，音子的情况如何呢？除了音子作画并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以外，大木并不知详情。她也许有过爱情或恋爱。但是少女时期对大木狂热的爱恋却是铁的事实。在音子之后大木也有过几个相爱的女人。但是，像对少女的音子那样怀有深深的痛切的爱，却一个人也没有。

“真是好米。是哪儿的米呢？关西的米……”大木边想边把小饭团不断地送入口中。

音子十七岁时，早产、自杀未遂，大约两个月以后被送进精神科的带有铁格窗子的病房。母亲虽然把此事告诉了大木，但却不允许他见音子。

“从走廊的远处能见到她，但请你不要去……”音子的母亲说，“我也不想让你见到她现在的样子。而且，她见到你的话，也会搅乱她的安静……”

“她能认出我吗？”

“当然认得出……。她不就是为了你才变成那样的吗？”

“……”

“不过，她好像并不是真的疯了。医院的医生也安慰我说，这只是暂时的。她经常摆出这种姿势。”母亲做出抱着孩子哄着玩的动作，“是想孩子了，真可怜哪！”

音子住院三个月左右出院了。母亲来见大木说：

“我知道大木先生已经有妻子和孩子。音子也许早就知道了。我虽然知道这些，自己也已经这把年纪，却来求你办这种事，你也许以为我才疯了呢。可是……”音子的母亲肩头颤抖着，“能请你和音子结婚吗？”

母亲含着眼泪，低着头，紧咬着牙关。

“这事我也想过。”大木苦恼地说。大木的家庭自然起了风波。大木的妻子文子那时二十四岁。

“这是我反复想过的。”

“你就当我也和我女儿一样头脑发昏了，这话你不听也行，我不会求你第二次。并不是说马上结婚，无论是二年，还是五年七年，我会让音子等着你。即使我不说，音子这姑娘也一定会等着你的。况且，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学生……”

这种语气，使大木感到是母亲那刚烈的个性传给了女儿音子。

还不到一年，母亲就把东京的房子卖掉，带着女儿搬到京都去了。音子转学到京都女子高中。她耽误了一年。女子高中一毕业，就进入绘画专科学校。

从那以后，到一起在知恩院听除夕的钟声，元旦把盒饭送到特快列车上，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饭团以及新年的小

菜都是按照京都古来的传统规格制做的，大木每次用筷子夹起来都先看一看，然后再送入口中。在京都饭店，早餐虽然也上了一点应景的年糕，但是真正的新年口味却在这盒饭里。回到北镰仓的家，就像近期出版的妇女杂志上的彩色照片一样，新年饭菜也颇为西洋化了吧。

尽管如女弟子所说，京都的女画家音子元旦有“礼节性”拜访，但是，恐怕抽出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到车站来一趟并不是办不到吧。音子大概还是像听除夕的钟声那样，为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而派女弟子来车站送行的吧。昨天晚上在女弟子和舞姬面前，尽管大木对音子只字未提过去的事，但是那过去的事似乎在二人之间是心照不宣的。这个盒饭也是这样。“鸽”号列车启动后，大木在车内用一只手拍打车窗的玻璃，发现庆子在外面没听到，便把车窗推上两厘米左右，说：

“元旦劳驾你这么早来送行，多谢了！你的家在东京吧。也常回东京吧。请顺便到我家来玩儿。北镰仓不大，在车站附近打听一下，马上就能知道我家。还有，那抽象画，音子先生所说的近乎疯狂的画，请给我寄来一、二幅。”

“真不好意思。被上野先生说成近乎疯狂的画……”庆子的眼里瞬间闪过奇异的光彩。

“不，那是因为上野先生已经不能画那种画，才那样说的吧。”

列车停车时间很短，同庆子之间的谈话也很短。

大木本人虽然以前写过幻想式的小说，但是却不写现在的所谓抽象小说。语言及文字，离开日常的实用，不见得不

被看作是抽象、象征的东西，但是大木似乎从年轻时起在散文上便努力扼杀滋生这种抽象东西的才能和天赋。他曾经爱好过法国象征诗派、《新古今》以及俳谐等，用抽象性、象征性的语言来表现具体性、写实性的东西，是从年轻时学来的手法。但是，他认为具体性、写实性的表现深入下去，便仍能到达象征性、抽象性的领域。

然而，譬如说，大木用语言和文字写的音子和现实的音子是怎样的关系呢？其真实恐怕难以捕捉。

在大木的小说中，寿命最长、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品，是描写与十六七岁的土野音子恋爱的长篇。由于那部小说的问世，音子更加受到社会舆论的伤害，被投以好奇的目光，无疑也妨碍了音子的婚姻。但是，直到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作为模特儿的音子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与其说作为小说模特儿的小姐音子为读者所“喜爱”，不如说大木的小说中的音子为读者所喜爱更为确切吧。那不是音子讲述自己，而是大木所写的，加以作为作家的大木的想象、虚构，当然是被美化了。然而，即使除去这些成分，那么大木所写的音子和假如音子自己讲述的音子，哪一个是真实的音子呢？恐怕实在难以分清吧。

然而，小说中所写的小姐是音子，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大木没有和音子的恋爱，那么这部小说便不可能产生。而且，之所以直到二十几年后的今天，这部小说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是由于有音子这个模特儿，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木不曾遇见音子这位少女，那么在大木的一生中便不会

有这段恋爱。三十一岁的大木结识了音子，并相互爱恋，试想，这是命运呢，还是天惠呢？即使想不明白，但此事给大木带来作为作家的幸运的起点，却是确切的事实。

大木把这部小说题为《十六七岁的少女》，这虽然是轻易起的一个平常的书名，但在二十几年以前，一个旧学制的女学生十六七岁便失身，早产，并因此而一时精神失常，这是超乎寻常的事情。但是，男方的大木，并没认为其超乎寻常。他当然没有按超乎寻常的事情来写。他也没有用好奇的目光来看待音子。就像小说平凡的书名那样，作者用坦率的笔触把音子写成一个纯洁而热情的少女，把对她的容貌、姿态和举止的印象努力表现出来。就是说，鲜明地注入了作者青春的爱情。《十六七岁的少女》之所以经过漫长的岁月仍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其原因盖出于此吧。书中尽量提高一位有着年轻妻子的男人和一位少女的悲恋的美感，使其达到表面上见不到道德反省的程度。

大木和音子幽会的时候——

“大木先生总考虑自己对不起谁，对不起别人。做事再大胆些就好了。”大木曾为音子的这些话而感到吃惊。

“我是很大胆的哟。就连现在不是也这样吗？”

“不，不是说和我之间的事呀。”

“无论什么事，更随心所欲些才好啊！”

大木有些无言以对，不由回顾起自己。音子的这句话使他久久不能忘怀。大木感到，十六岁的少女之所以能看透大木的性格及生活，是由于她有一双爱的慧眼。大木做了许多随心所欲的事，和音子分离以后，担心做什么事会被人议论

的时候，就想起音子的这句话，想起说这句话时的音子。

音子感到大木之所以停下爱抚的手，也许是由于自己的这句话的缘故，便把脸贴在大木的胳膊上。她默不作声，衔住大木臂肘内侧，用力咬了一下。大木忍住疼痛，没有挪动胳膊。音子的泪水沾湿了大木的胳膊。

“好疼啊 !” 大木说着，抓住音子的头发拉开了。大木的胳膊上留有音子的齿痕。血渗了出来。音子舔着那里，说：

“你也咬我。”

大木把音子从手臂到肩头细细摸看着。那真是少女的胳膊啊！大木吻了音子的肩头。音子怕痒，扭动着身子。

大木写作《十六七岁的少女》，虽然并不是按照音子所说的“无论什么事都随心所欲才好”那句话办的，但在写作时却经常想起音子的那句话。《十六七岁的少女》是与音子分离二年后写完成书的。当时，音子已经被母亲携带着移居京都了。音子的母亲明明知道大木有妻有子，还求大木和音子结婚，但是也许由于没得到大木的回音，便离开了东京。大概无法忍受独生女儿和自己的艰苦和悲哀吧。在京都，音子和母亲是怎样阅读《十六七岁的少女》的呢？以音子为模特儿的小说成为大木的成名之作，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群不断扩大，她们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世人当然没有对一位年轻作家的小说中的模特儿进行探讨。人们知道《十六七岁的少女》中的模特儿是音子，是在大木五十岁以后确定了作家的地位，有人调查了大木的经历之后。是音子的母亲死后的事。由于音子也已成为京都的女画家，所以这个模特儿便更广为人知了。作为《十六七岁的少女》模特儿的音子的照片也曾

被刊登在杂志上。大木推测，音子该不会允许把自己作为模特儿拍照的，所以可能是借用了作为画家拍照的照片吧。报纸杂志当然没有披露音子被作为模特儿的感想。《十六七岁的少女》问世时，音子及其母亲对大木也没有说什么。

大木的家庭发生了纠纷。这是理所当然的。大木的妻子文子结婚前是日文打字小姐，在一家通讯社工作。大木把所写的东西让新婚的妻子打字。这或许是一种新婚乐趣，爱的游戏，但也不仅仅为此。当自己的作品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时候，那小小的铅字印刷和笔写的原稿之间，其效果、印象差异相当大，这使大木甚感惊奇。但是随着写作的熟练，在用笔写原稿时，便自然感到铅字印刷的效果。并不是想着那种效果去写，即使完全不用过脑考虑，也不存在铅字印刷和原稿之间的差异了。就是说能直接写出不是读原稿，而是作为铅字印刷来读的文章。看原稿感到无聊的地方，不高明的地方，一旦打成铅字，便很像样子了。这是完全掌握了熟练的写作技巧的缘故吧。大木经常对初写小说的人说：

“同仁杂志也好，什么地方也好，总之把你写的东西印成铅字看看吧。它将和原稿相当不同，会出现许多意外之处。”

现在发表的形式是铅字印刷。但是，也能体味到相反的惊奇。譬如大木一直在读《源氏物语》的注释本及小型文库本，亦即现在的细小的铅字本，而有时一读北村季吟的《湖月抄》的木版本，印象便相当不同。他想，进一步上溯到遥远的王朝时代，读那用优美的假名书写的手抄本，印象又如何呢？再者，在现代，《源氏物语》是千年前的古典作品，而在王朝时代却是现代小说。《源氏物语》的研究无论怎样进步，

现在已经不能把它作为现代小说来读。而读木版本总要比读铅字本增加恍惚感。高野切的《古今集》的和歌等，也与此相同吧。再一直向后推移到西鹤本等，大木也尽量读元禄的木版本（尽管是复制的也好）。这并不是有怀古兴趣，而是为了多少更能接触作品的真实。然而，当代的作品，读复制的原稿只不过是一种风雅的表现，一般都是读铅字本，而不去读乏味的手书的东西。

和文子结婚时，大木手书的原稿和铅字印刷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上的差异，但是由于妻子是打字小姐，所以便让她把原稿用打字机打打看。日文打字的原稿比手写的原稿更接近铅字印刷吧。同时想到现在西洋的原稿几乎都用打字机打字，或用打字机誊清，自己也不妨试一试。然而，也许是由于没有看惯的原因吧，用日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大木的小说比手写的原稿和铅字印刷都乏味和生硬。但是好像因此而容易发现缺点，更容易删改订正似的。于是，大木的原稿全部交给文子打字便成为一种惯例。

《十六七岁的少女》的原稿如何处理，便与这一惯例相冲突了。让妻子打字，会给妻子带来痛苦和屈辱。这是残酷的。音子十六岁时，妻子二十三岁，生有一个男孩。文子对丈夫和音子之间的恋爱当然有所察觉，深夜背着孩子在铁路线上彷徨。两个小时左右回来后靠在院子里的一棵老梅树上，也不进到屋里。到外面去找文子回来的大木，进门时听见啜泣声才发现了文子。

“你这是干什么？孩子不会着凉吗？”

三月中旬，天还有些冷。孩子真的感冒了。因怀疑是肺

炎而住进了医院。文子去医院护理。

“这个孩子一旦死了，你就容易和我离婚了，那就好了吧。”文子说。尽管如此，大木趁妻子不在家，又去和音子相会。孩子的病好了。

文子发现了音子的母亲从医院写来的信，也得知十七岁的音子早产的消息。十七岁早产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文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竟让一个少女吃这样的苦头，骂他是恶魔时不由激动起来，咬了舌头。大木见到血从妻子的唇边流了出来，便急忙撬开妻子的嘴，把手伸了进去。文子有些透不过气来，感到恶心，浑身无力。大木抽出了手。他的手指留下妻子的牙印，流了血。妻子看见了，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给大木洗了手指，上了止血药，缠上了绷带。

音子和大木断绝关系，同母亲一起移居京都的事，文子也知道了。大木写完《十六七岁的少女》，是在这以后的事。把这部小说让妻子文子打字，将会让她嫉妒和苦恼的伤疤又重新流出血来吧。可是只是这部小说不让她打字便付印，对妻子来说又像是“秘密出版”似的。大木犹豫不决，但还是下了决心把原稿交给了妻子。他也有先向妻子坦白一切的心思。文子在开始打字之前，好像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她是不能不这样做的。

“我让你和我分开就好了。为什么没能让你和我分开呢？”文子脸色苍白，说：“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同情音子的。”

“我没想多写文子的事。”

“是因为我和你理想的女性没法儿相比吧。”

“没那个意思。”

“丑恶的嫉妒使我发狂了。”

“音子小姐已经走了。文子今后还要和我长期在一起生活下去。可是，那小说中的音子小姐，加了许多作者虚构的成分，不同于真正的音子。譬如说，音子小姐精神失常时的事，我是全然不知道的。”

“那些虚构的成分，就是你的爱情。”

“那，如果不虚构，我就写不成了呀。”大木直接了当地说，“那些也给我打字吗？虽然心里痛苦……”

“打的呀。因为打字机是机器，我是被机器操纵的。”

文子虽然说自己成为“机器”，当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她屡次打错，大木经常听到把打字纸撕碎扔掉的声音。她还有时停下来，偷偷哭泣，或要呕吐。房子很狭小，不能称其为书房的简陋的六张“榻榻咪”的房间，隔壁是四张半“榻榻咪”的茶室，茶室的一角安放着打字机。大木在六张“榻榻咪”的房间里对文子的情况很清楚。大木不能安然就枕了。

但是，文子对《十六七岁的少女》不再说一句话。也许是“机器”，便不说什么了吧。《十六七岁的少女》是一部四百字一页的稿纸，计有三百五十页的小说，对从事打字的文子——此前一直为大木的原稿打字的文子——来说，似乎需用许多天。文子的脸色苍白，面容消瘦下去。她有时眼睛冷酷地上挑，发呆地望着别处。她像着迷似地依附在打字机前。有一天晚饭前，她突然吐了黄水，伏下身去。大木转到文子身后，抚摩着她的后背。

“水，给我水。”文子喘着说。她眼圈红了，眼里噙着泪水。

“是我不好。还是，这部小说不该让你打。”大木说，“就这一部瞒着你付印，这对我来说……”尽管这还不至于夫妻破裂，但却为以后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吧。

“让我打，无论多么痛苦，也是感到高兴的。”文子强作微笑，“打这么长的东西还是第一次，一定是累了。”

“小说越长，你的痛苦也就越长。或许可以说，这就是当了小说家的妻子的不幸吧。”

“我通过你的这部小说，清楚地了解了这位叫音子的小姐。虽然我像死一样痛苦，但是我感到你遇到了音子小姐，对你来说还是好的。”

“我不是说过，我是把音子小姐写得理想化了吗！”

“这我明白。因为这样的小姐，现实中是没有的。但是，我是希望再把我多写一些。即使把我写成夜叉一样因嫉妒而发狂的恶妻，那也没什么关系。”

大木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说了句：“文子不是那样可怕的妻子。”

“你不太了解我的内心呀。”

“不，我不想暴露家庭秘密。”

“说谎！你是迷上了小音子小姐，只想写音子小姐。你认为把我也写进去，就会伤害音子小姐的美，就会弄脏了小说是吧。可是小说就一定非那么洁净不可吗？”

没有把因嫉妒而失去理智的妻子充分写入小说，又重新引起了妻子的嫉妒。并不是没写文子的嫉妒。只有简洁地写，才更有动人心弦的力量。但是，文子为自己没有被详细描写而感到沮丧。妻子的这种心理，大木感到不可理解。也许她

感到自己比起音子来，受到了轻视或忽视吧。由于《十六七岁的少女》是描写和音子之间悲恋的小说，所以对妻子文子就不能花费像描写音子那样同样的笔墨，这是必然的。同时，尽管作者加以虚构，但有些一直瞒着妻子的事，也如实地写了出来。这些被妻子知道了，更是大木所最担心的。然而妻子却似乎为描写自己的地方太少而使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

“因为我不愿意通过你的嫉妒来描写音子。”大木说。

“因为没有爱——甚至没有恨，是无法写的……。我打字的时候，就深切感到当时为什么没让你和我分开。”

“又说那些没有用的话！”

“我是认真的。没让你和我分开是我严重的罪过。难道我一生都要背着这一罪过吗？”

“你说什么？”大木抓住文子的肩头用力摇晃。文子胸脯起伏，又痛苦地吐了黄水。大木松开了手。

“……”

“没关系。我，我，也许是怀孕了。”

“噢？”

大木不由吃了一惊。文子双手捂着脸，放声哭了起来。

“那你一定要保重身体。那部小说就不要再打了吧。”

“不，我打。请让我打。已经剩不多了，而且只动手就可以。”

文子很执拗，没有听大木的话。打完书稿五六天后，文子流产了。与其说打字本身，不如说所打的内容给她的内心以沉重的打击。文子躺在家里，请来了女医生。她系着的头发下垂，头发似乎稀了一些。文子的头发浓密而柔顺。她只

抹了一点淡淡的口红，脸色苍白，没涂脂粉，肌肤显得很滑润。流产对年轻的文子并无多大影响。

但是，大木把《十六七岁的少女》原封不动地装进了文件箱里，既没有毁坏或烧掉，也没有拿出来重新看一遍。这部小说送走了两个性命。音子的早产和文子的流产是不吉利的吧？夫妇二人暂时都不提起这部小说。后来，还是文子先开口的。

“你为什么不把那部小说拿出来？你认为对我不利吗？既然和小说家结婚，那有什么办法！不过若说不利，我想对音子小姐大概才不利吧。”文子说。她流产后恢复了健康，肤色变得光洁明艳。皆竟是年轻啊。她需求丈夫的心情也比以前更强烈了。

《十六七岁的少女》出版时，文子又怀孕了

《十六七岁的少女》受到评论家的赞誉，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文子并非忘记了嫉妒和痛苦吧，但却没有流露在表情和言语上，只是为丈夫的成功而喜悦。在大木的小说之中，至今一直最为畅销的，便是被称为年轻时的代表作的这部《十六七岁的少女》。这部小说不仅资助了大木一家的生活，而且给文子添置衣裳或装饰品，甚至充作文子的儿子和女儿的教育费用。这是由于有音子这位少女，而这位少女曾同大木有过恋爱之故，现在文子已经几乎想不到这些了吧。大概认为这是丈夫的当然收入吧。至少，音子和丈夫过去的悲恋，现在对文子来说并不是什么悲剧吧。

但是大木，即使不是存心与之违拗，有时也不得不考虑，成为《十六七岁的少女》的模特儿的音子，对大木难道不是

无偿的奉献吗？音子对自己被写进小说的事，从未对大木说过只言片语，音子的母亲也未曾抱怨过。用语言和文字写的小说，比绘画、雕刻等写实性的纪念像更能深入音子的内心世界，相貌也凭大木的喜好而加以想象、虚构、美化，但她是名符其实的音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大木一任年轻的恋爱热情迸发，对音子的困惑，未婚音子将来的迷惘等等，没大在意。这些或许对读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吧，然而也许因此而妨碍了音子的婚姻。大木凭借《十六七岁的少女》而名利双收。似乎文子的嫉妒也得以排遣，心灵的伤痛也得以缓和。与大木分离的音子的早产和一直作为大木的妻子的文子的流产，也有所不同吧。正如所谓流产之后更易怀孕，不久文子安然生下了一个女儿。任凭岁月流逝而仍能保持原貌的只有这部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小说没有把文子的嫉妒的狂态着重描写，对家庭式的世俗观念而言，这样不是更好些吗？的确，这样尽管有其作为《十六七岁的少女》这部小说的弱点，但却使这部小说更容易阅读，使小说中的音子更容易被人们喜爱吧。

一提起大木的代表作，直到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也必然首推这部《十六七岁的少女》。大木作为小说家对此感到有些窝囊。

“真不争气呀！”大木有时独自郁闷地说。但是，反过来一想，这部小说也许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吧。而且，对于已有定评的世人的爱好，即使作者本人提出抗议，也是动摇不了的。作品似乎已经离开作者而活了起来。但是，曾是十六七岁少女的音子，后来怎么样了呢？大木时常挂念着。他仅仅

知道她被母亲带到京都去了。大木挂念着音子，也可以说，是由于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仍在活着。

那位音子作为画家而出名是近年的事。在这以前相互间毫无音信。音子已经平凡地结婚过着平凡的生活吧。大木这样想，这也是大木所希望的。但是，他也有时这样想，就音子的秉性而言，之所以不想过平凡的生活，也许是由于自己的怀恋仍未消除之故吧。

因此，得知音子已经成为画家，这对大木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从那以后到音子作为画家而自立，大木虽然不知道音子曾经尝受了怎样的痛苦，经受了怎样的苦恼，但却为她感到由衷的喜悦。在百货商场的画廊里偶然见到音子的画时，他的心都在颤抖。那不是音子的个人画展，而是在许多画家展销的画中只有音子的一幅。画的是牡丹。在画绢的上方只尽情地画着一朵红色的牡丹。那是一朵正面牡丹，花朵比真花还大。花叶很少，下方有一个白色的蓓蕾。从那大得有些不自然的大朵的花里，大木看到了音子的气度和品格。大木立即买下了这幅画，但因有音子的落款，不便带回家，便赠给了小说家俱乐部。在俱乐部的墙上高高地挂上这幅画，与在熙熙攘攘的百货商场看时，印象多少有些不同。那大大的红牡丹奇特地从深处闪着孤独的光。在妇女杂志上见到音子在画室里的照片，就是在那个时候。

想在京都听除夕的钟声，是大木多年的愿望，而想要和音子一起听，却是由于受到这幅牡丹的启发。

北镰仓又称“山之内”，南北山丘之间有路相通，而且花

木很多。不久，路旁的鲜花又将报告今年春天的到来吧。从北面山丘向南面山丘散步已经成为大木的习惯。他从南面山丘的高处眺望着紫色的晚霞。

那晚霞的紫色很快消逝，变成沉浸在灰色之中的冷淡的深蓝色，像刚来的春天又返回到冬天。把薄霭染成一抹粉红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吧。突然肌肤感到有些冷意。大木从南面的山丘下到山谷，回到北面山丘的家中。

“从京都来了一个姓坂见的年轻小姐。”文子说，“拿来两幅画，还拿来麸嘉店的面筋礼品。”

“回去了吧？”

“太一郎送她回去了。也许是找你去了。”

“是吗。”

“那小姐漂亮得惊人。她是怎样的人呢？”妻子目光不离大木，窥视他的脸色。大木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而妻子似乎以其女性的敏感感觉到这个小姐一定与上野音子有关系。

“画在哪儿？”

“在书斋。在那原封不动包着，我没看。”

“是吗。”

坂见是遵照到京都站为大木送行时的约定，来送画的吧。大木立即进书房解开了包裹。两幅画，简单地装在镜框里。其中一幅画的是“梅”。虽说是梅花，但只是画着大小与婴儿的脸庞相仿的一朵大花，并无枝干。而且，在一朵花里，有红白两种花瓣。在一个红色的花瓣中又不可思议地画着深红和浅红。

这朵大梅花虽然不是歪斜变形的，但也毫无图案般的印象。像怪异的灵魂在摇动，真像是在摇动。这也许与它的背景有关。那背景，大木原以为是厚冰破片的重叠，仔细一看又像是连绵的雪山。因为不是写实手法，所以看作是厚冰抑或是雪山都无所谓，但能给赏画者以大气磅礴的感觉，则一定是雪山了。像这样陡峭得力削剑劈一般而且上大下小的山，当然是不会有的，这该是抽象派画法。实际上，它既不是雪山，也不是厚冰，也许视为是庆子的心象更为妥贴吧。即便是重重叠叠的雪山，也不是寒冷的雪白。雪的寒冷感和雪的暖色相交融而形成了音乐。而且，并不是一色的雪白，那各种各样的颜色像是在歌唱。这与一朵梅花花瓣的红白两色的变化是同样的格调。你感到它是冷色调的画，它便是冷色调，感到它是暖色调的画，它便是暖色调。总之，画家那年轻的富有朝气的感情从梅花中浮现出来。这是坂见庆子应合季节，特意为大木新画的吧。因为能看清是梅花，所以应该称之为半抽象画吧。

看着这幅画，大木想起院中的一棵老梅树。花匠说那是残疾梅，畸形梅。大木听着花匠那一知半解的植物学知识，以为真的是那样，至今也没有查询过。那棵老梅树在一棵树上开着白色的花和红色的花。这棵树并没有嫁接过，在同一条枝上就夹杂着红梅和白梅。并不是所有的枝都这样，也有只开白梅的枝或只开红梅的枝。但是，幼枝多数是红花和白花混杂开放的。而且，每年混杂开花的并不限于同一树枝。大木很爱这棵老梅树。老梅树现在正含苞初绽。

坂见庆子的这幅画无疑是用一朵梅花象征这棵不可思议

的梅树。这棵梅树是庆子从音子那听到的吧。上野音子十六七岁时，虽然没有来过已和文子结婚的大木的家，但却听说过这棵老梅树。即使大木把说过的话忘记了，而音子还是记得的吧。而且，音子也已经对弟子庆子说过吧。

既然说起梅树，是否也把过去那悲哀的爱恋也毫不隐瞒地说出来了呢？

“那是，音子小姐的……？”

“哎？”大木回过头来。他正凝神观赏着画，没有发觉妻子正站在背后。

“是音子小姐的画吧？”妻子问道。

“不是。音子是不画这样有朝气的画的吧。这是刚才来的那位小姐画的。这不是还有‘庆’字的落款。”

“奇怪的画！”文子的语气有些生硬。

“是一幅奇怪的画啊。”大木尽量柔和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日本画也是这样啊。”

“这就是所谓抽象派吗？”

“也许还没到抽象派那种程度，不过……”

“那另一幅更奇怪呢。不知是鱼，‘还是云。有这样用各种颜色随心所欲涂抹的画吗？”文子在大木稍偏的后面跪坐下来。

“嗯。鱼和云是显然不同的。恐怕既不是鱼，也不是云吧。”

“那么，画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出画的是鱼或云，也许那就可以了。”

大木把目光移到那幅画上。他弯下身去看靠在墙上的镜框的背面。

“《无题》，是《无题》。”

这幅画的确是什么形状也没有，有的只是比《梅》更多的浓重的色彩。也许由于横线多，文子才勉强解释为鱼或云。乍一看，好像颜色也不谐调。但是，作为日本画，是紧紧捕捉到了热情的。当然，并不是任意胡涂乱抹。《无题》反而更能让人理解成有某种含义，表面看似乎画家的主观色彩被遮掩着，也许实际上反而更能得以充分表现。画的中心到底在哪里呢？大木正在寻找，妻子忽然诘问道：

“那个人，和音子小姐是什么关系？”

“是她收留的弟子。”大木答道。

“是吗。能让我把这画毁坏烧掉吗？”

“不要胡说！为什么那么胡来……”

“这两幅画都是精心描绘的音子小姐，不能放在家里。”

这突然击来的女性嫉妒的闪电，使大木吃了一惊。然而他冷静地说：

“这为什么会是描绘音子小姐的画呢？”

“你难道不明白？”

“那是文子的固执。真是疑心生暗鬼。”大木说着，胸中不由冒起一股火苗，似乎行将燃烧起来。

他看出来《梅》的构图明显地表现出音子对大木的爱。这么一来，似乎看出来《无题》也隐藏着音子对大木的爱。《无题》也使用了矿物质颜料。从画面的正中到稍稍偏左的下部，矿物质颜料很浓，使用了泼洒的手法。在泼洒的中间留有一个奇妙的窗子般明亮的地方，从那里似乎能够窥视到这幅画的灵魂。可以想象，那是音子对大木没有泯灭的爱。“但是，

这两幅画不是音子小姐画的，而是她的女弟子画的呀。”

文子似乎已经怀疑，在京都大木可能和音子一起听了除夕的钟声。但是，那时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是由于大木回到家里正是元旦之故吧。

“无论如何，我是讨厌这画儿的。”文子白瞪了一下眼睛说，“不能放在家里。”

“文子是讨厌还是喜欢权当别论，可这是画家的作品呀。画家还是位年轻小姐。把作品轻易毁坏好吗？首先，她是把画送给咱家的，还是只让我们看看的，你清楚吗？”

文子无言以对。

“因为是太一郎去接待的……。可能是送她去车站了吧，可送到北镰仓车站，时间也太长了呀。”

这也使文子很着急吧。车站很近，电车每隔十五分钟发一次。

“这次是太一郎受到勾引了吧。那么个妖里妖气的美人儿。”

大木把两幅画按原样摞在一起，慢慢地包着，说：“不要说什么勾引！我讨厌勾引这个词。那么个漂亮小姐，这画也许画的是小姐自己，是小姐的自我陶醉……”

“不，这一定画的是音子小姐。”

“嗯。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也许是出于这位小姐和音子小姐的同性恋而画的。”

“同性恋？”文子乘机问道：“她们二人是同性恋吗？”

“我也不知道。但是，即使是同性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吧。因为二人在京都的古寺里住着，二人又似乎都是狂热激

情的性格。”

说是同性恋，显然是在迷惑文子。文子沉默了一会儿。

“即使是同性恋,我想那画也是画的音子对你无法消除的爱情。”文子的语气变得和缓了。大木为搪塞当时的追问，竟然脱口说出同性恋。他为此而感到羞愧。

“文子说的和我说的，恐怕都是胡思乱想。因为我们二人都是抱着成见看画的……”

“那么说，还是不画让人看不懂的画为好吧。”

“嗯。”

无论怎样写实的画,都能表现出画家内心的情感和意图。但是，大木打住了现在同妻子的继续议论。是他胆怯了。文子对庆子的画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意想不到的正确。同时,“同性恋”这种大木无意中的印象也或许是意想不到的正确。——大木这样想。

文子走出了书斋。大木等待着儿子太一郎回来。

太一郎任某私立大学的国语科讲师。在不讲课的日子,他不是去学校的研究室，就是在家里查阅书籍。他本人最初的志愿是明治以后的“现代文学”，但由于父亲的反对而改为研究镰仓、室町文学。他能阅读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的文字，但作为本国文学学者则更为得心应手吧。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而让人感到很忠厚，还多少带有一些忧郁的气质。可以说，他与对西式裁剪、装饰品、插花、针织等等都半通不通、总是快活爽朗的妹妹组子的性格正好相反吧。组子邀他去滑冰或去打网球，他也不好好回个话，被妹妹看作是一个怪人。他和妹妹的朋友——那些小姐们——也从不交往。他

把自己的学生叫到家里来，也不向妹妹引见一下。即使有时组子因母亲文子在家里招待太一郎的学生而噘嘴生气，他也不放在心上。

“太一郎有客人来，只是女仆端上来茶水就得了。可组子要是有客人来，就自己从冰箱到橱子翻来翻去，还随意打电话订购饭团什么的，可真热闹啊……”听母亲这么一说，组子暗自嗤笑，差点伸出舌头，说：“那，敢情到哥哥这里来的都是些学生嘛。”

组子结婚后和丈夫去伦敦，一年只寄来两三封信。太一郎当然还不能独立生活，也没提过结婚的事。

但是，太一郎去送坂见庆子，迟迟未归，大木也有些惦念起来。

大木从书斋的小后窗户隔玻璃向外眺望着。战争中挖防空壕时挖出来的土高高地堆在山脚下，已经被杂草所覆盖。那片杂草中开满了深蓝色的花朵。草极不显眼，几乎看不见。花也非常小，但那浓重的深蓝色却十分鲜艳。除了瑞香花，这种深蓝色的花在大木的院子里开得最早，而且开得时间最长。那是什么花呢？它虽然不是报告春天来临的花，但因为它就在书斋后窗的附近，大木常想把那细小的花拿在手中仔细看看，然而还没有去过后面。正因如此，好像反而更增加了对深蓝色小花的爱怜。

比那草丛稍迟些，蒲公英的花也开了。蒲公英的花寿命也很长。现在，蒲公英的花的黄色和那众多小花的深蓝色还没有消失在暮色中。大木长时同地凝神注视着。

太一郎还没有回来。

圆　月　祭

上野音子要带着女弟子坂见庆子到鞍马山去看“五月的圆月祭”。这个“五月”是阳历，圆月当然是“阴历”。头一天晚上，月亮升上东山晴朗的天空。

“看样子，明天月亮也很好呢。”音子在檐下廊前望着月亮呼唤庆子。圆月祭是参拜者饮月亮映入杯中的酒，所以一旦阴天，天上没有月亮，便索然无味了。

庆子也来到廊前，一只手轻轻搭在音子的背上。

“我说是五月的月亮。”音子说。庆子未置可否，沉默了一会儿，说：

“现在到东山的大路或到大津去看映在琵琶湖里的月亮好吗？先生。”

“琵琶湖的月亮？那也没什么新奇的呀！”

“映在酒杯里的月亮比映在宽阔的湖水里的月亮好吗？”

庆子说着，坐到音子的身边。

“先生，院子里的月色多有趣呀！”

“是吗？”音子也把目光投向院子。“庆子，请把坐垫拿来，顺便把房间的灯熄掉……”

坐在廊前，被寺院的厨房遮住视线，从这里只能见到里院。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院子。但是，月光仅照到这长方形院子的一半。脚踏石在月光下和在阴影中的颜色截然不同。在阴影里开放的白色的杜鹃花似乎在浮动。靠近走廊，五月仍呈红色的枫树嫩叶，在夜色中显得黑黢黢的。春天，这红红的枫树的嫩芽被有些客人误认为是花，问道：“那是什么花？”院子里还生有许多土马鬃。

“我去沏些新茶来吧。”庆子说。庆子想，音子为什么要观赏这个平平常常的院子呢？自己住的院子，白天黑天，早早晚晚，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音子把目光稍稍移向被月光照到的那半边院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似乎陷入沉思。

庆子回到廊前，沏着新茶说：

“先生，据说罗丹的《吻》的模特儿活到八十来岁呢。我在哪读过，当那雕刻浮现脑海，真有些不可想象。”

“是吗？因为庆子年轻，所以才说这种话。成为表现青春的名作的模特儿，不一定在年轻时就死去吧。那样挑剔模特儿的人可不好啊！”

庆子忽然感到，也许自己这句无意中的话使音子想起了大木年雄的《十六七岁的少女》吧。可是四十岁的音子仍然很美。庆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说：

“读《吻》的模特儿的故事时，我想，我也趁着现在还年轻，请先生给我画一张像。”

“如果我能画好……。我看还是庆子自己试着画一幅自画像怎么样？”

“我画……。一则脸形把握不好，再则即使画的话，自己内心的丑恶都会表现出来，成为令人憎恶的画的。而且，只是自画像用写实手法，人家一定会说我自我炫耀的。”

“自画像，你还想用写实性手法画？这里有一个矛盾哪。你还年轻，不知今后将有怎样的变化……”

“我想请先生画。”

“如果我能画好，那自然……”音子又重复了一遍。

“是先生的爱减退了呢，还是因为怕我呢？”庆子尖刻地说，“如果是男画家，是会高兴给我画的。即使是裸体……”

“那么……”音子对庆子的诉说并未感到惊讶，“你若那么说，我就给你画画看吧。”

“那——，我真高兴。”

“裸体不行。女人画女人的裸体，没什么意思，尤其用我这样的日本画。”

“如果我画自画像，就画和先生两个人在一起的。”庆子撒娇似地说。

“用怎样的构图把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呢？”

庆子含笑神秘地说：“如果先生肯给我画，我的画用抽象画法就可以了，不让别人看懂……，请不必担心。”

“担心倒没什么担心。”音子呷了一口清香的新茶。

这是音子去宇治田原的汤屋谷茶园写生时带回来的新茶。已经开始采茶了，却没有画采茶姑娘。充满画面的只是圆形的高低重叠的茶树。音子一连去了几天，画了好几幅。随

着时间的不同，茶树畦垄的日影也不尽相同。庆子也跟着音子一起去的。

“先生，这不是抽象的吗？”庆子说。

“如果庆子画的话……。而我只是大胆地使用绿色，使嫩绿和老绿那圆形波浪的形状和色彩变化取得柔和的谐调就可以了。”

以许多写生为基础的那幅画稿在画室里就完成了。

但是，音子之所以想画宇治汤屋谷的茶园，不仅仅由于那里有绿色波浪的浓淡色彩和连绵起伏曲线的妙趣。与大木年雄之间的爱情破灭，和母亲一起躲避到京都，数次往返于东京和京都，留在音子心中的就是从列车车窗见到的静冈一带的茶园。有正午的茶园，也有黄昏时的茶园。那时只不过还是一个女学生的音子，当然也没有当画家的打算，只是茶园的景色似乎蕴含着一种与大木被迫分离的悲哀。东海道线有山，有海，还有湖泊，云彩有时也染上感伤的色彩，为什么那并显眼的茶园却打动了音子的心呢？也许茶园沉郁的绿色，黄昏茶园畦垄沉郁的阴影感染了音子吧。而且，那并不是天然的茶园，而是小小的人工茶园，畦垄的阴影又深又浓。那茶树圆形的群体看起来像是温顺的黑色的羊群，离开东京之前便陷入悲哀的音子，来到静冈一带，其悲哀也许达到了极点。

当见到宇治的汤屋谷茶园时，音子又回想起那时的悲哀。于是便前去写生。女弟子庆子还没有发觉音子的这一悲哀吧。而且，进入刚发新芽的茶园一看，没有从东海道车窗所见到的茶园的沉郁，眼前的茶园虽具日本风格，但鲜绿的新芽是

明快的。

庆子读过《十六七岁的少女》，也听音子倚枕坦诚地讲述过，因而对音子和大木之间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对茶园写生中所蕴含的音子已往的爱情的悲哀毕竟没有察觉吧。跟随前来茶园写生的庆子见到茶树的群体重叠柔软的圆形曲线的抽象姿态十分高兴，一连画了几张写生后，便离开了写实。音子见了那些素描，不由笑了。

“先生，您用的全是绿色吧。”庆子说。

“是呀。画的是采茶时节的茶园，要表现绿色的变化与谐调。”

“我正在考虑是使用红色，还是使用紫色，想了各种方案。乍一看，看不出是茶园也可以。”

庆子的画稿也靠立在画室。

“好清香的新茶呀。庆子，再给我沏一杯，用抽象派手法。”音子笑了。

“用抽象派手法……？那就让人难以入口，冲得浓浓的苦苦的吧。”

“那就是抽象派？”

庆子在屋子里脆生生地笑了。

“庆子，你回东京时，到北镰仓他家里去过吧？”音子稍稍有些严肃地说。

“是的。”

“为什么？”

“新年我去京都站送行的时候，大木先生要看我的画，说让我送去。”

“……”

“先生，我想为先生报复。”庆子冷静沉着地说。

“报复？”音子对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感到吃惊，“你说报复？为我……？”

“是的。”

“庆子，噢，坐到这来。喝着你用抽象派手法沏的苦口的新茶，说说话好吗？”

庆子默不作声，与音子促膝而坐，自己也端起了煎茶茶碗。

“哎哟，可真苦啊！”庆子皱了皱眉，“我重新沏吧。”

“可以了。”音子按住了庆子的膝盖。

“报复，到底是怎么个报复？”

“您不是知道吗？”

“报复——，我从没想过呀！我也没有仇恨哪！”

“因为您现在还在爱着……。因为您不能停止终生一直继续下去的爱……”庆子停了停，说，“所以，我想为先生报复。”

“为什么事……？”

“我也嫉妒。”

“噢——？”

音子把手放在庆子的肩上。她那细嫩的肩缩紧、颤抖了。

“先生，对吧。我明白。我讨厌！”

“真是个性情激烈的孩子啊。”音子柔和地说，“报复，是什么？指的什么？你想干什么？”

庆子一动不动地低着头。院子里月光的面积增大了。

“为什么到北镰仓他家去？也不对我说一声……”

“我是想去看一看给先生造成偌大哀痛的大木先生的家庭。”

“见到谁了吗？”

“只见到了叫做太一郎的少爷。我想，他和他的父亲大木年雄先生年轻时一模一样吧。据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研究镰仓、室町文学。他对我非常热情，领我去了圆觉寺、建长寺，还带我去了江之岛。”

“庆子在东京长大，那些地方没什么新鲜的吧？”

“是的。可是以前只是路过看看。江之岛真是大变样了。断缘寺的故事也很有趣。”

“庆子所说的报复，是勾引那个太一郎呢，还是被他勾引？”音子把手从庆子肩头拿开，“那么，非嫉妒不可的，看来是我了。”

“哎哟，先生嫉妒？我真高兴。”庆子用胳膊搂住音子的脖子，靠在音子身上。

“是吧，先生。我对上野先生以外的人，也能当坏女孩，也能当恶魔女人。”

“你拿去了两幅画吧。而且，那是你自己所喜欢的画吧。”

“坏女孩一开始也要让人感到是好人哪。后来太一郎给我来信，说我的画挂在他的书房的墙上呢。”

“是吗？”音子沉静地说，“这就是庆子为我报复？是复仇的开始？”

“是的。”

“太一郎这孩子当时还很小，对大木和我之间的事是一无所知的。我和大木不得不分离之后不久，听说又生了一个叫

组子的太一郎的妹妹,这是比起太一郎更使我感到悲哀的。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么回事吧。那个妹妹已经结婚了吧。”

“那么先生，我去破坏那个妹妹的婚后生活吧。”

“你说什么？庆子！不管你多么漂亮，多么富有魅力，随便开这种玩笑，这是你的狂妄，也是你的危险所在呀！这可不是做游戏或闹着玩的。”

“我，上野先生跟我在一起呀！跟先生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和困惑的。如果离开先生，我能画出什么画来呢？那就把画统统扔掉，连同生命一起……”

“请你不要说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吧！”

“先生，破坏大木先生的家庭，您做不出来吧。”

“可是，我那时还是个小小的女学生……。而大木先生已经有了孩子……”

“如果是我，就把他的家庭彻底破坏！”

“你那么说，可是家庭毕竟是很牢固的呀！”

“比艺术还……？”

“噢——，那……”音子歪着头，脸上浮现出淡淡的悲哀，“我在那时候，还没考虑过什么艺术呢。”

“先生。”庆子转过身来贴近音子，柔和地抚摩着音子的手腕，“先生为什么让我到京都饭店去接大木先生，让我到京都站去送行呢？”

“因为庆子年轻漂亮，因为你是我的骄傲啊！”

“先生的真心就连对我也瞒着，我可不愿意。我曾仔细观察过那位先生的前前后后，用我嫉妒的眼睛……”

“是吗？”音子看着庆子在月光下扑闪的眼睛，说：“并没

瞒着你呀！不过，我被迫同他分离，是我虚岁十七岁的时候。现在已经有些发福，成为中年女子了。真的不想见他了。让他感到幻灭吧。”

“幻灭？你说幻灭？这不是我们要说的吧。我最尊敬上野先生，所以对大木先生感到幻灭。我在先生身边，见到的年轻男人都不够完美，因而以为大木先生是一位卓越的人物的。当我见到他，就彻底幻灭了。通过先生的回忆，我还以为他是位卓越的人物呢。”

“稍微见一面是不会了解的。”

“可我了解了。”

“你是怎么了解的？”

“无论是大木先生，还是他的少爷太一郎先生，都很容易引诱。我……”

“啊，说得太可怕了！”音子一阵紧张，脸色苍白。

“庆子，你的那种自信，对于你来说太可怕了！”

“我一点也不感到可怕。”庆子毫不惊慌。

“真是太可怕了。”音子又重复了一遍，那你不简直是一个妖妇吗？尽管你很年轻，很美丽……”

“如果这样就是妖妇的话，那么差不多一般的女性也许都是妖妇了。”

“是吗？有那种用意，庆子一定是把自己所喜欢的画拿到大木那去了？”

“不，引诱是用不着什么画的。”

音子在庆子这种奇怪的自信面前感到有些气馁。

“因为我是先生的弟子，所以尽量把自己认为的好画拿去

了。”

“那谢谢你了。可是，听你说你到车站送他的时候，只简单寒暄了几句，不是没说什么送画的事吗？”

“那是约好的。而且，去看看大木先生的家庭，也没有其他借口。还有，不知大木先生看我的画，表情怎样，说些什么……”

“他没在家更好。”

“我想，画以后会看的，但也许看不懂吧？”

“也不能那么说。”

“就连小说，后来也没能写出比《十六七岁的少女》更好的东西吧。”

“那可不一样。那是以我为模特儿的，我又被理想化了。庆子是以偏爱的眼光看的。青春小说是年轻人所喜欢的。我想，以后的作品，有年轻的庆子不易理解的，也有不喜欢的。”

“可是，现在，如果大木先生一旦逝世，那么作为代表作留下来的，不还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吗？”

“请你不要说那讨嫌的话。”音子声音激昂，把手腕从庆子的手中抽出，膝盖也离开了。

“您对他还那样迷恋吗？”庆子也严肃地说，“我要替您报复，可是……”

“不是迷恋。”

“爱……，是爱吗？”

“也许是的。”

音子从半面笼罩在月光中的走廊上站起身，进屋去了。庆子留在那里，两只手捂着脸。

“先生，我的献身也是有意义的呀！”庆子声音颤抖了，“不过，像大木先生那样的人……”

“请原谅吧，因为我那时才十六七岁。”

“我要为先生报复！”

“庆子要为我报复，可我的爱情并未消失啊！”

走廊传来庆子的呜咽。庆子屈身滚倒在走廊上。

“先生，画我……。在我变成，先生所说的，妖妇之前……。求求您，裸体也行。”

“给你画吧，用我的爱情……”

“我真高兴。”

音子曾画了几幅早产婴儿的画稿。她秘藏着这些画稿，还没给庆子看过。拟以《婴儿升天》为题完成一幅正式的画的打算已经有一年光景了。西洋的圣母子像的基督和天使，当然在画集里查过，但一般都是体型圆润健壮，与音子的悲哀不相谐调。也看过三四幅日本的稚儿太子图那古老的名画，这些画端丽中蕴含的日本式的情感，很合音子的心意，但是所画的太子既不是婴儿，也不是升天图。音子的《婴儿升天》也并非采取升天的构图，而是使之飘荡着升天的灵感。但是，这幅画待到何时才能画出来呢？

庆子让音子为自己画像，音子便想起很久没有拿出来看的《婴儿升天》的画稿。就像稚儿太子图那样来画画庆子怎么样呢？这是非常古典式的《圣处女像》。古代稚儿太子的画像是佛教绘画，但其中有些也是妖艳无比的。

“庆子，让我给你画吧。现在，想到构图。我想画成佛像那样，所以那种轻浮不拘礼节的姿态是不行的。”音子说。

“佛像？”庆子吃了一惊，重新坐好，“我不愿意，先生。”

“噢，请让我画画看吧。佛教绘画有许多是艳丽的，用佛教绘画方式去画，画名题为《某抽象画家小姐》，不是很有趣吗？”

“您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画完茶园后给你画吧。”音子向房间里面转过头去。音子和庆子的茶园的草图并列靠在墙上。上面挂着音子的母亲的画像。那是音子画的。

音子的视线落在母亲的肖像画上。

那幅肖像画上的母亲很年轻，看起来比现在四十岁的音子恐怕还年轻吧。画这幅画时，音子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二三岁，而这也许就成了肖像的年龄。也许是自然而然地把母亲画得这么年轻而美丽。

坂见庆子初来音子这里，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说：

“这是先生的自画像吧。真漂亮。”

音子没有说这是自己的母亲的肖像。她想，别人仍会看作是自己的自画像吧。

音子长得很像母亲。那相似之处许多都融入这幅画像之中。这大概是出于对已故母亲的怀念吧。音子不知画了多少幅母亲的肖像。最初是把母亲的照片放在旁边，依照这张照片画。但是，心灵相通的画一幅也没有画出来。她决定不看照片。这样一来，母亲的幻影便像模特儿一般坐在音子的面前。那姿容是比幻影更为生动的。她一连画了几幅。她把心全都融汇在笔端，运笔迅疾，但常因泪眼模糊而停笔。在不断描绘之中，音子自己也发现母亲的肖像越来越像自己的自

画像。

现在，挂在茶园草图上面墙壁上的画像是最后的一幅。这以前的母亲的肖像画，音子全部烧掉了。只有像音子自画像的一幅，作为母亲的肖像画保存下来。音子想，这一幅就可以了。看到这幅画，音子眼里含有别人也许看不出的悲哀。这幅画和音子是息息相通的。直到这幅肖像画定稿，音子花费了多少时间啊！

除了这幅肖像画以外，音子至今尚未画过人物画。即使画过，也只不过是风景画的点缀而已。今晚之所以涌起画人物画的念头，是由于庆子央求的结果。长期以来一直想画的《婴儿升天》，音子并未把它看作人物画。但是，为庆子画像，脑海中浮现出稚儿太子图，想画成古典式的《圣处女像》，也许还是由于音子心底的《婴儿升天》使然。既然能画母亲的肖像，又想画夭折的婴儿，那么，入门弟子坂见庆子也是应该画的吧。这不正是音子的三个爱之所在吗？尽管三个爱显著不同，但毕竟是三个爱。

“先生。”庆子呼唤着。“您看着母亲的肖像画，考虑如何画我的肖像是吧？因为对我不可能有对您母亲那样的爱，您是不是怕画不好？”说着，坐了过来。

“真是乖僻的性情。母亲的这幅画，现在看也是不满意的。与画这幅画时比起来，我也稍稍有些进展。但是，虽说画得不好，却也是长时间精心画的，所以有一种亲切感。”

“给我画不用费那么多心血就行，可以自由奔放地……”

“那可不行。”音子下意识地答道。她看了母亲的肖像画，心中充满对母亲的回忆。庆子就是在这时对她说话的。待到

音子反应过来，古时的《稚儿太子图》又浮现脑际。所谓“太子”，有不少是美丽的幼女像，或者美丽的少女像。画的是“稚儿”。既有佛教绘画的高雅的气质，又很艳丽。也可视为这是在女性禁令严格的中世纪寺院的同性爱，是对宛如美丽少女的美男子的憧憬的象征。音子画庆子的肖像，首先想到《稚儿太子图》的构图，也许潜藏着这种因素。稚儿太子的头发是童女式的，可以说就是现在所说的女孩短发型吧。但是，和服与和服裙那华丽如锦的衣着，现在是无处可寻的。或许只好改装成“能乐”衣裳吧。无论怎样模仿《稚儿太子》的构图，作为时髦小姐庆子画像的衣裳也太过于古香古色了吧。音子想起了手边的岸田刘生的《丽人像》。他那受到丢勒影响的油画和水彩，系具有古典式的端庄的工笔画，有些像宗教绘画。但是，音子只看过珍贵的一幅。这是在对开宣纸上画的水墨淡彩画。画上的丽人是裸体，腰间只围着一件红色的浴巾端坐着。音子想，这虽然算不上名作吧，但刘生为什么在日本画上把自己的女儿画成这种样子呢？也有同样构图的西洋画。

正如庆子所说的“可以画成裸体”那样，索性把庆子也画成裸体如何呢？显露女性乳房的佛像也并不是没有。但是，模仿《稚儿太子图》构图的裸体画，发型如何处理好呢？小林古径有一幅题为《发》的名作，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庆子画像的发型却必须与之完全不同。经过种种思考，音子仿佛这才发现自己的力度和心力都有些不足。

“庆子，可以休息了吧。”音子说。

“这么早？又有这么好的月夜……”庆子回头看了看房间

的座钟，“先生，还差五分十点呢。”

“我有点累了。躺着说话不好吗？”

“好吧。”

音子在镜子前面擦脸时，庆子铺了两个人的床。做这些事，庆子的手脚很快。庆子对着音子离开后的镜子去掉了化妆。她弯下稍稍细长的脖颈，凝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脸。

“先生，我的脸画不成佛像的脸呢。”

“绘画的人用宗教之心去画就可以了。”

庆子把发卡都拔下来，摇了摇头。

“把头发解开了？”

“是的。”庆子梳着垂下来的头发。音子在被窝里看着庆子，说：

“今晚把头发解开了？”

“我觉得好像有点味，该洗洗了。”庆子把脑后的头发抓到鼻子前面闻了闻。

“先生，您父亲故去时，您几岁？”

“十二岁呀！问过好几次了，你不是知道吗？”

“……”

庆子关上拉窗，拉上和画室之间的拉门，钻进音子旁边的被窝。两床褥子相挨，没有空隙。

最近四五天，睡觉时没有关木板套窗。面向庭院的拉窗在月光下微微发亮。

——音子的母亲是患肺癌死的。

“音子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母亲最后也没有说出这句话。音子至今也不知此事。

音子的父亲是经营生丝和丝绸的贸易商。在举行告别仪式的殡仪场，许多参加殡仪的人都按惯例在灵前礼拜、烧香，但音子的母亲感到只有一位像是混血儿的年轻女子与众不同。烧香之后，向遗属席行礼时，她那哭肿了的眼睛，好像用冰或水敷过似的。音子母亲的心不由一震。她示意让站在遗属席一端自己丈夫的秘书过来。

“刚才那个像是混血儿的女人，你马上到接待室去查一查她的名字和住所。”她对秘书附耳低语道。之后，让秘书依据处所一查，据说其祖母是加拿大人，她和日本人结婚，国籍也是日本，但从美国人的学校毕业，在担当翻译。现在和一个中年女佣人住在麻布的一个小房子里。

“没有孩子吗？”

“据说有一个小女孩。”

“你，见过那个孩子？”

“没见过，在附近听说的。”

音子的母亲觉得那个孩子一定是自己丈夫的孩子。虽然有许多可以调查确实的方法，可她却等着那个女人自己来说。但是，她没有来。半年多以后，音子的母亲听自己丈夫的秘书说那个女人带着孩子结婚了。从秘书的口气中得知那个混血儿女人是自己丈夫的情人。丈夫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嫉妒和愤恨都淡了下来。她甚至想要收养那个女人的孩子。带着孩子结婚，那幼小的孩子慢慢地会认为那个女人的丈夫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吧。自己丈夫的孩子一定相信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是父亲。音子的母亲简直感到像丢失了一件珍贵的东西似的。这并不只是因为自己只有音子一个独生女儿。

但是，音子的母亲当然没有把音子父亲的暗中情人和私生子的事告诉十二岁的音子。音子的母亲死时，音子已是通达世故的年龄了。母亲在临死的痛苦中曾为此事困惑烦恼，但终于没有说出口。所以，音子直到现在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异母妹妹。音子的这个异母妹妹情况如何呢？也已经到了可以实话实说的通达世故的年龄了吧。按理说，她也许已经结婚几年，有孩子了。但是，对于音子来说，可以说与没有这个异母妹妹一样……

“先生，先生。”音子被庆子推醒，“您睡魇着了吧？好像很难受……”

“啊—— ”庆子按抚着音子喘着粗气的胸口。庆子支起臂肘，翘起半身。

“庆子见到我睡魇着了，是吗？”音子说。

“啊，就一会儿……”

“唉，你这个人哪。我做梦呢。”

“什么梦？”

“梦见一个绿色的人。”音子的声音还没有镇静下来。

“是穿绿色衣服的人吗？”庆子问道。

“不，不是穿的，好像身体是绿色的，手和脚都是绿的。”

“是绿色不动明王？”

“别开玩笑了。虽然样子没有不动明王那么可怕，但一个绿色的人飘飘悠悠地在床周围转悠。”

“是女的吗？”

“……”

“好梦啊。先生，我觉得是一个好梦啊。”庆子用手掌按

住音子睁着的眼睛，让她把眼睛闭上，用另一只手拿起音子的手指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好疼啊。”音子彻底清醒过来。

“先生，您说给我画像是吧。是不是我和汤屋谷茶园的绿色跑到一起去了？”

音子对解梦的庆子说：

“是吗？你睡着了还在我周围跳舞？真可怕呀！”

庆子把脸贴在音子的胸前，有些发疯似地哧哧窃笑着，“这是先生要作画的心情……”

第二天，二人按预先商定的那样，傍晚登上了鞍马山。寺庙院内聚集了许多善男信女。五月的长昼也已从周围的山峰、高高的树丛降下了苍茫的夜幕。与京都街相对的东山上升起一轮圆月。在殿堂前面的左右燃起篝火。僧侣们来了，开始念经。首座僧穿着猩红色的袈裟。“给予我们光荣的力量，新生的力量……”大家跟着唱了起来。有风琴伴奏。

善男信女们都手捧着点燃的蜡烛行进。殿堂正前方放着一个装满水的银白色的大酒杯。圆月映照在水中。那大酒杯的水滴洒在走上前来的善男信女们的手心。善男信女们喝下手心的水。音子和庆子也同样做了。

“先生，我们回到家里，不动明王的绿色的脚印一定会印在房间里的。”庆子说。这就是那山上的情景。

梅　雨　天

大木年雄写小说感到厌倦或写不下去时，就躺在走廊的睡椅上休息。如果是在午后，就经常躺在那里睡上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这一午睡的习惯是在近一二年形成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是要出去散步的。但是长年住在北镰仓，圆觉寺、净智寺、建长寺等寺院以及附近的各个山丘都已经了如指掌了。而且，早起的大木早晨也进行一次短时间的散步。醒来以后便在床上躺不下去。这清晨的散步也可以免除女佣人早晨的整理和准备工作的拘谨。另外，晚饭前还有一次时间稍长些的散步。

把书斋的走廊往宽处拾掇了一下，在走廊一角安放了一张写作的桌子。他有时坐在书斋的“榻榻咪”上写作，有时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写作。走廊的睡椅也布置得很舒服。一躺在这张睡椅上，令人头痛的工作便立刻离开脑际。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工作期间，夜里睡不实，经常做有关工作的梦，

可是在走廊的睡椅上却能很快入睡，无论什么事情都烟消云散了。他年轻时没有午睡的习惯。一过中午，经常客人不断，是无法午睡的。写作也是在夜里。一般是从半夜写到黎明。把夜间的工作改在白天，才开始睡午觉，但午睡的时间却没有一定。写不下去时就躺在睡椅上，有时在午前，也有时在临近傍晚。白天工作很少有像夜间那样，疲倦了反而很兴奋的感觉。

“写不下去就大白天睡觉，这不证明自己也年老力衰了吗？”大木想，“可是，真是神奇的睡椅呀！”

走廊的这张睡椅，什么时候躺下都能睡着。醒来以后，又有安静地休息之后的清爽。写不下去时，在这上面又会发现新的思路，这情况也并不少有。真是一张神奇的睡椅。

现在已进入梅雨季节。这是大木最讨厌的季节。北镰仓与镰仓海有丘陵相隔，相距甚远，但是从海上吹来的湿气仍很严重。天空也沉沉低垂。大木的右额上部由于暗淡的阴云而感到沉重，大脑褶皱像要发霉。每天需要上午和下午两次躺在神奇的睡椅上。

“一位京都的姓坂见的客人来了。”女佣人通报说。

大木恰好刚刚醒来，但还躺在睡椅上，没有回话。

“我去回话吧，就说您正在休息。”女佣人说。

“不，是位小姐吧？”

“是的，以前曾来过一次……”

“请她到客厅来吧。”

大木又把头贴在睡椅上，闭上了眼睛。午睡以后，梅雨季节的倦怠也减轻了，听说坂见庆子到来，头脑就像被水洗

过一般。大木站起身，真正用水洗了脸，用水擦了身，之后去了客厅。庆子见了大木，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红了脸。这出乎大木的意料。

“你来了。”

“突然造访……”

“唉，今年春天你来的时候，我到附近山丘散步去了。你再多等一会儿就好了。”

“那时是太一郎先生送我的。”

“是的呀。他带你到镰仓的什么地方去过吧。”

“是的。”

“你是在东京长大的，镰仓那地方并不稀奇吧。而且同京都、奈良相比，镰仓也没有什么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吧。”

“……”

庆子注视着大木的脸，说：“落日沉入大海的景色是很美的呀！”

儿子带庆子到海岸去了？—— 大木不由心里一惊，而嘴里却说：“元旦那天早晨，你到京都站送我，至今已经有半年了吧。”

“是的。先生，半年时间很长吧。先生认为时间很长吗？”

大木没有捕捉到庆子这一奇妙问话的本意，便说：

“说长也很长，说短也很短吧。”

庆子感到这话说得很无聊，连笑都没笑一下。

“譬如说，假如你有一个恋人，半年也没见面，那就感到时间很长吧。”

“……”庆子现出仍感到大木说得很无聊的样子。只是脸

上那黑色的眼睛好像在对大木进行挑逗。大木感到有些不安。

“胎里的孩子，半年的话，在肚子里能动了呢。”大木这么说，庆子也没感到羞怯。“季节也从冬天变成夏天了。现在，正是我讨厌的梅雨季节……”

“……”

“对时间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进行哲学的思考，但是似乎还没有公认完美的答案。一切都是时间解决的这一世俗的见解，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我对此仍持怀疑态度。此外，庆子对死了便一切结束这句话怎么看？”

“我还不是那样的厌世家。”

“这和厌世观不同啊。”大木像稍微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过，我的半年和年轻的庆子的半年，这相同的时间却又大有不同吧。譬如得了像癌这样的病，还只能活半年的人的半年，就又有不同吧。此外，也有由于意外的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而突然失去生命的人。还有战争……。即使没有战争，也有被人杀害的。”

“先生不是艺术家吗？”

“不过是留给后人耻笑罢了。”

“令人耻笑的作品是不会留传后世的。”

“是啊。如果真的那样，那是值得庆幸的，但也并不尽然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我的东西将会全部消失无存的。对我来说，还是那样好。”

“您怎么那么说……。先生，您写我的老师的《十六七岁的少女》是能留传后世的，这您难道不知道吗？”

“又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吗？”大木神情忧郁。“连作为

音子小姐的弟子的你，也这样说啊！”

“因为我在音子老师的身边哪。请您原谅。”

“不，没什么……。真没办法……”

“大木先生。”庆子的表情突然活泼起来，“先生在和我的老师之后，又有过恋爱吧？”

“是啊。噢，有过。也许不是像音子小姐那时候的悲剧……”

“您为什么没写这段恋爱呢？”

“是，那……”大木有些踌躇，“她讲妥了不要写她，我也就不便写了。”

“唉？”

“也许作为作家来说松劲了。已经不能倾注像写音子小姐那时候的年轻的热情了吧。”

“如果，如果是我，先生无论怎么写都行。”

“噢？”大木愕然。庆子在大年三十受音子的派遣到京都饭店来接自己，元旦到京都站来送行，再加上今天来北镰仓的家中作客，至今一共和庆子仅仅见过三次面，还不是约会那样的见面。这样怎么能写庆子呢？充其量也只能把小说中虚构女性的外貌借庆子美丽的面容来描写而已。庆子和儿子太一郎去过镰仓海岸，那时也许有过什么吗？

“我已经有好模特儿了。”大木看了看庆子，想用笑搪塞过去，但是他的笑却被庆子那娇媚诱人的眼睛吸引住了。她眼睛湿润，好像含着泪水。大木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

“上野先生说给我画像的。”庆子说。

“是吗。”

“今天我又拿来一幅画，想请先生过目。”

“是吗。我不大懂抽象画，这个房间太窄，到客厅去看好吗？上次那两幅画，儿子都挂在书斋里。”

“今天他不在家吗？”

“唉，今天是先去研究室，之后到私立大学讲课的日子。我妻子看‘人形净琉璃’去了。”

“就先生一个人太好了。”庆子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低声自语着走到门口，把放在那里的画拿到客厅。画装在简单的白木镜框里。画以绿色为基调，在情之所致之处大胆地使用各种颜色，画面大体呈波浪状。

“先生，这对我来说就是写实的画了。是宇治的茶园。”

“是吗？茶园……？”大木注视着这幅画说，“这就是起伏波动的茶园，这就是焕发着青春的茶园。我乍看的时候，还以为是熊熊燃烧的心灵的抽象画呢。”

“我真高兴啊，先生。即使您那么看……”庆子跪在大木的身后，下颌倚在大木的肩上，甜蜜的气息湿润着大木的头发。

“大木先生，这幅画，这幅画您感到了我的心灵的波动，我是真高兴啊！”庆子又重复说了一遍。“尽管作为茶园的画，是拙劣的……”

“真年轻啊！”

“我到茶园是去写生，这没错儿，但我只是在最初三十分钟或一个小时把它们当作茶树看，当作茶树的畦垄看的。”

“是吗？”

“茶园是很静的。不过，那新绿的圆形波浪起伏的重叠，

滚滚涌动而来，这，并不是抽象画呀！”

“茶园的新芽时期，是很清淡的呢。”

“先生，我可不懂什么清淡，无论是画，还是感情……”

“感情也是？”大木一回头，肩膀碰在庆子丰满的胸部。庆子的一只耳朵正好在大木的眼前。

“你说这种话，说不定会剪掉你一只美丽的耳朵呢。”

“我决没有凡高那样的天才。只要不是别人给我咬掉……”

“……？”大木不由一惊，又猛一转肩，挨近大木跪在后面的庆子几乎歪倒。她顺手抓住了大木。

“清淡的感情，我真是最不喜欢了。”庆子仍然保持着那种姿势说。如果大木的胳膊加一把力，那么庆子只能顺势倒在大木的怀里，仰着胸，形成等待接吻的样子。

但是，大木的胳膊没有动。庆子也仍然保持着那种姿势。

“先生。”庆子低声耳语，凝视着大木。

“你耳朵的形状既可爱又美丽，你侧面的脸美得像有妖气呢。”大木说。

“我真高兴！先生这么说我。”庆子细长的脖颈微微泛起红晕。

“您的话我终生不忘。不过，先生所说的我的这种美能保持到何时呢？这么一想，作为一个女人，真可悲呀！”

“……”

“被人看是不好意思的，但是让先生这样的人看是女人的幸福呢。”

庆子这句热乎乎的话使大木吃了一惊。但是如果在相爱

的场合，这话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吧。

大木用稍稍有些生硬的语气说：

“我也感到幸福啊。你的美丽之处还有很多吧。”

“是那样吗？我勉强算个画家，而不是模特儿，所以不懂……”

“画家可以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而作家却不能使用。这一点，我感到不公平。”

“如果我对您有用的话，那就请用……”

“那是难能可贵的……”

“先生，如果是我，先生无论怎么写都行，这我刚才说过了吧。不过，如果先生的幻想和想象比我的实际还美，那我虽然有点悲哀，但也没关系。”

“抽象的？写实的？”

“那随先生的便……”

“但是啊，美术的模特儿和文学的模特儿，有着根本的不同啊。”

“这我很清楚。”庆子扑闪着浓浓的睫毛，“不过，我的茶园的画虽然幼稚，但却不是茶园画呀。它不是自然的写生，而是成为描绘自己的东西……”

“无论什么画都是那样，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但是，对美术来说，如果不是人体，那就不能称之为模特儿吧。小说的模特儿也仅仅是指人说的。风景啦，花啦，无论怎么写，也不能叫模特儿。”

“先生，我是人哪。”

“而且是一个美人儿。”大木托着庆子的肩，让她站起来。

“美术的模特儿，即使是画裸体的作品，那也只是让其摆出一种姿势就可以了。但是小说的模特儿仅仅那样的话……”

“这我明白。”

“这样说可以吗？”

“是的。”

可以说，大木已被庆子的大胆所折服。他说：

“你的面容，也许能借以写小说里的小姐……”

“那可没什么意思啊！”庆子娇媚地紧逼着说。

“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大木好像逃避似地说，“有两三个人，对小说是写自己的事，自己就是那小说的模特儿深信不疑。而实际上她们却是作者从不认识、也从未见过的与作品毫无关系的女人……。这是怎样的妄想啊！”

“我想，因为处境悲哀的女人太多了，陷于这种妄想，能够聊以自慰。”

“你的头脑不是很奇怪吗？”

“女人的头脑是容易变得奇怪的。先生难道不能把女人的头脑变得奇怪吗？”

由于这话问得太突然，大木一时语塞。

“先生是在冷静地等待着女人变得奇怪起来吗？”

“嗯？”大木仍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便岔开了话头，“但是啊，与美术的模特儿不同，小说的模特儿，那，是无偿的牺牲啊！”

“我是非常喜欢作出牺牲的。也许无论为谁作出牺牲，都是我生存的意义所在。”

庆子继续说的这些话，也是大木所没有料到的。

“庆子小姐是很想作出随自己意愿的牺牲吧。反过来再向对方谋求牺牲……”

“不，先生，那可不对了。牺牲的根基是爱，是景仰。”

“庆子小姐现在，把这种牺牲所献给的人，是音子吧。”

“……”

“是吧？”

“也许是，可是音子老师是女人呀。在女人献给女人的牺牲的生活中，是没有纯洁之处的。”

“嗯？我不明白。”

“二人有一起灭亡的危险……”

“二人一起灭亡……？”

“是的。”

“……”

“稍有一点杂念，我都讨厌。五天也好，十天也好，我希望彻底忘掉自己。”

“即使结婚，也难以做到那样啊。”

“要结婚，这以前是有许多机会能结婚的。可是结了婚，忘我的牺牲就不能继续下去。先生，我不愿意回顾自己。刚才我也说过，我对什么清淡的感情，实在是太讨厌了。”

“遇见所喜欢的人，只能四五天就自杀，——还是别说这样的话吧。”

“是的，自杀一点也不可怕。比自杀更让人讨厌的，是失望和厌世。即使先生把我勒死，也是幸福的。噢，在这之前，请把我作为先生的模特儿……”

庆子是前来勾引自己的吧？—— 大木年雄不能不这样怀疑。只在今天这一天还不能断定庆子是妖妇，但觉得这个小姐作为小说的模特儿还是蛮有趣的。可是，一旦爱上庆子再分离，难说不像《十六七岁的少女》的音子那样，也要进入医院的神经科的。

今年早春，坂见庆子拿着自己的两幅画——《梅》和《无题》—— 来访的时候，年雄出去散步，从北镰仓的山丘眺望晚霞，没有在家。儿子太一郎见了她。太一郎去送她，据庆子今天说，不是送到北镰仓车站，而是二人到镰仓海观景去了。很显然，太一郎是被庆子那妖艳的魅力迷住了。

“但是，儿子不行，会被庆子毁灭的。”大木想。“并不是年龄相差的嫉妒。”

庆子对大木说：“这幅茶园的画，如果能放在先生的书斋，那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那，就这么办吧。”大木冷淡地说。

“我想请您在夜里微暗处朦朦胧胧地看看。这样，茶园的颜色暗下来，我随意涂的颜色就浮现出来了吧。”

“嗯？要做奇怪的梦吧。”

“什么梦？”

“噢，年轻的梦啊。”

“我真高兴。您说这样让人高兴的话？”

“你不是很年轻吗？茶园圆形波浪起伏的重叠是音子小姐的影子，让人看不出是茶的新绿的颜色该是庆子小姐吧。”大木年雄说。

“先生，哪怕一天也行……。之后在先生的壁橱里落满灰

尘也没关系，因为是拙劣的画嘛。过些天，我就用小刀划破它。”

“哎—— ？”

“真的呀。”庆子现出难以想象的温顺的样子，“是拙劣的画嘛！仅仅一天也好，在先生的书斋里……”

“嗯。”

大木一时无话可答。庆子默默地低下了头。

“这样奇怪的画，先生能不能真的梦见一次……？”

“这就太不对了。受到画的吸引，与其说能梦见画，莫如说也许能梦见你呢。” 大木说。

“好吧。无论怎样的梦……”庆子就连美丽的耳朵都微微泛红了，“不过，先生，您可没做什么能够梦见我的事呀！”庆子抬起头凝视着大木，眼睛不由湿润了。

“不。上次你送来两幅画的时候，按说我儿子送你到很近的北镰仓车站就可以了，可却把你送到镰仓海岸了吧。今天让我来送你，好吧？我家里没人，也不能请你在这吃晚饭，我已经叫来了车。”

车驶过镰仓街，在七里滨奔驰。庆子什么话也没有说。

梅雨季节的相模湾，大海和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让车等在江之岛的海滨乐园。

买来海豚的饵食墨鱼和鲹鱼。海豚从水中跳起来噬取庆子手中的饵食。庆子胆子大起来，逐渐把饵食举高。海豚更高地跳起来扑取饵食。庆子完全像普通小姑娘似的兴高采烈，连下起雨来都没感觉到。

“趁雨还没下大，我们走吧。”大木催促庆子，“裙子都有

点淋湿了。”

“哈——，真开心。”

上车以后，大木说：

“这附近，伊东温泉再稍往前一点，时常游来成群的海豚。据说赤身裸体的男人把它们赶到海岸附近，捉住抱起来。海豚最怕痒，一挠它的腋下，就没劲儿了。”

“噢——”

“小姐怎么样？”

“讨厌的先生。会闹腾或抓挠的吧。”

“还是海豚温顺啊。”

车到了山上的旅馆。眼前的江之岛灰沉沉的，左面的三浦半岛也薄雾迷蒙。梅雨的雨滴稍稍大了一点，但却笼罩在浓浓的烟霭之中。附近的松林也朦胧模糊。

二人进了房间，身子湿乎乎的。

“庆子小姐，不能回去了。”大木说，“这雾，车也危险呀。”

庆子点头答应了，那丝毫也不感到为难的样子使大木有些吃惊。

“身上粘乎乎的，晚饭前如果不擦擦身……”大木用手搓着脸，“庆子小姐也像海豚似的吧，让我试试看好吗？”

“先生，您说得太过分了。把我比作海豚……。我难道能接受这样的侮辱吗？装捉海豚玩儿……”庆子肩头斜靠在窗边，说：

“黑色的海。”

“是我不好，请你原谅。”

“至少要说我想好好看看你……。或者，一声不响地把我

抱起来……”

“你不反抗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装捉海豚玩有些太过分了。我不是那种没羞没臊的人。先生也是那样堕落吗？”

“堕落—— ？”大木没有把话说完，就进到浴室里去了。

大木一边冲着淋浴，一边稍稍洗了洗浴盆，放好了热水。他用毛巾擦着身子，散乱着头发走了出来。

“请吧。”大木没看庆子，说：“我放新热水了，已经有半浴盆了吧。”

庆子表情严肃地望着大海。

“变成浓浓的细雨了。附近的岛和半岛都灰蒙蒙的……”

“你感到悲哀吗？”

“连波浪的颜色也让人厌烦。”

“身子发粘就不舒服吧。洗澡水放好了，去洗洗吧。”

庆子点头，进了浴室。浴室里静悄悄的，连水的声音都听不到。但是，庆子洗了脸出来，坐在三面镜前打开了手提包。

大木走到庆子身后，说：“我用淋浴洗了头，什么也没有，头发乱乱的……。虽然有发蜡，可味道不大好。”

“先生，这个香水怎么样？”庆子递过来一个小瓶。大木闻了闻，说：

“打上那个发蜡后，再洒上这个香水？”

“只洒一点就行。”庆子笑了起来。

大木抓起庆子的手，说：“庆子小姐，你一点也没化妆……”

“疼，好疼啊。”庆子回过头说，“坏先生。”

“庆子小姐的脸不化妆最好，那美丽的牙齿和眉毛真好看。”大木在庆子白嫩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啊！”

化妆镜的椅子倒了，庆子也倒了。大木的嘴唇压在庆子的嘴唇上。

一个长长的吻。

大木有些憋得慌，稍稍把脸离开了一点。

“不，先生，再长些……”庆子拉住了大木。

大木内心很吃惊，说：

“潜水渔女也不能憋那么长的气呀。会昏过去的。”

“让我昏过去……”

“还是女人憋气能憋得时间长啊……”大木装作闹着玩似地，又把嘴唇挨了上去。又是一个长长的吻。大木又感到憋闷时，便把庆子抱起来，放倒在床上。庆子把胸和腿蜷曲成一团。

大木要把她的胸和腿舒展开，庆子虽然一点也没有反抗，但还是费了很多工夫。这时，清楚地知道了庆子已经不是处女。大木的动作稍微有些粗暴——

“先生，先生！”庆子便在下面悲哀地呼唤。

“上野先生，上野先生！”

“哎——？”

大木原以为是呼唤自己，但当知道庆子实际上是呼唤音子时，便一下子松劲儿了。

“什么？你喊上野先生？”大木扫兴地说。庆子没有回答，

把大木推开了。

置石—— 枯山水

京都寺院的置石庭园,有若干处留存至今而闻名于世。西芳寺的石庭、银阁寺的石庭、龙安寺的石庭、大德寺大仙院的石庭、妙心寺退藏院的石庭等，便是主要的几处吧。其中，龙安寺的石庭不仅颇为著名，而且可以说在禅学或美学上也几乎予以神化了。当然这是不无理由的。这里不仅是无可比拟的名作，而且保存相当完整。

上野音子对这里的每一处庭园都很熟悉,并且铭记于心。但是今年梅雨过后，她怀着一颗画家之心，每天都去看西芳寺后面的石庭。她认为这个石庭并不是作为一个女人的音子的笔力所能描绘的。她想去感受石庭之力。

作为石庭，这不是最古老而且最刚劲有力的吗？音子画得成画不成都没关系。和下面的典雅的所谓苔寺的庭园比较起来，后山的石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从下面上来的游人，音子很想面对置石坐下来。她展开写生簿，也许是

为了不致于使过往行人对忽而站在这里忽而站在那里观看石庭的自己感到奇怪。

西芳寺系梦窗国师于历应二年（1939年）所复兴，修整殿堂佛塔、掘池建岛。据说山颠的缩远亭曾吸引人们登亭眺望京都全景。这些建筑均已荡然无存。庭园可能曾因洪水等原因而荒废，经过若干次的重修。人们一般认为，现存的枯山水是沿去山上的缩远亭的石阶而建，似乎表现瀑布和流水。由于是置石，所以还遗留着以往风貌的痕迹吧。

后来，千利休的次子少庵也曾在此隐居。音子对于此类的历史、考证等丝毫不感兴趣，只是为看置石而来。年轻的庆子像音子的腰包一样也跟着来了。

“先生，置石不都是抽象的吗？”庆子说。

“若说画，有没有像塞尚画的埃斯泰克海湾的石山那样刚劲有力的呢？”

“庆子，你知道得蛮多哩。可是，那不是自然的石山吗……？即使不像一般所说的山那么大，可那毕竟是海岸的岩石……”

“先生，画这样的置石，能画成抽象画。把这样的石群用写实手法画出来，我可没有这个功力。”

“是啊。我也并不是说要画……”

“让我挥笔大刀阔斧地画画看好吗？”

“也许那样画好些。上次的茶园的画是很有趣的，很有朝气呀。那幅画也拿到大木先生那去了吧。”

“是的。现在，也许已经被他夫人撕碎或毁坏了……。

我和大木先生住在江之岛旅馆，他说要和我作捉海豚游

戏。我感到大木先生也已经堕落了。可是我一呼唤上野先生的名字，他就泄气了。大木先生至今对我家先生既怀爱心，又有懊悔。我，真有些嫉妒……”

“和大木先生……？你想干什么？”

“我想破坏他的家庭，为我家先生报复。”

“报复……？”

“我讨厌。先生至今还爱着大木先生，吃了那么大的苦头还在爱着他。女人的痴情……。我讨厌这些。”

“……”

“这是我的嫉妒。”

“嫉妒……？”

“是嫉妒。”

“由于嫉妒，就和大木先生一起去住在江之岛的旅馆？假如我现在仍在爱着大木先生，那么产生嫉妒的不应该是我吗？”

“先生，您真的嫉妒我？”

“……”

“那我真高兴。”庆子写生置石的画笔加快了，“我在旅馆睡不着，可是大木先生却舒舒服服地入睡了。我讨厌五十多岁的男人……”

音子心里七上八下，很想知道是单人床还是双人床，但又不便问。

“当心里想到把熟睡的大木勒死并不难时，我真开心，真开心……”

“啊——，太危险了！你这人太可怕了！”

“我只是那么想想而已。即便那么一想就很开心，睡不着了。”

“你说这是为了我？”音子写生置石的手有些微微颤抖，“可我看不出是为了我。”

“是为了先生呀！”

音子现在才对庆子古怪的性格感到担心，说：“庆子，请你以后不要再到大木先生的家里去了。也许会出什么事的。”

“先生住院的时候不是曾想杀死大木先生吗？”

“没那回事儿。虽然我精神失常，但是什么想杀人……”

“那时您不恨大木先生，而是对他怀有过度的爱吗？”

“对我来说，还有孩子的事……”

“孩子……？”庆子停了停，“先生，我，我不是也能给大木先生生孩子吗？”

“哎——？”

“这样，不就把大木先生葬送了吗？”

音子像挨了当头一棒，凝视着女弟子。这细长的脖颈、美丽的侧脸，竟然冒出如此可怕的话来！

“那当然能生了。”音子尽量控制自己，“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和大木先生生孩子，这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生了孩子，就不那么说了，就会变了。”

“先生，我不会变的。”

和大木在江之岛的旅馆过夜，庆子到底做出了什么事呢？音子不仅从庆子说的话里，而且更从她说话的表情中察觉到可能有瞒着音子的事情。嫉妒也好，报复也好，庆子用这些激烈的言辞掩饰着什么呢？

但是，音子刚一想到自己仍然在为大木年雄而怀有嫉妒，便立即闭上了眼睛。置石像影子一样存留在眼底。

“先生，先生。”庆子抱住了音子的肩头。“您怎么了？骤然间脸色苍白……”

之后，庆子把音子的腋下狠狠地掐了一下。

“疼，好疼啊！”音子踉踉跄跄地单膝跪下了。庆子把她抱起来，说：

“先生，我心里，只有音子先生，只有音子先生。”

音子默不作声，擦去额头的冷汗。

“庆子，你说那种话，会遭到不幸的呀。一生不幸……”

“我，对什么不幸，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你既年轻，又漂亮，所以才会那么说，可是……”

“上野先生让我留在身边，我就是幸福的。”

“这我很感激，可我毕竟是女人哪。”

“男人，我最讨厌……”庆子断然地说。

“那可不行啊。如果是真的，那么长期下去……”音子悲哀地说。

“绘画的倾向也有很大的不同啊。”

“同一倾向的绘画老师，最讨厌……”

“你最讨厌的可真多呀。”音子稍稍平静了一些，“庆子，请把你的写生簿给我看一下。”

“好的。”

“这，是什么？”

“看您说的，先生。这不是置石吗？您仔细看看……。因为我画了不能画的东西。”

“嗯——”音子看着，脸色又变了。当然，这是水墨单色的写生，乍一看不知画的是什么，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鸣叫。这是庆子以前的画中所未曾有过的。

“还是在江之岛的旅馆里,与大木先生有过非同小可的事吧。”音子有些发抖。

“非同小可，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事吗？”

“你的画变了。”

“先生，我全说了吧，大木先生连一个长一些的吻都不肯。”

“……”

“男人，就是这样的吗？”

“……”

“我对于男人，这是初次。”

这“初次”将止于何处呢？音子感到茫然，继续观看庆子的写生。

“我想变成枯山水的石头。”她突如其来地说。

梦窗国师的置石，历经数百年，绿锈斑驳，已经分辨不清是原有的天然石头，还是人工布置的石头。但是，这是人工布置的石头决然没有错，而那怪石嶙峋的潜在力量像现在这样向音子逼来是从未有过的。承受那精神感染力的重荷，似乎令人感到压抑。

“庆子，今天这就回去好吗？我觉得石头可怕起来了。”

“好的。”

“在石头上也不能坐禅，我们回去吧。”音子踉跄地站了起来。

“这种东西我画不好。因为这是抽象的，所以庆子自由的写生，也许能抓住点什么。”

“先生。”庆子握住了音子的手腕。

“回去，我们做捉海豚游戏吧。”

“捉海豚游戏？捉海豚游戏是什么？”

庆子娇媚地笑着，从左边的竹林走了下去。

这片竹林，也许是摄影家土门拳拍摄得最美的竹林。

音子与其说是带着忧郁，莫如说是带着紧张的表情从竹林旁边走了过去。

“先生。”庆子拍了一下音子的后背。

“是不是那置石把先生的魂摄去了？”

“倒没把魂摄去，可是我想不带写生簿和画笔，一连观看几天。”

庆子仍像平时那样，现出一副明快而富有朝气的表情说：“不就是些石头吗？像先生这样一个劲儿地看，也许能涌现出力量和苔绿的美，但石头还是石头……”庆子接着说：

“俳句家山口誓子的文章里曾有这样的句子：‘每天每天都与枯山水无缘，终日只有大海，每天的生活都与枯山水相隔甚远……。后来移居京都，才理解了枯山水。’——确实有过这样的句子。”

“海和置石啊。因为和大海及天然的大山岩石或峭壁比起来，小小庭园的置石毕竟是人造的……”音子说。

“尽管如此，这置石终究不是我所能画好的。”“先生，这是人造的抽象啊。颜色，我觉得能按我自己的意愿涂抹。以我的抽象的形状……”

“……”

“石庭，从什么时候有的……？”

“不大清楚，但室町时代之前，大概还没有吧。”

“所用的岩石和石头……”

“它们古老到何种程度恐怕谁也不清楚吧。”

“先生想画比那岩石和石头存留得更为年久的画吗？”

“那是不可希求的。”音子忧郁地说。

“我想，无论是这个西芳寺的庭园，还是桂离宫的庭园，树木在数百年中或生长，或枯死，或遭暴风雨而狼藉不堪，与当初相比是有相当大的变化的。而这置石则不会有那样的变化吧。”

“先生，我想任何东西都彻底变化、消失了才好。前些天那幅茶园的画，现在已经被大木先生的太太撕毁或剪碎了吧。因为在江之岛住过……”庆子说。

“那是一幅很有趣的画……”

“是吗？”

“庆子，一画出好画，就打算都拿到大木那去吗？”

“是的。”

“……”

“直到达到为上野先生报复的目的为止。”

“今后不要再说什么报复了，这我已经对你说过几次了，可你……”

“这我知道。可我又不明白。”庆子仍然很快活地说，“这是女人的复仇心呢？还是女人的固执呢？抑或是女人的嫉妒呢？”

“嫉妒……？”音子握住了庆子的手指，声音低沉而有些颤抖。

“音子先生现在还在内心深处爱着大木先生。大木先生也在心里隐藏着对音子先生强烈的爱。听除夕钟声的时候，作为姑娘的我已经很清楚了。”

“……”

“女人的恨，不就是爱吗？”

“庆子，你为什么在这里说这种话呢？”

“也许因为年轻吧。我从那枯山水的岩石和石头里见到了古代日本人的抽象。不过，其抽象的意境，今天的我没弄明白。有着数百年的陈旧的颜色是这个样子，那么刚刚布置起来的情景该是怎样的呢？”

“哼，刚刚布置起来的情景，在庆子眼里也是幻灭吧。”

“如果我画的话，就把置石画成我所喜欢的形状，把布置石头时那刺眼的颜色随意涂改成我所喜欢的颜色。”

“是吗？那就能画了？”

“先生，那置石比起先生和我的寿命来要长得太多了。”

“那当然了。”音子说着，不由打了个冷战。

“虽然不是永恒……”

“我画的画寿命短也可以，只要在先生身边……。我的画马上毁坏也没关系……”

“因为庆子还年轻……”

“我那幅茶园的画，如果被大木先生的太太剪碎或者撕毁，我反倒高兴。她那样做，是要动一些激烈的感情的。”

“……”

“我的画，看来好像没什么观赏价值。”

“那可不能断言……”

“我又不是什么天才，一幅也不想留传下去。我只是喜欢先生，想让先生把我留在身边。真的，我能在先生身边服侍先生，为先生刷盏洗碗，我也是高兴的。更何况先生还教我画画……”

音子感到十分惊讶，说：

“庆子，你竟然有这种想法！”

“我内心深处……”

“你虽然那么说，但实际上你的确是有绘画才能的。有时，我都感到吃惊。”

“孩子的自由画……？小的时候，倒是常在教室里贴出来的。”

“我想，和我相比，你和我这平庸的画家不同，你是一位非凡的画家。我有时很羡慕你。庆子，请你不要再说那种话了。”

“好吧。”庆子坦率地点了点头。“让我留在先生身边，我会集中精力的。”庆子乖乖首肯的样子很美。

“先生，我们不再谈画了，好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明白了。”庆子又点了点头。“只要先生不让我离开……”

“怎么会让你离开呢？”音子加重语气说。

“不过啊……”

“不过，——不过什么？”

“作为女人，有结婚的事，还有生孩子的事。”

“是这些……”庆子爽朗地笑了，“我没有这些事呀！”

“这是我的罪过。请你谅解。”

音子低头转向一旁，摘下一片树叶，沉默地走了一会儿。

“先生，女人不是很可怜的吗？一个年轻的男人是不会爱上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婆的吧。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真心爱上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却是有的，并不是有所贪图……。是吧，先生。”

音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先生，大木先生现在已经彻底完了。他好像把我看成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可我还是一个少女呢……”

音子脸色苍白。

“不仅这些，还有在紧急关头，我情不自禁地呼唤‘上野先生，上野先生’，他就什么都不行了。”

“……”

“为了上野先生，我受到了作为女人的羞辱。”

音子的脸色更加苍白，膝盖似乎在发抖。

“在江之岛的旅馆？”音子终于说话了。

“是的。”

上野音子是没有理由对庆子进行抗议的。

车到了音子们所住的寺院。

“那样，若说是帮助，也算是帮助……”庆子到底红了脸，“先生，我和大木先生生了孩子，送给您好吗？”

猛然，庆子的面颊挨了重重的一掌。庆子的眼里快要沁出泪水。

“啊——，痛快。”庆子说，“先生，再打，再打。”

音子颤抖着。

“再打……”庆子又重复地说。

音子期期艾艾地说：“庆子，你怎么说那种可怕的话？”

“不是我的孩子，我说的是上野先生的孩子。我生了孩子送给先生。我想从大木先生那里把先生的孩子偷回来送给先生……”

音子又掴了庆子一记狠狠的耳光。这次，庆子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说：

“先生，先生，现在您无论多么爱大木先生，也已经，不能和大木生孩子了，不能生了。我和他没有感情，却能生孩子。这样，我想，就和上野先生生的一样……”

“庆子！”音子叫了一声，跑到走廊，把萤火虫笼子踢到院子里去了。

萤火虫笼子从音子光着脚的脚尖飞了出去，在飞出的一刹那，笼子里的萤火虫同时流动着青白色的光落到庭院的青苔上。夏日长昼的天空就要出现傍晚的阴云，庭院里也似乎泛浮着若有若无的烟霭，但此时仍是光亮的白天。萤火虫的亮光该是不会闪现的，也许连一点微白都闪现不出。那流光也许只是音子眼睛的感觉，心的感觉。音子身体僵硬地呆呆站在那里，凝视着落在青苔上的萤火虫笼子，眼睛连眨都不眨。

庆子停止了啜泣，屏息窥视音子的背影。庆子挨音子打时，没有躲闪，右手拄着腮斜坐在“榻榻咪”上，一直没有动。僵立着的音子似乎使庆子的身体也僵硬了。但这只是很

短的一段时间。

“噢，先生，您回来了。”美代走过来打招呼，“先生，洗澡水烧好了。”

“好，谢谢。”音子像嗓子被卡住似地说，感到腰带里面被汗水濡湿，很不舒服，胸部也微微沁出凉汗。

“虽然不那么热，但天气挺讨厌，湿漉漉的……。是梅雨还没过去呢？还是梅雨又回来了？”

音子没有向美代处看，接着说：“洗洗澡太好了。”

——美代是寺院的女佣人，但也兼顾音子家的配院。从清扫、洗衣服到收拾厨房，有时连准备饭菜都托付给她。音子喜欢烹饪，手也熟练，但由于身心都被绘画所占据，也就懒于下厨了。庆子也令人意想不到地能做一手京都风味的鲜美菜肴，但也只是心血来潮时才露一手儿。由于种种原因，午饭和晚饭只靠美代简单地做点便饭是常有的事。美代有五十三四岁了，来寺院已经六年了，这期间一直勤勤恳恳地劳作。寺院里也有年轻的媳妇和孩子的母亲，但是到配院来帮助音子干活的多半还是美代。她个子矮小而粗胖，手腕和脚脖像被捆扎住似地鼓胀着。

肩头圆圆的有一副开朗面孔的美代现在也见到了庭院里的萤火虫笼子，说：

“先生，您是让萤火虫着点夜里的露水吧？”她踏着脚踏石走到萤火虫笼子前面。大概是见萤火虫笼子横倒在那里吧，美代蹲下把萤火虫笼子扶正，但没有把它拾起来。美代好像以为萤火虫笼子是故意放在那里的。

美代站起身，从庭院里必然能看见走廊的音子，但音子

正背对这里走到里面的浴室里去了。美代正与庆子打了个照面。美代被庆子湿润的目光刺了一下，便低下了头。庆子脸色苍白，半面脸颊发红，看样子似乎非同寻常。

“小姐，您怎么了？”美代不禁脱口问道。

“……”

庆子没有回答，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浴室传来水声。好像是音子往热水里对水。也许是洗澡水烧得太热了吧，水声继续响个不停。

庆子站在挂在画室墙壁上的镜子前面，用手提包里的东西把脸重新化化妆，还使用了小小的银梳。三面镜梳妆台及穿衣镜都在浴室前面的小房间里。

由于音子正在那里脱衣服洗澡，所以庆子不便到那里去化妆。庆子从衣橱上面的抽屉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单衣。内衣也全都换了。她要把胳膊伸进套着长汗衫的单衣袖里，把前面整理合适，而手却不大灵活。

“先生……”

她突然喊了一声音子。

庆子低着头，在单衣的衣袖和底襟的图案中见到了音子的存在。那件单衣的图案是音子为庆子设计、描绘，并让人染成的。那是夏季的花的图案，但那大胆的抽象有些令人不敢相信是音子的画。即使知道画的是牵牛花，看起来也像是虚幻之花。颜色也是最近新和服的风格，浓淡自由，艳丽而清凉。之所以画成这样的和服，大概是由于音子画时，庆子寸步不离之故吧。

“小姐，您要出去吗？”美代在隔壁房间问道。

“你在看什么？”庆子头也没回地说，“如果是看我，就到我跟前来看好了。”

“……”

庆子发觉自己单衣前面没有整好，腰带也没能系上，似乎正被美代以疑惑的目光盯看着。

“您要出去吗？”

“不出去。”

庆子用右手撩起单衣的底襟，左臂夹着腰带和腰带衬垫，向浴室前面的小房间边走边急急地分咐道：

“美代，布袜忘了，给我拿双新的来。”

音子在浴室里听到庆子的脚步声，呼唤道：

“庆子，澡水挺好的。”音子以为庆子是来洗澡的。但是，庆子站在穿衣镜前系起腰带来，系得紧紧的，勒进腰里去了。

美代把布袜放在庆子的身边后，默默地走开了。

“快进来洗澡吧。”音子又呼唤了一次。

音子在浴盆里，洗澡水浸泡到乳房，望着入口的杉板门，等着庆子进来。现在庆子该开门进来了，可门外还是静悄悄的，也没有脱衣服的动静。这时，音子怀疑庆子是不是怕脱光身子进来而犹豫呢？这种怀疑刺痛了音子。音子感到胸部很难受，从澡盆中站起身，抓着澡盆边沿跨了出来。

庆子是不愿意让音子见到自己和大木在江之岛旅馆过夜的身体吧？

庆子从东京回来，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庆子在东京时拜访了大木，并被大木带到了江之岛。庆子回到京都后，至今已经和音子洗过好几次澡了，也没害羞怕被看见身体。然

而，庆子把同大木在江之岛过夜的事第一次向音子坦白，是今天在苔寺的后山置石前突然提起的。她说的话也极其异常而古怪。

年复一年，音子素常就知道庆子—— 一个妖冶轻浮的姑娘的种种言行。同时，在庆子的妖冶轻浮中，也有音子所添加的因素吧？虽然不能说是音子传授的，但音子在庆子的心中点燃了这一火种却是毋庸置疑的。

音子在浴室里，额头冒出了汗珠，用手一摸感到冰凉。

“庆子不来洗澡吗？”音子说。

“不洗了。”

“你不洗了？”

“是的。”

“稍稍冲一下汗也好啊……”

“我，没出汗。”

“……”

“先生，对不起。先生，请原谅庆子……”

庆子的声音清晰悦耳。

“原谅……”音子接过庆子的话说，“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

“……”

“你站在那干什么呢？就在那站着吗？”

“系腰带呢。”

“哎—— ？系腰带……？是在系腰带？”

音子疑惑地问道，急忙擦干了身子。

然后，音子推开杉板门出来，见到庆子打扮得漂漂亮亮

的站在那里。

“那——，你要出去？”

“是的。”

“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庆子的目光中蕴含着平素所没有的哀愁。

音子好像对自己的裸体感到害羞似地，披上了浴衣。

“我也和你一起去。”

“哎。”

“不可以吗？”

“不，先生。”庆子背对着音子，穿衣镜里映着庆子的侧脸，“我等着您呢。”

“好。我快点准备，请你躲开一点。”

音子从庆子的侧面走过去，坐在化妆桌前，正与庆子在镜子里打了个照面。

“木屋町怎么样？阿总那里……。请你打个电话看看。高台上如果订不上座儿，就到二楼的‘四席半’吧。对了，哪个屋都行，只要靠河那面……。如果靠河那面订不上就算了吧，再考虑别处。”

“好的。”庆子点头答应，“先生，我去拿凉水来，再放点冰箱里的冰块……”

“哎，你好像很热吧。”

“是的。”

“去拿吧，我不会用化妆水瓶打你的……”音子右手拿着小瓶，把化妆水滴在左手心上。

庆子拿来的冰凉的水，沁透了音子的肺腑。

打电话要到寺院的人居住的地方去。

音子还在匆忙换衣服时，庆子回来了。

“阿总说，一楼八点半以后有人预订，这以前来吧。”

“八点半。”音子嘟哝了一句，“八点半……，我们可以吧。早点去，晚饭也可以慢慢吃。”

之后，音子把三面镜的两侧的镜子拉到面前，把头伸到里面。

“头发这样就可以了吧。”

庆子点了点头，把手伸到音子腰带的后面，轻轻地把和服的脊缝展平。

火 中 的 莲 花

《都名所图绘》的《四条河原夕凉》一节，常为描写鸭河纳凉的文章所引用。“……东西之青楼，设高台于河畔。河原上，开宴流光，灯布繁星，座列长龙。浓紫冠沐河风而翩翻，美少年羞明月之俊雅，扇翳艳冶，目眩神驰。妓妇姣媚，妆胜芙蓉，兰麝香浓，飘然南北……”也有说书、口技等艺人出台表演。

“猿之狂言，犬之相扑，马戏、枕技，麒麟走索如荡秋千，唢呐声嚣。琼脂店滔滔瀑流足避溽暑，玻璃声珊珊回响可招凉风。和汉之名岛，深山之猛兽，亦汇集于此供人观赏，人群无分贵贱均游宴河滨……”

元禄三年夏，芭蕉也来到此地，写道：“四条河原之纳凉，从月夜黄昏至黎明时分，河中台板并列，饮酒游乐。女子腰系锦带，男子身着礼装，法师老人亦交混其间，桶匠铁匠之弟子得暇引吭高歌。真乃都城盛景也”。

“河风徐徐来，轻拂薄薄柿色衣，傍晚人纳凉。”

“河原上搭起表演各种各样的杂耍、惊险杂技，以及表演各种小节目的舞台，提灯、座灯、篝火照如白昼。”这一河原纳凉，在明治末年，又出现了旋转木马、幻灯片等。到了大正时期，京阪电车在东海岸行驶，深挖河床之后，河原夏夜纳凉便被禁止，而形成像现在这样上木屋町、先斗町、下木屋町相连的高台。在以前那篇描写河原纳凉的文章中，音子对“浓紫冠沐河风而翩翻，美少年羞明月之俊雅。扇翳艳冶……”一段留有极深的印象。在那么描写的时候，“美少年”定然混杂在月夜河原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那美男子的俊雅姿容浮现在音子的脑海。

—— 庆子最初出现在音子面前时，音子是把庆子当作那一美男子一样的少女来看的。

现在，在阿总的“总屋佳”茶馆的高台上，音子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与其说庆子像当时的美少年，莫如说过去的那“美少年”仿佛带有女性的俊俏吧。音子回顾起来，总感到是自己把那时的庆子变成了今日的庆子。

“庆子，你还记得最初来我这里的情景吗？”音子说。

“讨厌，先生。”

“我以为是妖精进来了呢。”

庆子拿起音子的手，把小指衔在嘴里含着，向上翻眼看着音子，之后低声说：

“春天的黄昏，院子里笼罩着淡淡的浅蓝色烟霭，像浮在烟霭中飘然而来……”

这是音子说过的话。音子说由于有黄昏的烟霭，看起来

更像妖精。这些话庆子记在心里，刚才又低声重复了一次。

二人以前也有几次像现在这样谈起过去说过的这些话。每当谈起这些话时，音子都为自己对庆子的迷恋感到后悔、苦恼和自责，而正因如此，反而更加以奇怪的魔力增加着这种迷恋，—— 这是庆子所十分清楚的。

“总屋佳’的南面比邻的茶馆高台的四个角上放着六角纸灯，来了一个艺妓和两个舞姬。一位不太年老但却胖而秃顶的客人，眼睛望着河面，对舞姬们的搭话只是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这位客人是在等待着同伴呢，还是等待着夜的来临 ?六角纸灯虽然早就点上了，但在黄昏残照中显得有气无力。

说是比邻，却是紧紧相连的，从“总屋佳”的一端伸手可以摸到其高台的边缘。另外，各家店铺的高台都向沿着鸭河西面的石墙流淌的御濯河伸出，相互之间都没有遮挡，不仅比邻的高台，而且直到远处的高台都尽收眼底。相连的高台能够彼此相望，似乎增加了河岸的凉爽。高台当然是露天的。

庆子一点也不怕被比邻的高台上的人看见，把音子的小指衔在口中用力咬了一下。音子小指的疼痛直传到腹部。但是，她一声不响，没有把手指抽回。庆子用舌头舔弄着音子小指的指尖。庆子吐出小指，说：

“一点咸味都没有，先生，因为您洗过澡了……”

“……”

鸭河，以及街镇对面的东山那开阔的景观，使音子踢飞萤火虫笼子时的焦躁心情有所缓和。待心情平静下来，音子觉得庆子和大木年雄在江之岛的旅馆过夜那件事，似乎是自

己的罪过。

—— 庆子来到音子这里的时候，刚高中毕业不久。庆子在东京参观了音子的个人画展，在某周刊画报见到音子的照片，从而对音子产生景仰之情。

那年，在京都举办的关西美术展览会上，音子参展的绘画作品不仅获奖，而且得到很高的社会声望。这也许得利于绘画题材的因素。

那是依据明治十年左右祇园的名妓嘉代的照片而画的舞姬猜拳的情形。这是一张特技照片，猜拳的两个舞姬都是嘉代，衣裳也相同。双手手指伸开的舞姬几乎是正面，双手手指握着的舞姬稍稍有些侧面。二人手的姿势、身体和面容的照应等，音子都觉得很有趣味。手指伸开的舞姬的右手恰在正面，其拇指和食指分开，四个手指向后翘曲。从肩头到底襟古香古色的大花纹的衣裳（虽然是黑白照片，不知是什么颜色），音子也觉得非常有趣。二人之间有一个木制的四角火盆，上面放着铁壶、酒壶等，但看起来很粗糙，也影响画面，音子便把这些都省略了。

当然，音子也是将一个舞姬画成两个人在猜拳。一个舞姬就是两个舞姬，两个舞姬也就是一个舞姬，或者说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正是这幅画的宗旨所在。这张陈旧的特技照片也有着类似的东西。音子为了表达自己构想的价值,对舞姬的面部颇费了一番心血。照片上穿得鼓鼓囊囊的衣裳的装饰图案给音子作画以很大的帮助，使四只手活灵活现地浮现出来。音子虽然没有完全按照照片去画，但在京都有不少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依据过去的

名妓的特技照片所作的画。

东京来的绘画商人对这幅舞姬图很感兴趣，前来拜访音子。后来，在东京展出了音子的小件作品。庆子见到音子的画就是在这个时候。庆子知道上野音子这位京都画家的名字并不是必然的，只不过是一种偶然而已。

周刊画报之所以介绍音子，是因为舞姬图在京都、大阪受到好评之故吧。音子被周刊画报的摄影家和记者带着在京都各处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不，因为是沿着音子所喜欢的地方巡游，所以应该说是音子带着周刊的人游逛吧。之后，大开本的周刊以三页的篇幅刊出了音子的特辑。舞姬图的照片和音子的照片均刊载其上。但是，看起来似乎是以京都的风物照片为主，音子不过是人物点缀而已。周刊的人让音子选择所喜欢的场所，并拍成照片刊登出来，也许出于一种借助于居住在京都的女画家的引领，把并不太出名的地方变成普通名胜的考虑。音子并没有想到自己是被那样利用的，只知道自己的照片被刊登了三页，而照片的背景又都不是京都所常见的名胜。

但是，对京都一无所知的庆子并不知道所拍摄的是没有向游客披露过的京都富有魅力的场所，她在周刊上所见到的只是音子的美丽。这位音子把庆子吸引住了。

从淡蓝色的暮霭中出现在音子面前的庆子，请求留在音子身边学习绘画，其语气饱含着对音子强烈的恳求。音子觉得庆子好像妖精似的，是由于突然被庆子紧紧搂住的缘故吧。那情景好像是情欲突然萌动似的。

但是，音子说：

“突然提出这种要求，你爸爸妈妈知道吧？不然，我是不能答复你的，对吧？”

“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我的事由我自己决定好了。”庆子说。

音子重新审视着庆子，说：

“你的叔叔、婶婶，或者兄弟姐妹呢……？”

“我是哥哥嫂嫂的累赘。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就把我当作累赘了。”

“他们有了孩子，你为什么就成了累赘呢？”

“我是很喜欢孩子的。我的那种喜欢法，不称哥哥嫂嫂的意。”

“……”

庆子在音子的身边住下四五天以后，庆子的哥哥来了信，说庆子是一个疯疯颠颠的任性的姑娘，也许连女仆都替代不了，就多多拜托了。还给庆子寄来了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从这些衣物看，庆子的家里似乎很富裕。

庆子对孩子的喜欢法不称哥哥嫂嫂的意这一点，音子通过和庆子在一起生活，很快就明白了。那的确是不正常的。

庆子来后第七八天吧。庆子死死央求音子把自己的头发改成先生所喜欢的发型。音子抚摸着庆子的头发，不由把头发握起来提了一下。

“先生，再用力使劲拉……”庆子说，“抓住头发，把我提起来试试看……”

音子松开了手。庆子狼狈地回过头来，把嘴唇和牙齿贴在音子的手背上。然后说：

“先生，您第一次接吻的时候是几岁？”

“说什么呀！突然问这种事……”

“我是四岁。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远房的舅舅，那时三十岁左右吧。我很喜欢他。他一个人坐在房间的时候，我迈着小步走过去吻了他。舅舅吃了一惊，忙用手擦嘴唇。”

——音子在鸭河的高台上，也想起了庆子说过的那幼小时候接吻的事。庆子四岁时就和男人接过吻的嘴唇，似乎已为音子所有，她现在还动辄衔吮音子的小指。

“先生，您第一次带我到岚山去，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正下着春雨呢。”庆子说。

“是的。”

“那家面馆也……”

庆子来到音子这里两三天以后，音子带着庆子从金阁寺、龙安寺转到岚山。在渡月桥前，进了稍稍高些的河岸上的一家面馆。面馆的老太婆说，不巧下起雨来了。

“下雨也很好，是很好的春雨呀。”音子答道。

“唉，谢谢。谢谢您了。”面馆的老太婆轻轻地低头致谢。

庆子看着音子，低声耳语道：

“是替天气致谢吗？”

“哎——？”音子觉得老太婆说得很自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是啊，替天气……”

“真有意思。替天气致谢，真不错啊。”庆子继续说，“京都是这样的吗？”

“嗯——，怎么说呢？”

的确，老太婆刚才说的话是人替天气致谢，也是可以理

解的。音子们特意到岚山来，不巧遇雨，老太婆这样说可能是对客人的简单寒暄吧。音子回答说下雨也很好，则并不仅仅是寒暄。音子真的感到春雨中的岚山很好，所以才那么说的。老太婆对此表示谢意，好像是替天气，或者说替雨中的岚山表示谢意似的。作为岚山的面馆的主人，这仍然是一种寒暄，而在庆子听来却感到很稀奇。

“真好吃，先生。我喜欢这家面馆。”庆子说。这家面馆是出租车司机告诉她们的。由于是雨天，音子是雇用了四个小时出租车来的。

虽然是花季，但由于下雨，岚山的游客少得惊人，——这也是音子认为“下雨也很好”的理由之一。那如烟似雾的春雨把河流对面的山峦装点得幽雅而秀美。从面馆里出来，一边观赏山景，一边向车停的地方走去。细雨迷蒙，不打伞也感觉不到身子被淋湿。细细的雨丝未等落到河流的水面上便消失得毫无踪迹了。翠绿的嫩叶夹杂着樱花的山峦，树木萌发新叶的各种颜色在细雨中显得很柔和。

因春雨而增色的不仅仅是岚山。苔寺和龙安寺也是如此。苔寺的庭院里，在濡湿的色泽鲜艳的青苔上落满了马醉木小粒的白花，在那绿色上面的白色中落着一朵红红的山茶花。山茶花的花形完好，花朵向上，像在那里盛开。龙安寺的石庭的石头也被雨水淋湿，呈现出各自的颜色。

“把古伊贺的花瓶送进茶室时，是把它浸湿的吧，和这里是一样的。”音子说。然而庆子不知道伊贺的花瓶，对眼前石庭的石头色调也没有什么感受。

但是，经音子一说，庆子看到了寺庙院内路旁树上凝聚

的雨滴，并留下了印象。每个小松树枝松针的尖端都挂着一滴水珠。哪个松针尖端都挂着水珠，松针有如花茎，上面好像灿烂地盛开着露珠花。若不注意还见不到，真是微妙的春雨之花。不仅在松针上，枫树等刚刚发芽尚未展开的幼小的叶子上也挂着雨滴。

松针的尖端挂着一滴雨珠的情景，当然不限于京都，其他任何地方也都会有的，但是庆子真切地见到并牢记于心，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她感到这好像是京都所特有的东西。这松针的水珠和面馆老太婆的寒暄，成为庆子对京都的第一印象。这也许由于刚刚来到京都，并初次被音子带着外出之故吧。

“那面馆的老板娘，现在还健在吧。”庆子说，“从那以后就再没去岚山呢，先生。”

“是啊。冬天的岚山，和春天、秋天不同，我感到是最好的……。潭水的颜色也显得冷峭深邃。下次去一趟看看吧。”

“一直等到冬天吗？”

“冬天，也很快就到的。”

“哪儿很快呀！从现在起，要到夏天，还要到秋天……”

“什么时候去都行啊。”音子笑着说，“明天就去……”

“明天去吧，先生。我要对面馆的老板娘说，炎热的时候的岚山也很好啊。那个老板娘又要致谢，说‘噢，谢谢你’，替炎热的天气致谢的。”

“替岚山致谢。”

庆子向河那边眺望着，说：

“先生，到了冬天，这个河原成双成对的人也就没有了吧。”

这里并不能叫做河原吧。在高台的下面的御濯河与鸭河之间，以及鸭河与东面的水渠之间，有两个河堤，形成了人行道。有许多年轻的恋人来到这两个河堤上。可以说，不是到这里来幽会的人几乎没有。也很少见有带孩子的。年轻的男女或贴肩漫步，或相互依偎地坐在水边。随着暮色的降临，人数也就多了起来。

“冬天这地方很冷，人们怎么呆得了呢。”音子说。

“不知道是否能持续到冬天。”

“你指什么……？”

“这些人的爱情……。现在虽然不知道能有几对儿，但是肯定在冬天到来之前有不想再见面的人。”

“你，是那么想的？”音子说。庆子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那么想呢？”音子继续问道。“你，还年轻，可你……”

“因为我可不像先生那么傻，二十几年还一直思念着那个给自己吃了苦头的人。”

“……”

“先生，您被大木先生抛弃了，这您永远也不能真正醒悟吗？”

“请你不要说得那么难听。”音子把面对庆子的脸转向一边。庆子伸手向上拢着音子两鬓垂下的头发，说：

“先生，您把我抛弃了吧……”

“哎——？”

“现在能被先生抛弃的人，只有庆子。您把我抛弃……”

“抛弃是什么意思？”音子稍稍带有搪塞的口气说，视线

却正与庆子的视线相对。音子拢着庆子替自己拢上去的鬓发。

“就像先生被大木先生抛弃那样。”庆子纠缠着，察看着音子的眼色。

“因为先生不愿意想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好像从来没这么想过……”

“什么抛弃了，被抛弃了，这话多难听啊！”

“这样说得清清楚楚多好啊。”庆子闪着妖冶的目光，“那么先生，大木先生把先生……，应该怎么说呢？”

“是分离了。”

“并没有彻底分离呀。大木先生至今还在先生的心里，而先生至今也在大木先生的心里……”

“庆子到底想对我说什么？真是莫名其妙。”

“先生，我感到我今天已经被先生抛弃了。”

“刚才在家里，我不是已经向你道歉，说是我不对了吗？”

“是我道歉的。”

之后，音子为了和解，把庆子领到木屋町的高台上来，但是二人之间是否已经从心里和解了呢？庆子不安于风平浪静的爱，平时常对音子违抗，争论，任性，但是今天与以往不同，径直说出和大木在江之岛过夜，确实伤害了音子。音子感到归自己所有的庆子却成了和自己顶撞起来的动物似的。庆子说是替音子对大木报复，而音子感到实际上受到庆子的报复的不正是自己吗？同时，音子对作为男人的大木感到新的恐怖和绝望。明明知道庆子是音子的弟子，大木却居然勾引她！

“走生，您不抛弃庆子吗？”庆子又问道。

“如果你那么希望被抛弃，抛弃也行啊。这样做可是为了你呀。”

“不，我不喜欢您那么说。”庆子摇着头说，“我从没想过为我自己。只要在先生身边……”

“从我这离开，是为了你呀。”音子尽量冷静地说。

“先生的心里已经和庆子分离了吗？”

“那怎么会呢。”

“我真高兴，先生。我以为被先生抛弃了，心里好难过。”

“那不是庆子的事吗？”

“我的事……？是我舍弃先生？”

“……”

“我死也不离开先生。”庆子亲热地说着，又拿起音子的手，咬了音子的小指。

“好疼！”音子缩肩抽回了手指，“这么咬难道不疼吗？”

“就是要把您咬疼的。”

饭馆把所订的菜送到高台上来了。女招待摆菜的时候，庆子骄矜地侧过身去，望着睿山上的一团灯火。音子和女招待搭讪着，并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的手指上，因为她觉得手指上留有庆子的齿痕。

女招待进屋后，庆子从汤里用筷子夹开一块海鳗送入口中，低着头说：

“先生，把庆子抛弃了多好，可您……”

“你怎么也这样执拗啊！”

“先生，我想我就是一个能被自己所喜欢的人抛弃的女孩儿。先生，我是很执拗吧？”

“……”

音子没有回答。音子想，女人对女人也许比对男人更加执拗吧，不觉平素苦涩的思绪油然而生，有如针刺一般。被庆子咬的小指本该已经不疼了，但那里也有如针刺一般。咬手指这种事不是也如同音子教给庆子的吗？

庆子刚来音子这里不久，正在厨房炸食物的庆子急忙跑到音子跟前，说：

“先生，油溅出来了……”

“烫伤了吗？”

“火辣辣地疼。”庆子把手伸到音子面前，手指尖微微发红。音子拿起她的手，说：

“这样，还不算烫伤呢。”说着，把庆子的那个手指衔入口中。由于出其不意，以至庆子当手指触到舌头时才感觉到。音子慌忙吐出手指后，庆子又把那个手指含进自己嘴里。

“先生，舔了就会好吗？”

“庆子，炸的东西怎么样了？”

“啊，是啊。”庆子急忙向厨房跑去。

从那以后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天夜里，音子把嘴唇贴在庆子的眼睑上，或把庆子的耳朵衔在嘴唇里。庆子耳朵怕痒，扭动着身子发出娇滴滴的声音。这情景引诱了音子。

音子对庆子有这种举动的时候，不由想起了往事。这和过去大木对音子的举动是一样的。那时，也许由于音子还是少女的缘故吧，大木没有急忙接触音子的嘴唇。被大木不断用嘴唇吻着额头、上眼睑、面颊，少女的音子任其爱抚，周身松软了。庆子比那时少女的音子大两三岁，而且不同的是

对方是同性，然而庆子比受到大木同样爱抚的音子反映更为强烈，很快便沉醉了。

但是，音子想起用自己过去受到大木爱抚的同样的举动来对庆子施以爱抚的时候，心中感到十分愧疚。与此同时，感到蓬勃的生气像在颤抖。

“先生，不要这样。先生，不要这样。”庆子说着，把裸露的胸脯贴近音子的胸部，“先生的身体不是也一样吗？”

音子忽然把身子向后撤了撤。

庆子又向前凑过来，说：“是吧，和我的身体一样啊。”

“……”

“一样吧，先生。”

音子怀疑庆子已经知道了男人。庆子这种似乎是乘虚而入的说法，音子还听不习惯。

“不一样啊。”音子嘟哝了一句。庆子的手摸着音子的胸，其动作虽然毫不犹豫，但手指和手掌却似乎含着羞怯。

“不要这样！”音子抓住了庆子的手。

“先生，滑头，真滑头。”庆子的手指用了力。

二十多年前，十六岁的少女音子被大木年雄抚摸胸脯时，音子就说过：

“先生，不要这样。先生，不要这样。”音子的这句话被大木原样写入《十六七岁的少女》中。即使不写，音子自己也是不该忘记的，但由于写进小说里，便似乎成了一句永久性的话了。

然而，庆子也说了与此完全相同的话。这是因为庆子读过《十六七岁的少女》呢，还是在这种场合下女孩子所习惯

说的话呢？

《十六七岁的少女》中也描写了十六岁的音子的乳房。大木写了接触这么可爱的乳房是人生少有的幸运，是上天的恩惠这样意思的对话。

音子没给婴儿吃过奶，所以乳头留下浓重的颜色。过了二十年，这颜色才稍稍淡了一点点。三十三四岁以后，她的乳房明显的萎缩下去。

这萎缩的乳房，庆子在澡盆里看见过，庆子也的确用手摸过。音子以为庆子要对这说些什么，而庆子却什么也没有说。而且，二人都明明知道由于庆子的关系，音子的乳房又重新日益鼓胀起来，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也许以此为胜利的庆子，其沉默倒有些不可思议吧。

音子有时感到胸部是因病态的堕落的迷惑而鼓了起来，有时感到有难以启齿的羞耻，而对于将近四十岁的身体的变化感到无比的震惊。当然，这次震惊与十六岁时因与大木的关系，十七岁时因胎儿的关系而发生的胸部形状的变化所感到的震惊是颇为不同的。

音子不得不与大木分离以后的二十年中，没有让人摸过胸部。这期间，音子年轻的女人的岁月一天天过去了。后来触摸音子乳房的，是同性的庆子的手。

音子随母亲移居京都以后，也被几次劝说过恋爱及结婚。但是，音子却逃避了恋爱。一旦知道有男人喜欢自己时，和大木之间的回忆便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这与其说是回忆，莫如说如同现实。十七岁和大木分离时，音子已经有了终生不嫁的念头。不，在无可解脱的极度悲哀中，不要说将

来结婚的事，就连明天的日子怎样度过都无从考虑。终生不嫁，—— 这一当时掠过脑际的念头，成为以后的岁月中不可动摇的信念。

音子的母亲当然希望女儿结婚。移居京都，只是为使女儿远远避开大木所在的地方，让女儿的心情平静下来，并未决定定居京都。

来到京都以后，母亲一面安慰女儿，一面观察女儿的神情。初次提起婚事是音子二十岁的时候。那是在仇野念佛寺的千灯供奉之夜，在嵯峨野的深处。

被人称为无人祭祀的亡灵墓碑的小而古旧的石塔，无计其数地排列着，无常感飘荡在西院的河原。音子的母亲望着那墓碑前点燃的“千灯”，眼里充满了泪水。周围沉沉夜色中的微弱的点点灯火，更给石塔群增添了人生无常的气氛。音子发觉了母亲眼里的泪水，却没有作声。

二人回来时所经过的村落也显得很阴暗。

“真寂寞啊。”母亲说，“音子不感到寂寞吗？”

母亲两次使用了寂寞一词，但前后两次的内容似乎有所不同。母亲说了东京的熟人来给音子提亲的事。

“我不能结婚。觉得很对不起母亲。”音子说。

“不能结婚的女人是没有的。”

“有的呀。”

“音子不结婚的话，你母亲，还有你音子，将来都成了无人祭祀的亡灵了。”

“无人祭祀的亡灵，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死后没有亲属来给祈祷冥福。”

“那我知道，但我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

“是死了以后的事吧？”

“也不仅是死了以后。没有丈夫和孩子的女人，活着也和无人祭祀的亡灵差不多吧。你看，我如果没有音子你这个孩子会是怎样的情景。音子虽然还年轻……”母亲稍稍踌躇了一下，“音子不是常画婴儿的面容吗？你打算持续到什么时候……？”

“……”

母亲把所知道的有关男方的情况都说了。据说是一个银行职员。

“你如果有心思见见面的话，就到久别的东京去一趟吧。”

“听您说这话，您想我看到了什么？”音子说。

“看到——？什么？”

“铁格子。看到了医院神经科窗户的铁格子。”

母亲倒吸了一口凉气，沉默不语了。

从那以后，母亲在世时，又和音子提起两三次婚姻的事。

“音子总是想着大木先生，不是没法儿把这心迹向大木先生表白了吗？不是没法儿让大木先生知道了吗？音子不是没法儿给大木先生尽力了吗？”与其说母亲对音子晓之以理，莫如说直言不讳地劝说音子结婚。

“如果你等待着无法等待的大木先生，就像等待着过去。流去的水和逝去的光阴都不会倒流的吧？”

“我什么也没有等待。”音子回答说。

“只是回想……？只是忘不了……？”

“不，不是。”

“真的？”

“……”

“人们常说‘年纪尚小’吧。音子在‘年纪尚小’、天真幼稚的时候被大木先生捉住了，也许伤痕很深，消褪不了的。对这么小的孩子竟那么残忍，我恨透了大木先生。”

母亲的这些话留在音子的心里。音子想，正因为是“年纪尚小”的少女，才有可能产生那样的爱情吧。十六岁的音子无疑还是小孩子，完全是天真幼稚的。也许正因如此，盲目的狂热反而没有限度。她痉挛地咬住大木的肩头，流出血来都全然不知。

那是已经和大木分离来到京都的时候，音子读《十六七岁的少女》最感震惊的是，大木来会音子的途中，想着今天抱着音子要如何摆布的事。而且，大体上是按他所想的那样做了。小说中写道大木一路上边走边想着这些，心中涌起激动的喜悦，而音子对男人的这种心态只是吃惊而已。被动的女人，况且是少女的音子对男人预先想好的方法和顺序等是未曾料到的，只是顺从其所为和所求罢了。正因是少女，反而对大木毫不怀疑。大木把这些写成音子也许是异常的少女，也许是女人中的女人。而且大木写着用音子体验了拥抱女人的所有方法。

当读到这些时，音子燃起了屈辱的火焰。但是不久，便不可抑止地回想起那被拥抱的种种情景，身子不由僵硬地颤抖起来。之后随着情绪的镇静，欢喜和满足涌遍全身。过去的爱在现实中复活起来。

在从仇野千灯供奉归来的阴暗的路上，音子所见到的不仅仅是病房铁窗格子的幻影，被大木拥抱的自己的姿态也浮现在眼前。

如果大木不写体验了拥抱女人的所有方法的话，那么自己被大木拥抱的姿态也许不可能经过漫长的岁月仍然鲜明地留存在记忆之中。

在江之岛的旅馆里，庆子被大木拥抱，在危险的紧要关头——

“我不由呼唤‘上野先生，上野先生’，他就泄气了。”当听到庆子说的这些话时，音子在愤怒和嫉妒中又增添了绝望而脸色苍白，但在内心深处感到大木也又一次想起了音子。也许大木不仅只是心中回想起来，而且拥抱音子的姿态也蓦然清晰地浮现眼前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大木互相拥抱的姿态在音子的心中被逐渐净化了，由身体的姿态变成心的姿态。现在的自己不是洁净的。现在的大木也不是洁净的吧。但是，二十几年前二人互相拥抱的姿态，那姿态现在在音子看来是洁净的。那是自己又非自己，已非现实而仍为现实的那种姿态，从两个人升华为神圣的幻像。

回想起过去大木所让人记取的情景，与这情景相类似地抱着庆子时，音子害怕神圣之像被玷污而消失，然而神圣之像仍然明显地浮现在那里。

庆子在音子眼前也在小腿上、手臂上以及腋下涂抹脱毛剂。庆子刚来这里的时候，当然是背着音子的。从浴室里发出难闻的气味时，音子问道：

“你弄的什么？味儿这么怪，是什么？”

庆子没有回答。音子没有必要使用脱毛剂，不知道那是什么。音子的皮肤没有那样的汗毛。

音子最初见到庆子半蹲着涂抹脱毛剂时，吃惊地皱起眉头。

“味儿真难闻，什么呀？真难闻。”

当音子见到汗毛随着擦掉的药水而脱落下去时，忙说：

“啊，真恶心。别弄了！别弄了！”说着，捂上了眼睛，“太瘆人了。”

音子真的厌恶得要起鸡皮疙瘩。

“做这么恶心人的事啊！你怎么这么做呢？”

“噢，先生。不是谁都这样做的吗？”

“……”

“有毛的话，先生，您摸着不舒服吧。”

“……”

“因为我是女人，还是……”

庆子说是为了音子的抚摸才把毛脱去的。尽管音子也是女人，庆子仍然希望自己有着女人的滑润的肌肤。见到脱毛样子所产生的厌恶和庆子直言不讳的话语所表达的感情，使音子的胸口感到堵得慌。刺鼻的恶臭直到庆子去浴室把药水洗去之后仍未消除。

庆子回到音子身旁，伸出脚，提起衣服底襟说：

“您摸摸看，先生，可光滑了。”音子只是瞥了一眼庆子白白的脚，并未伸手去摸。庆子自己用右手摸着小腿，看了一眼音子说：

“先生，您为什么感到那么难为情呢？”那眼神似乎在说：事已至此，又何必这样呢？音子避开了她的目光。

“庆子，请你以后在我见不到的地方去做吧。”

“我已经什么也不想瞒着先生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瞒着先生的了。”

“可是，我所讨厌的事不要让我见到不好吗？”

“这种事，先生看惯了的话，也没什么。这和剪脚趾甲是一样的。”

“在人面前又剪指甲，又磨指甲，是不礼貌的吧。你剪下的指甲乱飞……。请用手挡着，不要让指甲飞出来。”

“好的。”对此，庆子点了点头。

但是这以后，庆子对手脚脱毛虽然不是特意让音子看见，但也并没有背着音子。而且，音子永远也没有像庆子所说的“看惯”。也许庆子改用了别的脱毛剂，也许对原来的脱毛剂进行了改良，总之那种恶臭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但是，音子对庆子脱毛的样子仍感到不快。小腿、腋下的毛随着擦去在上面涂抹的药而脱落的情景，音子实在看不下去时，便躲到见不到的地方。然而，在厌恶的深处，一簇火焰时闪时灭，若隐若现，那火焰既遥远又微弱，在心中也难以捕捉，既静穆又清澈，并不感到是情欲的摇动。那静穆而清澈的东西，是想起了二十几年前的大木年雄以及少女的音子本人。音子在见到庆子脱毛的样子而生的厌恶中，肌肤上直感到有女人与女人的相互接触，还未等对此进行反省就先有呕吐之感，但是一想起大木，便不可思议地平静下来。

在被大木拥抱着的时候，音子并没想过自己腋毛的事。同

时，也没想作为男人的大木有没有那种毛，似乎在肌肤上也没有感觉到。能说当时已经失去清醒了吗？与那时相比，音子对于庆子已经心境宽余，且已成为可厌的中年了。从十七岁时被迫与大木分离直到遇见庆子，音子始终真正孑然一身。这期间音子作为女人而成熟起来这一点，由于庆子的关系才得以感知。对此，就连音子自己也感到惊讶。如果遇见的不是女性的庆子而是一个男人的话，那么深藏并恪守于音子内心的对大木挚爱的自己的神圣之像，便有崩溃于一旦的危险。

音子被迫与大木分离后企图自杀而未能如愿。如果那时死了，那么自己短暂的一生是完美的，这一想法始终切切实实地存在于音子的心中。音子还感到，在未遂的自杀之前，在婴儿死掉之前，如果自己因生孩子而死去的话，那么就不能被关进医院神经科的铁窗格子里，就会更加完美。时光悄然流逝，而在漫长岁月中的这一想法，把从大木那里受到的创伤净化了。

“对我来说，你过分的可爱。这是人生中所不能想象的奇迹的爱。只有死刑才能作为对这种幸福的报偿。”大木的这一甜言蜜语，至今在音子的心中也未能泯灭。甚至令人感到，这些话不绝如缕地作为大木的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中的对话，现在已经脱离作者大木和模特儿音子而成为社会上永存的语言。就是说，相互爱恋的昔日的音子和大木即使已经死亡，然而这种爱也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永恒。—— 这一慰藉和眷恋之情，存在于音子的悲哀之中。

音子的母亲留下一把刮脸的剃刀。似乎没有汗毛的音子一年也用不上一次，偶尔心血来潮，用母亲的剃刀刮一刮脖

颈、前额及嘴角。有一次，音子见到庆子开始脱毛时，忽然说：

“庆子，我给你剃。”说着，从梳妆台取出母亲的剃刀。

“不，先生，可怕，太可怕了！”庆子见到剃刀，慌忙逃走了。音子却追上去劝道：

“一点儿也不危险呀！来，让我刮……”

庆子被捉住后没有反抗，勉强被带到梳妆台前。音子在庆子的胳膊上打上肥皂，把剃刀贴上去时，庆子的指尖不时地发抖。庆子竟然为这点小事发抖，音子确实没有想到。

“没关系的。没有危险，沉住气，不要发抖……”

但是，庆子的不安和畏惧，刺激了音子。这是一种诱惑。音子也身子僵硬起来，一股力量从胸部传入肩头。

“腋下害怕，就不刮了。刮刮脸……”音子说。

“稍等一下。我喘喘气儿……”庆子有些透不过气来。

音子刮了庆子的眉毛上面，又刮了嘴唇下面。刮额头时庆子一直闭着眼睛。音子用手支着庆子的脖颈，庆子微微向上仰着头。音子的眼睛被庆子细长的脖颈吸引住了。这是似乎与庆子的秉性不相吻合的纤细、温柔、端正而纯真的脖颈。这脖颈焕发着青春的光彩。音子停下了剃刀。

“怎么了？先生。”庆子睁开了眼睛。

音子突然想，把剃刀割入这可爱的脖颈，庆子就会死掉。向最可爱的地方割上一刀，在这一瞬间是轻而易举的。

音子的脖颈虽然不如庆子的脖颈美丽，但也毕竟是少女的纤细的脖颈，而这脖颈曾被大木的胳膊搂过。

“真难受……。憋死了呀！”音子说。她的脖颈被大木紧

紧搂住，憋得喘不过气来。

音子从几近窒息的苦闷中苏醒过来,望着庆子的脖颈,感到有些晕眩。

音子给庆子刮汗毛，只有这么一次。以后庆子不愿再刮，音子也没有强迫。当音子使用梳子等而拉开梳妆台的抽屉时，见到了母亲的剃刀。音子想起那时头脑中曾瞬间闪过朦胧的杀意。万一那时杀死了庆子，自己当然也会必死无疑吧。那杀意比一闪而过的妖魔还要模糊，后来感到好像是温顺的过路妖魔似的。这也算是又逃脱了一次死的机会吧。

音子知道，在那飘忽的杀意中隐藏着和大木之间的那遥远的过去的爱。那时，庆子尚未见过大木，尚未插足音子和大木之间的爱情。

然而现在，当音子听到庆子和大木在江之岛旅馆过夜的事,音子和大木的年久的爱好像在音子心中燃起了奇异的火。但是，音子在那火中见到有一朵盛开的白莲花浮现出来。那是和大木之间的爱情之花，是庆子或任何人都不能玷污的梦幻之花吧。

—— 音子心目中出现了白色的莲花，但目光却移向映照在御濯河的河流中木屋町茶馆的灯光。她俯视了片刻。之后又眺望着祇园对面幽暗的连绵的东山。那山呈现着静谧的弧形的曲线，那笼罩群山的夜色似乎向音子悄然流来。对岸河畔道路上往来的车灯，河堤人行道上双双对对的情侣，排列在这边河岸上茶馆高台上的灯火和顾客们，所有这些都在观看中不断消失，只有东山的夜色在音子的心中扩展开来。

“马上就画　(婴儿升天)，现在就画吧。不赶快画也许就

画不成了。以后即使能画，那也和现在要画的不一样。失去了爱和悲哀的思绪……”音子在心中自语道。这一突然涌上心头的激情，也许是由于见到了火中的莲花吧。

音子在那涌上心头的纯真的激情中，感到庆子这个姑娘也有如火中的莲花。为什么在火中开放出白色的莲花呢？为什么白色的莲花在火中不枯萎呢？

“庆子！”音子呼唤道。“你，心情好些了吗？”

“先生的心情好了的话，我就高兴了。”庆子讨好似地答道。

“这以前，庆子最感悲哀的事是什么……？”

“是什么呢？”庆子轻轻地接过音子的问话，说：

“有很多，一时搞不清楚啊。等到统统想好以后再告诉先生吧。不过，我的悲哀是很短暂的。”

“短暂？”

“是的。”

音子注视着庆子的脸，压低声音说：“今晚只求你一件事，希望你不要再去见镰仓的人了。”

“是大木先生？还是他的儿子太一郎？”

音子被这意想不到的反问刺痛了。

“两人都是。”

“我只是想为先生报复才去见他的。”

“你还说这种话！你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音子脸色骤变，忽然，无端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她闭上了眼睛。

“先生害怕了，先生害怕了……”

庆子说着站起身，绕到音子的身后，两手按着音子的肩

头，之后又摆弄音子的耳朵。音子静静地呆在那里，耳中听到了河流的流水声。

千丝之发

“喂，大木，大木。”妻子在厨房呼唤大木。
“一位身躯硕大的鼠夫人光临，躲到煤气灶下面去了。”
“是吗。”
“还携带着一位小少爷呢。”
“是吗。”
“噢，你见到该有多好，可现在……”
“刚才，鼠少爷，稍稍露了露那可爱的小脸……”
“嗯。”
“用那炯炯有神的黑色的秀目看着我。”
“……”
酱汤的香味飘到大木正在读早报的茶室里。
“喂，厨房上面漏雨了，你听见了吗？”
起床时开始下的雨，骤然间大了起来。只见狂风摇动着小山上的树丛和竹林向东蔓延，大雨也横扫过来。

“没听见啊，外面连风带雨的……”

“那你不过来看看吗？”

“嗯。”

“雨滴先生摔倒在房瓦上，沿窄缝挤落到天花板上，一定很疼吧。形如泪水的雨滴先生变成了真正的眼泪哭起来了吧。”

“是啊。”

“今晚，把捕鼠器架起来吧。捕鼠器铁丝笼子在储藏室的搁板上呢。我够不着，你待会儿拿下来吧。”

“把老鼠母子请到铁丝笼子里来，就可以了吧。”大木眼睛没有离开报纸，悠然地答道。

“漏雨怎么办？”文子说。

“不知什么程度，也许哪儿刮断了吧。明天我上房顶去看看。”

“那危险，你上年纪了……。房顶让太一郎上吧。”

“什么上年纪？”

“五十五岁，在公司或报社，不是到退休年龄了吗？”

“那可是个好消息，我也请求退休吧。”

“好吧。请自便吧……”

“小说匠的退休年龄到底多大呢？”

“一直到死也不退休。”

“你说什么？”

“请原谅。”文子道了一声歉，用平时常用的语气说，“我是想说你还能永远永远写下去的。”

“你这种指望可苦了我了。尤其是我的妻子有这种指望，

那就更加……。就像挥动着烧红的铁棒，鬼却站在身后一样。”

“你可真会撒谎了。我什么时候打过你的屁股……？”

“嗯。但是，干扰还是有的。”

“干扰……？”

“各种各样。嫉妒也是。”

“嫉妒是女人所特有的东西，但是苦口良药中的毒药的厉害，托你的福，我在年轻时就领教了。”

“……”

“那两刃妖刀也是……”

“伤害对方，伤害自己……”

“无论你有什么事情，现在我也不离婚，不去死了。”

“老年人离婚虽然讨厌，但是老人的殉情却是最悲哀不过的了。这种事一旦在报纸上披露，比起年轻人憧憬年轻恋人的殉情，老人见到老人殉情的报道不是更感到痛心吗？”

“因为殉情这种事，你过去曾经痛切地考虑过……。虽然是遥远的过去，年轻的时候……”

“……”

“不过，你那种可以一起去死，想一起去死的痛切心情，好像并没有很好地传达给对方那位少女啊。现在想来，还是告诉她好了吧。那个人虽然自杀了，但做梦也没想到你想去殉情的吧。这难道不可怜吗？”

“并没有自杀。”

“虽然未遂，但是真心自杀，就和自杀一样吧。”

文子显然说的是音子的事。厨房里好像是猪肉炒圆白菜，平底锅发出煎油的声音。

“酱汤煮过火了。”大木说。

“好，好，知道了。这酱菜对我真是……。这么多年，因为酱菜不知挨了你多少训斥。都是因为你从各地弄来各种各样的豆酱……”

“……”

“你要把老妻弄成一身酱臭吧。”

“你知道酱菜这个词用汉字怎么写吗？”

“用平假名写就行吧。”

“是把御字重叠三次，写作‘御御御付’。”

“是吗？是‘御御御足’啊。”

“自古以来，‘御’字三个字重叠起来的这样贵重的菜，是很难做得好的呀。”

“酱菜先生的酱先生，今早的美味未能保住，一定会不高兴的吧。”

文子对老鼠和漏雨也胡乱使用敬语，来和丈夫开玩笑，这是常有的事。外地出身的大木至今也不能正确写出东京地方的敬语，出了差错总也理不出头绪。他有时向在东京长大的文子请教，但又不坦率地听从妻子的指教，往往从执拗的争论转至无休止的吵架。大木说东京话不是标准语，而是传统浅薄的粗野的方言，是农村土语。关西话无论谈论什么人，几乎全都习惯使用敬语，而东京话谈论别人却是失礼的。大木对妻子毫不让步，说关西话对鱼、蔬菜，山河、房子、道路，而且对日月、星辰、天气也都使用敬语。

“你那么说的话，去和太一郎商量不好吗？太一郎是国文学者吧。”文子抛出这样一句话。

“太一郎知道什么！他或许勉强算是一个国文学者，但并没有研究敬语语法。他和那些学者交谈，首先是用语杂乱而粗俗，不堪入耳。就连他的研究、评论，也写不出正经地道的日文。”

说实在的，大木同儿子商量怎样用东京语书写，受儿子的指点，与其说是不情愿，不如说是厌恶。还是问问妻子，既轻松又亲近。但是，地道东京人的文子，在敬语等方面被大木一追问，也弄不明白了。

“国文学者，能写出文风高雅、文理通畅的日文的，也许只有以前那些汉文素养很深的人，要这样告诫太一郎……”

“那和社会上的口头语言不一样。会话的稀奇古怪的新生语言每天都像老鼠夫人生崽一样生出来，把重要的东西也毫不在乎地咬碎，其变化真令人眼花缭乱……”

“所以这样的语言生命短暂，即使幸存下来也陈腐不堪……。这和我们的小说一样，能保留五年的亦属罕见了。”

“流行语这东西，能生存到明天就蛮不错了吧。”文子一边说着，一边把早饭送到茶室，然后坦然地说：

“我的生命，也从你想和那位小姐殉情起，一直很好地保留到现在。”

“因为妻子行业也没有退休年限吧。真可怜……”

“虽然有离婚……。一生中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我也曾经试想尝尝离婚的滋味。”

“从现在开始也不晚哪。”

“已经不愿意离了。机会的后脑上头发已经秃了吧。”

“文子的后脑头发还很浓，也没生白发呀。”

“你的额头已经秃了，机会的前脑头发也已经抓不到了。”

“我的前脑头发为协助防止离婚而牺牲了。因为不这样争风吃醋的太太是没有的……”

“我要生气了！”

这对中年夫妇吃早饭时总是要这样闲聊。文子倒是显得很快活。刚才谈话时的确想起了《十六七岁的少女》，但今天早上似乎没有深挖往事的心情。

暴风雨似乎已经过去，外面渐渐平静了。但是，尚未日照云开。

“太一郎还在睡吗？让他起床！”大木说。

“是。”文子答应了一声，又说：“不过，我叫他也不会起床的。他准会说，学校放暑假了，让我好好睡一会儿吧……”

“今天，他去京都吧？”

“可以在家吃过晚饭后再去机场。”

“……”

“到死热的京都去干什么？”

“你不会去问问太一郎吗？听说他忽然想再去看看二尊院后山的三条实隆墓。因为他打算写一篇以《实隆公记》为中心课题的学术论文……。你知道实隆这个人吗？”

“是位公卿吧？”

“公卿，那是当然的。是在应仁之乱时，足利义政的东山时代，登上内大臣宝座的公卿。他与连歌大师宗祇等人交往甚密。噢，他是在乱世努力保护文学、艺术，使之流传后世的公卿之一。他留下了《实隆公记》这部庞大的日记。他的

人品似乎也很有趣。听说太一郎要以《实隆公记》为主，去研究所谓东山文化吧。”

“是吗？二尊院在哪儿？”

“小仓山的……”

“小仓山在哪儿呢……？你曾带我去过呢。”

“不是在古时的《小仓百人一首》的那个小仓山的山脚下吗。附近，有各种关于藤原定家的传说处。”

“噢——，是嵯峨啊，想起来了。”

“太一郎搜集了一些说是可以写小说的小故事和一些无聊的零碎传说，劝我写成小说。他承认那是些无聊的传说，但他说这些无聊的零碎传说大体都是虚构的故事，是添枝加叶的口头文学，这能使小说的有些部分更为生动。听太一郎那说话的口气，自己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文子不发表意见，只是会意地点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的浅笑。

“叫学者先生起床吧！”大木说着站了起来，“老子都要坐在桌前开始工作了，儿子还在睡早觉，有这样的儿子吗？”

“是。”

大木年雄一个人进入书斋后，以手托腮，把刚才开玩笑的“小说匠退休”的话，现在并不当作玩笑地重新考虑起来。洗脸间响起嗽口的声音。太一郎用毛巾边擦脸边走进屋来。

“起得这么晚！”父亲责怪地说。

“我早就醒了，在床上陷入了幻想。”

“幻想……？”

“爸爸，皇女和宫的墓被发掘了，您知道吗？”太一郎说。

“和宫皇女的墓被挖了？”

“说被挖，也是被掘……”太一郎想平息父亲的震惊，说：“是发掘。为了学术调查，不是经常发掘古墓吗？”

“噢。可是，若说和宫皇女，还算不上古墓吧。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是 1877 年。”太一郎明确地回答。

“1877 年……？那不是连一百年还不到吗？”

“是啊。可是，据说和宫皇女完全成为白骨了。”

“……？”大木皱起了眉头。

“据说枕头和衣服都没有了，殉葬品之类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仅仅只有一副白骨。”

“太残忍了，把那些东西挖出来……”

“据说好像是玩累了的孩子，在那打盹一样，那姿态天真而优美。”

“你说的是白骨……？”

“是的。据说白骨的脑后，有一束短发。这是好像散发着这位夭折的女性高尚品格的一束黑发。”

“你说陷入幻想，是那白骨的幻想吗？”

“是。但又不仅仅是那白骨的幻想。那白骨中，有美丽、妖艳、虚幻的故事……”

“怎样的？”大木不感兴趣，同儿子的话题不合拍。大木对把三十岁光景便死去的悲剧的皇女的墓掘开来观察研究白骨，感到无礼，感到厌恶。

“怎样的……。实际上是难以想象的。”太一郎说，“对了，我想让妈妈也来听听，把妈妈叫来可以吗？”

大木向正站在那里挂毛巾的太一郎轻轻地点了点头。

太一郎高声说着什么，把母亲领到父亲的书斋。太一郎把对父亲说的话同样向母亲说了一遍。

大木为慎重起见，从走廊的书架里抽出一本日本历史大辞典，翻到和宫那页，并点上一支香烟。

大木见太一郎拿着一本薄薄的杂志，问道：

“是出土调查报告书吗？”

“不，是博物馆的杂志。博物馆一位名叫镰原的人，在题为《美岂能消失》的随笔中写了有关和宫的虚幻的故事。调查报告书也许还没有。”太一郎喘了一口气，浏览着那篇随笔，说道。

“和宫皇女的白骨的两臂之间，发现了一块比名片稍稍大一点的玻璃板。据说，这是墓中仅有的一件和白骨在一起的东西。因为是芝增上寺的德川将军家的墓地发掘调查，所以也要把和宫的墓挖开……。据接受织染研究的人说，为确认那个玻璃板是怀中镜子，还是湿板照片，已经用纸包好，拿回博物馆去了。”

“湿板，—— 玻璃照片……？”母亲问道。

“是的，在玻璃板上涂上一种乳剂，趁湿摄影冲洗……，过去就有照片吧，就是那个。”

“啊——，那个？我也见过。”

“织染学者在博物馆对已经变得透明的那片玻璃从各个角度进行透视，看出来是一个男人……。当然是一个照片。是一个身穿武士礼服，头戴黑漆礼帽的年轻人。虽然那像已经有些模糊……”

“是家茂将军的照片?”大木也被太一郎的话题吸引，问道。

“唉，可以那么认为吧。据说由于织染学者也认为和宫皇女怀里抱着先死的丈夫的照片变成了白骨，想第二天同文化遗产研究所商量，用某种方法把这张照片搞得更清楚些。”

“……”

“可是，第二天在早晨的光线下一看，那影像完全消失了。一夜之间，竟变成了一片透明的玻璃。”

“噢——”母亲眼望着太一郎。

“这是由于长年埋在土里的东西，接触到了地上的空气和光线的缘故。”父亲说。

“是的。织染学者见到的并不是精神作用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照片。这有证人。那个人正在看照片时，正赶上守卫过来巡逻，让守卫看，守卫也说上面确实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像。”

“是吗?”

“这篇随笔写道：‘这的确是一个虚幻的故事。’”

“……”

“但是，由于这位博物馆馆员是一位文学工作者，因此并未以‘确属虚幻’而止笔，而是加以想象。和宫有一位真正所爱的名叫有栖川宫的人吧。白骨所抱的照片，不是丈夫家茂将军，恐怕是情人有栖川宫吧。和宫弥留之际，秘密命令侍女把情人的玻璃照片和自己的遗体葬在一起的吧。这样才与悲剧的皇女相吻合。——就是这样写的。”

“哼!这只不过是想象罢了。如果真的是情人的照片，那么倒是从墓中取出来，一夜之间消失了好啊。”

“随笔也是那么写的。那照片本该永久秘密地埋于地下。现于地上的一夜之间，影像完全消失，这无疑正是和宫皇女所希望的。”

“是啊。”

“我认为这须臾逝去的美，作家将其捕捉并予以再现、升华，从而可以形成芳香浓郁的作品。——这是那篇随笔的结语。爸爸，您不写一写吗？”

“噢——，我不想写。”大木说，“从发掘现场写起，倒可以写成一篇紧凑的短篇小说……。但是，那篇随笔不是就已经很好了吗？”

“是吗。”太一郎感到有些遗憾，“今天早上，我在床上阅读，一时间陷入幻想，那时就想对爸爸说说的。待会儿请您读读吧。”他把杂志放到父亲的桌子上。

“噢——，我读读看。”

太一郎站起来要走。

“那和宫皇女的白骨……，那遗骨怎么样了？”文子说，“难道拿到大学或博物馆那样的地方去作研究资料了吗？那太残酷了！也许按原样埋入墓中了吧。”

“那——，随笔里没写，我也不知道。大概按原样埋了吧。”太一郎回答说。

“虽然如此，可她抱着的照片没有了，遗骨难道不寂寞吗？”

“哈！我也没想到这一层。”太一郎说，“爸爸，写小说的话，结尾时写到这一层吗？”

“那完全落入感伤了。”

太一郎走出了书斋。文子也站起来要走，说："你该工作了吧。"

"不，听了这样的话，不稍稍散散步，心情不好啊。"大木从桌前离开，"天晴了吧。"

"云彩还没散，大暴雨过后凉爽，很好吧。"文子在走廊望着天空，"从厨房出去，看一下漏雨的地方。"

"才说完和宫皇女的遗骨是不是寂寞，这又看漏雨吗？"

散步的木屐在厨房门口的鞋厨里。文子摆放着丈夫的木屐，说：

"太一郎说到坟墓，要到京都看坟墓去，可以吗？"

"哎—— ？"大木责问道：

"什么……，不行。文子的话完全是跳跃加跳跃呀！"

"并没跳跃，在听和宫皇女的故事时，就考虑太一郎去京都的事了。"

"那是数百年前的室町时代的墓呀，三条西实隆等人的墓……"

"去京都，太一郎是去会那个小姐的。"

大木又吃了一惊。文子在蹲着摆放丈夫的木屐，自然是低着头说太一郎要去京都的事的。现在站起身，正和要穿木屐的大木近近地打个照面。文子的眼睛看着大木。

"那个美丽得可怕的小姐，你不认为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吗？"

把和坂见庆子在江之岛过夜的事一直对妻子隐瞒着的大木，一时语塞。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文子说，继续盯视着大木的脸。

“今年夏天还没打一次像样的雷呢。”

“又说这种离奇古怪的话……”

“如果今天晚上下刚才那样的暴雨，说不定雷会击中飞机呢。”

“说什么傻话……。在日本还没发生过雷击飞机的事呢。”

大木像逃避妻子似地走出家门。那么大的雨也未将雨云拂去，阴空低垂，湿气浓重。但是，即使天晴了，大木也没有仰望天空的心情吧。儿子到京都去会庆子的事充满了大木的头脑。虽然他不能确定儿子是否去会庆子，但出乎意料地听妻子一说，便相信儿子定然是去会庆子了。

大木说要出去散散步离开书斋时，本想到北镰仓众多寺庙中其中的一座去，但由于妻子说的古怪的话而作罢。那里似乎有坟墓，现在感到讨厌。大木登上了离家较近的杂木林小山。小山上散发着雨后夏季树木和山土的气息。当自己的身体完全隐没在树叶中的时候，便想起了庆子的身体。

庆子美丽的身体中，首先鲜明地浮现脑际的是她的乳头。那是粉红色的，透明般粉红色的乳头。日本人虽然是黄色人种，但却有比白色人种更为细腻光润、肤色洁白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有着从里面映照出来一般白皙的肌肤。这比西洋少女微微含有淡粉色的光洁的白色皮肤更为微妙吧。这粉红色恐怕是任何国家的女人——就连少女——的乳头也没有的吧。这粉红色是任何颜色也无法比拟的若有若无的颜色。庆子的肤色并不是洁白的，但其乳头是洗得净净的湿乎乎的粉红色，像长在略呈小麦色的胸上的花蕾。上面没有难看的小皱纹和小颗粒。衔在口里与其说小得可爱，莫如说小得合适。

但是，大木首先回想起庆子的乳头，并非仅仅由于它的美丽。在江之岛的旅馆，庆子只允许动右侧的乳头，而躲避着左侧的乳头。大木一要摸左侧的乳房，庆子便用手掌紧紧地捂住。大木要把她的手抓住拉开时，庆子便像要跳起来似地扭动着身子。

“不要，不要呀！饶了我，饶了我……。左边不行……”

“哎——？”大木停住了手。

“为什么左边的不行？”

“左边的出不来。”

“出不来……？”大木对庆子的话迷惑不解。

“不好。不要。”庆子的呼吸仍然很急促。大木对这句话也一时难解其意。

庆子所说的“出不来”，是什么从乳房里出不来呢？所说的“不好”，是什么不好呢？是说左侧的乳房塌陷，没有鼓出来呢？还是说扁瘪变形呢？庆子是为其畸形而忧虑呢？还是身为年轻姑娘怕被人看见自己左右乳头形状不一而不堪羞怯呢？大木这才想起，刚才庆子被抱起来放下，胸和腿缩作一团的时候，弯起左肘，确实把左乳护得比右乳更紧。而在这以前和以后，大木也曾见过庆子的胸和两个乳房。尽管不是有意比较两个乳头形状有何不同，但是如果左侧的乳头异样的话，那是该会引起大木注意的。

实际上，大木用力把庆子的手拉开一看，左侧的乳头并没有任何异样。仔细看看，也不过感到左侧的乳头比右侧的稍稍小些而已。左右乳头稍有不同，对女人来说并不罕见，而庆子为什么竟如此躲避左侧的乳头呢？

越是躲避和拒绝，就越是想动，大木强烈要求左侧的乳头，说：

“左边的，只允许某一个人动吧？有那个人吗？”

“不是的。没有那个人。”庆子摇头，睁开眼睛盯视着大木。由于和大木的脸靠得太近而不易分辨得清，但她的眼睛湿润，纵然不是泪水，也是悲哀的神色。至少，不是接受爱抚的目光。然而，庆子马上闭上眼睛，不再坚持，把左侧的乳头也交给了大木。但那是一种“死心绝望”的样子。大木见到她这个样子，便把手指放松了。庆子则发痒似地扭动着胸脯，上下起伏。

庆子右侧的乳房是半处女，而左侧的乳房是处女吧？大木知道了庆子右侧和左侧的乳房的感觉是不同的。庆子所说的左边的“不好”也可以理解了。如果是一个初次接受男人爱抚的姑娘，那么这真是相当大胆的表白。或者也许是年轻姑娘长于狡黠的手腕吧。自己同样去体验女人左侧和右侧不同的快感，这对男人来说一定有更大的诱惑力。即使这种不同是先天带来、无法治好的，女人的这一异常正因其异常或许更能刺激男人，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吧。大木还没有体验过像这样左右乳头感觉不同的女人。

女人们当然有其各自的喜好之处，希望得到爱抚之处。这因人而异，而庆子左右乳房的感觉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吧。或者实际上一个女人的喜好正是一个男人的喜好，就是说男人的嗜好、习惯传给了女人，这也为数不少。如果是这样，那么庆子感觉迟钝的左侧的乳头对大木来说更具诱惑力。庆子左右乳头的不同，也许是哪个尚不熟悉女人的人所造成的，从

而给庆子仍保留一个处女乳房吧。这个左侧的乳房更加吸引着大木。但是，试想把左右乳房搞得一样，那要反复多次才行，需要许多时间吧。大木还不知道今后能否有经常同庆子相会的机会。

况且，今天第一次搂抱庆子，强求她不愿让动的左乳是愚蠢的。大木已经避开左乳，寻找庆子的身体中庆子所喜好的地方。这地方找到了。当他开始剧烈地行动时——

“先生！先生！上野先生！”庆子呼唤音子的声音使大木吓了一跳，他在胆怯中被推开了。庆子离开那里，站起身，好像到镜台前整理蓬乱的头发。大木连头也未能掉过去。

又渐渐大起来的雨声使大木陷入了孤独。孤独，是何等的专横啊！

“先生，能不能老老实实地抱着我睡觉？”回到大木面前的庆子娇滴滴地说着，从下面瞟视着大木的脸。

大木用左臂久久地搂着庆子的脖子，什么也没有说，头脑中不停地涌现出对音子的回忆。庆子把身子贴了过来。隔了一会儿，大木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我闻到庆子的气味儿了。”

“庆子的气味儿……？”

“女人的气味儿。”

“是吗？可能是由于闷热的关系……。您讨厌吧？”

“不。不是闷热的原因，是女人的香味儿……”

被不讨厌的男人搂抱，过不多久，女人的肌肤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气味。即使是少女，似乎也无法抑止自己的那种气味。这气味不仅能增强男人的力量，而且能使其安

心，使其满足。这是女人愿意以身相许时从身内散发出来的气味吧。

大木并没有这样露骨地说出来。为了让庆子感受自身的这种香味儿，他把脸贴近了庆子的胸脯。但是，庆子呼唤音子之后，大木在庆子的气味的薰陶中，只是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正因如此，现在大木在杂木林中回想起庆子的身体，最后留在脑中的还是庆子的乳头。不，与其说最后留在脑中，莫如说庆子的乳头重新鲜明地出现在眼前。

“不能让太一郎去会庆子！”大木断然自语道，“不能让他去会庆子！”

大木紧紧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杂木的树干。

“怎么办好呢？”大木摇晃着树干。那些仍挂在树叶上的雨滴，落到大木的头上。地上似乎仍存有雨水，大木的木屐前端湿了。大木环顾包围着自己的绿色的叶子。那像是覆盖在身上的绿色一时使得他透不过气来。

为了不让太一郎在京都与庆子会面，看来大木只好把和庆子在江之岛的旅馆同宿的事告诉儿子了。如果不愿这么办，那么，给音子或者直接给庆子打个电报怎么样呢？

大木急忙返回家里。

“太一郎呢……？”大木一进门便问文子。

“太一郎去东京了。”

“东京？现在？不是夜里的飞机吗？回家一趟再走不好吗？”

“不行。机场是在羽田，回来再走太麻烦了。”

“……”

“他说出发前到大学的研究室去一趟，一早就出去了。他说想去拿一点放在研究室的资料……”

“奇怪！”

“你怎么了？脸色可真难看。”

“……”

大木避开文子的目光，进到书斋里。他既没能告诉太一郎，也没给音子或庆子打电报。

太一郎乘坐六点的飞机前往大阪。在伊丹机场，庆子一个前来迎接。

“这，真是……”太一郎不知怎样说才好，“没想到你来接我，真对不起。”

“你不说谢谢我吗？”

“谢谢！真对不起。”

庆子看到太一郎的眼睛炯炯有神，便温柔地低下了眼睑。

“是从京都来吗？”太一郎仍生硬地说。

“是的，从京都……”庆子柔声答道，“我在京都住，不从京都来，从哪儿来呢？”

“不。”太一郎笑了一下，看着庆子直看到腰带，说：

“这么光彩照人，这么漂亮，是来迎接我这样的人吗？我真怀疑自己的眼睛。”

“你说的是衣服……？”

“哎，衣服和腰带都漂亮，还有……”太一郎想说，还有头发和面容。

“夏天，穿得整整齐齐，腰带也系得很规整，我觉得这样凉快。我不喜欢热的时候穿得很松散。”

而且，庆子的衣服和腰带都好像是崭新的。

“夏天，我喜欢朴素的东西。我的腰带很朴素吧。”

太一郎慢慢地向乘客行李领取处走去，庆子靠近他的身后，说：

“这个腰带，是我画的呢。”

太一郎回过头来。

“你看我画的是什么？”庆子问道。

“嗯——，是水吗？是河流？”

“是虹，是无色的虹……。只是水墨浓淡的曲线，也许谁都看不出来吧，但我想让夏天的虹绕在身上。这是时近黄昏悬在山上的虹。”庆子转过身来，让他看后面薄绢的圆带。鼓形带结上是绿色的山涛。上面晕映着淡淡的暗红色，那是黄昏天空的颜色吧。

“前面和后面不谐调呢。是奇怪的姑娘画的，所以腰带也是奇怪的。”庆子后背仍朝向太一郎说。那与晕映的暗红色相配的卷起后发的细长脖颈的肤色迷住了太一郎的眼睛。

前往京都的乘客，由日本航空公司免费用出租车送到御池路的日航事务所。有四位乘客急忙乘上了先开来的一辆车。太一郎正在犹豫时，又来了一辆车，只有他和庆子二人了。二人乘上了车，车一驶出机场，太一郎好像刚刚注意到似地说：

“这个时间从京都来，庆子小姐，还没吃晚饭吧？”

“真讨厌，你总说这样见外的话。”

“……”

“午饭我也没想吃。到京都以后再吃吧，咱俩一起。”然后，庆子悄声说：

“我呀，从太一郎一出飞机口儿，就一直盯着你了。你是第七个出来的吧。”

“第七个……？我是第七个出来的？”

“是第七个。”庆子又明确地重复了一遍，“你是只看着自己的脚底下来的，一直没向我这边看。如果想到有人来迎接的话，那么跨出飞机第一步就会向迎接的人群那里张望的，谁都是这样……。你低着头心不在焉地走。我，来迎接你真感到难为情，直想躲起来。”

“我没想到你能到伊丹来接我呀。”

“为什么，为什么快信上写着飞机的时间呢？”

“我是想证明我确实去京都。”

“你的信像电报那样短，除了飞机的时间什么也没写。我以为你是考验我呢。你不是在考验我能不能到伊丹来接你吗？明知是在考验我，我还是接你来了。”

“考验……。如果是考验你，那正像你所说的，一出飞机，就该寻找你是否来了吧。”

“你又没写在京都的住处，如果不来机场接你的话，那我们怎么能会面呢？”

“我……”太一郎嗫嚅地说，“只是，想让庆子小姐知道我到京都来。”

“不，这么说，我不爱听……。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或许，我想打电话来的。”

“或许……？如果不或许的话，那就这样回北镰仓去了？太一郎到京都来，只是想让我想想是吗？那封快信，只是为耍戏我，让我丢丑是吗？你来京都，却不让我见面……”

“不。我是为了增加与庆子小姐会面的勇气才发出快信的呀。”

“与庆子会面的勇气……？”庆子有些吃惊，而语气却甜蜜而温柔。“我是高兴好呢？还是悲伤好呢？哪个好呢？”

“……”

“好了，不用回答了……。幸亏我来接你了。我，并不是需要勇气才能见的女孩儿……。我有时很想去死。你可以轻视我，也可以把我一脚踢开。”

“你突然说些什么！”

“不是突然，我就是这样的女孩儿。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

“我好像不是那种伤害别人自尊心的人呢。”

“看样子是那样，但那不行……。你可以尽情地践踏我。”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呢？”

“不为什么……”风从车窗吹进来，庆子用一只手轻轻地按着头发，“也许由于我悲哀……。刚才，太一郎先生下了飞机，好像很忧郁地低着头走到候机室去的吧。你寂寞什么呢？在太一郎先生的心里难道就没有前来迎接并等候你的庆子吗？”

实际上并非如此。太一郎刚才是边走边想着庆子的事的。但是，这还不能对庆子说。

“这事，就使我悲哀。我是任性的……。希望太一郎先生心里想着世上还有庆子这么个女孩儿，我怎么办才好呢？”

“我是时刻想着的呀。”太一郎的声音很生硬，“现在也这样……”

“现在也这样……”庆子嘟哝了一句。“现在也这样，是吗？在你的身边，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我不再说什么了。你说吧……”

车驶过茨木市、高槻市的新工厂区。山崎一带的山中，“三得利”工厂在灯光中浮现出来。

“飞机没颠簸吗？”庆子问道。“京都傍晚下了一场瓢泼似的暴风雨，我真担心哪。”

“虽然没颠簸，但飞机像就要撞到山上一样，可怕极了。从窗子一看，好像黑色的山峰耸立着，飞机就要闯进去似的。”

庆子的手向太一郎的手摸去。

“是把黑云看作山了。”太一郎说。庆子的手掌压在太一郎的手背上，太一郎没有动。庆子的手也好久没有动。

车进入京都市，从五条路转弯向东驶去。虽然连摇动垂柳枝条的风都没有，但也许由于暴雨过后之故吧，天气并不闷热。夜色渐浓，宽阔大路两旁垂柳的绿色通向遥远的东山。在云翳低垂的夜色中，山与天空不甚分明。但是，当车近五条路西端时，太一郎已经感觉到京都的韵味。

车上了堀河，沿御池路行驶，到了日航事务所。

太一郎在京都旅馆订有房间，说：

“反正要到旅馆放下行李。在这看得见，就在那儿，走几步吧。”

“不！不嘛！”庆子摇头，乘上停在日航门前的出租车，并催促太一郎上了车。

“到木屋街。走三条。”庆子对司机说。

“途中，请顺便到京都旅馆稍停一下。”太一郎向司机请

求道。庆子连忙阻拦，说：

“好了好了。不到那去，请一直走。”

到木屋町小小的茶馆儿，一进入窄小的过道儿，太一郎就感到很新奇。二人被让进四张半“榻榻咪”的房间。房间正对着鸭河。

“这里真好。”太一郎的目光被河流所吸引。“庆子小姐，你竟知道这样的地方啊！”

“这是先生常来的地方。”

“你说的先生，是上野先生？”太一郎转过身来。

“是的，是上野先生。”庆子边答边站起身，走出房间。她订菜去了吧，太一郎想。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庆子回到房间坐下来，说：

“如果不讨厌这里，就住在这儿吧。旅馆的房间，我打电话退掉了。”

“哎——？”

太一郎不禁愕然地注视着庆子。庆子温柔地垂下了眼睑，说：

“对不起。我，是想让太一郎先生住在我所熟悉的地方。”

太一郎不知说什么好。

“求求你，住在这儿吧。在京都，你不就呆两三天吗？”

“是的。”

庆子抬起眼睛。她全然没有描眉，那令人怜爱的短短的眉毛构成的漂亮整齐的眉线，在乌黑的眼睛上面透着稚气。这眉让人感到比睫毛的颜色还淡些。口红也似乎只是薄薄地涂了一点淡淡的颜色。不大不小的嘴唇，其娇好的形状简直令

人难以相信这是嘴唇。脸上好像也没有涂香粉和胭脂。

“讨厌！你那么盯着看什么呢？”庆子眨着眼睛。

“你的睫毛真浓……”

“我可没按假睫毛啊。你可以拉拉看。”

“真的，我真想捏住拉一拉。”

“好啊，请拉吧……”庆子闭上眼睛，把脸凑近，“睫毛是弯的，也许看上去就显得长。”

庆子的脸一动不动地等着让他拉睫毛，而太一郎却没好意思去拉。

“请睁开眼睛。再稍微向上仰一仰，把眼睛再睁大些。”太一郎说。庆子按太一郎说的做了，说：

“是不是朝正面，看太一郎先生……？”

女招待送来日本酒、啤酒和下酒小菜。

“要酒？还是啤酒？”庆子把肩头放松说，“我可不会喝酒。”

面向高台的拉门半掩着，看不见高台，但那里几个客人似乎已有醉意，夹杂着艺妓，声音渐渐高了起来。当下面河边上卖唱的胡琴走近时，他们立即静了下来。

“你明天做什么？”庆子问道。

“首先去二尊院，参拜后山的陵墓。是三条西家的陵墓，那陵墓蛮好呢。”

“陵墓……？我能一起去吧。想请你带我到琵琶湖去乘坐汽艇。不是明天也行。”庆子望着风扇说。

“汽艇？”太一郎似乎有些踌躇，“我没乘坐过，不会开呀。”

“我会。”

“你会游泳吗？庆子小姐……”

“你是说一旦汽艇翻了？”庆子看着太一郎。

“那就请你救我。你能救我吧。我要紧紧抓住太一郎先生。”

“紧紧抓住，那可不行。紧紧抓住，就没法儿救人了。”

“那怎么办呢？”

“我抱着庆子小姐才行吧。从后面，把胳膊伸到腋下……”太一郎说着，像晃眼似地把视线移开了。在水中抱着这么个美丽的小姐，这种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如果不牢牢地抱着庆子浮上水面，二人便有生命危险。

“汽艇翻了也没关系吧。”庆子说。

“能不能救上来，我也不知道。”

“一旦救不上来，那会怎么样呢？”

“不说这种话了。汽艇，我也很担心，算了吧。”

“汽艇不会翻的，我想乘坐。我一直高兴地盼着呢。”庆子往太一郎的杯里倒上了啤酒。

“不换衣服吗？”

“不，不必了。”

房间的一角放着浴衣。男浴衣和女浴衣叠放在一起。太一郎的视线避开那里。房间固然是庆子预订的，但备有女浴衣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四张半“榻榻咪”的房间没有套间。太一郎是不能当着庆子的面脱光衣服，换上浴衣的。

女招待送来了茶。她没有看庆子的脸，也没说什么。庆子也没有做声。

从下游不远的高台上，传来三弦的琴声。这家茶馆儿的

高台上的饮酒喧闹声，那大阪方言的说话声，太一郎全都听得很清楚。卖唱者用胡琴伴唱的带有感伤韵味的流行歌曲渐渐远去。

坐在房间里见不到鸭河。

“你到京都来，先生知道吗？”庆子问道。

“我父亲吗？他知道。”太一郎答道，“但是，庆子小姐到伊丹来接我，我和庆子小姐在这里，他大概没有想到吧。”

“我真高兴。太一郎先生瞒着父亲来偷偷会我……”

“虽然不是瞒着父亲……”太一郎支支吾吾地说，“可这些是得瞒着吧。”

“当然是的。”

“庆子小姐，上野先生呢……？”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大木先生和上野先生也许用第六感会看穿的。如果那样，心中兴奋，就更高兴了。”

“那不会的。我的事，上野先生不是不知道吗？庆子小姐，你说什么了吗？”

“我到北镰仓你家拜访回来时，说太一郎先生带我到镰仓去玩了。我说我喜欢你，上野先生的脸色变得煞白。”

“你想，对相互有过痛苦恋爱的大木先生的儿子，上野先生能不关心吗？我家先生和大木先生被迫分离不久，太一郎先生的妹妹出生了，上野先生曾为此悲哀，——这是我家先生对我说的。”庆子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面颊微微泛起了红晕。

太一郎没说什么。

“上野先生现在正在画《婴儿升天》的画呢。画的是一个

婴儿坐在五彩云霞上，但是先生对我说，实际上这个孩子是不会坐的，因为他是八个月的早产婴儿，死掉了。”庆子喘了一口气，“如果那孩子活着的话，就是太一郎先生的妹妹，是太一郎先生现在真正妹妹的姐姐。”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我想为上野先生报复。”

“报复……？是对我父亲吗？”

“是的。也对太一郎先生……”

“……”

太一郎没能把盐烤香鱼的鱼肉和鱼刺分离开。他的筷子好像硬挺挺的。庆子把太一郎的香鱼碟拉到自己的面前，一边灵巧地给他拔着鱼刺一边说：

“大木先生说过我什么吗？”

“没特别……，什么也……。我和父亲不谈庆子小姐的事。”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庆子这一问，太一郎的神情显得局促不安，就像被人用湿手摸着胸脯一样。

“我和父亲没谈过关于女人的事。”太一郎脱口而出。

“女人的事……？谈……女人的事？”庆子浮现出美丽的微笑。

“庆子小姐说也想对我替上野先生报复，是怎样进行……？”太一郎用干哑的声音问道。

“怎样进行，说了就没什么意思了。就这样进行。”

“……”

“我的报复，或许就是喜欢太一郎先生……”庆子似乎在遥望对岸河边的大路，“你感到奇怪吗？”

“不。让我喜欢庆子小姐，就是庆子小姐的报复……？”

庆子点头。这是放心、惬意、毫不掩饰的点头。

“这是女孩子的嫉妒。”庆子嘟哝了一句。

“嫉妒……？什么嫉妒……？”

“因为上野先生至今还在爱着大木先生……。因为她吃了那么大的苦头，却一点也不怀恨……”

“庆子小姐这么爱上野先生吗？”

“是的，爱得要命……”

“我父亲遥远过去的事，我虽然无法予以补偿，但和庆子小姐这样相会，应该说是与上野先生和我父亲过去的因缘相连吧？非这样想不可，是吗？”

“没错儿。”

“……”

“如果我不在上野先生那里，那么对于我来说，太一郎先生就好像没在这个人世上，是不可能相会的吧……”

“我不喜欢这种想法。一个年轻的小姐有这种想法，是被过去的亡灵缠住了。庆子小姐的脖子很细，脖子细才美……”

“脖子细，是因为没有爱过男人……。上野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不喜欢自己的脖子变粗。”

太一郎按捺着想搂住庆子美丽脖颈的诱惑，说：

“是魔鬼的低声细语呢。庆子小姐正在咒语之中吧。”

“不，我正在爱情之中。”

“上野先生对我什么也不知道吧？”

“不过，在北镰仓你家里见面回来时，我对上野先生说过，我想太一郎先生可能极像他父亲大木先生年轻的时候。”

“不，那……”太一郎激动地说：

“我不像我父亲！”

“你生气了？像你的父亲，你不高兴吗？”

“从在机场见面后，庆子小姐就对我说了许多谎话，说了许多没有真情实意的欺骗我的谎话。”

“我，并没有说谎。”

“那么，你就是那样说话的人了？”

“你说得太过份了。”

“可以践踏庆子，是庆子小姐你自己说的吧？”

“你是不是想，这个小姐不被践踏就不说真话？我是不说谎的。太一郎先生只是不了解我罢了。把真情实意隐藏起来的难道不是太一郎先生吗？我很悲哀。”

“是真的悲哀吗？”

“是的，感到悲哀。是悲哀，还是高兴，我说不清。”

“为什么和庆子小姐在这里，我也说不清。”

“不是因为喜欢吗？”

“这我知道。可是……”

“可是……？”

“……”

“可是什么？可是什么？”庆子抓起太一郎的手，攥在自己两只手里摇晃着。

“庆子小姐，你还没吃什么东西吧。”太一郎说。庆子只

吃过两三片鲷鱼的生鱼片。

“结婚宴会的新娘，是不能吃东西的吧。”

“那，你怎么说这种话呀！”

“不是太一郎先生说什么吃东西的事的吗？”

苦　　夏

音子是苦夏的体质。

音子在东京还是少女的时候，没有在意自己是否苦夏，也不记得了。移居京都以后，清楚地知道自己苦夏，是二十二三岁的时候。那也是母亲告诉的。

“音子也苦夏。这体质是从我这遗传的呀。”母亲说。“弱的地方倒是很像呢。虽然是一个刚强的女孩儿，可从体质上看倒底是我的孩子。这是无可争辩的。”

“我，并不刚强呀。”

“脾气烈性。”

“不烈性啊。”

不管是刚强还是烈性，母亲所说的，无疑是想起了和大木恋爱时的音子。但是，那不是超越了脾气刚强或软弱的一个少女的痴情吗？那不是一种疯狂的执拗吗？

移居京都，母亲的心意是想以此排遣和解除音子的悲哀，

因而母亲和女儿都避免提起大木年雄的名字。但是，在陌生的地方，在没有熟人的城市，只有心灵受到创伤的二人相依相对，互相间就不能不更想窥视各自心中都有的大木。母亲把女儿看作好像是映照大木的一面镜子，女儿也把母亲看作好像是映照大木的一面镜子，这镜子相互映照着母女二人。

音子写信时翻开国语辞典，那一页的“思”字映入眼帘。日本语的“思”字，有“想念”的意思，有“忘不了”的意思，也有“悲哀”的意思。音子看着看着，不由心里感到憋闷。她呆呆愣愣的，也不查辞典了。音子怕那部辞典，再也不想碰它了。国语辞典里也有大木。辞典里有无数个能让人想起大木的辞汇吧。只要音子活在世上，其所见所闻便都与大木联系起来。音子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有着一个被大木所爱的身体和另外一个身体。

母亲要让女儿忘掉大木，这是音子所十分清楚的。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这是母亲的唯一愿望吧。但是，作为女儿的音子却不想忘掉大木。既然不能忘掉，就索性想着他，而且似乎成为一个依靠。如果不这样，就像丢了魂似的。

十七岁的音子从神经科有窗格子的病房出来，并不是由于止住了与大木恋爱的伤痛，而似乎是由于大木在音子心中得以固定之故。

“害怕。死了，我要死了。不要，不要，已经……”音子被大木搂抱着，心迷意乱地扭动身子挣扎。大木放松后，音子睁开眼睛，眼里湿湿润润的。

“看不见小宝贝的脸，像在晃动的水里一样，模模糊糊的。”这时，十六岁的小姐还把三十一岁的大木叫做“小宝

贝”。

“我呀，如果先生死了，我也不活了，真的，活不下去的。”音子的外眼角闪着泪花。这不是悲伤的泪，是湿润的眼里由于身体放松而更加湿润所凝成的泪。

“音子小姐死了的话，就没有像音子小姐这样想念我的人了。”大木说。

“所喜欢的人死了，再去想念他，我可受不了。不能那样，还是死了的好。喂，也让音子去死吧……”音子把脸贴在大木的喉部，头摇晃着。

大木是把这些话当作一个少女的枕边情语听的。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说：

“如果我面对着手枪或者刀子刺过来，那么站在我面前阻挡的，恐怕只有音子小姐吧。”

“唉，无论什么时候，我一定替你去死，高兴地……”

“不是那样想替我去死，而是当我有意想不到的危险时，能马上不顾一切地保护我……。立即挺身而出。”

音子点头，说：“我一定能那么做，一定……”

“能为我这样做的男人，我是没有的。能拼命保护我的，看来只有你这个小女孩子了。”

“不小了。我，已经不小了。”音子重复了两遍。

“已经不小的地方，是哪儿……？”大木去摸音子的胸脯。

那时，大木也想到音子已经怀了自己的孩子。他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意外死去，那么那个孩子也和音子一起消失了吧。——这是后来音子读了大木的《十六七岁的少女》之后才知道的。

母亲说音子到了二十二三岁也会苦夏，也许因为音子已经快到这个年龄了，也许母亲考虑到音子已经不会再由于思念大木而消瘦了。

音子虽然是溜肩膀、细骨架、天生纤弱的少女，但却很少生病。她早产了大木的孩子，和大木的恋爱未成，自杀未遂，在神经科住院等，那时候当然很瘦弱，精神也不正常，但身体却比精神康复得快。音子那创伤尚未平复的心灵对自己身体的这种年轻康健而感到厌恶。若不是思念大木而眼里含着哀愁，人们便看不出这位小姐内心的悲哀吧。那含有哀愁的目光，人们看作是年轻姑娘对将来的憧憬，从而使音子显得更加美丽吧。

母亲是苦夏的体质，音子是从小就知道的。给母亲擦汗浸浸的后背和前胸，是音子热心的活计之一。她边擦边看着母亲消瘦的面容，什么也不说，因为她已经看惯了母亲的苦夏。但是，在母亲说音子继承了母亲苦夏的体质之前，音子从未想到过自己苦夏，——这也许由于自己年轻粗心吧。音子在二十岁以前也许就有过轻微的苦夏。

音子在京都到了二十五岁以后，一直穿和服，虽然不像穿裙子或便裤，让人立刻感到身材苗条，但是从身体的各处还是能看出苦夏的消瘦的。而且，苦夏使音子必然想起已故的母亲。

音子苦夏，怕热，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了。

“苦夏的药，哪种好呢？报纸上登了许多药的广告，妈妈，您用过哪种呢？”一年夏天，音子向母亲问道。

“噢——，好像都有效，又好像都没效。”母亲的回答模

棱两可，稍停片刻，又郑重其事地说：

“音子，对于女人的身体，比什么都好的药，就是结婚啊。”

“在人世上，女人为生存而领受的药，就是男人啊。所有的女人都是非服用不可的。”

“如果是毒药呢……？”

“毒药也得服用。音子在不知不觉中吃过毒药，但现在也没认为那是毒药吧。不过，消毒的良药的确是有的。同时，还有以毒攻毒的药啊。男人这种药即使苦口，一闭眼一口气就喝下去了。让人恶心想吐，咽不下去的药也是有的吧，可是……”

音子最终也没有服用男人这种医治女人的药，就和母亲永别了。女儿的这一点无疑是母亲最终的遗憾。音子并没有像母亲所说的那样，把大木看作毒药。即使在窗子设有格子的病房里，也没憎恨过大木。只是因思慕而精神失常罢了。音子想要死而喝的烈性毒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体内排除干净了。大木年雄和大木的胎儿总算也从音子的体内清除了。这样想或许未尝不可，或者认为即使有些残痕也不致再出现问题了。然而实际上音子对于大木的爱既没有消除，也没有淡薄。

只是时间在流逝。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时间的河流未必只有一条吧。一个人的时间也许会有几条流向的。有如河流，时间之河流在人生中，有的地方流得快些，有的地方流得慢些，有的地方停止了。同时，把流速相同的时间给予所有人的是天，因人而异使时间流速不同的是人。时间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流动，而人却各自处在不同的时间流动之中。

十七岁的音子已经到了四十岁。但是，在音子的内心大木所在之处，时间却停滞不前了。或者也可以说，就像漂浮在河流上的花，无论流到哪里都随着河流而流动那样，音子也和心中的大木一起随着时间同时流动。—— 在大木的时间河流中，是怎样漂浮音子的呢？这是音子所不知道的。至少，即使大木不该忘掉音子，但是与大木一起流动的音子的时间和大木时间的流动，是不尽相同的吧。纵然是现在的恋人所在之处，二人时间流动的不同，也是不可摆脱的命运所注定的。

今天音子醒来，也和每天早晨一样，用指尖轻轻揉揉额头，又摸了摸脖颈和腋下。是湿乎乎的。觉得每天更换的睡衣上都有肌肤里渗出来的潮湿。

庆子很喜欢音子的这种潮湿能使肌肤更滑润且有香味，时而主动要给音子脱这些贴身衣服。音子却对这些汗臭的衣服极度厌恶。

但是，昨天晚上庆子过了十二点半才回来。她躲避着音子的视线，膝盖也显得很笨拙地坐下了。

音子躺在床上，好像用团扇遮挡着天花板上的灯光，观看着挂在墙上的四五幅婴儿面容的素描。音子好像正看得聚精会神，只稍稍看了庆子一眼，说："你回来了，好晚哪。"

在妇产医院，没有让音子看八个月早产的婴儿。音子只是听说头发已经长得黑黑的了。音子问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时，母亲回答说：

"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呢。好像很像音子。"

音子感到这只不过是安慰自己罢了。而且，音子从未见

过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近年虽然在照片上见过，但却似乎都不好看。婴儿刚刚出生的照片，甚至脐带还和母体相连的照片也不是没见过，但那照片有些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因此，音子自己的婴儿的面容和身姿是不能浮现眼前的。浮现眼前的只不过是心中的幻像。《婴儿升天》的婴儿，并不是自己八个月早产且死去的婴儿。对此，音子自己也是很清楚的，而且她也不打算画成写实的东西。她只是想把对那失去的没有明确形体之物的哀悼惋惜和爱怜之情用画表现出来。这一心愿长年累月，作为憧憬幻想深藏于音子的心底。每当悲哀的时候，所想起来的便是这死去的婴儿的幻像。就连一直活到今天的自己也一定成为这幅画的象征。自己和大木的爱情的美丽与悲哀也必然融入这幅画中。

但是，这样一个婴儿的面容，音子却总是画不好。圣母怀抱耶稣或小天使的面容，音子虽然见过，但那一般都是有固定形态的，或者是带有大人气的小型脸庞，或者是主观臆造的圣人的面容。音子想画的，不是那种强劲而明晰的面容。这是人世上所没有的朦胧梦幻里光晕笼罩中的灵魂。这是能让任何人都变得温柔而文雅的精灵的形象。而且画像本身充满了无限的悲哀。但是，她不想偏重于抽象的画法。

对面容的画法有这样的愿望，那么对不足月而生的幼小婴儿的身体怎么画才好呢？背景和点缀怎么办才好呢？音子反复翻看了雷东和夏加尔的画集。但是，富于美好幻想的夏加尔没有诱发音子东洋风格的思考的天才。

日本古时的稚儿太子图比西洋画更为鲜明地又浮现在音子的脑海。—— 稚儿太子的图像依据的是弘法大师传的故

事，画的是幼年的大师于梦中在八叶（八个花瓣）莲花里与佛陀谈话的姿态。稚儿太子正坐于莲花之上，这一绘画样式是固定的。最古老的画上的太子是严肃而清高的，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变成妩媚温柔的美少女般的“稚儿”了。

五月的圆月祭之夜，庆子说“给我画像”时，音子之所以想起“稚儿太子”般的古典的“圣处女像”，当时音子已经意识到或许是由于自己心中已有“婴儿升天”图之故吧。那时的想法即使不错，可到后来音子头脑中却涌现出一个新的疑虑。这就是，无论是构思画死去的婴儿，还是构思画庆子，都浮现出稚儿太子图，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己对这幅稚儿太子图的喜爱，但同时不也是音子自身的自我爱慕、自我憧憬的体现吗？音子在对稚儿太子的憧憬中所见到的难道不是自画像吗？在死去的婴儿的画中，或者在庆子的画中，实际上难道不是潜藏着音子自画像的夙愿吗？稚儿太子般的圣幼儿像，或者圣少女像、圣处女像的幻影，难道不都是圣音子像的幻影吗？音子的这一疑虑，像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手刺入自己胸中的利刃。音子没有用这利刃进一步把胸膛切开。她拔出了利刃。但是，留下了伤痕，并时时作痛。

音子当然没有想原封不动地借用稚儿太子图的样式来画死去的婴儿或庆子。但是，构思这两幅画，稚儿太子都首先浮现出来，不正表明音子想画哪幅画时，稚儿太子都是潜在心底的吗？从“婴儿升天”画的名称和“圣处女像”画的名称中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音子是想通过自己的画净化甚至圣化自己对于死去的婴儿和对于庆子的爱。音子把庆子的肖像画题为“圣处女像”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曾和庆子开玩笑

说，题为“某抽象画家小姐”更有趣吧。但是庆子的画是否属于今天意义上的抽象画，音子并未认真考虑过。但是说饱含爱意，画成佛像那样，倒是那天夜里音子的真心话。

庆子最初来到音子这里时，曾把音子母亲的肖像画看作是音子美丽的自画像。以后音子见到一直挂在墙上的母亲的画像，不仅时而想起庆子的这一看法，而且对庆子见到画像时所说的话更是不能忘怀。之所以把母亲的肖像画当作自己的自画像画得既年轻又美丽，是出于音子对于母亲的思念，同时画中实际上也许体现了音子自身的自我爱慕。也许不仅仅由于母亲的面容与音子相似吧。也许音子画母亲的同时，也在画着自己。

对于画家来说，无论是静物画还是风景画，所有的画都是画家心灵的自画像，情绪的自画像，是画家的自我表现。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母亲的肖像画对于音子来说，蕴含着由衷的亲近和甜蜜的悲哀，似乎画成了音子自身的画像。若说甜蜜，稚儿太子的图像也并非不甜蜜。比稚儿太子图出色的佛像画或美人图，日本的古画中为数不少。而音子之所以首先想起稚儿太子图，大概由于那是一幅端庄美丽的幼儿像之故，同时恐怕也由于那幅画像的虔诚和甜美之故吧。并不信仰大师（弘法）的音子可能把自我思慕、自我憧憬之情暗暗寄托在稚儿太子的画像之中了吧。画像的甜美是能够容纳其悲哀的。

音子对大木年雄的爱，对死去的婴儿的爱，对母亲的爱，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些爱与音子身边的现实一起，在毫无改变地保持着吗？这些爱难道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变成音子的自

爱吗？对此，当然音子自己并未感觉到，也没有这样怀疑和自问过。音子和婴儿死别，和大木生离，和母亲死别，这些人虽然至今仍活在音子的心中，然而真正活在音子心中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音子自己。音子心中大木所在的地方，时间的流逝并未停止吧。音子在和自己心中的大木一起随着时间流逝。而且，对大木的爱的回忆，由于染上了音子自爱的色彩，实际上也许已经变化了。音子并没想过已往的回忆都是妖魔鬼怪或饿鬼亡灵。音子十七岁被迫和大木分离后直到四十岁的今天，既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作为单身女人的音子来说，对这种悲哀的爱的回忆十分珍视和爱惜也许是很自然的，这种爱惜带有自爱的色彩也许是很自然的。

音子沉缅于女弟子庆子这一同性的少女，尽管最初是庆子开始靠拢纠缠的，但这难道不是音子自身的自我思慕、自我憧憬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吗？不然的话——

“先生，画我……。在我变成，先生所说的，妖妇之前……。求求您，裸体也行。”音子是不会把说这话的庆子考虑是按佛像画方式，是按稚儿太子方式，还是按坐在莲花萼上“圣处女”的方式画的吧？音子把庆子画成这种姿态的少女，难道不是要把自身净化得很可爱吗？爱恋大木的十六七岁的少女一直在音子的心中，似乎总也没有成长。但是，音子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这样动脑想过。

——对自己身体的气味，特别是对汗味感到厌恶的具有洁癖的音子，京都夜间的闷热也许使得睡衣沾染了肌肤的汗湿。今天早上醒来，本该立即离开被窝，但她却倚枕面向墙壁，把视线又投向昨夜已经看过的婴儿的素描。八个月早产

的婴儿，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极短的时间，但是音子画“婴儿升天”是想把这个婴儿作为未曾在人世上出生、未曾在人世上生存，亦即作为精灵之子来画的。所以其素描便不易把握，而且难以定型。

庆子背对音子，仍在熟睡。薄薄的麻纺单被褪到胸下，被头夹在腋窝。由于是侧卧着，腿没有粗野地叉开，但脚脖却露在被子外面。庆子平时经常穿和服，不穿高跟鞋外出走动，所以细长的脚趾直顺平滑，是属于柔软纤细类型吧。但是音子感到庆子那骨节好像拉长了似的纤细的脚趾，与自己的类型不同，所以习惯上尽量把视线避开庆子身体中的脚趾部分。但是，若不看那脚趾而把它握在手中，会有一种感到自己时代的人的身体上所没有的不可思议的好感。好像在握着与人不同的生物的脚趾似的。

香水的气味从庆子那里飘了过来。这香水味对于年轻姑娘来说似乎过于浓重。音子自然知道这种香水庆子有时使用，但是庆子昨天为什么使用这种香水呢？音子心头忽然泛起疑云。

昨天晚上，庆子后半夜才回来，音子并没有考虑她到哪里去了。因为当时音子正聚精会神地观看挂在墙上的婴儿的素描。

庆子也没到浴室擦擦身子，就匆匆忙忙钻进被窝睡了。音子以为庆子睡着了，也许是因为音子比庆子先入睡的。

音子一起床，便绕到庆子的床铺那边，在微光中稍稍看了看庆子的睡容，然后拉开了防雨套窗。庆子一向机警敏捷，早上即使比音子醒得晚，音子拉防雨套窗的声音一响，便马

上起来帮忙，而今天早上庆子却在被窝里欠起半身，看着音子的动作。音子把拉窗和防雨套窗都打开后回到屋里。

“对不起，先生。我昨天夜里直到将近三点也没睡着……”庆子边说边站起来，先从音子的床铺开始收拾。

“是天太闷热，睡不着？”

“是……”

“噢，睡衣不要收了，要洗了。”

音子抱着睡衣，到浴室擦身子去了。庆子也来到浴室的洗脸处，刷牙似乎也是急匆匆的。

“庆子，你也洗洗身子吧。”

“唉。”

“昨天你没把香水洗去就睡了呀。”

“是吗？”

“‘是吗’，你不知道？”音子对庆子的漫不经心有些担心，“你，昨晚到哪儿去了？”

“……”

“快洗吧。不洗不难受吗？”

“好，过一会儿……”

“过一会儿？”音子看着庆子。

音子从浴室出来时，庆子拉开五屉橱的抽屉，正在挑选衣服。

“庆子，要出去？”音子厉声问道。

“是的。”

“是和谁有约会吗？”

“是的。”

“谁……？”

“太一郎先生。”

音子一时没搞明白。

“大木先生的太一郎先生。”庆子毫不畏怯，明确地答道。只是把“儿子”这个词省略了。

“……”音子默不作声了。

“太一郎先生昨天来京都，我，到伊丹机场去接他，约好今天我带他游京都。也没准儿是请他带着我……。先生，我什么也不瞒着先生呀。今天先去二尊院，太一郎先生说想去看山上的坟墓。”

“坟墓……？山上的……？”音子说，但自己却从未听到过。

“哎，据说是东山时代公卿的坟墓。”

“噢—— ？”

庆子脱下睡衣，赤裸的后背朝着音子，说：

“还是穿长衬衣吧。看来今天会热，但只穿贴身衬衣，恐怕不大礼貌吧。”

音子一声不响地看着庆子穿衣服。

“把腰带系好……”庆子把手绕到背后，用力系着。

音子在镜子里看着在化淡妆的庆子，庆子也似乎在那面镜子里看到了音子的脸。

“先生，请您不要那样板着面孔……”

音子猛然醒悟过来，想把自己冷峻的脸色松弛下来，但脸却硬梆梆的。

庆子对着三面镜的边镜，用手指拨弄着耳朵上面的头发。

耳形漂亮的庆子化妆结束了。她刚站起身，又坐下来取了一瓶香水。

“你身上不是还留有昨天香水的香味吗？”音子皱着眉。

“没关系。”

“庆子，看你慌慌张张的……”

“……”

“庆子，你为什么去会他呢？”

“说到京都来，太一郎先生把飞机的时间告诉我了。”

庆子站起来，把刚才拿出挑选的三件衣服中不穿的两件单衣，匆忙叠了叠，放进了五屉橱。

“再好好叠叠放进去吧。”音子说。

“唉。”

“重新叠一下。”

“唉。”但是，庆子对五屉橱连回头看都没看一眼。

“庆子，到这里来！”音子厉声说道。

庆子坐到音子面前，正面看着音子。音子却把视线移开，言不由衷地说：

“你连早饭也不吃就去吗？”

“昨天晚上吃得很晚，早饭不吃了。”

“昨天晚上……？”

“是的。”

“庆子。”音子严肃地说，“你会他，要干什么？”

“不知道。”

“是你想会他？”

“是的。”

“是庆子想去会他，是吧？”这从庆子坐立不安的神情中便能看出，但音子却像自己要亲自查明似地说：“这是为什么？”

庆子没有回答。

“不去会他不行吗？”音子把视线落到膝盖上，“我不想让你去会他，请你不要去会他。”

“为什么？这与先生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

“先生不是不认识太一郎先生吗？”

“庆子去过江之岛旅馆，知道那样，还居然能去会他！”

音子是在责怪庆子曾和太一郎的父亲去旅馆同宿，而现在又急忙去会儿子太一郎，只是“大木先生”、“太一郎先生”的名字，现在未能说出口。

“大木先生是您过去的恋人，而太一郎先生，您却连见都没见过，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呀。他只不过是大木先生的儿子而已。”庆子说，“又不是您的孩子……”

“……”

庆子的话刺痛了音子。音子回想起自己十七岁时早产了大木的未能成活的孩子，其后，大木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孩儿的事。

“庆子！”音子呼喊道，“你，是勾引他吧。”

“是太一郎先生把飞机的时间告诉我的。”

“已经达到你去伊丹去接他，又一起逛京都那样的交情了？”

“什么交情，先生，我不爱听。”

“不是交情，是什么？关系……？”音子用手背擦去苍白的额头上沁出的冷汗。

“你，是个可怕的人哪。”

庆子的眼睛闪着妖艳的光。

“先生。我，最讨厌男人……”

“请你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你如果去会他的话，就不要回来了。你若去了，就不要再回到我这里来了。”

“先生。”庆子的眼睛似乎湿润了。

“你，对太一郎先生要干什么呢？”音子放在膝盖上的手在颤抖，第一次从口中说出了“太一郎”的名字。

庆子霍地站起身，说：“先生，我走了。”

“请你不要去了。”

“先生，打我吧。像去苔寺那天那样，再打我……”

“……”

“先生。”庆子站在那里，转身躲闪似地走了出去。

音子顿时感到浑身微微沁出了冷汗。她静静地凝视着庭院里在朝阳下闪光的方竹。她站起来走向浴室。也许把水龙头拧过头了，水声把她吓了一跳。她急忙拧住了水龙头。她把水流放细，擦了擦身子。她稍稍冷静了些，但头脑中仍结着一个疙瘩。她用湿毛巾敷了敷额头和后颈。

回到房间，她在能看到母亲的肖像画和婴儿面容素描的地方坐下。一股自我厌恶感穿过了脊背。这股自我厌恶感似乎来自和庆子一起生活，进而扩展到整个自我存在，与其说音子感到悲哀，毋宁说感到可耻。她失去了气力。自己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活着？

音子想呼唤母亲。她忽然想起了中村彝的《老母像》。《老母像》是这位画家生命终点时的作品。中村是留下老母亲而死去的。在《老母像》是画家的绝笔这层意义上，这幅画浸染着音子的心。音子只在画集里见过这幅画，并未见过原作，因而难以确切理解原作，但是音子是饱含着感情来看这幅画的照片的。

年轻的中村彝所画的意中人丰满而有力,色彩偏重红色，具有雷诺阿风格。此外，他的众所周知的名作《厄洛申科像》冷静地表现了盲诗人的高雅和哀愁，体现了作者的虔诚之心，色彩温和而明丽。然而，其绝笔的《老母像》，颜色却变得暗淡而冷峻，画法也很简朴。瘦削而胸部扁瘪的老母亲侧坐在椅子上，其背景是木板镶嵌到半墙多高的墙壁。老母亲面前的墙壁的凹陷处放着水壶，老母亲头部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温度计。温度计是原本就挂在那里呢，还是画家为作画而添加的呢？音子当然无从知晓，但是这支温度计，和从轻轻放在膝盖上的老母亲的手指上垂挂着的佛珠，一并留在音子的印象之中。让人感到，这似乎象征着先于母亲谢世而去的画家之死的心。就是这样一幅画。

音子从抽屉里取出中村彝的画集，把这幅《老母像》和自己母亲的肖像对比起来。音子把母亲画得很年轻，不是老母亲的画像。母亲是先去世的，也不是音子的绝笔。音子的母亲的肖像中毫无死的影子。同时，西洋画和日本画虽然不同，但音子把摄影版的老母像置于面前，为感到自己母亲画像的浅薄而闭上了眼睛，脸上的血色似乎在消退。

音子是满怀着对母亲的偏爱来画母亲的面容的。她只想

把母亲画得既年轻又美丽。这似乎是音子的一种祈求。如果中村彝的《老母像》中也有即将去世的画家的祈求的话，那么音子则显得何等浅薄造作啊！音子的人生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音子的画并不是直接对母亲写生，而是母亲死后看着母亲的照片画的。画得比照片既年轻又美丽。音子画母亲时，也照着镜子参考了自己那张酷似母亲的面庞。画得矫情而美丽是当然的，尽管如此，但在母亲的肖像画中并未寄托深厚的灵魂。

至于说照片，音子想到，母亲来到京都以后并没有自己单独照过像。当杂志卷首需要刊载音子的照片时，从东京的杂志社来的摄影家希望能有一幅音子和母亲在一起的照片，母亲却像躲藏似地逃走了。音子现在才感到，那恐怕也是母亲悲哀的表现吧。母亲像无脸见人者遁世隐居似地带着女儿移居京都后，和东京亲近的人们几乎全都断了联系。音子也并非没有无脸见人的想法，但她来京都时毕竟才十七岁，与母亲的孤独和厌世自然不同。她带着与大木的爱的伤痕的同时，又一直保持着这种爱，这也和母亲全然不同。

母亲的像必须重新画吧。音子边想边凝视着母亲的肖像画，凝视着中村彝的老母像。

音子感到，庆子去会大木太一郎，似乎就与自己疏远了，内心的不安难以抑止。

今天早晨，庆子没有像以往那样习惯地说“报复”的话。她说讨厌男人，但这是靠不住的。庆子用昨晚吃得很晚这一牵强附会的理由，等不及吃早饭就走了，可见是对音子的背

离。庆子对大木的儿子要干什么呢？二人要怎么样呢？二十四年间，被对大木的爱所缠绕而活过来的自己，现在怎么办好呢？音子难以静静地坐下去了。

未能阻止住庆子去会太一郎的音子，现在去追庆子，自己也去见太一郎，这或许能防止某些危险发生吧？但是，二人在哪里会面呢？太一郎住在哪里呢？音子却没有听庆子说过。

湖　　水

庆子来到木屋町的“总屋佳”，太一郎已经换上外出的西装，站在高台上了。

“早晨好！昨晚休息得好吗？”庆子靠近太一郎，身子倚在高台的栏杆上。

“您在等着我吧。”

“我醒得很早。听见河水声，觉得很吸引人，就起来了。”太一郎说，“我看到东山的日出了。”

“那么早……？”

“唉。但是，山靠得太近，就不像日出了。只是随着太阳升起，东山的绿色鲜明起来，鸭河的流水在朝阳下闪光……”

“你一直在看着这些？”

“观看对岸街上人们起来活动，倒很有趣。”

“你没休息好？这个住处不习惯？”

庆子又低头耳语似地说："你没睡好，如果是因为我，我真高兴……"

"……"

"你不说是因为我？"

"是因为庆子小姐。"

"你好像是被我催得没办法才说的呢。"

"可是，你睡得很好吧。"太一郎看着庆子的眼睛说。

庆子摇了摇头，说："不。"

"看你的眼睛，你睡得很好啊。像明灯似的闪闪发光……"

"因为我心里有一盏明灯。是因为太一郎先生。即使一夜两夜不睡，眼睛也是欢乐的。"

庆子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温柔而湿润，凝视着太一郎。太一郎拿起了庆子的手。

"你的手真凉。"庆子小声说。

"你的手真温暖啊。"太一郎说着，逐个摸着庆子的手指，其手指的柔软直传到心里。那简直不像人手般的纤细的手指，在太一郎的手中像要融化了。这不是很容易咬断吗？太一郎想把庆子的手指衔在口中。少女的柔弱似乎从手指传过来。而且，庆子的侧脸的美丽的耳朵和细长的脖颈，就在太一郎的眼前。

"你就用这纤细的手指作画的吧。"太一郎把庆子的手举到嘴边。庆子看着自己的手，眼睛湿润了。

"庆子小姐，你难过了？"

"我是高兴啊，高兴到难过的程度……。今天早晨，太一

郎先生无论摸我哪儿，我都要流泪。”

“……”

“我感到我的什么事要结束了。”

“什么事……？”

“你问这种事，真坏。”

“不是结束，是开始。什么事的结束，不就是什么事的开始吗？”

“你要知道，结束就是结束，开始就是开始……，这是有区别的。女人这么想，就变成新的另外一个女人了。”

太一郎想把庆子抱在怀里，可是抚摸庆子手指的手反而松劲了。庆子温柔地靠在太一郎的身上。太一郎抓住了高台的栏杆。

下面的河边上传来犬的狂吠声。好像是附近一个店铺的中年妇女带着一条狸遇见了一条大秋田犬而狂叫起来。秋田犬几乎未予理睬。牵着秋田犬的年轻男人好像是一个小餐馆的厨师。中年妇女蹲下来抱起了狸。狸在她的怀里挣扎着，继续狂吠。这位妇女转身背朝秋田犬，狸便好像是向着太一郎和庆子狂吠似的。中年妇女搂着狸的头，并仰望高台和蔼地笑了笑。

“真讨厌，一大早狗就朝我叫，是个不祥的日子。我，最讨厌狗。”庆子躲在太一郎的身后。犬不叫了，庆子仍在太一郎身后，把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

“太一郎先生，与庆子约会高兴吗？”

“高兴啊。”

“能像我这么高兴吗……？恐怕还没有我这么高兴吧。”

“……”太一郎没有料到庆子口中说出这种富有女人味儿的话，一股年轻女性的芳香气息随着庆子的话语触到太一郎的脖颈。庆子的前胸似乎轻轻挨近太一郎的后背。虽然不是紧紧贴上，但后背和前胸之间毫无间隙，一股温柔的暖流传了过来。庆子已经属于自己的了，这种感觉在太一郎的心中扩展开来。太一郎感到，庆子已经不是一个异常的少女，一个神秘的少女了。

“你大概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和太一郎相会的吧。我想，我如果不到北镰仓去，我们是不能相会的。”庆子说，“这，真是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呀。”

“我所说的不可思议，是每天每天都在想念太一郎先生，所以虽然这么久才相见，却感到常和你见面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太一郎先生已经把我忘了吧。这次来京都，才忽然想起我的吧。”

“庆子小姐说这种话才不可思议呢。”

“是吗？你也偶尔想起我来？”

“每当我想起庆子小姐，总要伴随着一点痛苦……”

“哎哟！为什么……？”

“想起庆子小姐，就会想到你的先生吧。这就会想起我母亲年轻时的痛苦了。那时我还不懂事，不知详情。但是我父亲的小说里写得很详细。小说里写着我母亲抱着还是幼儿的我，在黑夜的街上彷徨，饭碗从手中掉下来而哭倒在地。也许是抱得不舒服，母亲走出门外，幼儿的我痛哭不止，哭声传得很远。幼儿的哭声，母亲也没有听见。据说母亲的耳朵

也听不见了，牙根也活动了。母亲那时才二十三四岁呀。可是……”太一郎没有继续说下去。

“可是，我父亲写上野先生的小说至今也很畅销。带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小说多年的稿费资助了全家的生活费用，资助了我的学费，也资助了妹妹的结婚费用。”

“这不是很好吗？”

“现在说也没有用了，但一想起来就感到很可笑。那部把我母亲写成疯狂嫉妒的十分丑陋的小说，对于作为儿子的我来说，是很讨厌的。而且又出了文库本。现在每次增版印刷，出版社都寄来作者检验盖章用纸。盖五千、一万个印章，都是我母亲盖。现在已是中年人的母亲，为了自己被写得很丑陋的小说的增版印刷而强作笑脸，啪啪地盖章。”

“……”

“但是，对于我母亲来说，也许风波已经过去了。因为家庭已经平静了……。作为这部小说作者的妻子，世人本该轻视我母亲，可实际上却反而似乎受到尊重，真是有些奇怪。”

“因为是大木先生的太太嘛。”

“可是，你的先生不是现在也仍然活在这部小说里吗？也没有结婚……”

“是啊。”

“不知我父亲和母亲对这是怎么想的。他们好像把上野先生这个人忘掉了。有时想起我也分享了这部小说的稿费，心里真有些不好受。牺牲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的一生……。庆子小姐说想替上野先生也对我进行报复……”

“好了，不要说了。我的报复已经结束了。”庆子把脸贴

在太一郎的脖颈上，“我就是我呀。”

太一郎转回身，抱住了庆子的肩头。

庆子耳语似地说：

“上野先生说，我可以不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说了去会太一郎先生。”

“你说了？”

“……”

“说了呀。”

“先生说，请你不要去。她还说，你若去的话，就可以不回来了……”

太一郎把手从庆子的肩头松开了。他忽然发现，对岸大路上的往来车辆逐渐多了起来。东山的颜色也变了，呈现出浓淡分明的绿色。

“我不该说是吗？”庆子窥测似地看着太一郎绷紧的脸说。

“不。”太一郎停了停，说：

“我总觉得自己会不会做出替我母亲对上野先生进行报复的事。”太一郎说着，从高台回到房间。

“替你母亲报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说得真让人费解。”庆子急忙跟着太一郎走了过去。

“走吧。哦，庆子小姐还是回去的好。”

“哎哟，真狠心！”

“这次是我替父亲来扰乱上野先生身边的平静了。”

“昨天晚上我说报复什么的，是我不好。请你谅解。”

太一郎在旅馆前拦了一辆出租车，庆子也乘了上去。太

一郎似乎感到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出租车穿过许多街道，直到嵯峨的二尊院，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什么话也没有说。

“把车窗都打开好吗？”庆子只是问了一句话，便也沉默不语了。她只是把自己的手搭在太一郎放在膝盖的手上，晃动着食指。庆子的手没有出汗，却潮乎乎的，很滑润。

二尊院的山门，据说是当时的豪门贵族角仓氏于庆长十八年从伏见桃山城移到这里来的。这座山门具有当时城门的规格样式。

“看今天的阳光，将是个热天哪。”庆子说，“我，来二尊院还是第一次……”

“我稍稍调查过定家的事……”太一郎登着山门的台阶，回头看了看庆子的脚下。庆子和服的底襟在轻轻摆动。

“定家在小仓山的山脚下住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称作时雨亭的山庄却有三个，似乎弄不清哪个是真的。这个二尊院的后山，相邻的常寂光寺，还有厌离庵……”

“厌离庵，先生也带我去过。”

“是吗。那个尼姑庵里，还有定家写小仓百人一首时，研墨时用过的水井吧。”

“我记不清了。”

“那是称为柳水的名水呀。”

“真使用过那个水井的水吗？”

“因为定家被奉为歌神，所以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尤其在室町时代，定家更是和歌之神，文学之神。”

“二尊院的山上也有定家的墓吗？”

“不。定家的墓在相国寺。在厌离庵，有一个传说是定家

的荼毘冢的小塔……”

“……”

太一郎发现，庆子对藤原定家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刚才出租车驶过广泽池，看见对岸映在水中的美丽的松山之后，嵯峨野上千年的历史和文学那生动的风景便在太一郎的心中活了起来。从池对岸也见到了小仓山。那山在岚山前面显得低矮而平缓。

太一郎被山野的景观诱发出的怀古幽思，因庆子在身边而更加显得情绪昂奋。太一郎深深地感到，这真的是来到京都了。

但是，太一郎在这风景中可能已经软化了庆子这位小姐今天早上和音子争吵起来的那种激愤情绪吧。太一郎注意到这一点，便不由看了看庆子。

“不要那样，用那种奇怪的眼光看我……”庆子眼睛闪着光，伸出手来。太一郎轻轻抚摸着她的手，说：

“是奇怪呀。我和庆子小姐这是走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哪儿啊？”

“是哪儿呢？这个人是谁呢？”庆子握住太一郎的手指，用力攥着。“我不知道啊。”

松树的树影浓浓地投落在山门内宽阔的参拜道路上。这是道路两旁苍翠的红松。松树之间也有枫树。松树枝头的树影在地上静静的。松树的树影在行走着的庆子的白色和服和脸颊上动着。枫树枝桠低垂，时而拂过头顶。

当见到这条道路尽头的石阶上面的瓦顶泥墙时，听到了水声。登上石阶，沿墙向左拐。水从那瓦顶泥墙的墙根落下

来。墙上随便开了一道门。

“一个人也没有啊。”庆子站在石阶上面的门上说。

“这寺院尽管很有名，但来这地方的人反而很少，这真是不可思议。”太一郎也止住了脚步。

小仓山在眼前绵延。铜屋顶的正殿肃穆而沉静。

“左面那棵树很不错吧。那是棵细叶冬青古树，据说是西山名树呢。”太一郎走近树前。细叶冬青老节斑驳，从根到梢枝桠凸凹不平，绿叶繁茂，郁郁葱葱。那满树枝桠短而有力。

“我喜欢这棵古树，记得很清楚，但这样贴近看，是多少年来的愿望啊。”

太一郎只是说了细叶冬青树，而对于悬挂在正殿的“小仓山”和“二尊院”的御笔匾额，对于二尊院这一寺院名称的由来却未作任何解释。

折回到弁天堂的右面，太一郎仰望高高的石阶，说：

“庆子小姐，能上去吗？穿着和服……”

庆子从唇中露出美丽的牙齿，摇着头说：

“上不去呀。”

“……”

“拉着我的手，再背着我。”

“慢慢上吧。”

“是在这上面吗？”

“是的。实隆的墓，登上石阶，上面就是。”

“太一郎先生是为看那个墓来京都的，不是来会我的呀。”

“是的，完全正确。”太一郎把握起庆子的手放开了。“我自己上去，你在下面等我吧。”

“我能上去的。这几个台阶算得了什么，请你放心……。就是登上小仓山的山顶不回来也没关系。”庆子说完，拉起太一郎的手，开始登石阶。

石阶好像没有多少人走，那一阶一阶古旧的石阶底端长出青草和凤尾草。身边还开着黄色的花朵。他们登到旁边排列着一些墓碑的地方。

“是这里吧？”庆子说。

“不，还在上面。”太一郎答道，但却走进旁边的墓地，说：“这三座石塔都很美吧。这被称作三帝陵，以卓越的石造艺术而著称。这边的宝箧印塔和中间的五重石塔造型都很优美吧。”

庆子也点头观看着。

“时代的风貌都留在石头上……”

“是镰仓时代吗？”

“是的，是镰仓吧。对面那座十层石塔好像是南北朝的。据说那原是十三重塔，上面的一截没有了。”

庆子具有绘画才能，对石塔典雅优美的造型，自然是心领神会的。庆子似乎已经忘了这里还在和太一郎拉着手。

“这一带还有二条、鹰司、三条等公卿的许多墓，角仓了以和伊藤仁斋的墓也在这里，但这样的石塔名作只有三帝陵而已。”太一郎说。

从这里再往上登，登到石阶尽头，有一座叫做开山庙的小佛堂。佛堂里面只高矗着一通刻有二尊院中兴的湛空上人的业绩的石碑，颇为新颖别致。

但是，太一郎并没有去看这个佛堂，而是向排列在佛堂

右侧的墓碑群走去，说：

“就是这里啊。这是三条西家的墓。右端是石隆。这里写着前内大臣实隆公吧。”

庆子一看，见一个简朴的高与膝平的墓的旁边立着一块刻有实隆的名字的石头。相邻的墓前也立着一块细石条，刻着“前右大臣公条公”，其左侧刻有“前内大臣实枝公”。

“身为内大臣或右大臣的人，墓是这样简朴吗？”庆子说。

“是的。简朴的墓，我是喜欢的。”

如果不另立着刻有名字和官职的石头，那么这些墓碑与仇野的念佛寺里那些无人祭祀的亡灵的墓碑并无任何不同。这些墓碑长出青苔，陈旧不堪，在泥土遮埋和岁月湮没中似乎都改变了形状。这些墓碑默默无声。正因其默默无声，太一郎似乎要听一听遥远而微弱的声音似地蹲下身去。庆子的手握在太一郎手里，因而也随之蹲了下来。

“这是和人们关系很近的墓啊。”太一郎用逗引庆子兴趣的措词，“我正在研究这位实隆的情况。实隆享有八十三岁高寿，从二十岁到八十一岁的六十一年间所写下的日记是东山文化的宏伟的史料。此外，还有实隆的姻亲公卿的日记，还有连歌师的日记，里面经常出现实隆的名字。在实隆的时代，就是说在乱世中能有文化的传统和勃兴，对其进行研究还是蛮有意思的。”

“你正在研究这些，所以对这个墓感到很亲切吧。”“是啊。”

“你研究几年了？”

“三年，不，有四五年了吧。”

“从这个墓里涌现出太一郎先生的灵感了吗？”

“灵感？哦，灵感……？”太一郎像在自问。庆子猛然把胸脯倒在他的膝盖上。太一郎摇晃了一下。庆子就势搂住了他的脖子。

“在太一郎先生的珍贵的墓前……。是吧？”

“……”

“我也把它当作很亲切的墓……，当作珍贵的值得纪念的墓……。这个墓呼唤着太一郎先生的心。这不是坟墓啊。”

“不是坟墓吗？”太一郎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句庆子的话，“坟墓，一旦历经数百年，便不是坟墓了……”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呀。”

“石头坟墓也确实有其丧失作为坟墓的寿命的时候啊。”

“我听不见呀。”

“耳朵靠得太近了……”太一郎把嘴唇贴近眼前的耳朵。

“不，不，好痒啊。”庆子摇着头。

“……”

“喘的气进到耳朵里，好痒啊。你真坏。”庆子乜斜着眼睛仰望着太一郎的脸。庆子的脸斜贴在太一郎的胸口上。

“吹女人的耳朵，真讨厌。”

“我没吹呀。”

太一郎不由轻轻一笑，好像这才注意到自己正在抱着庆子的后背。自己胳膊抱的是庆子这种感觉强烈起来，感到膝盖上庆子的压力加重了。但是，又是那样的轻盈而柔软。

由于庆子猛然间把胸脯倒在正蹲着的太一郎的膝盖上，太一郎的姿势是勉强支撑的。为了不致仰面倒下，他或者脚

尖用力，或者又反过来脚跟用力。他这样是不由自主的。

庆子搂着大一郎的脖子，其衣袖自然是褪到胳膊肘上的。太一郎感到庆子滑润的肌肤凉丝丝地贴在脖子上，这说明他已经清醒了。

“吹了美人儿的耳朵了，是吗？”太一郎想，大概是自己喘气太粗了吧，便把呼吸平稳下来说。

“我的耳朵最怕风吹。”庆子低声细语道。

庆子的耳朵吸引着太一郎。太一郎用指尖捏了一下。庆子睁着眼睛一动也没动，太一郎便摆弄起她的耳朵来。

“真像一朵珍奇的花呀。”

“是吗？”

“你听见什么了吗？”

“听见了，那是……”

“那是什么……？”

“什么呢？好像是蜜蜂落在花上的声音吧……。不是蜜蜂，也许是蝴蝶。”

“因为是轻轻摸的。”

“你喜欢摸女人的耳朵？”

“哎——？”太一郎的手指停下了。

“喜欢是吗？”庆子仍然柔声细语地说。

“因为这么美丽的耳朵，我从来没有见过……”太一郎说得很勉强。

“我喜欢给人掏耳朵。奇怪吧？”庆子说。

“因为喜欢，所以很会掏。过一会儿给你掏掏吧。”

“一点风丝儿也没有啊。”

“没有风，只是阳光的世界啊。”

“是的。在这样的一天，从早晨你就在古墓前拥抱我，值得纪念哪。这纪念是坟墓给予的，多么不可思议呀。”

“坟墓是为这一纪念而修造的吧。”

“这一纪念在太一郎先生的心中一定很短暂，很快就会消失的。”

然后，庆子一只手支着太一郎的膝盖，想要站起来，说：

“真难受啊。”

“你为什么以为这一纪念在我心中会很快消失呢？”

“这样呆着难受死了。”庆子就要站起离开，太一郎把她抱了过来，并把嘴唇轻轻触到她的嘴唇上。

“不，不，不，我不喜欢嘴唇！”

太一郎对庆子的厉声拒绝感到吃惊。但是，庆子也许是为了把嘴唇躲起来吧，把脸紧紧地贴在太一郎的胸口。太一郎去摸庆子的头发，当手摸到额头时，便要把她的头从自己的胸前拉开，而庆子的脸却反抗着。

“好疼啊。你这样捂我的眼睛，眼睛冒金星了。”庆子说，但她的脸却未能抵挡住太一郎的手的力量。

庆子闭着眼睛呆着。

“捂哪个眼睛了？”

“右眼。”

“还疼吗？”

“疼啊。眼泪没出来吗……？”

太一郎看了看庆子的右眼，眼睑上并未留有红色的指痕。太一郎的脸自然而然地一倾斜，嘴唇碰在庆子的右眼上。

庆子小声地“啊”了一声，但并没有抵抗。

太一郎的嘴唇感觉到庆子的睫毛很长。

太一郎像碰到可怕的东西一样离开了。

“眼睛可以？嘴不行……”

“哎呀，真坏。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坏话！”庆子扶了一把太一郎的胸脯，险些把他推倒，自己就势站了起来。白色的手提包落在地上。太一郎把它拾起来，说：

“手提包好大啊。”

“是的。里面装着游泳衣呢。”

“游泳衣……？”

“我们不是约好到琵琶湖去吗？”

“……”

“我右眼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庆子从太一郎递过来的手提包里取出镜子，边照眼睛边说：

“倒没红。”

她又用手指轻轻揉了揉右眼眼睑。当庆子发现太一郎在呆呆地盯着自己，不由倏地红了脸，低下了娇媚而羞涩的眼睛。她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太一郎的衬衫。衬衫上印有庆子淡淡的口红。

“怎么办呢？”太一郎拿起庆子的手说。

“你说怎么办？弄不掉的。”

“不，就这样，把上衣纽扣扣上就遮起来了。我是说现在怎么办。”

“现在……？”庆子歪起美丽的脖子，“不知道，我也不知

道啊。”

“去琵琶湖还是下午好吧？”

“现在，几点钟？”

“差十五分十点。”

“还那么早……？看树叶都像中午……”庆子环顾了一下周围的树木。

“岚山离这里很近哪。夏季的岚山一定人很多吧。为什么这里谁也不来呢？”

“即使来二尊院，恐怕也很少有人上到这里来的吧。”

太一郎随便敷衍了这么一句，心里轻松了些，用手帕擦了擦汗津津的脸。

“跟我去看看时雨亭的遗迹好吗？时雨亭据说有三个，至于哪个是真的，我并不想调查，这二尊院的那个我也没有去过。这里我以前来过两三次，看过那个路标……”

时雨亭遗迹路标的木牌在后面的山脚下。

“还往上登吗？”庆子仰头看了看山，“没关系的，到山顶我也上。不好走的话，就光脚。”

在把树木分开攀登的小路上，发出庆子的衣服与树枝摩擦的声音。太一郎回过头来，抓住了庆子的手。

不久在前面分成了两条路。

“走哪边儿呢？好像左边儿。”太一郎说。但是，这条向左走的路与其说是沿着山腰走，不如说是在悬崖上走更恰当些。太一郎踌躇了。

“好危险啊。”

“真可怕。”庆子双手抓着太一郎的右手。

“穿草鞋滑，容易掉下去。喂，走右边儿吧。”

“走右边儿……？也不知道时雨亭在右边儿还是左边儿……。右边儿好像是到山上的路。”

这条路掩蔽在树丛之中。太一郎被庆子柔软的手拉着走。庆子忽然停住脚，说：

“你让我穿着和服在这样的树丛里走？”

遮蔽着二人的矮树的前面，高高耸立着三棵松树。从松树之间能望见北山，下面街镇的一角隐约可见。

“那是哪儿呢？”太一郎正要用手指向那里，庆子靠了过来，说：

“不知道啊。”

太一郎踉跄了一下，随着庆子缓缓地俯下身，也坐了下来。庆子被太一郎拥抱着，用右手整理了一下散开的和服下摆。

太一郎把嘴唇贴在庆子的眼睛上，庆子闭上了眼睛。他又把嘴唇从眼睛移到嘴唇上，庆子也没有躲避。但是，庆子却紧紧地闭着嘴。

太一郎抚摸着庆子细嫩的脖颈，要把手伸到衣领里面。

“不，不。”庆子用两只手抓住了太一郎的手。太一郎把和庆子合在一起的手从庆子的衣服的上端移到胸前，把手掌放在那隆起的地方。庆子把太一郎的手从自己胸脯的右面移到左面。然后，庆子眯起眼睛看着太一郎。

“右边的不行，不许碰。”

“哎——？”太一郎感到莫名其妙，顿时把放在庆子胸脯左面的手松开了。庆子仍眯着眼睛，说：

“右边，我，感到悲哀。”

“悲哀……？”

“是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右边，也许因为心脏不在右边吧。”说着，庆子羞涩地闭上眼睛，从左胸把身子向太一郎的胸前靠了过去。

“作为女孩子，也许哪里有残疾。那残疾的地方好起来，也会感到是一种悲哀的。”

“……”

庆子在江之岛的旅馆，不让太一郎的父亲摸左侧的乳房，太一郎当然是意想不到的。太一郎自然也不会知道，现在正与那时相反，只允许作为儿子的太一郎动其左乳，而躲避右乳。而对于庆子所说的女孩儿的身体也许哪里会有残疾的地方这句话，却感到有一种可怜的刺激。

但是，太一郎从刚才庆子说的话里，听出了她的胸曾被男人抚摸过这一明显的证据。而这一点也对太一郎是一种诱惑。太一郎稍稍用力满把抓过庆子的头发，吻了她。庆子的额头和脖颈顿时微微冒出汗来。

二人走过角仓家的墓前，下山后，去了祗王寺。又从那返回来，悠然漫步到岚山。

在吉兆餐馆吃了午饭。

“让您久等了。车来了。”女招待走过来说。

“啊！”太一郎不由看了看庆子。太一郎这才知道，刚才庆子似乎到化妆室去了，原来是付了餐费，把车也托人订好

了。

车到了京都市内二条城附近时，庆子突然说：

“没想到这么早就能去呀。”

“到哪儿去……？”

“真烦人！糊里糊涂的……。不是定了去琵琶湖吗？”

“……”

车朝东寺的高塔的方向行驶，见到七条的京都站从右侧过去，车从东寺前面穿过。这是南环路。路的下面时而出现鸭河，但却不像鸭河，显得很荒凉。司机指着道路前面的山说：

“据说那山叫牛尾山。是牛的尾巴的尾字。”

车从那座牛尾山的左侧驶过，又越过东山的南侧。

从左侧往下看，湖水相当辽阔。

“是琵琶湖呀！”明明都知道是琵琶湖，庆子却高声叫道。“终于把你带来了，终于……，啊！”

太一郎没有理会庆子的话，他被湖中那么多小帆船、汽艇、游船吸引住了。

车，驶入大津这一古老的市镇，从琵琶湖展望台附近向左轩，从汽艇竞赛场驶过，又穿过海滨大津街，进入了琵琶湖旅馆的林荫路。林荫路两端排列着家庭用车。

庆子在乘车时和上车以后都没有对司机说要去的地方，由此看来，把车开到琵琶湖旅馆也许是在吉兆餐馆便已经订好了吧。太一郎对此感到有些意外。

旅馆的男仆迎出来，给他们开门。太一郎也只好进去了。

庆子没有看太一郎，径自走到柜台，爽爽快快地说：

“岚山的吉兆先生预订好的。我是大木……”

“是，是，知道了。”客房人员答道，“住一夜是吧？”

庆子未置可否，一声不响地退到后面，让太一郎在住宿人卡片上署名。太一郎没有考虑是否用化名的余地，再则庆子已经说了“我是大木”，所以便写了本名，写了北镰仓的真实地址。而对庆子那部分，只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了“庆子”。写了“庆子”，太一郎的情绪多少有所缓和。

手持房间钥匙的男仆站在电梯旁边，等着二人乘电梯。无需使用电梯，房间在二楼。

“房间真好……”庆子说。

是一个双连间，里间是卧室，外间一面湖水尽收眼底，一面可眺望京都边界的山。旅馆配以桃山情调的山形墙顶封檐板样式吧，房间的窗外环绕着红色的栏杆。墙壁和窗户下面的裙板，玻璃窗的粗大的窗框及格棂，均显得古香古色，谐调而宁静。眺望窗像墙面一样宽大。

侍女很快端来热热的日本茶，便出去了。

庆子站在朝向湖水的窗前，双手抓着白色的花边窗帘的一端，没有回头。

太一郎坐在长沙发的正中，望着庆子的背影。庆子穿的不是昨天的和服了，只是腰带还和昨天到伊丹机场迎接他时一样，是虹的图案。

庆子背影的左侧是湖水。许多小帆船的帆都朝着同一方向。帆多为白色，也有红色和紫色的。汽艇各自溅起水雾，托着水的尾巴在水面上疾驰。

汽艇的马达声，旅馆游泳池的人声，院子里的剪草机声，

一齐向窗子里传来。房间里有冷气机的风声。

太一郎像在等着庆子。

“庆子小姐，喝茶吗？”太一郎说着，自己拿起了桌子上的茶杯。

庆子摇着头说：

“你为什么什么也不说？为什么默不作声？无情！太无情了！”她摇晃着窗帘。庆子的身子也好像踉跄了一下。

“你不认为这景色很美吗？”

“很美呀！可是，我认为庆子小姐的背影更美。庆子小姐的脖颈，庆子小姐的腰带……”

“在二尊院的后山，太一郎先生膝盖上的东西还记不记得？”

“你问我还记不记得……？刚才的事……？”

“不过，你一定在生我的气吧？一定很惊讶吧？一定没想到吧？这我知道。”

“惊讶倒是惊讶。”

“我自己也在惊讶自己。女人竭尽全力，是很可怕的。”庆子压低声音说，“因为可怕，所以就不敢到跟前来了吧。”

太一郎站起来走了过去，把手搭在庆子的肩上。庆子被那只手轻轻引诱着，毫不掩饰地走到长沙发前，挨肩坐了下来。她垂下眼睑，不看太一郎。

“给我茶喝。”她轻声说道。太一郎拿起茶杯，端到庆子的面前。

“用嘴……”太一郎稍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热茶含在嘴里，一点一点地从庆子的唇间流了进去。闭目仰面的庆子

只用唇吸，用喉咽，手脚及身体的任何地方都全然不动。

“还要……”庆子仍然一动不动地说。太一郎又含了茶水送入她的口中。

“啊——，真好喝。”庆子睁开眼睛，“现在死了也行啊。茶水是毒药就好了……。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太一郎先生也已经不行了，不行了呀！”

庆子又说：

“转过身去。”说着，把太一郎的肩膀转了半圈，把脸贴在他的肩胛的后面。就这样，庆子的手温柔地抱着太一郎，摸索太一郎的手。太一郎拿起庆子的一只手，从小指开始，把五个手指一个个地边抚摸边出神地看着。

“对不起。我，恍恍惚惚的，没注意……”庆子说，“洗个澡就会好吧。去放洗澡水吧。”

“是啊。”

“只冲个淋浴也行……”

“有汗味儿吗？”

“我喜欢啊。这么喜欢的气味，有生以来第一次闻到。”

“……”

“不过，还是想彻底洗洗吧。”

庆子站起来，走进卧室。太一郎听见了里面浴室里放水的声音。

太一郎正在观看向旅馆的岸边靠拢的游船时，庆子调好洗澡水后，回来了。

太一郎用肥皂仔细地洗着在嵯峨出了汗的身体。

浴室响起出乎意料的敲门声。是庆子要进来吗？太一郎

不由缩了一下身子。

“太一郎先生，电话。电话找你，出来接吧……”

“电话？找我？不会的。从哪儿打来的……？一定是打错了。”

“电话。”庆子只是这样叫了一声。

“奇怪，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呀！”

“不过，给太一郎先生……”

太一郎没等擦干身子，就披着浴衣走出浴室。

“我的电话……？”太一郎现出诧异的样子。

太一郎见两张床的枕头之间放有电话机，正要走过去。

“在这边房间里。”庆子叫道。

电话机话筒已经拿下来放在电视机旁边的小桌上。太一郎拿起话筒举到耳边时，庆子说：

“是北镰仓你家里来的。”

“哎—— ？”太一郎的脸色变了。

“为什么？又……？”

“是你母亲来的电话。”

“……”

“是我打的电话。”庆子用紧张的声音继续说，“我说我和太一郎先生来到琵琶湖旅馆。我说太一郎先生已经和我订婚。我说请原谅我。”

太一郎感到憋得慌，只是盯视着庆子的脸。

刚才庆子说的话，母亲当然也听到了。太一郎进入浴室后，关上了卧室门，关上了浴室门，再加上水声，便听不见庆子打电话的声音了。让太一郎进入浴室，原来是庆子的计

谋啊！

“太一郎——，太一郎——，太一郎在吗？”太一郎紧握的话筒里，传来母亲的呼喊声。

庆子那双被太一郎盯视着的、又一眨不眨地反盯着太一郎的眼睛，闪着像要刺穿太一郎的光，是那样的美丽。

“太一郎，太一郎不在吗？”

“我是太一郎，妈妈。”太一郎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太一郎，是太一郎吧。”母亲明知故问地说，压低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

“分开……，太一郎，请你和她分开！”

“……”

“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你是知道的吧。你应该知道啊，是吧。”

“……”

庆子从身后抱住了太一郎的胸脯。庆子用脸颊把太一郎放在耳朵上的话筒推开，又用嘴唇堵上了太一郎的耳孔。

“妈妈……”庆子呼唤了一声，“庆子为什么给您打电话，妈妈您理解吗……？”

“太一郎，不是你在接电话吗？现在是谁在接电话？”母亲说。

“是我呀。”

太一郎躲开庆子的嘴唇，把话筒放在耳朵上。

“什么，真不害臊！太一郎在那，却自己先来接电话……。是那个人让你打电话的吗？”母亲接二连三地说，“太一郎，马上回来！现在马上离开旅馆回来……。那个人在偷听吧？她

听着也没关系。让她听着更好。太一郎，只要是那个人，就得分开！是个可怕的人啊！我清楚，不会错的呀！请不要把我再折磨疯了。这次我会死的。这不仅仅因为那个人是上野音子小姐的弟子呀！”

尽管太一郎被庆子的嘴唇贴在脖子上，却仍在听着电话。庆子对着太一郎的耳朵悄声说道：

“如果不是上野先生的弟子，我，也不会见到太一郎先生啊。”

“因为那个人有毒。我在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曾经勾引过你的父亲。”母亲继续说。

“嗯——？”太一郎发出电话里几乎听不到的轻轻的一声，回过头去看庆子。把嘴唇贴在太一郎的脖子上的庆子的脸，随着太一郎的脖子的转动而移动。太一郎想，自己一边被庆子吻着，一边听母亲的电话，这是对母亲的莫大侮辱。但是，自己又不能挂上电话。

“回北镰仓后，再详细对您说吧。”

“好。请你马上回来。你决不会跟那个人干下见不得人的事吧。你决不会打算住在那里吧。”

“……”

“太一郎！”母亲叫道，“太一郎！你看看那个人的眼睛！你想想那个人说的话。上野音子小姐的弟子，说想和太一郎结婚……，你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没想到这是魔女的阴谋？那个人也许平时不是魔女，但对于我们家来说却是魔女呀 这个，妈妈是清楚的。决不是我胡思乱想。太一郎这次去京都，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个人果然是那样啊。你爸爸也说

很可疑，脸色都变了。太一郎，你如果不回来，现在我就和你爸爸二人坐飞机去京都。”

“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呀！”母亲又像进一步问清楚似地，“是回来吧？是真的回来吧？”

“是的。”

庆子一闪身，躲进里面的卧室，把门关上了。

太一郎默默地站在窗前，眺望着湖水。也许是游览吧，小型飞机斜斜地沿着湖面低飞远去。许多汽艇中，有的从水上高高地翘起船头，跳跃着向前奔突，有的拖着水上滑板，滑板上乘坐着女人。

游泳池里传来人声。窗下草坪上躺着三个穿着游泳衣的年轻女人。似乎让人感到这场所是为了让人从客房能看到大胆的姿势而设置的。

“太一郎先生，太一郎先生。”庆子从卧室呼唤道。太一郎一开门，见庆子穿着白色的游泳衣。太一郎倒吸了一口凉气，把视线移开了。游泳衣那白色的毛线似乎看不见了，眼前闪耀着庆子那微呈小麦色的肌肤。

“真美呀！”庆子向窗边走去。游泳衣把庆子的后背完全裸露着。“山的上空很美吧。”

那一道道像用金色的毛刷猛烈刷上去似的光线，散布在山上的天空。

“是睿山吧？”太一郎说。

“是睿山呀。我见到这景色像刺入我们命运的扎枪一样，所以叫你来看。妈妈的电话，怎么办……”庆子回头看着太

一郎，“我想请妈妈到这里来，也请爸爸……”

“你说什么？”

“真的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突然，庆子猛地抱住了太一郎。

“你来嘛。我，要下水。我想下到冰凉的水里。是吧。咱俩约好的嘛。乘坐汽艇，也是咱俩约好的嘛。不是到伊丹去接你的时候就约好了吗？”庆子像要倒在太一郎身上似地贴着他。

“你回去吗？妈妈来了电话，你就要回北镰仓去？那要走两岔的呀，因为爸爸妈妈两人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即使爸爸不想来，妈妈也会强迫他来的。”

“庆子小姐勾引过我父亲吗？”

“勾引……？”庆子把脸贴在太一郎的胸口，晃着头说，“我，勾引太一郎先生了吗？勾引了吗？”

太一郎的胳膊抱着庆子裸露的后背，说：

“不是我，是我父亲。不要把话叉开……”

“是太一郎先生不要把话叉开……。我是在问，我勾引太一郎先生了吗？太一郎先生认为只是被我勾引了吗？”

“自己搂抱着一个女孩儿，问她是否勾引过自己的父亲，竟有这样的男人吗？竟有这样可悲遭遇的女孩吗？”庆子哭了。“太一郎先生想要我怎么回答呢？我，在湖里淹死得了……”

太一郎搂着庆子颤抖的肩膀，手碰到游泳衣挎在肩上的带子，便把它拉了下来。一侧的乳房露出了一半。另一个肩上的带子也脱落下来。庆子挺起裸露的胸脯踉跄了一下。

“不，右乳不行。饶了我吧，右边饶了我吧……”

庆子闭着流着泪水的眼睛接连说道。

庆子用大浴巾裹着前胸和后背，从浴室走了出来。太一郎也一起从前厅的侧面来到庭园。面前一棵高大的树上开着芙蓉般的白花。太一郎手里只拿着上衣和领带。

来到面向湖水的庭园，左边和右边都有游泳池。右边的在草坪里，里面有许多孩子。左边的游泳池在草坪的尽头，略微高出地面。

在左边的游泳池的栅栏入口处，太一郎停住了脚步。

“不进去吗？”

“不，我等你。”太一郎怕被别人看见，同时与庆子结伴也感到有些难为情，因而犹豫了。

“是吗？我只想稍稍泡一下身子。今年是第一次，不知还能不能游得好，试试看。”庆子说。

草坪湖岸边有间隔地长着垂柳和垂樱。

太一郎坐在一棵老糙叶树树荫下的长椅上，望着游泳池。没有找到庆子，过了一会儿只见庆子站在跳水台上。跳水台不高，摆出跳水姿势的庆子的后面是琵琶湖的水面，湖水的那边是远山。庆子跳水的姿势剪影般显露出来。远山烟霭氤氲。水色渐浓的湖面上似乎漂浮着若有若无的淡淡的桃红。少顷，个帆船的帆也显出静谧的夕照。庆子跳下去，水花飞溅起来。

庆子从游泳池出来，租了一艘汽艇，来邀太一郎。

“已经快黑天了，明天再玩怎么样？”太一郎说。

“明天……？你说明天？”庆子眼睛闪着光，“你能呆到明天？真打算呆到明天……？明天……？明天不知怎么样呢。是

吧？嗯？至少要信守一个诺言……。到那边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想和太一郎先生离开陆地，漂浮在水面上。我想径直冲破命运的波涛，漂荡在波浪之上。明天靠不住，就今天吧。”庆子紧紧拉着太一郎的手。

“那里不是还有许多汽艇和小帆船吗？”

大约三个小时以后。

上野音子从广播的新闻里听到琵琶湖的汽艇发生事故的消息，驱车赶到旅馆时，庆子已被安置在床上。

庆子被小帆船救上来的消息，音子也在广播新闻里听到了。音子边进卧室边向像是护理的侍女问道：

“还没苏醒？是睡着吗？怎么样？”

“是的。注射了镇静剂，正在睡着。”侍女答道。

“镇静剂……？这么说，已经救过来了？”

“是的。医生说不用担心了。被小帆船送到岸上的时候，好像已经死了，但把水吐出来，进行人工呼吸，就苏醒过来了。她呼喊着同伴的名字，像发疯一样乱闹……”

“她的同伴怎么样了？”

“还没找到，仍在全力寻找。”

“还没找到……？”音子的声音有些颤抖。她回到面向湖水的窗前一望，只见旅馆左面的远方夜色笼罩的辽阔水面上，亮着灯光的汽艇正匆忙地到处移动。

“除了我们的小艇外，附近的汽艇全都出动了。警察的船也出来了。岸上还燃着篝火吧。”侍女说，“看来也许已经没有希望了……”

音子握住了窗帘。

也有对闪着不安的灯光到处移动的汽艇毫不理会的游船，装饰着成串的红灯缓缓地向旅馆的岸边靠近。对岸也有人燃放着焰火。

音子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在发抖，从肩到胸也颤抖起来。游船的装饰灯在眼前晃动，她感到自己的身子似乎也要摇晃。她脚跟站稳转过身来。卧室的门开着。庆子的床映入眼帘，音子好像已经不记得自己刚从那个卧室里出来似地，急忙回到庆子的枕边。

庆子在静静地睡着，呼吸很安稳。

音子反而有些不安，说："就这样睡着行吗？"

"是的。"侍女点头说。

"什么时候能醒？"

"我也不知道。"

音子用手摸了摸庆子的前额。音子的手掌感到上面有点湿湿粘粘的冷汗。脸色苍白，只有两颊隐约透出些红晕。

庆子那沾水的头发也许只是随便抹了抹吧，在枕上显得又散又乱，黑黑的，似乎还有些湿。唇缝里微露着美丽的牙齿。两臂伸在毛毯里。庆子仰卧着。她那稚气的天真无邪的睡容打动了音子的心。那睡容似乎在向音子、向人生告别。

正当音子要伸手把庆子推醒时，听到了隔壁房间的敲门声。

"来了。"侍女前去开门。

大木年雄和妻子文子走进房间。大木和音子的目光相遇，便停住了脚步。

"是上野，上野小姐吧。"文子说，"是你吧。"

音子和文子是初次见面。

“是你让杀太一郎的吧。”文子的声音毫无感情而又缓慢。

音子只是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一只手扶在庆子的床上支着身体。文子走了过来。音子像躲避似地缩回了肩膀。

文子双手抓住庆子的胸摇晃着，喊道：“起来！起来！”文子的手逐渐粗暴起来，摇晃着庆子的头。

“还不起来吗？还不起来吗？”

“吃了药睡着了……”音子说，“还没醒呢。”

“我有话要问这个人。是我儿子生命的事。”文子还要把庆子摇醒。

“待会儿再说吧。很多人都在给我们找太一郎呢。”大木说着，像紧紧抱着文子的肩膀似地走出了房间。

音子痛苦地喘着气倒在床上，凝视着庆子的睡容。庆子的眼角流出泪珠。

“庆子！”

庆子睁开眼睛，眼里闪着泪花，仰望着音子。

蒲公英

生田河畔生长着很多蒲公英。河两岸如此多的蒲公英恰恰反映了生田镇的性格。这是一个开满蒲公英花、如同春天般的小镇，在约三万五千左右的人口当中，有三百九十四位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与生田镇不和谐的只有一点,就是这里有一所精神病院。但是,建在这不和谐的地方对精神病院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不知是哪位聪明人把精神病院院址选在了这安谧、古朴的小镇。不过，患了精神病的人在宁静、宽松的环境中也未必就能痊愈。精神病人处于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每个人都置身于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仅靠变换居处是难以改变其心性的。生田镇的生田精神病院也不例外，带患者来看病的人们对这个地方本来未抱什么希望，他们怀疑这里的治疗是否有效。心智异常者要比正常人更具个性，因此，治疗效果当然也不尽相同。

但是，生田镇得天独厚的明媚风光和如同蒲公英花般的温暖环境会使患者的亲属减去几分把病人抛弃、禁锢在阴森可怕的精神病院的那种负疚感。当人们将患者留在山上的医院里、沿着生田河畔的道路走向河边的小镇时，山上就会传来梵钟声。这钟声越过小镇传向大海，虽有寂寞无奈，却绝无疯狂之嫌。这似乎不是疯子撞出的钟声。

木崎稻子的母亲和稻子的恋人久野将稻子留在医院准备离去的时候，医生说道：

“在回去的路上，您们如听到钟声，就把它当作是小姐撞的吧。”

“啊？”稻子的母亲未解其意。

“今天下午三点，我们打算请小姐撞钟。”

“噢。”

“我们试着让患者撞钟，结果他们竟然十分踊跃，每天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撞，弄得我们几乎都无法安排了。有的病情好转的患者在出院时也要撞钟作为纪念。对于新来的患者，入院当天如若病情有所缓解的话，我们就让他撞钟。当然，我们有护士陪同，而且这里鲜有连钟都不能撞的重患者，何况您家小姐仅算得上是轻度患者。”

“明白了。”

“我们考虑，让患者撞钟或许会收到某些治疗效果。因为，这里的患者与内科和外科的不同，他们的病情时好时坏，而且多是原因不明。撞钟虽无确切的疗效，但我们这里的一位青年医生说，通过钟声可以了解到患者的心态。”

“是啊。”

“患者撞出的钟声无疑是在倾诉着什么，抑或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心声也未可知。”

“真的吗？”久野点着头，半信半疑地望着医生。

“这里的患者与世隔绝，只有他们撞出的钟声能够传向院外的生田镇。无论他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钟声毕竟是向外部世界传递了某种信息，从大的方面来讲，或许是在宣告自己的生存吧。”

“唉，听起来怪伤心的，”稻子的母亲说道。

“伤心？其实也不尽然。”医生说道，“生田镇的人们当然不会知道撞钟的是哪一位患者，他们恐怕连想都没想过，只是当作报时的钟声了。因为天天如此，所以人们恐怕已渐渐淡忘了这钟是心智不健全的人撞的。包含在钟声里的患者的心声人们是听不出来的，它仅仅是报时钟声而已。然而，生田镇的钟声却是发自精神病院的。”

“这口钟从前庙里是早晚六点各撞一次，但因患者们实在太喜欢撞钟了，于是院方请求镇上允许在早六点和十点、下午三点和六点，加上晚上九点共五次。一天里撞五次钟的镇子是十分罕见的。夜里九点撞钟遭到了镇上一部分人的反对，但考虑到夜里的钟声也许会唤起患者们睡眠的意识，从而起到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镇上最终还是同意了。”

稻子的母亲及其恋人久野站在医院的大门口向下面的生田镇望去，她母亲说：

“这真是个安静、理想的小镇，这里大概与人体缺视症这类怪病无缘。”

“确实，小姐的病实属罕见，”医生说，“人体缺视症患者

在这个医院，小姐也属首例。”

生田精神病院建在常光寺院内。庙内竟能允许建精神病院，可见穷困潦倒到了何等地步。现在，这座寺庙反倒像是寄人篱下似的。患者们不仅撞钟，无发狂或逃亡之虞的患者甚至可以在寺庙内自由地走动，并登堂入室在大殿内随意地做手工等。

例如，俨如医院主人的西山老人就常在正殿的埸埸米上铺开纸写大字。这个老精神病人弄不到雪白的日本纸或宣纸，因此，多是写在报纸上。

佛界易入，魔界难入—— 西山老人大抵总是写这八个字，他自己念作：“佛界，易入。魔界，难入。”老人因患白内瘴而老眼朦胧，然而他写的字都是苍劲有力，既脱俗气亦无匠气，有的反倒是狂气。他的字既不凌乱，亦无狂癫，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中似乎隐现着狂气或是魔气。也许西山老人在人生的某一时期，曾极力想进入魔界，然而魔界难入转而痛恨。在他晚年失疯后便将这种怨慰发泄在自己写的字里。西山老人的“魔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总之，在他人生的某一时期，进入“魔界”的强烈愿望竟致使他发疯了。西山老人似乎并不认为精神病院就是魔界，也不认为是为未进入魔界的人们而设置的避难所和休息地。

现在的西山老人是生田精神病院里最安份的一个病人。他牙都掉光了，因未装假牙双颊深陷，脑后还飘荡着几根孤弱的白发。看他那样子，什么“魔界”都无力进去，只有他写的字尚存几分魔气。老人写字时，常常如同癫痫发作一般，但即使是在养老院，这也无伤大雅。

西山老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新闻广播前的天气预报。“今晚到明天，海面上有风浪，因有雾能见度较差。”这天气预报本身并不重要，他喜欢听的是主持这个节目的年轻女播音员的声音。那声音悦耳动听，充满了柔情。老人觉得这位可爱的姑娘是从精神病院的外部世界向自己一个人说话。这充满爱的声音给老人以精神上的慰藉。这是美好青春的回音。他不知道那姑娘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长的什么样。西山老人想，一直到自己死后，那姑娘也许仍在用她那动人的声音播送着天气预报，每天用爱的声音对孤残的自己说话的只有这个姑娘了。

患者们大多也都对西山老人敬而远之，很少有人同他说话。木崎稻子的声音也十分甜美，若是她接近老人的话，或许会使老人高兴的。但是，也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身患人体缺视症的稻子，眼中根本就没有西山老人的躯体，她能看到的只是“佛界易入，魔界难入”的大字和舞动着的笔。这并非耸人听闻。稻子看不见老人的身躯，只能看到笔和字——这事若是被西山老人知晓的话，他也许会以为自己终于进入了魔界而欣喜若狂呢！不，西山老人的“魔界”决不会这么轻易进得去的。不过，随着精神上的衰老，西山老人的“魔界”也会衰老吧。在年轻姑娘稻子的引导下，也许他能轻而易举地进入魔界。也许那里已不是难以进入而使人发狂的魔界了。

常光寺建在生田镇北边的山岗上，虽说这是个小山岗，然而生田河却是从它的脚下环绕流过。生田河也很小，即使在入海处也可涉过，河水仅没到小腿，河宽约有十步，河岸边

就是道路，窄得连汽车都不能通过。

稻子的母亲和久野离开常光寺的生田精神病院，走下了山岗。他们沿着河边的小路向海边走去，那里有火车站。

稻子的母亲问道："久野，病房大门口那棵大树是橡树还是柞树？"

"这个我没留意。"

"树叶都落了，所以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

"是吗？"

"作为灌木来说，也算是大树了。久野，你注没注意到那棵树在流泪？"

"树还会流泪吗？"

"我觉得那是泪。你没见那树干上有许多伤吗？那些病人肯定禁用利器，所以，不知他们是用什么把树干弄伤的。那布满裂痕的树皮像饱经风霜的龟背上的苔藓似的，又厚又硬，要穿透树皮弄伤树干的话，不仅要用力气，还要有耐心。我虽然看不太清楚，但隐隐约约好像是刻有病人的名字。久野，你说精神病人为什么要在医院里的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呢？"

"这个……因为那人是在精神病院里，院里又恰巧有树呗！"久野说完后陷入了沉思。俄而，他又说："您看这样的回答您能满意吗？不论是在精神病院或在别的什么地方，人有时也许想弄清楚自己在某一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因而留下自己的印记。"

"稻子在自己人生中的一段时期住过生田精神病院，这是抹不掉的事实，她即使不在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恐怕也不会……"

“您是不是认为树是在为精神病患者们流泪？”

“不。”稻子的母亲摇了摇头，“树的眼泪是从病人们切开的伤口中流出来的。其实是树的汁液吧。如果伤及树干的话，就会流出粘液的。那液体流到伤口处渐渐凝固，就像烛泪似的。我觉得这是树的眼泪。它不是为精神病人而哭，而是被他们弄哭的。”

时值二月。从去年年末起，生田镇的向阳处便开满了蒲公英花，从而使得全镇仿佛都沐浴在阳光中。河边的小草尚未染上春色，只有一种不知名的藕荷色小花在默默地开放，预示着春天即将来临。久野注视着河面，突然，他“啊”地叫了一声，“白鼠！伯母，对岸有一只白鼠。”

“白鼠？”稻子的母亲顺着久野手指的方向望去，然而，并未发现什么动静。

“没看见吗？”

“没看见。”

两人站住了。

“久野，你是说白鼠吧？”稻子的母亲说，“这就怪了，这里怎么会有白鼠呢？”

“真的非常像白鼠，它钻进草丛里去了。”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白鼠呢，况且还是野生的？就算不是老鼠，这一带也不会有老鼠那么大的白色动物啊！”

“那是什么呢？”

“根本就没有！”

“您这样说也有道理。”久野眨着眼睛向对岸搜寻着，“怪了，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我的脑子有毛病？”

“哪有的事儿啊！”稻子的母亲说道，“不就是去了一趟精神病院吗？”

“去了一趟？”久野怫然反问道，“我们是带稻子去的！我们不是把稻子扔在那里了吗？”

“对不起，我是稻子的母亲。”

“……”

“我明白了。”久野举起了左手，“树流泪了，树被疯子们弄哭了。您认为那棵树就是稻子？”

“咦？那树就是稻子？我连想都没想过呀！我只不过无意中看到了那棵树，并发现树干上有伤而已。”

“我没看到医院里的那棵大树，可我却看到了河对岸的那只小白鼠。您因为没看见白鼠，所以它也就不存在。对我来说，那棵叫作橡树或者柞树什么的大树可以说也不存在。”

“你说的不对！树跟老鼠不同，它不会动，也不会忽隐忽现，它就长在医院的门口，除非它被砍掉或干枯。病人像暴徒似地冲过去，把那么粗的大树砍倒……”

“疯子暴动？”

“恐怕不会发生吧。”

“疯子都异于常人，他们的个性都很强。不过，若有谁弄到锯子锯树的话，这行动立刻就会传染开来，恐怕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干呢！他们互相争夺锯子，肯定是会见血的。”

“树都已经流泪了，”稻子的母亲悲哀地眨了眨眼睛，“要是把树砍倒的话，病人们岂不就不能在树干上刻上自己生活过的印记了吗？”

“没有必要。”

“咱们先不说这些。就说那棵大树吧。也许在生田精神病院建立前的几十年，没准儿是一百多年以前就有了。下次你去探望稻子的时候，肯定能见到那棵树。”

“那是当然。如果看到了，我还要仔细地瞧瞧呢！既然您说到了那棵大树，我们要看看那些疯子的名字，对了，还有树的眼泪。”

“是啊，从医院回来，路过这条河的时候，你也不再会看到什么白鼠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是说这一带肯定不会有白鼠吗？”

“不，我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就算是有的话。”

“就不会偶然遇上？”

“……”

三个放学回家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海边方向沿着河边小路骑了上来。本来，她们是过得去的，但稻子的母亲和久野还是让了路，在河边站住了。三个少女依次向二人点头致谢，慢慢地骑了过去。小镇虽暖，少女们的脸颊却被海边的寒风吹得通红。骑着自行车沿河而上的少女们好像是往生田精神病院的山岗上去了。远远望去，山脚下有一片竹林。竹林中升起了一股淡淡的青烟，似乎有人在焚烧枯叶一类的东西，但看不见人家。生田精神病院也隐藏在树丛的后面。

“伯母，”久野叫了一声，“我想回医院去看看那棵树，如果就这样回去的话，我心里大概总得惦记着那棵树。心里想着一个没影儿的东西，我总觉得不踏实。我跑着去，回来还赶得上火车。”

“那棵树也不会走，你下次去的时候还会在那儿。”稻子

的母亲说道，“永远，永远。即使是稻子康复出院后也会一直在那儿的。”

“如果伯母您和医院同意的话，我想同稻子结婚，哪怕是住在精神病院里也行。哦，对不起，我是想在她的身边照顾她。”

“这简直是胡闹！”

“我上了您的当，跟您把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也怪我没有坚持到底。您别嫌我罗嗦，我并非是不同意推迟婚期，您也不必忧心忡忡。不过，您真狠得下心抛下稻子，把她孤零零的一个人留在精神病院里。精神病院是沸腾着的深渊的最底层，那里沉积着人们内心的毒素，周围大量的毒素会腐蚀稻子的。伯母，若是疯子们发狂将美玉般的稻子弄伤可怎么办……”

“你胡说些什么呀！”稻子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医院里有规定，还有铁栏杆！”

“那棵大树被疯子们弄伤并且哭了，这不是您说的吗？您还说疯子们也许会变成暴徒，砍倒大树什么的。”久野盯住稻子母亲的脸接着说道：“那棵树就是稻子吧？所以，在您看来树在流泪。”

“树的眼泪就是树的眼泪，稻子可没哭。”

“稻子说争取早日出院。她的眼泪是从眼睛的深处流向心底的，她把眼泪都咽到了肚子里，”久野再一次回过头去，“医院所在的那座小山虽然可见，但却看不见稻子。在那树丛的后面、在那群疯子中间，稻子真的在那里吗？我真想再回去看看。”

“您就让她同我结婚吧，我那么苦苦求您，可您却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久野，你还记得东京的大夫说的事例吧，就是患人体缺视症的年轻产妇杀了自己孩子的那件事。因为她看不见孩子的脖子，于是就把孩子杀了。”

“被杀的是婴儿呀！刚出生的婴儿嘴被堵一会儿就会死，被堵一下儿也容易死呀！”久野说，“即使稻子发病我也不至于被杀，我自信还有制服稻子的能力。”

“我根本没想过稻子会杀你，我指的是稻子如果有了孩子的话。”

“……”

“患人体缺视症的产妇因看不见婴儿脖子就用手去掐。只为看不见自己孩子的脖子就用手去掐，这也太可怕了！我听了浑身直发抖！”

“大夫说这事的时候我也在场。当时我想，也怪她周围的人照顾不周，若是始终有人在旁陪伴注意的话，也不致于发生这事。”

“可是，她那时是初次发病，也没法防备呀！”

那位产妇杀死婴儿一周后，就被转到了精神病院。稻子的母亲和久野是从东京的精神病科那里听到这事的。久野当然问到了为何单单瞧不见脖子的问题，那位医生对之以含糊其词的回答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大概是由于过度的、极度的爱所引起的吧。总不至于是因过度的、极度的恨而引起的吧。”对于久野的疑问，医生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医生又说，发病的原因尚不仅限于爱与

恨这两个感情的因素。

久野问道："有没有这种可能：爱的目光是长久的，这样一来视线就模糊不清了。"

"是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也属于正常范畴。"

若是正常的话，当她发觉看不见脖子的时候，即使因害怕而伸手去掐婴儿脖子，但在婴儿窒息前也会松手的吧。

"她掐住婴儿的脖子总共有多长时间？"久野接着又问道："她看不见婴儿的脖子总共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个我也说不准，因为当时无其他人在场。"医生说，"魔鬼时间。"

"魔鬼时间？"久野听后质问道："在医学上也有魔鬼时间的说法吗？"

"魔鬼时间多着呢！特别是我这个精神科医生，好像总是同魔鬼时间打交道。有时，我甚至想，人的生命是否也是魔鬼时间。"

"什么呀，无聊！"久野不满地在心里嘟哝着，"我本想通过跟稻子结婚治好她的人体缺视症。我相信一定能治好，所以才来听听您的意见的。您至少应该说说结婚的关系啦、结婚是灵丹妙药之类的话来帮助我说服稻子的母亲才是。"

但是，即使医生主张结婚，稻子的母亲也还会犹豫不决的。因为稻子眼前看不见的第一人不是别人，正是久野。既是说，不能不顾虑到稻子会因久野而发病。稻子的母亲还听医生讲述了产妇杀死婴儿后的疯狂状态，这使得她惊恐万状。

尽管久野苦苦哀求，极力劝阻，但稻子的母亲决心已定，在那位医生的安排下把稻子送到了生田精神病院。

然而，让久野同行却是出于依赖的心理。稻子的母亲感到，在回来的路上有久野在身边陪伴心里就有了依靠。她觉得女儿的不幸命运仿佛是由她和久野两个人来分担的，心里油然泛起了一股亲情。

“久野，方才你不是说只见医院所在的小山，不见里面的稻子吗？你这傻话弄得我也心神不定。”

“那不是傻话，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既不能透过山上的树丛看到医院，也不可能从这儿透视到医院里的稻子。”

“我最近时常感到害怕，眼睛竟然看不见眼前存在的事物！”

“人体缺视症病人的‘看不见’和你说的根本是两码事！”

“你说的不错。可是，我们所看不见的稻子现在在做什么，她怎么样了，您知道吗？不行，我得回去看看。”

“你要是再去，稻子会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

“我只是透过树墙缝瞧瞧，顺便我还想亲眼证实一下那棵流泪的大树。”久野烦躁不安地说，“我在您的身边陪伴着您，就连投下的影子也是清清楚楚的两个人。我真不愿意离开稻子。”

稻子母亲的视线落在了两个人的影子上。冬日的午后，人影斜长，使人感到时间已经不早了。人影一直延伸到河岸下面，并沿岸端几折弯曲成奇形怪状。稻子的母亲有意无意地向前走了几步，似乎是想躲避二人的影子重叠。

河的下游有座桥，通过那座桥可直抵火车站。远远望去，这座建在河口的桥仿佛架在大海之中。从这里可以望见桥下

的海水，涓涓河水汇入大海的地方平淡无奇，只是河岸略低而已。远处，海天一色，宁静安祥。

远远地传来了钟声。

“啊，钟声，这是稻子敲的钟！”久野兴奋地说道。

“稻子的钟声，”稻子的母亲看了看手表，“三点了，大夫说，三点的钟由稻子来敲。”

二人回头看了看小山，又望了望天空，仿佛那余音未尽的钟声是来自空中似的。乡下寺庙的小镇虽不会有什么著名的大钟，但或许会有一口老钟。单调而枯燥的钟声在空中无力地飘荡着。不知何时余音已尽，但那钟声依然在稻子的母亲和久野的心中久久地回响着。小镇宁静，小河和大海也沉寂无声。

“真静啊！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停止了。”久野对稻子的母亲说，“当稻子敲钟的时候，连时间都停下来静静地等着她呢！”

钟声又响了起来。

“我想，这次是稻子一个人敲的，肯定是的。”久野说道，“我觉得这次的钟声比上次小，您看呢？”

稻子的母亲点了点头，没有作声，似乎是要把这钟声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久野继续说道：“那位大夫不是说了吗，由医院的护士陪着撞钟？大概第一次是由护士帮助拉撞木的吊绳，然后两人一块儿撞钟。第二次的时候，护士就说，小姐，您自己来一次。”

稻子的母亲微笑着说：“好像你真看见了似的。”

“稻子也许会说，请让我自己撞一次。对了，”久野提高了声音，“伯母，咱们真应该去看看那座钟楼，那样的话，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想象稻子撞钟的样子了。”

“稻子以前在庙里撞过钟。那是在哪儿来着？”稻子母亲的目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想起来了，是三井寺。我们去京都玩儿的时候，顺便去琵琶湖转了近江八景。那是三井寺的晚钟。在三井寺，游人交钱就可以撞钟。那口古老的大钟也只有在那么大的庙里才会有。”

“那是什么时候，稻子当时几岁？”

“那是稻子上中学的时候，对，对，就是上中学的那年。”

“是春天？为了祝贺她上中学？”

“是冬天，正赶上年末，我还记得在湖中央的饭馆吃了野鸭火锅。那以后，稻子还时常提起吃野鸭的事呢！也许是饭馆窗外的冬天的湖景给她留下的印象很深。湖面上阴空低垂，琵琶湖和京都的冬天都很阴冷。”

“中学一年级时候的稻子想必十分可爱吧。”

“还只是个孩子啊！”

“若是在小时候就让我认识稻子的话，那么稻子对我的态度就跟现在不一样了，她会同我无话不谈，亲密无间，也就不会得人体缺视症这种病了。”

稻子的母亲看着久野说：“净说傻话，说话也不想想，那时稻子才上中学啊！”第三次撞响的钟声打断了她的话。

“这次也是稻子一个人撞的，”久野说道。

“不知一共有几声？”稻子的母亲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大概没有限制吧，因为是精神病人在撞钟嘛！”久野毫

不介意地说道，“还不是想撞几次就撞几次！”

“总不会没完没了吧？”

“您和我在河边走的这段时间里，稻子会一直不停地撞钟，用钟声来为我们二人送行。”

“那还不把她累坏了？”

“累了的时候，钟声自然会变得软弱无力。那位大夫不是说了吗？撞钟对患者有治疗效果，根据钟声还可以了解到患者的心态。”

“他说的没那么肯定，只是说有可能。”

远处又传来了钟声。钟声间隔不等、力度强弱不一这两点证明，撞钟人是个生手。也许正像久野判断的那样，稻子是在一个人撞钟，护士只是在一旁看着。

“伯母，”久野声音哽噎地说，“在撞钟的过程中，稻子哭起来了。她一定是哭了！您听这钟声……”

“久野，你不是也说有治疗效果吗？撞钟的时候，积郁在她脑子里的阴影或者斑点什么的说不定会被钟声一点一点地吸到空中去呢！”

“患者撞出的钟声表达了内心的情感。同是一口钟，但每个人撞出的声音是不同的。”

“就像现在这样，只有亲人才听得出来。”

“伯母，趁稻子还在撞钟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医院看看吧。”久野急切地说道，“等到稻子累了，再也撞不动的时候，不论是她还是我们，心里会感到空荡荡的。稻子给我们送行的钟声其实是在盼着我们回去呀！要是我们不回去，她会一直不停地撞钟，直到倒下为止。听，钟声又响起来了，稻子

又在叫我们呢！”

“久野，医院里有护士陪着呢！我们也冷静冷静吧。”稻子的母病劝阻道，“作为稻子的母亲，对于你所说的话我十分感激。可是，以你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我同意你和稻子结婚，陪伴在她身边，结果会怎样呢？”

“要是您真能同意的话，我会冷静下来的。无论如何，对稻子来说总会强于精神病院的。”

稻子的母亲低着头向前走了几步。“我这样说也许不妥，请你多包涵。我只是假设。”

“假设？”久野急于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算了吧。”

“不！”

“假如……稻子被你抱在怀里，可她对你却视而不见，那你也愿意吗？她的眼中没有你的脸、你的手。”

“没关系。”

“稻子甚至会闹得更厉害，想起来都使人害怕。当然，她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杀你。”

“那种情况以前就有过，”久野说道，“我总是让稻子闭上眼睛，因为那跟看得见看不见没关系，女的通常不都是把眼睛闭上的吗？”

“傻孩子。”稻子的母亲仿佛自己成了稻子似的，脸上现出了红晕，不过也仅仅是稍现即逝。

“久野，刚才你也说过傻话，没有道理。你说稻子小时候，去三井寺撞钟那阵儿，就该把她介绍给你。”

“为什么没有道理？”

“你想啊，稻子上中学的时候，她还没见过你，而且也不知道你的名字呀！你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名叫稻子的女孩儿。按照你的说法，就像互相都不存在似的。”

“我就觉得这事不可思议，稻子和我虽然同时生存在这个世上，却又都不存在。”

“这是在互相认识以前。一个人不可能见到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所有的人，所以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既然后来认识了稻子，那为什么不能更早一点儿认识她呢？我觉得这才没有道理呢！”

“你……。对，要是这样说的话，将来你和稻子结婚的话总会有孩子的吧？你能对孩子这样说吗：既然你早晚是我们俩生的孩子，为什么不早五六年来到这个世上？这同你刚才说的是一个道理。”

“那可不一样，没有出生的孩子当然不会存在。但稻子和我那时已各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只不过对双方来说，对方不存在罢了。我是觉得这一点不可思议。”

“不过，如果你们从小就认识的话，你也不一定就会喜欢稻子。”

“伯母，你的看法太肤浅了。”

“肤浅？”稻子的母亲对久野的话似乎感到十分震惊，“不到碰面的时候，人与人就见不到，不是吗？”

正说着，又传来了稻子的钟声。

“伯母，”久野叫了一声，“稻子现在会不会想起小时候在三井寺撞钟的事？我想，她一定会想起来的！怪可怜的。”

“想起三井寺？”稻子的母亲终于为久野的情绪所感染，

“对，稻子肯定会记得的。一家三口去旅行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那时，她父亲还在世，是他带我们去的。出了钟楼就是了望台，在那儿可以俯瞰琵琶湖和岸边的小镇，不过当时天气却是阴森森的。”

“伯父是那以后的第四年去世的吧。”久野其实是知道的。

“你是从稻子那儿听说的吧？”

“是的，听说过。”

“那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她父亲从悬崖上掉到海里摔死的。

久野点了点头。

“打那以后，那孩子一见到马就吓得脸色煞白浑身直打哆嗦。现在她也这样。”

事故发生在伊豆的西海岸，稻子和父亲沿着岸边的路骑马旅行的时候。当时，那条路尚未通公共汽车和旅游客车。

稻子的父亲是前陆军军官，他的整整一条右腿是假肢。稻子的父亲是在菲律宾的日美战争中负伤而被截肢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他在鹿儿岛县。他不是将军，剩下一条腿只有退役，但当时的日本军队人员十分紧张，另外，因他曾与中国和菲律宾的游击队在山区作战，任过作战参谋，所以留在了军队里。倘若美军在九州登陆，稻子的父亲将率领一支由日军和老百姓组成的游击队进行作战。为了熟悉地形，他骑马跋涉在丛山峻岭中。木崎拖着一条假腿，骑马走的是十分危险的不能称其为路的路，但他没有退缩，他对自己的马术颇为自负。

八月十五日投降的那一天，木崎骑着马悄然离开了部队，从此销声匿迹。部队的长官对此持放任态度。有人说他进山

寻找自杀的地方去了。谁知，五天以后，木崎却返回了部队。他胡子长得很长，看上去人困马乏。那一年，稻子才三岁。

两年后,木崎在友人的暗中帮助和极力劝说下盛情难却,从而出任了东京某马术俱乐部的教练。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战败后的颓败、贫困和迷乱之中，无数的马匹死于战乱而导致了乘马的奇缺。或许可以说马术俱乐部这种地方之恶劣程度，比之奢侈挥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一方面这里成了从前的贵族和富家子弟的发泄场所，他们因战败正迅速地丧失战前的地位和财产。他们不满、自暴自弃，企图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出现了一部分发了战争财的暴发户及吹捧、迎合占领军而得势的新贵，这里便成了他们满足自己的新兴感和胜利感的场所。受这些日本人的邀请，美军等的家属也来到了马场，或参加骑马远游活动。

有一位阵亡军人遗属北尾夫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美语。她成了占领军与日本人之间的联络人，常在外国人中间穿梭往来。她也是马术俱乐部的常客。据说这位风流寡妇与木崎关系暧昧，各种风言风语也传到了稻子母亲的耳朵里。稻子的母亲虽然不信，但为了预防和打探消息，便想出了让木崎带稻子去马场的主意。他的丈夫不但没有怀疑，反倒显得很高兴。凭着五岁孩子的直觉，稻子很讨厌寡妇北尾。她还知道，父亲很讨厌这个寡妇。前陆军军官木崎因战败和衰落而留下的内心创伤而饱受折磨，他右腿的假肢和腰部神经痛体现了这种痛苦，或者这反而是一种慰藉。木崎根本无暇理那种女人。那女人学骑马也是为了纠缠木崎。

年幼的稻子被父亲用一只手揽在怀里，生平第一次骑上

了大马。她很快就爱上了骑马，不久，就能独自骑马了。小稻子成了马场的小天使，她在一天天地长大。父亲把独生女稻子视如掌上明珠，爱逾生命。他喜欢稻子骑在马背上的少女身影。不仅在马场，就是骑马远游时，他也要带上稻子。那是稻子最幸福的时光。父亲以稻子为骄傲，稻子以父亲为荣。木崎为人十分好强，他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不论是在马场还是骑马外出，他从不畏艰险。在稻子的眼里，只有一个马术精湛的父亲。

“我真是后悔死了！到现在也是。”稻子的母亲对久野接着说，“是妒忌和猜疑杀了木崎。那时要是不让小稻子去马场的话，那么稻子就不会骑马了，木崎大概也就不会和稻子骑马去旅行了。”

“哦？”久野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难道不是吗？”稻子的母亲自责似地说，“我本想随他一道去，不，应该说是殉死吧。要是没有稻子的话，我真想死来着，就算是赎罪吧。”

“请等等。”

“什么？”

“就是说，如果不是您因嫉妒而怀疑伯父的话，就不会让稻子去骑马，伯父也许就不会出事了。您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啊。”

“我总觉得有些奇怪。”

“一点儿也不奇怪呀！”

“不。我觉得您现在对我说话的态度同刚才对我说话的态度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久野思索着说，“人在非常时刻，想

法大概都差不多吧？”

“什么？”稻子的母亲对久野的问话仿佛感到十分意外，“我不知道。不过，木崎出事后我要殉死这件事与稻子发病后你还想同她结婚这两件事却不太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稻子就太可怜了。”

“您说的不对，我并不是因为稻子得了人体缺视症才同她结婚的。我们有婚约在先，这只是表示我的心依然未变而已。”

“我明白。不过，这里面也掺杂怜悯和同情的成分。”

“不错。但是，咱们今后决不再提这件事，好吗？”

“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

“我并不否认由于同情使我对她的感情更强烈了。不过，我真的希望陪伴在稻子的身边，帮助她早日康复。”

“我理解你的心情。”听到这真诚的回答，久野感动地看了稻子母亲一眼，然后又说道：

“伯母，您认为是自己的嫉妒心导致了伯父的死，这事您对稻子讲过吗？”

“其实，是稻子先开始考虑的。她一直认为父亲是因自己而死的，自己对父亲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故是在稻子眼前发生的，她当然会这样想。两人正并驾齐驱，突然间父亲从悬崖上掉到海里去了。当时稻子正值女孩子最敏感的时期，所以才会导致她发病的吧。”

“原来是这样。”

“为了安慰稻子，解开她心上的疙瘩，我才向她坦白了自己那无聊的嫉妒心理。”

走在崎岖小路上的稻子母亲显得有些步履蹒跚，仿佛要

跌入岸边的草丛似的。久野轻轻地扶住了她。

“我鼓起勇气对稻子说，稻子，作为一个女人绝不可嫉妒，绝不能怀疑男人。当时，稻子为父亲的死哭得死去活来，听了我的话，她好像十分吃惊，立刻止住了哭声，直盯盯地望着我。”稻子的母亲的眼中充满了悲哀的神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的话会深深地印在稻子的脑海里，我敢肯定。久野，将来稻子的病好了，你同她结婚后她决不会嫉妒的，她绝对不会怀疑你。”

“那可太委屈她了。”

“是啊，后来我也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

“稻子绝对不会嫉妒吗？绝对不会怀疑我吗？”久野异样地高声笑道。他笑声爽朗，仿佛是把稻子母亲的话当成了玩笑。“稻子照样吃醋！她吃醋的时候非常可爱。对了，嗯……比方说吧，有的烟卷得很硬，放在手里弄软后再点火。当我在手里揉烟的时候，稻子常常给我点火。更有意思的是，她还说：‘酒馆里的女孩子也是这样给你点火吧，你是不是想起了那个女孩子？一定是的，我知道。’”

“没正经的，”稻子的母亲不以为意地嘟哝道。

“还有这么一件事。大学毕业考试时，我曾向一位女同学借了两门功课的笔记，结果考试通过了。因此，在庆祝毕业的晚会上，我请了那位女同学做了我的舞伴。这事我对稻子说了以后，她问，那位小姐穿的是和服还是礼服裙？礼服裙的后面是敞开的吗？要是那样的话，你肯定是把手放在她的后背上，紧紧地搂着她跳的吧。我真想不到，女孩子的心眼

这么小。她还问，那女同学的字写得漂亮吗？从明天开始我也要练习写字。稻子就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很可爱？”

“久野，请你别把话扯远了。你用这种幼稚的童话也蒙不了我！”稻子母亲说，“我说久野，难道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称得上是女人的嫉妒吗？”

“……”

“可是……”

“什么‘可是’？我和稻子都讨厌这个词！跟稻子说话时请你不要用这个词！”

“可是，伯母，人们总是用‘可是’这个接续词变换思路，走向新的天地，以避免因烦恼而走入死胡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我们并非生活在此语不通的天堂和地狱。”

“那又怎么样？”

“我只是打个比方。稻子一见了马就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可是，现在她并非就不能骑马。我虽然没学过骑马，但是上马我想总是可以的。伯父坠崖后，稻子也许不敢再去伊豆海岸的山崖，但是，现在只要有伊豆的那条路，只要有马，只要我和稻子活着，我们俩就能骑马通过！”

“你到底想说什么？那又会怎样？”

“那就是‘可是’，‘可是’的内容之一！”

“是吗？”稻子的母亲点了点头，“你打算带稻子再去那里，从而消除她对父亲之死的悲伤和自责心理，是吗？听说神经科和精神科好像也有这种疗法。”

“也许是吧。稻子同我结婚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我们如果去伊豆凭吊伯父的话，或许会治愈稻子的心灵创伤。”久

野从容地说道。接着，他又说，“在山崖边也许会有伯父的亡灵在召唤，如果稻子连人带马掉下去的话，我也会掉下去的。我觉得即使这样也是幸福的。”

“久野，请不要说了。稻子的父亲决不是孤魂怨鬼。”稻子的母亲十分肯定地说，“即使稻子脚下的石头崩塌了，稻子也会被父亲的亡灵托在空中，并把她送上来。我坚信这一点。死去的人总在保护活着的人。稻子的父亲虽说没有坟墓和供奉的牌位。但他一直活在稻子的心里，也活在我心里。”

“伯母，”久野说，“刚才我说骑马去伊豆旅行的事，只是打个比方。”

“要是真能治好稻子的病，骑马去伊豆旅行也未尝不可。”

“您说稻子绝对不会嫉妒和怀疑我，我觉得她太可怜了。要是真这样的话，我想，稻子会不会是因为把对我的嫉妒和怀疑都憋在心里，从而导致了精神失常？”

“你是指你那位穿礼服裙的女同学露没露后背那件事？”

“不，那件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只是担心稻子的内心是否会受到伤害。所谓人体缺视症就是不愿看自己的某一部分，不愿看所爱的人的某一部分，也不愿看人生的某一部分，对不对？所以，稻子内心深处的伤口就成了盲点。”

“你真是这样看她吗？”

“这点儿事我哪会不明白？”久野说道，“我说骑马去伊豆旅行只是假设。不过，您说，是把稻子托付给医院，让她闭上眼睛等待眼障自然消去好呢，还是让她同我结婚，强制她睁开眼睛好呢？您能认真给予考虑吗？冒险就那么可怕吗？”

“久野，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当你拥抱稻子的时候，她

的眼中没有你，你也不在乎吗？”

“不在乎。刚才我不是回答了吗？哪怕是看不见，稻子也会感觉到我在抚摸她。”

“傻瓜！”稻子母亲的脸颊又现出了一层淡淡的红晕。“你就不想想在这种情况下稻子将会多么恐怖！你难道仅仅满足于拥抱我女儿吗？”

“您才是傻瓜呢！”久野用怜悯的目光瞧着稻子的母亲，“如果男人只是满足于这些，那到底又有什么不对？”

“对，男人们确实有这样的一面。”

“是啊，我们不像你们女人那样心理微妙。”

“这病跟心理微妙扯不上！”

“您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怀疑这病是由于微妙的心理引起的。我就弄不明白，把心理微妙的病人送入疯人院也是出于心理微妙的爱护吗？”

“久野，请你冷静一下。”稻子的母亲苦着脸说道，“大夫说的话你也听到了，病人有医生负责嘛！”

“医生？心病也靠医生？医生懂什么？”

“生田精神病院很不错嘛！温暖、安静。”

久野回首望了望隐藏在山上树丛后面的生田精神医院，然后说道：“现在还可以听到稻子的钟声呢！别看是精神病人撞的，可那钟声却毫不疯狂。它越过镇子的上空，飞向大海，果真是在为我们送行啊！”

“久野，现在撞钟的稻子可不是疯子呀！”

“这个我知道。但是，她也许想一直撞下去吧。不知是护士让她这样做的还是她自己不愿停下。照这样下去，那口钟

会不会在她的眼前消失呢？她可是患有缺视症的呀！”

“那不是人体，是钟！”

“哦。”久野点了点头。然后，仿佛是自言自语似地嘟哝道：“钟不是人，伯父的马也不是人。但是，当人发生异常情况时，钟和马就会同人合为一体，也变成了人，是不是？”

“请你不要再提马了！”

“可是，伯母。从您的话里，我觉得仅就马来说，也许困扰着您和稻子的带有宿命、因果论色彩的自责是完全错误的，是您和稻子想的太多了。就是说，您若不是因为嫉妒和猜疑而让伯父带小稻子去跑马场的话，稻子也就不会骑马了。稻子如果是个不会骑马的小姑娘，也就不会随父亲骑马去伊豆旅行了。如果不骑马旅行的话，伯父也就不会出事了。所以，您的嫉妒是原因，伯父的死就是其结果，是不是？”

“是。”

“真是了不起的宿命论，值得骄傲的因果论啊！也可以说是不自量力、自以为是。”

“哎哟，你太过分了！”

“照此说来，您和伯父生在同一时代不是很不幸吗？在伯父的人生中遇见了您不是很不幸的事吗？而且，由于您同伯父结婚，以致有了稻子这个孩子。这岂不是最不能让人原谅的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导致伯父死亡的根本原因。您若想追根朔源的话，早晚会追到这里的。宿命论这玩艺儿是最无聊的了。不，其实，连我也弄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无聊。不过，至少您的悔恨是无聊的。因为追悔过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它不仅限于您这一代，还要追究您父母生下您的责任以及他

们的上一代、更上一代，弄不好还会追究出人类存在的责任呢！”

稻子的母亲被久野的气势镇住了，“你这究竟是在指责我，还是安慰我？”

“且不说安慰不安慰，总之，我没有指责您的意思。”久野接着又说道：“这也属于‘可是’的一种。我不过是想说明一下与您正好相反的想法，您不这样认为吗？如果稻子不跟父亲去跑马场、不学骑马、不去旅行的话，伯父说不定在出事以前就去世了。”

“你说什么？”

“您想，稻子是伯父的欢乐、幸福，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源泉，说不定他是托稻子的福才得以延长生命的呢！不然的话，命运也不会被尊为神了。”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稻子的母亲淡淡地说道。她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可心里却仿佛见到了一线曙光。久野的想法确实有道理。感到幸福的不只是少女稻子，至少，稻子的父亲教女儿骑马及带女儿骑马旅行无疑也是幸福愉快的。

“什么‘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您这是逃避现实，自暴自弃！”久野接着说道，“真让人生气，我讨厌这些！”

“你还是太年轻了。”稻子的母亲仍然无动于衷地说道。她无意掩盖内心深处的变化。她觉得自己的态度使得久野未能察觉到自己心里出现的曙光。“不过，久野，人们通过各自的想法不是可以解救自己的吗？”

“不错，宗教、哲学、道德等都是从人们的想法中产生的。”久野说，“可是，您刚才说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根本就是

不想考虑我的意见，您这是在搪塞我！什么我‘太年轻了’，这只不过是上了年纪的人的遁词而已。这种‘想法’绝不会想出什么来！实际上，根本不能称其为想法。只有穷途末路，什么也想不出来才会用‘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这种搪塞之词！”

“我凭什么要受到你的指责？”说这话的时候，稻子母亲的脸上仿佛浮现出了微笑，这表明她的心情已轻松多了。“久野，听了你说的话，我打心眼儿感到稻子和我们似乎有救了，‘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也使我受到了启发。人一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往往会从此一蹶不振，沉溺在沉重打击造成的伤痛之中，不能自拔，从而走入死胡同，我们也是如此。可是，现在想想，似乎还有别的路可走。”

“瞧您，又来了。”久野责备道，“我说的意思并不是要为您另指一条路，我是说您不该随随便便地用‘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来搪塞。”

“我明白，”稻子的母亲点头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人类是具有自我辩护、自我肯定能力的高级动物。可是，其他动物却不具备这一点，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或许这些动物本身就是自我肯定的群体，尽管它们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语言功能，但这都是出自于它们的本能，所以是十分美好的。”

“看来，您仍然不愿认真地考虑我说的话。难道您接受了我的意见就会违背良心吗？我并不是在为您寻找一条逃避自责的路，我只是想让您从反面来看命运！”

“我明白。我不是说了吗？稻子和我已被‘另一种想法’拯救了。”

久野沉默了片刻，他似乎是在揣摩稻子母亲的心思。少顷，他又说，“伯母，听不到稻子的钟声了。”

“哦，可不是 !”

稻子的母亲回首望了望生田精神病院的那个山丘。

久野也回头望了望，“稻子不撞了。”

“是吗 ?”

“她是不是累了 ?”

“三点的钟如果撞得时间太长，会给镇上的人添麻烦的，大概是护士让她停下的吧。”

山丘上的医院和常光寺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这片常绿树林枝繁叶茂，且多为阔叶树，为这片浓浓的墨绿色所覆盖的这座温暖的山丘俨如人迹罕至的千年古代皇陵。这里有如墓地般静谧，却不似墓地般阴森。树林上方的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冬色，树林对面的远方从左至右斜斜地浮现出六七只乌鸦，它们向镇子的方向飞来。稻子的母亲觉得很奇怪，在天上飞的乌鸦怎么不叫？但她没有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久野。

因为是冬天，所以刚过下午三点，便已临近黄昏了。精神病人们到了黄昏会不会发作？闹得凶不凶？刚刚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的稻子母亲不知情况如何，心里渐渐地不安起来。

“伯母，”久野叫道，“以前，我对稻子当然也说过这些。不过，跟您相比，我同她说的时候更充满了感情。我说，稻子骑马给伯父带来了欢乐和幸福，是他生命的源泉。”

“那么，稻子有什么反应 ?”

“伯父是战争的失败伤残者，稻子与他的生命也是连在一

起的。可是，一切都结束了。我说失败伤残者这句话首先就狠狠地触到了稻子的痛处，使她受到了伤害。”

“那孩子的性格就是这样。”

“她忿忿地指责我：‘你没有亲眼看见我父亲从崖上摔下去惨死的情景！’听了稻子的话我才感到，这是一个自己所爱的人的悲剧结局，是刻在心上永世难忘的一幕。当时，惊呆了的稻子肯定未看清眼前瞬间发生的一切。我说，与你相比，我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却可以清楚地想象出当时发生的一切。可是，她不承认，她不同意我的看法。”

乌鸦群低低地从人们头上掠过，飞向了河畔。稻子的母亲和久野几乎听到了乌鸦的振翅声，但是，他们二人谁也没有向上看一眼。

“我也听稻子讲过，我奇怪的是那孩子怎么看得那么清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甚至想是不是她产生的恐怖的幻觉？”稻子的母亲说，“稻子是不是在做梦？她别是给可怕的梦吓坏了吧？她也许是把梦中的情景混同于现实了。她说过好几次呢！可是，木崎从崖上摔下去的时候，稻子就昏过去了。”

稻子在马背上就昏过去了。虽然她人已昏过去了，但是马的本能使她没有摔下马去。当时，她的手仍然紧紧地勒着缰绳。两匹并行疾驶的马当中，稻子的马当时慢了下来。听说，这并非是稻子有意如此，而是她那匹马自动慢了下来。倘若稻子没有昏厥，那么她也许就会随着父亲一齐掉下去。

木崎的马跑在临海的一侧，当父亲的马失蹄的时候，稻子并没有发现。

“啊！”当她惊叫着捂住眼睛的时候，她的父亲连同坐骑正坠向海中。她的父亲双手紧抱住马头，马的四蹄在空中绝望地挣扎着。尽管是断崖绝壁，但崖壁凹凸不平，中段还有一大块凸出的岩石，人和马撞到巨石时发出的声响稻子当然没有听见，但是她却感到了一阵钻心的刺痛，就在这时，人和马分开了。那匹马肚皮朝上马头上挺着首先跌了下去。稻子的父亲横着身子紧跟着跌了下去。稻子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头开始向下倾斜时“假腿掉了”。其实，当他撞到那块巨石上时恐怕就脱落了。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竟能感觉到假腿脱落，稻子事后想来，不只是不可思议，更多的是感到害怕。父亲大腿僵直，虽然是裹在裤子里，但左腿一旦脱离人体，就意味着死亡。

随着湛蓝的海水溅起的水花，沉下去的人再也没有浮上来。那匹马起初还在水里挣扎了几下，但转眼之间便一动不动了。稻子也昏了过去。

这就是稻子对母亲及久野讲的父亲出事的经过。尽管稻子母亲怀疑这一切稻子是否真的看到了，可是，她仍然相信稻子的话。为什么马能浮起来可人却不见了呢？这一点就连稻子也搞不明白，弄到最后竟连他沉没沉下去也说不清楚了。当稻子的父亲又浮上来的时候，稻子已经昏了过去。她当然不会看到这些。

“在突然的打击下，稻子昏倒也是女孩子中常见的。如果是因为稻子的昏倒而幸免于难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命运救了她。尽管是瞬间的昏厥。”久野说，“正所谓冥冥之中有如神助。”

“冥冥神助?”稻子的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冥冥神助这类说法以前有过,如今已没有人用了。再说,那指的是神。久野,看你那样子不像信神的呀!”

“说是命运也可以。”

“你信命吗?”

“也说不上是信还是不信,但有时会不自觉地相信。平时人们对命运想得也不深,只是出了大事时往往才会想到命运。这当然是凡人的肤浅见解。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稻子当时昏厥才使她活到了现在,不是吗?”

“稻子的父亲摔下悬崖的命运实在太惨了。”说着,稻子母亲的眼前又模糊了。“如果稻子没有昏厥,而是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地冲下悬崖的话,她便成为了父亲命运的附属品。”

“您说什么呀!”久野突然言词激烈起来,“现在,我不谈死去的人,不谈已在人生中消失的人!稻子的父亲我既没见过,也未谈起过,是不是?我只是推想,小时候的稻子学骑马,对他的父亲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亦或是生命的纽带。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当然也是为了活着的人—— 稻子和伯母您,而不是为了已经死去了的伯父。”

“嗯,我明白。你谈了我们所没有想到的问题。也就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不是诚心诚意地向你表达了谢意么?”

“我就对这一点不满意!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让您和稻子从相反的方面来看伯父的意外死亡,我只是想为活下来的人拨开心头的乌云,重见天日。”久野接着又说,“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人的死亡,其家庭及亲友往往会受到悔恨的折磨、良

心的谴责，其实，悲伤和惋惜难道不是生者用以达到心理平衡的手段吗？人的死亡无论是病死还是事故死，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除了杀人以外。即便是杀人，因为人无杀人的本性及本能，所以，恐怕不仅与杀人者疯狂的命运有关，也与被害人的命运有关。我虽然年轻，但身边也有许多，人死去，或许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伤心别人的死而把自己联系进去，也许是一种僭越行为呢！比方说，无论你多么尽心尽力地看护照顾，该死的人还是得死。人一旦摊上这样的命运或死神，不论是本人的力量还是所有爱他的人的力量都是无法挽救的。命运或死神大概是原始人由于畏惧和无法理解而创造出来的词汇。有了词汇之后，随之便产生了种种说明其词意的形象及故事。比如，有关死神的众多形象及种种传说，活灵活现，仿佛真的存在似的。我有时甚至瞎琢磨，在没有‘命运’这个词及文字的远古时代，人们对死及命运是怎样想的？我对这方面几乎是一窍不通，所以，是瞎琢磨。可是，若有这方面的学识，并加以研究的话，后世的人也不可能了解远古时代人们的心理吧。”久野接着又说道，“我这都是浅薄无用的议论，您说是吧。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您和稻子不该一直生活在伯父去世的阴影中，而应该出来见见太阳。您是伯父的夫人，稻子是伯父的女儿，伯父坠崖身亡那是他的命运，是一个人的命运。”

“不过，久野，稻子当时跟她父亲在一起，并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她恐怕解脱不掉。”

“话是那么说，但是伯父掉下去摔死了，稻子却昏过去活了下来。”久野干脆地答道。

“你说的太不像话了！”

“发生事故时，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站在一起的两个士兵偏偏一个人中弹身亡；交通事故中，一个人死了，可邻座的人却毫发无损；生病也是如此，一对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夫妇，丈夫得了癌症，妻子也想跟着一起得癌症，这可能吗？”

“你说的跟这是两码事。”稻子的母亲被久野的话逗得笑了起来，“稻子要是注意到了父亲的马的脚下的话，他也不会掉下去。稻子不能原谅的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而导致了父亲的丧生。稻子要是没有昏倒的话，会在父亲掉下去之后，自己也跟着跳下去的。这是情急的少女的做法。”

“那时，稻子如果跳下去的话，我也就无缘见到她了。那样的话，我的人生中就不会有稻子这个人了。”久野停顿了一下，“如果当时伯父和稻子都去了，您会怎么看？从那时直到现在。”

“久野，请你不要再提木崎的事了。”

“因为我觉得您和稻子对伯父的死至今仍耿耿于怀，怀念、伤心这都没什么，但若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的话，就是对命运之神的亵渎了。另外，您俩都把自己封闭在黑暗的人生中了。我就是为此才说得口干舌燥，也许过于罗唆了。”

“不，你怎么说都没关系。我虽如此，但父亲的死给稻子心里留下的伤口更深。”稻子的母亲上下端详着久野道：“久野，我早就想问你了，稻子患人体缺视症跟看到了父亲的死有直接关系吗？是患病的原因吗？你是怎么看的？稻子对你

谈起父亲的死的时候或其他什么时候，你发现了什么线索或疑点？”

“这个……”久野低头沉思起来，渐渐地脸上显出极力克制内心痛苦的表情，“没有。对于人的内心深处我揣摩不透。”

“说实在的，我也觉得稻子父亲的死与她患病没有什么因果联系，我也不愿意去想。这都是因为你提起了稻子父亲的死的话题。”

“不对，是您提起的。我虽然也说了，但那都是为了把稻子和您从那件事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并未涉及到伯父死亡事故的本身。”

“这些我都明白。”稻子的母亲坦率地点头承认。“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好吧。不过，也许我说过稻子的人体缺视症与她父亲的死有关一类的话。其实，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只是考虑要治好稻子的病从中也许会找出方法来。您是不是觉得很怪？尽管认为一个不幸不是另一个不幸的原因，两个不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却又不自觉地这样想。”

“可是，人们往往会认为不幸之间会有某种联系。”

“也许是，但我不那么认为。”久野说，“不过，如果您是那样想的话，那么，把稻子送进精神病院就是一个错误。就像在一块不幸的积木上又加上一块、在不幸的念珠中又穿上一个似的。”

“是吗？我相信，稻子能获得你的爱那是她的福气。我还相信，稻子能够住进生田精神病院那是她的运气。”

“不，无论生田精神病院有多么好，我恨不得明天就把她

接出来。”久野强硬地说道，“伯母，无论如何，明天我们再去一趟生田精神病院吧，所以，今晚就在生田镇住下吧。”

“你比我这个做母亲的还恋恋不舍。”稻子的母亲说，“今晚住在这儿，明天一早就去看稻子那倒没什么。不过，我把女儿送进生田精神病院也是征得了你的同意的。怎么能明天就接出来呢？”

“您也知道，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把稻子送进精神病院。我肯定说的是请您同意我跟稻子结婚。”

“跟一个有精神病的姑娘？跟有人体缺视症的稻子？”

“有点人体缺视情况也算得上精神病吗？”说到这里，久野红着脸吱吱唔唔地道，“听说女人在爱的高潮时对方便在眼中消失了，是吗？我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也没这方面的经验。您是女人，而且见多识广……”

“久野，我的丈夫只是一介武夫。”稻子的母亲答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一辈子也许都没体尝到女人的幸福，对不对？”

“您说到哪儿去了？我觉得这跟是不是军人无关。您也没听别的太太谈起过？”

“我交往的那些太太都是很刻板的人，那种悄悄话儿，算是悄悄话儿吧，我还没有能讲那些话的朋友呢！”接着，稻子的母亲又说，“久野，我并不是要扫你的兴，稻子的人体缺视症并非只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发作，要是那样的话，也没必要送她去医院了。夫妇之间发生一些微妙的事情那也是正常的。哪怕是正常的男女结为夫妇，他们之间也会发生某些变化。我觉得，无论在哪方面发生变化都没关系，只要两人感情好就可以。万一有一方忍受不了的话，还有离婚这条路

可走。也许两个人之间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会更好些。不过，稻子的情况已远远地超越了这些。”

久野语塞了。他有时觉得稻子患病自己也有责任。

“就照你说的办，今晚在生田镇住下，明天去医院！”稻子的母亲说道，“这儿有旅店吧。”

“哪儿有没旅店的镇子呀！这儿可有火车站呀！管他什么旅馆、大车店的，总能将就一宿。”

稻子的母亲点了点头，“我能将就。”

跨过多分河下游的小桥往镇子方向走，就能到火车站了。那一带大概有旅店。河口的沙滩早已笼罩在冬天的暮色之中了。无声的乌鸦群也已消失，不知是天空低垂还是水面隆起，淡灰色的水平线在朦胧的暗红色暮霭中已分辨不清了。注入大海的那少得可怜的河水也变得暗淡无色。

稻子的母亲刚要拐上通往小镇的土桥，突然“啊”地大叫一声。原来，一个如同金黄色的蒲公英般的少年从他们的身边走了过去。稻子的母亲扭过头去，久野也跟着扭了过去。

“刚才过去的那孩子是人生的吗？”稻子的母亲小声说道。

“您说些什么呀？”久野惊讶地说道。

“在这生田镇上不会有小精灵吧。你看清他的样子了吗？”

“您别开玩笑了。他穿着普通的小学生服，还穿着鞋呢！穿戴整整齐齐的。”

“我想把那孩子偷回去。”稻子母亲目送着向河上游远去的少年，“那可就成了诱拐犯了。”

“那还用说！不过，首先，那种年龄、那样聪明伶俐的少年绝不会被拐走的！”

“收为养子怎么样？”

“如果作为养子的话，也许还有谈成的可能性。”久野疑惑不解地望着稻子的母亲，“您有稻子，怎么突然又……。我同稻子结婚后，跟您住在一起也没关系。”

“我忽然感到很寂寞。那孩子一定是河里或海里的精灵，他把我的魂带走了。”

久野实在弄不懂稻子母亲究竟是怎么想的，不过，他亦不打算马上同她辩个明白。他想，在旅馆睡了一夜以后，她自然会平静下来。那少年漂亮的眉毛下闪烁出深邃的目光，他那清秀的嘴唇仿佛把人生的苦难和疾病一扫而光，他的声音也一定像圣歌般悦耳动听。

久野深深地感到，河边的邂逅竟使得稻子母亲如此失魂落魄，足以说明她的心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寂寞和悲伤。久野这才醒悟到自己是否对稻子考虑得过多，从而忽略了她的母亲？至少他是通过稻子才想到她母亲的。

“那孩子就算是精灵我也喜欢。从前有过许多同精灵在一起生活的浪漫故事，如今能够遇见精灵也是十分难得的。久野，你真的看清他了吗？”

“当然看清了。大概是小学生或是中学低年级学生。”久野不禁怀疑地想，稻子和她母亲的头脑都异于常人，那孩子是否也同她们一样有不同寻常之处？

“您对漂亮男孩儿感兴趣吗？”久野调侃道。

“岂有此理！我向来讨厌小孩子。”稻子的母亲皱紧了眉头，“他们的身上有味儿。”

“看那孩子的年龄还不至于有什么味儿吧。”

“不，不是那回事儿。那孩子是精灵，精灵也有手脚。不过，你能看清他倒是件怪事。要是稻子能遇见他，肯定会治好病的。”

“如果真是像您说的那样的话，说不定正是由于我和稻子的关系，所以才看清了那孩子呢！”

“你不觉得那孩子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吗？”

“您这是第二次问同样的问题了。那孩子虽然美得出奇，但肯定是谁家的孩子。您要是不信的话，我追上去把他叫回来怎么样？”

稻子的母亲摇了摇头，“他大概是来生田精神病院探视病人的吧。”

“怎么会呢？”久野无可奈何地望着稻子的母亲，“他肯定是这镇上的孩子。在这生田镇里总会有一两个出类拔萃的孩子。”

“为什么呢？”

“我怎么会知道？大概是某个名门望族的后裔吧。”

“不是精灵？”

“不是精灵。不过，您非要认为是精灵，那么也许就是精灵。”

“久野，这个镇子不太大吧，到了旅馆以后，打听一下有没有这个男孩儿，”稻子的母亲仍然不相信，“旅馆的人肯定想不出这么一个孩子。”

“那样一来，就能证明他是河里或海里的精灵吗？下次再见到他，我一定抓住给您看看。不知精灵能否被抓住，不过，他既然是人家的孩子，我也不致于被判诱拐罪吧。再说，刚

才您转达神的意思说，若是稻子能遇见他，病就会好。”

“在明天早晨以前。”

“那可办不到，还不知道是哪儿的孩子呢！”

“是啊，那孩子若是精灵的话，也许只有你我能看见。说不定稻子与精灵有相通之处，是她让我们看见的呢！我真想明天早晨带上那孩子，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看稻子。”

“我说过了那办不到！”久野有些生气地说，“首要的问题是，您认为那孩子对治疗稻子的病有什么作用？”

“生田精神病院的环境固然很好，不过与草木天地相比，那孩子精灵般纯之又纯的心对精神病或许会产生奇妙的疗效呢！这是我忽然想到的。你我对稻子太熟悉了，不行。那孩子对稻子一无所知，所以……”

“简直就像天使或巫女一样。”

“不错。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像天使一样，特别是对于轻度精神病患者，轻易就能除去他们心头的阴影。”

“也许是吧。”久野苦着脸说道，“也不能事事都靠医生。今晚，到旅馆再聊吧，假如能聊出什么奇迹来的话，咱们就研究研究那个奇迹。”

二人走过小河上的土桥。桥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栏杆，桥两边的青草纤尘不染，那浓绿色仿佛是到了二月，这一切都显示出了生田镇的勃勃生机。杂草中生长着蒲公英，蒲公英用它那茎叶顽强地推开杂草在下面扩展着地盘。这里的蒲公英叶子很大，它强有力地向四面伸展着，显示出在这块土地上旺盛的生命力。蒲公英均已结蕾，有的已开出了三四朵花。此地的蒲公英花朵大、花瓣厚、颜色金黄。

“我记得蒲公英好像是傍晚打苞，凌晨开放，是不是这样？”稻子的母亲问道。

“是吗？”久野注视着蒲公英花，“我不知道。我这是头一次听说。现在东京难得见到蒲公英花，即便有，谁也不会注意到它是傍晚打苞，早上开放。”

“想不到竟无人注意到这事。也难怪，蒲公英不过是不值一提的野草罢了。从没见谁种蒲公英或在花盆里养它。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刚才猛然想起了傍晚打苞早晨开放的花，不过，我早已忘了是何时见到和记住的。其实也算不上小时候的记忆，所以虽然想起来了，但我也不敢肯定蒲公英花就是这样。”

“如此说来……伯母，那朵大蒲公英花……”久野用手指着说，“……花瓣不是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合起来了吗？白天，是不是花开得很大？”

“是啊。”稻子母亲的声音小得几乎只有她自己才听得见。

“看海上和天空的样子，已经快天黑了。”久野说，“生田精神病院下次的钟声是六点，再下次是九点，对不对？可是，那时就不见得是由稻子来撞钟了。不过，在我们听来也许还是稻子的钟声。”

“钟声？”

“六点的钟声大概正是我们在旅馆里吃晚饭的时候。九点的钟声响的时候，大概已经上床了。在这地方，不睡觉也无事可干。当然，那么早上床肯定是睡不着的。”

“我再也不想听医院的钟声了。”稻子的母亲无精打采地说道。

“您把稻子送来，又亲自赶到了医院，想必是累坏了。到了旅馆以后，您就歇着吧。”久野观察着稻子母亲的神色。

“睡也睡不着。”

小桥短得几乎都不能称其为桥。仅从土地的颜色来看，根本无法分清哪是小桥、哪是乡间小路。与生田精神病院的那条路不同，眼前这条路确是通向火车站的。他们终于来到了这座平淡无奇的小镇。镇里甚至还有稻草房，这是一座二层小楼，一楼是新改的铺面房，里面干净明亮，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药品和化妆品，他们第一次发现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竟然如此色彩斑斓。

二人不由驻足观望起来。商店的旁边就是旅馆，它那斑斓的色彩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旅馆就在这里。二人对视了一眼。

“这儿叫生田馆，没准儿是生田镇最像样的旅馆呢，尽管旧了一些。”久野说道。久野三番五次地说今晚要住在镇上，稻子母亲对此虽未拒绝，但心里也多少有许不情愿。尽管如此，她还是跟着久野进了生田馆。二人被引进了一大一小相邻的两间房，房间倒不像大门那样破败寒酸。草席上散发出酒味，大概镇上的人常常在这里聚餐。

女招待走到阳台窗前，拉开了微微泛黄的布窗帘，出现在眼前的是无垠的大海，狭长的沙滩上星星点点地长着几棵小松树。生田精神病院山丘上的树木及河畔的小草在二月里就已绿满温暖的土地了。相比之下，海边的小松树却是稀疏干枯，毫无生气，甚至连沙滩上的树影也是若有若无，深灰色的大海也因此而显得寂寞冷清。

女招待一离开房间，稻子的母亲便站起身来，拉上了阳

台木隔门，然后又返身坐下。她说："好像没有别的客人。"

"大概是还不到时候吧。"

"托你的福，我才住进了这莫明其妙的地方。"

"您怎么怨起我来？这不都是为了稻子吗？"

"在这地方，黑天令人讨厌，是不是？"

"生田精神病院同样也会黑天的，您是在想稻子吗？"久野反问了一句。"给稻子打个电话怎么样？"

"算了吧。"稻子的母亲摇了摇头。

"如果不给稻子打的话，给医院的大夫打一个也行。"

"你就算了吧。"稻子的母亲突然变了脸色，久野给弄得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

旅馆的女招待送来了火盆和茶水。

"我们六点吃晚饭。"久野告诉女招待。

"现在你可以把板窗关上了。"稻子母亲说。

"这个房间没有板窗。"女招待解释道。

"这么说，只有玻璃窗和窗帘？"

"是的，您要是住楼下的旧房间的话，那里有板窗。"

"没有就算了。"

"您要暖水袋还是暖炉？"女招待问道。

"要暖水袋吧。"稻子母亲答道。

女招待刚一出去，久野便笑道："伯母，就算是在这里，她说的暖炉也肯定是电暖炉。"

"暖炉和暖水袋那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稻子的母亲又像猛然想起什么似地说："稻子那孩子脚凉，不知是不是随我。那孩子说过，妈妈的脚凉。她是我的

独生女，加上又为他父亲的死整天心神不定，所以，在她成年以前一直都和我睡在一起。”

“是吗？”

“不过，有的晚上我的脚比稻子的脚凉，有的晚上稻子的脚比我的脚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久野默然无语。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稻子的母亲不知是减少了对久野的顾忌还是自动摒弃了羞耻心，她说道：

“听我那死去的丈夫说，他喜欢手脚冰凉的女人，反正一会儿就暖和过来了。我丈夫的身体热得烤人，所以他才那样想吧。不过，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是体凉的女人。在男人当中，也许有人喜欢体热的女人吧。”

“是吗？”尽管稻子的母亲已是徐娘半老，但对她的这一番话，年轻的久野也不敢贸然作答。

“我自己体凉倒没什么，我只是担心女儿手脚凉是不是与我有关。她跟我一起睡的时候倒是能暖和过来。”

“女人的身子如果太热的话，想起来都让人觉得不舒服。”久野赧红着脸说道。

“不过，给孩子喂奶的母亲，还是身子热一些更好吧。”

稻子的母亲说道。

“我记得母亲的身体好像是温暖的。不过，那时我还在襁褓里，所以，这些也许是我懂事以后自己想象出来的吧。”

“婴儿身体很热，体温正经挺高的呢呢！”

“是啊。”久野含糊其词地附合道。他当然没抱过婴儿，也没喂过奶，对于婴儿的体温，也从未想象过。

但是，稻子手脚凉他是知道的。稻子的母亲之所以能够

毫无顾忌地坦言自己体凉、稻子手脚凉的毛病，不外乎是为了摸久野的底。久野不禁感到一阵紧张。久野发现稻子的母亲对自己和稻子之间的事了如指掌，并已默许，不由得心里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久野是和稻子的母亲一起将稻子送到精神病院来的，但男女之间毕竟有别，无论稻子对母亲如何坦诚，无论久野对稻子的母亲说得多么详细，秘而不宣的事情还是很多，其核心的深处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在语言产生之前男女之间就已存在交流，语言产生之后，表达男女之间感情的语言或许可以使感情交流更加细致入微，但语言毕竟仅仅是语言而已，尽管通过语言使爱慕之情更加细腻而丰富，但因语言而失落、受骗、沉醉于虚假的热恋中的事例也不鲜见。语言既可成为男女之爱的朋友，亦能演变为男女之爱的敌人。即使是在今日，男女之爱仍有语言所无法表达的神秘之处。爱的语言是兴奋剂（若将它比作海洛因的话似乎有些过分）。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爱的语言，那是因为它不是爱的生命之源，因而不能生出爱的灵魂。

稻子的情形亦是如此，她患的人体缺视症使她站到了远离语言的彼岸。

将近六点时，女招待送来了晚饭。烤鱼等虽说已经凉了，但至少酱汤还是温的。

稻子的母亲几乎一点儿食欲都没有。

“饭真硬。”她说道。

久野要六点吃晚饭，为的是赶上生田精神病院撞钟的时间。果然，远处传来了钟声。

“伯母，这次的钟声跟稻子三点撞出的钟声一样吗？”久

野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从第一声开始就全然不一样。”

“是吗？”稻子的母亲停下手中的筷子，侧耳听起来。

“这钟声跟一般寺庙的晚钟没什么两样。”久野说道。

“那不是很正常吗？”稻子的母亲答道。

“不，我现在越来越后悔了。”久野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伯母，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在稻子的问题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我是不是只是有爱的勇气而无爱的理解？那钟声撞碎了我的信心，好像要把我拖向黑暗的无底深渊。究竟是谁撞的？是恶毒的疯子，还是高贵的法官？一共有几声？请让我仔细听一听，伯母您也听听。”

“那不过是山上寺庙的钟声呀！”稻子的母亲看上去像是在听着钟声，可实际上却是在暗中观察着久野的怪异神色。她表面上没有露出丝毫的痕迹，因此久野也没有觉察。他以为稻子的母亲听了自己的话，在聚精会神地听着钟声，加之稻子的母亲已沉默了许久，他更是必信无疑。然而，稻子的母亲开口说话了。

“久野，你也听到了，这不过是一般的晚钟。我忘了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钟声，按时间算充其量不到十到十五秒，我奇怪的是为什么钟声一过，你的声音怎么变得那么可怕？”

“还不至于‘可怕’的地步。”久野又自言自语似地说道。“撞钟的是恶毒的疯子，还是高贵的法官？猛然间，我的第六感似乎被唤醒了，那钟声是不是要把我拖向黑暗的无底深渊？”

“恶毒的疯子？高贵的法官？你说的意思，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

“我不是说过让我仔细地听听吗？”

稻子的母亲点了点头。她拉开阳台门走进阳台，然后随手又把门拉上。她掀起破旧窗帘的一角，一个人站在那里静静地凝视着大海。

六时刚过，冬天的海面上已是满目空旷，不见岛屿、灯塔的灯火，甚至连月光也没有。薄暮中，远处的地平线也显得虚无飘渺。海边，暗灰色的海浪无力地涌上海滩，若不仔细地观察几乎都无法发现，海滩上的小松树更是不堪入目。日暮的大海尽管如此索然无味，但它却与这平静恬淡的乡间小镇相映成趣。

与荒凉的海滩和大海相比，笼罩在薄暮中的天空却已隐隐是繁星万点了。可以想象，暮霭上方定是清澈无垠的晚空。置身于这夜景之中，稻子的母亲觉得那钟声并没有飞越大海，而是仿佛飞向了梦幻的星空。尽管如此，她仍认为这钟声与其他的没什么两样。在这之前的三点，是刚刚被送到精神病院的稻子撞的钟，当稻子的母亲想到这些的时候，便感到心如刀绞。六点的钟声响起时，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稻子。但当她独自一人遥望月空、大海时，这种思念之情更加剧了她的痛楚。她虽然嘴上说是寻常的钟声，但听起来越来越不像，它仿佛变成了稻子那稚拙的钟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吗？

如此看来，久野突然出言怪诞似乎也是出于对稻子的爱。稻子的母亲回到房里，悄无声息地坐下了。久野见状没有作声，他似乎是在等待着下次的钟声。不过，他的脸色比稻子母亲去阳台之前缓和多了。

“好像撞完钟了。”久野开口说道。他舒了一口气，“到底是谁撞的呢？”

稻子的母亲见久野语气和缓，便接口道：“那谁知道啊，住院的病人多着呢！”随后，她又安慰久野道，“不要再想什么恶毒的疯子、高贵的法官了。”

“不行。”久野坚决地摇了摇头。

“久野，你想想，精神病院里怎么会有法官呢？那儿只有医生呀！在监狱的话也许有管教人员。精神病人也不是什么服刑犯人。”

“从法律上讲，精神病患者也许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不是也有许多人因犯罪而受到良心的谴责，最终变成疯子么？而且，因精神错乱而导致犯下可怕罪行的人不是也很多吗？”

“听说生田精神病院不收治那样的病人。”

“即便是对他人及社会未犯下什么有目共睹的罪行，但也许患精神病本身就是人类的一大罪过。”

“照你那么说，人所犯下的罪孽也许都值得同情，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疯子。”

“我从钟声似乎听到了也许是内心更深处的、我所不了解的一些东西。”久野接着又说，“先不谈这些了。其实，精神病院医生的治疗方法中不是也尝试着加进了许多管教式、法官式的作法吗？”

“也许是吧。不过，你不是说‘不谈这些了’吗？”

“这……”

“高贵的法官到底在哪儿？”

“法官首先就在自己的体内。”

“是吗？既然是自己作为法官来审判自己，那么，你认为自己高贵吗？”

“我认为高贵。”久野随口答道。然后，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自己作为审判自己的法官若是不高贵的话，那就是愚顽卑劣的。那还不如不要呢。”

“我明白了。”稻子的母亲点了点头，“这么说，你听那钟声就象是你自己撞的了？”

“要是让我撞的话，我也许会把那口大钟撞破的。刚才我比疯子还狂，就像撞钟撞疯了似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疯，只不过能够自己控制罢了。所以撞钟发泄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庙里的大钟可跟现代狂热的西洋乐器不一样，它不是干那个用的。在日本难道没有那样乐器吗？节日的狂欢大鼓……不像，寺庙里的大钟就是为静气安神而做的吧。”

“是怎么做的？”

“大家都熟悉的《平家物语》开头的一句说：‘祇园精舍之钟声，有渚行无常之响’，这句话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大钟的撞木，你想玩命地撞，也撞不动呀！”

久野无法反驳稻子的母亲，他嘟哝道，“什么‘有渚行无常之响’，我才不希罕呢！”

“在生田精神病院时，医生不是也说过吗？让患者撞钟也许会有疗效。它不是比人工的镇静剂、安定剂更有自然的疗效吗？钟可是打击乐器。”

“可是，院方说有的医生通过钟声可以了解到患者的心态。”久野还未完全冷静下来。“医生还说，患者撞出的钟声

也许是在诉说着什么，也许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心声。”

“医生是那么说过。”

“当时您还说，‘听起来让人伤心’，医生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也不尽然’。这些您还记得吗？”

“那哪儿忘得了啊！就是将来稻子出院以后，恐怕也忘不了。”稻子的母亲说道，“我们带小稻子去三井寺撞钟时无忧无虑，从今以后，每当听到寺庙的钟声我都会想起自己说过的这句话，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伯母，照此说来，现在的钟声就是患者的诉说之声、内心的心声吧。”

“反正听起来不像法官的声音。”稻子的母亲说道，“那家医院没有法官。就算是像你说的那样，精神病院的大夫对某些患者尝试用法官的方法治疗，但我怎么也不能把它同那钟声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从那钟声听出一丝一毫的坦白、忏悔、悔恨和懊恼。也许大钟很难发出撞钟人的心声，也许我对女儿稻子的爱不如你深。”

“只不过是爱的性质不同罢了。”

“你如果认为是自己体内审判自己的法官撞的钟，那任何人都无话可说了。”

“不，那是我内心的真实反映，而不是我要那样认为的。”久野强辩道，“那的确是法官撞的，而且是高贵的！”

“你也有点怪，在河边硬说有白鼠，还有关于钟的那些疯话。”

“我才不怪呢！”

“医院里可没法官。”稻子的母亲不紧不慢地说，“不错，

要是按你的理论，那些精神病人中许多人的自我审判法官也许是最软弱的。”

“就是他们！”

“‘他们’是指精神病人吗？”

“是的。”

“哪个病人你都没注意过，就只凭那钟声……”

“不，我注意过。”

稻子的母亲吃惊地问：“是哪一个？”

“就是那家伙。”

“那家伙？”

“就是那个老头儿。”

“老头儿？”

“那个没牙秃顶、骨瘦如柴的老头儿。您也看见了吧，当时他正在写字。”

“哦，就是写‘佛界易入，魔界难入’的那个人？因为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一休禅师写的这个条幅，所以我记得他。”稻子的母亲盯着久野的脸，“那颤颤巍巍、连腰都直不起来的糊涂老头儿，有撞钟的力气吗？”

“我想有。”

“而且，那老头儿还能撞出高贵法官的钟声？”稻子的母亲简直难以置信，“你别是在说梦话吧？”

“不是梦话，决不是！是我的直觉、第六感。”久野说道，“那个颤颤巍巍的糊涂老头儿的眼睛您注意了吗？对那个叫西山老人的老头儿，您从头到脚都仔细观察了吗？”

“没有，谁会去注意他呀！我连看都不想看。”

“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糊涂老头儿定是犯下了滔天大罪，杀人或是更严重的罪行。那家伙没有被投进监狱或判死刑，而是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我估计那家伙的罪行也许还没过追诉期呢！”

“是吗？”稻子的母亲吓了一跳，她边想边说道：“为什么……你这样想？太可怕了。”

“您说的‘可怕’是指我吗？”久野摇了摇头，“若说可怕，恐怕是那个老头儿吧。”

“那么，你是说那个老头儿是在装疯，打算在那儿躲过追诉期？”

“那我可不知道。连警察都没看出来他装疯，何况我这个跟他无亲无故、只看一眼的陌生人呢！说不定他是犯罪后突然疯了、或疯了以后犯的罪呢！”

“你就认定那老头儿是罪犯吗？为什么？”

“你没看他的眼睛吗？他写字的时候，就像癫痫发作似的，不过到底是什么病发作我可就说不清楚了。莫不是悔恨、恐惧的颤抖吧？那眼睛是穷凶极恶的深渊。听说他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连眼仁儿都白了。什么是‘入魔界难’？有时候，即使是恢复了理智，难道不会因恐惧而像癫痫发作一样吗？”

“你自己说只看了一眼，你不觉得有穿凿附会之嫌吗？”稻子的母亲平静地说道。

“也许有点儿，”久野的犟劲儿又上来了，“瞧他那老掉渣儿的德性，我就知道他从前犯下的罪行也跟着干瘪了。”

“是吗？真的？”

“‘入佛界易，入魔界难’是禅语吗？”

“大概是吧。我也说不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茶室的地板上有一休写的这句话。”

“我想，别看那老头儿天天写个没完，但他决没有参禅的诚心，也不是高深的反语。那家伙只是利用‘入魔界难’这句话来麻醉自己犯罪后的痛苦，或者厚言无耻地肯定自己的行为。”

“如此看来，他写字是在赎罪吧。”

“您要是从善意去理解的话，那也不是没可能。”

“再说，疯子也不会干那种事。”

“那老头儿肯定不是疯子。”久野想了想，又改口道，“不过，看他写个不停，又不大像个正常人。”

“那老头儿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曾经犯下了滔天罪行，”稻子的母亲依然语气和缓，“那么，你能听出来他撞出的钟声就是法官的声音么？是高贵的法官的声音吗？高贵吗？”

“是的，不是恶毒疯狂就是高贵庄严。”

“首先，我觉得那老头儿没有力气撞出那么大的声音。”

“撞钟的时候，他的体内也许会生出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或魔力。还有，摆动撞木撞钟时不是要配合呼吸吗？也就是说习惯的问题。要是考虑到那老头儿常常撞钟的话就不难明白了。”

“我还是不明白，你凭什么认定现在的钟声就是那老头儿撞出来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那钟声是法官的声音。”

“我也说了，那是你的心理不太正常的缘故。”

“也许我不太正常。我之所以确信是那老家伙撞的钟，正

是由于我不太正常的缘故。”

稻子的母亲望了望久野，然后低眉说道，“久野，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说着同样的话？为什么？”

“一直说着同样的话？”久野反问了一句，接着，他又自言自语似地说：“下次撞钟是九点吧。我倒想去生田精神病院撞一下。”

“嗯？”稻子的母亲诧异地扬起了脸。

“我撞出的钟声，不知您听起来有何感想？”久野讷讷地说道。

“久野，医院绝不会同意的。就算是他们同意，你也不能像演奏乐器那样照着乐谱撞钟啊！刚才你说过，能疯狂地把大钟撞碎。庙里的大钟和撞木可经不住你撞啊！”“不，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想让院方同意我和稻子九点一起撞钟。”久野声音柔和得近乎于伤感。

“跟稻子一起？”稻子的母亲惊呆了，“我想医院大概是不会同意的！三点的时候，稻子为我们送行刚撞过钟，而且，医院不会同意半夜探视病人的。”

“也许有这个规定，但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精神病院也会有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什么是例外情况？”

“伯母，我说六点的时候是那老头儿撞的钟，可是无论我怎么说，您就是不信。”久野又激动起来，“伯母，稻子三点撞出的钟声和那老头儿六点撞出的钟声，您能听出它们的不同之处吗？”

“坦率地说，我听不出来。我只觉得稻子的钟声很柔弱，

很笨拙，不像六点的钟声听起来比较自然。”

“只是这些吗？是不是上年纪以后感觉变得迟顿，耳朵也不灵了？”

“也许是吧。就算是这样，那你不也是凭感情听钟声吗？刚才你不是也说自己有点不正常吗？”

“若不是不正常那才不正常呢！”久野停顿了一下，“您不是刚把稻子送进精神病院吗？”

“那是为了给她治病呀！”稻子的母亲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是说我爱女儿没有你爱得深吧。可是，作为母亲的自有母亲的爱法！更何况她父亲死得很惨，我一个人把这唯一的女儿拉扯到今天，那份儿苦……。”

“这些我都明白。您是怨我把稻子从您的身边夺走了吗？”

“你真没良心，我什么时候在你和稻子之间设置过障碍？”

“也许……我会把你从稻子的心中抹去。”

“那也没什么！归根结底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阻挡不了的。只要你和稻子能得到幸福，我算得了什么呢？最终不过是去养老院独自一个人过罢了。”

“我可没那样说。可是，稻子是您唯一的女儿，您还不是把她看作掌上明珠百般溺爱？”

“掌上明珠？也许是吧。”稻子母亲的脸上现出凄楚的神色，“可是，久野，小稻子亲眼见到了父亲坠崖身亡，为了抚平她内心的伤痕，作为稻子的母亲也许我照顾的方法不当。”

“的确是方法不当。您为什么把稻子送进精神病院？”

“我只是为了给她治病。”

“本来，您要是同意我与稻子结婚就可以治好她的，可是

您却不顾我的反对。您还说医院大树的树干被铁丝划破，流着眼泪。既然如此，您怎么忍心把相爱的两个人隔在医院的内外，使他们在心底流淌着眼泪？您难道不能理解吗？”

“稻子患有人体缺视症呀！她那个样子和你结婚的话，会加重她的病情的！”

“稻子是什么时候得的人体缺视症？”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据稻子讲，当他父亲的马掉下悬崖时，她惊叫一声捂住了眼睛，接着就在马背上昏了过去。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摔下去，而且，她又说自己亲眼见到了父亲和马坠崖的情景。她自己对此深信不疑。这一切不知是稻子亲眼看到的，还是良心的眼睛看到的。我想，她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不可能冷酷地注视着事情的全过程，蒙上眼睛不敢看才是切实可信的。这与交通事故不同，从高高的崖顶掉到海里是有一段时间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也绝不怀疑稻子所说的一切。我觉得稻子虽然蒙住了双眼，但她心灵的眼睛却看清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我认真地听着稻子的叙述，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可是呢，久野，我又觉得人沉下去未浮上来，而马却浮在海面上挣扎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就算是人已气绝，马还活着。”

“伯父是不是给伤到了要害？”久野敷衍道。他根本没见到过人沉下去、马在波浪中挣扎的情景，所以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稻子母亲方才说的话是否也有些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是不是马比人更强壮？”

“或许是吧。”

“木崎游泳游得非常好，听说他参军以前曾在千叶县得过长距离游泳冠军。”

“是吗？”久野疑惑地瞧着稻子母亲的脸。稻子的父亲不是失去了一条腿吗？就算是他可以游泳，可是，当他掉到海里的时候，不是已经死了吗？久野感到有些疑惑不解。方才，自己冲口说出稻子的母亲把独生女儿当作掌上明珠，以至于对待稻子有些“异常”。他想，是不是这句话使稻子的母亲不知所措了？

“伯母，您说稻子是用良心的眼睛、内心的眼睛看着父亲掉下去的，难道你认为是稻子的人体缺视症……？”久野问道。

“不，不。”稻子的母亲摇了摇头，“根本不是什么缺视呀！不管她是用良心的眼睛还是内心的眼睛，总之是清楚地看到了一切。就算不是用肉眼，只要看到了，就不是缺视，对吧？”

“是，做梦也算。”久野说，“也许您说的对，看见了就是看见了，梦里的东西醒了就忘。即使在梦中见到了，也还是在梦中。但是，伯母，在虚幻的梦中所见的与现实中存在而不见的东西，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呢？”

“久野。”稻子的母亲叫了他一声，“稻子时常看不见眼前存在的事物啊！梦幻不是虚幻的！”

“是啊，眼睛看不见，用手摸同样能够感受到现实中的事物。”

“那不是更可怕吗？”稻子的母亲呼吸急促，涨红着脸说，“久野，这事虽然难以启齿，但我也要说。假如稻子被你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的手可以摸到你，可是她的眼前却没有你的话，她会给你吓坏、吓疯的！”

“这……”

“久野，你是怎样爱稻子的？”

“怎样爱稻子的？”久野羞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您问到怎样爱……，说实在的，我回答不上来。男人爱女人的方式可以说千差万别。我生平只爱过稻子一个人，因此无法对各种爱的方式进行比较，我又怎能说得出对稻子用的是何种方式呢？”

“谢谢。”稻子的母亲赔罪道：“我问了不该问的话，请原谅。”

“我想，稻子也是一样。她不会因对我和从前的情人爱的方式不同而患人体缺视症的。她不会是由于在我的怀里却想着从前的情人才看不见我的吧？”

“是，我相信这一点。”稻子的母亲慌忙说道，“真的，请你也相信她。其实即使我不说，你也会从稻子的身上感觉到的，是吧？”

“是的。”

“久野，真是巧了，我也是只有过稻子父亲一个人。在战前流行跳交际舞的时候，我跟别的军官也跳过舞、吃过饭，仅此而已。”稻子的母亲说道，“问你是怎样爱稻子的，那是我太多心了，对不起。”

“不，您作为母亲，关心女儿的婚姻大事也是理所当然的。”

“向爱的体验很少的人问某个姑娘或小伙子爱的方式是不是有些滑稽可笑？”

“其实，我也从许多书和杂志上了解过爱的方式和心理。

但是，我所了解的那些与我切身的体验大相径庭。比方说，我从未亲身体验过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恋爱。”

久野终于向稻子的母亲吐露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可是，他压低了声音，似乎是后悔自己说漏了嘴。

“正像方才说过的那样，自己对稻子的爱跟其他男人一样是极普通的呢，还是极其激烈狂热的？这些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曾对几位少女产生过好感，但仅此而已。这种情感与我对稻子刻骨铭心的爱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稻子对我这不知是普通还是异常的爱从未表示过反感。这些事，您也许难以启齿问稻子。”

听完久野的话，稻子的母亲这才醒悟到，稻子的整个身体已被他夺去了。尽管如此，她也无可奈何。

不过，意外的是，稻子的母亲竟然显得十分镇定，也许是她早就有所察觉吧。

“我也觉得，稻子在你的怀里看不见你也没什么大不得了的。这事尽管让人害怕，但还不至于危及性命。可是，假如这是精神病发作前的预兆，你说怎么办？这才是最危险的呢！”

“伯母，依我看，稻子的人体缺视症除了在自己所爱的人及有好感的人面前以外，不会发生。比如在街上走，稻子遇上与自己无任何关系的人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可是，假如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稻子在大街的对面的人行道上眼中只有你的身影，而对往来如飞的车辆则视而不见，她会不顾一切地跑过来，结果会怎么样？她在车站或百货商店的楼上眼中只有站在下面的你，她无所顾忌地跳下去可怎么办呢？”

“不会这样的。稻子的人体缺视症发作起来的话，眼前消失的只是她所爱的人。她看不见我，却能看到车道上来往的车辆。她恐怕也不会看到我在楼下。”

“久野，请你不要乱说好不好？”稻子的母亲声色俱厉地说，“照这样说来，稻子没见到你的样子就爱上了你？她是爱着一个完全看不见的久野？”

“不，那是……”

“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在某时某地，稻子看不见你的哪一部分呢？”

“这个……”

“说也是，精神病是有症状的，而且这个病还会不断恶化，也不知究竟会恶化到何种地步。”

“这……，可是，还没严重到非送精神病院不可的地步。

我多次求你让我和稻子结婚，帮她治病。”久野又降低了声调，“您是不是想让稻子离开我一段时间或更长的时间，以便她治病？您甚至不惜把美貌的女儿送到肮脏、狂暴的疯子们中间！”

稻子的母亲目光悲戚，“可是，久野，”她尽管没有流泪，但声音颤抖地说，“让女儿结婚，以期治好她的精神病，这不正是做母亲的心情吗？请你体谅我的苦衷。我到处求医问药，这些你也不是不知道。虽说那叫精神病院，可实际上是精神病科、神经科医院。”

“不错。生田镇的生田精神病院周围开满了蒲公英花，地暖人和，这我承认。那里不是还让患者撞钟吗？”

“就是嘛！”

“可是，伯母，您看我和生田精神病院哪个能治好稻子？”

“我只担心稻子的病情是否会进一步恶化。”

“首要的问题是，您认为稻子是个名符其实的精神病患者吗？”

“无论别人怎么想，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那样想的，这不是明摆着吗？”

“伯母，据我的观察稻子只不过是视神经有时不起作用，而且那也仅仅是一部分，并不是全部。难道这也算是精神病吗？”久野喘息着说，“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同意把稻子送进生田精神病院呢？”

“久野，”稻子的母亲平心静气地说，“若是稻子爱你的话，若是她要同你结婚的话，那就该尽快把她医好。我就是这样苦口婆心地说服你的。”

“伯母，稻子不是精神病，她不过是轻度神经性疾病。若不然，就是她在家里时精神病症状十分严重？她像疯子似地发狂吗？她总不会赤条条地冲到街上，就像常见的色情狂那样吧？”

“当然不会。她只是有时显得有些消沉，两眼茫然地看着什么。恐怕她的心早已飞到你那儿去了。她没什么奇怪的举动。我心里也十分矛盾，你们如果结婚的话，或许真能治好她也说不定。但是，我问过神经科的大夫方才知道，人体缺视症这种怪病，竟然是非常可怕的！”

“一点儿也不。”

“大夫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刚才咱们也提起过，一个生产不久的年轻产妇因看不见婴儿的脖子，便把孩子掐死了，尽

管她的手感觉到了婴儿的脖子。”

“我觉得，就凭稻子那柔弱的样子，即使被她掐住脖子或用别的什么方法，我也绝不会被杀死。我想，这一点我已讲过。倘若真的被稻子杀死，我倒感到无比幸福。”

“疯子也有疯劲儿呀！”

“稻子她不是疯子！人的正常与疯狂只是一线之隔，天才与凡人亦是如此。您所说的那种蛮力天才也有，无论是病态的强壮或柔弱，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举个浅显的例子，就如同吹箫大师或按摩师那灵活的手指，任意变形、弯曲。”

“稻子可是个极其平凡的姑娘。”

“人们大凡都这样想，但是我相信，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却又都自负地认为自己某处与人不同、某些地方比别人优越，虽然嘴里不说，但实际上却是这样想的。我这毛头小伙子尚且如此，更何况经历丰富的您呢？战前，军队那些将官们也不都是饭桶，这些您比我更清楚。”

“你是指人的个性吧，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罪恶亦是如此。人们只认为恶人和疯子会扰乱人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但是，恶人和疯子为后人所尊崇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我也明白。”稻子的母亲平静地说，“可是久野，稻子的的确确是个极其平凡的姑娘啊！你同她结婚后，一定会失望地想，她怎么会是这样呀！做母亲的夸女儿也许让人见笑，但她确实长得很美，浓密、长长的睫毛下扑闪着一双迷

人的眼睛，双腿修长、亭亭玉立。尽管如此，结婚以后在你的眼里，这些也算不得什么了。”

“包括人体缺视症？”

“这确实是她神经方面的缺陷或者说异常。借用你善意的说法，这算不上精神病。”

“她并非看不见我整个人！”

“是的。”稻子的母亲观察着久野的神情，“可是，听说人体缺视症患者由于神经有毛病，因此，不能说绝无进一步恶化的病例。”她停顿了一下，“那个掐死婴儿的产妇就是一例。你看过戈雅的画吗？孩子的头被吃掉了，染满鲜血的脖子在地上拖出长长的一条血痕。我并不是将天才的戈雅与稻子相比，请你不要误解。”

“我明白。不过，如果戈雅患人体缺视症的话，笔下的人也许没有头、没有胴体、甚至更为惨不忍睹吧。”说到这里，久野反而轻轻地笑了起来，“但是，稻子的人体缺视症与晚年的戈雅截然不同，她表现的是爱，是纯洁无瑕的女人的爱。我坚信这一点，决不会有错的。”

旅馆的女招待来收拾碗筷了。她不是先前的那个女招待。她这种溜肩的姑娘现在已不多见，她的胸部不自然地向内凹陷着。

女招待的目光停留在稻子母亲面前的饭菜上。烧鱼原封未动，生鱼片也几乎全剩下了。

“请问，几时为您铺床？”她问道。

“嗯……九点或十点吧。”稻子的母亲答道，“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余下的事就是睡觉。”“是。”

“几时洗澡？”久野望着稻子的母亲问道。

“您们若要洗澡，我马上就为您们烧水。”女招待说道。

“要是特意为我们两人烧水的话，我看就不必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客人吗？”稻子的母亲对女招待说完以后，又转向了久野，“你看这样行吗？”

“我没问题。”久野点了点头。“我不洗澡也没关系，这里温和的气氛浸入肌肤，洗掉了倒有些可惜。”

“我这就去烧水。”女招待说罢，便转身出去了。

稻子的母亲环视着天棚和四周墙壁上的宣纸，“不知这儿的浴池怎么样，一个人进去会不会害怕。我一想到这儿，就觉得瘆得慌。”她用手摩挲了一下后颈，“久野，还是你先去洗，看看怎么样。”

久野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伯母，那家医院的浴池不知是什么样的。”

“医院的浴池？”

“精神病院也有浴池吧。精神病人也要洗澡的。稻子能同那些疯子一起洗澡吗？”

“或许是一块儿洗吧。”

“我反对！那样的话，我死也不会同意。”

此时此刻，稻子的母亲和久野的眼前浮现出稻子那美丽的胴体。久野的眼前的景象当然会更加鲜明。

“稻子将同那些蓬头垢面的女人、吊眼儿的女人混在水里，其中还有干瘦如童的女人，也许她的肋骨间还积存着污垢，指甲也很长。疯子有疯子的肤色吗？她们的肤色是不是很怪？想必死时皮肤黑浊，皮肤惨白的话更让人恶心。”

“这个……”

“我担心稻子那洁白如玉的身体一旦出现在她们中间，会惹恼她们。她们的长指甲不会抓伤她吧？”

“别说了！”稻子的母亲阻止久野道，“没影儿的事，我连想都不愿想。”

“可是，自从把稻子扔在了生田精神病院，我现在心里只想着她。您不是也是如此吗？”

夜幕降临了。小镇阒然，大海无声。稻子的母亲知道大海就在眼前，这死一般的寂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是有关稻子的。不久，久野去洗澡了，她仍然沉浸在往事的思绪中。

久野洗澡回来了。稻子的母亲问：“浴池怎么样？”

“不太干净，还有点冷飕飕的。我看您还是算了吧。”“是吗？可是……”稻子的母亲避开久野的目光，站起身来。此刻，她正想起稻子的一桩往事，然而却不能告诉久野。

“这会儿里面全是热气，也许没有那么冷了。”久野望着稻子母亲的背影说道。

作为一家旅馆的浴池，这里略嫌小了点儿。木板池壁的缝隙中积满了污垢，看上去显得十分陈旧。尽管如此，稻子的母亲仍然走到池边蹲下，拿起小木桶往腰上淋水，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她慢慢地下到池里，热水渐渐地漫到了她的肩膀。少顷，她突然感到一阵孤独袭来，眼睛有些刺痛。

接踵而来的是不安。浴池的一扇窗户对着阳台，另一扇窗户对着像是厨房一类的地方。虽然是乌玻璃，但稻子的母亲仍然忐忑不安，她总是害怕被偷看或是被人打开。另外，她

还担心久野趁自己洗澡的时候偷偷溜出旅馆，去医院见稻子或把她接回来。

久野见稻子的母亲早早就出来了，于是问道："您还是受不了了吧？"

"是啊。"

"这个旅馆或许也就是这种水平。"

"应该是吧。"

稻子的母亲进了里间，坐在粗糙的化妆台前。台前连个座垫都没有。虽说是沐浴新出，但她仅是在嘴唇上涂了一层淡淡的口红，没有再作其他的修饰。

"我真糊涂，方才进了浴池我才想起来，今天离家之前，已经和稻子洗过澡了。我是想给她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还为她搓背了呢。唉，好久没有跟她一块儿洗澡了。你瞧，我竟然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我真是糊涂，说了半天洗澡的事，就是没想起来。看来，也许我的脑子真出毛病了。"她笑着说道。此时，她仿佛又触摸到了稻子的肌肤，她甚至还感觉到了婴孩时代的稻子那温嫩的肌肤。

一听说稻子的母亲为稻子洗了澡，久野似乎也感觉到了稻子的体肤。当然，母亲和情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稻子的母亲和久野的这些感受都未在脸上流露出一丝一毫，因此，互相都未想到对方与自己是一般心思。

"既然在家已洗过澡，稻子大概不会在医院洗了吧。"久野搭讪着说，用以掩盖内心对稻子的冥想。

"是吗？"稻子的母亲也茫然地附和道。

方才，稻子母亲对久野说，好久没和稻子一起洗澡了。她

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同稻子洗澡、为她擦背，好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是，说许多年太过夸张，实际上，只不过是隔了几个月、甚至几天。平时，女儿在自己身边时，同她一起洗澡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今天她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所谓“许多年”恐怕就缘出于此吧。

稻子的母亲将左手搭在稻子的肩膀上，用右手为她搓背。这是悲哀的一幕。她撩起稻子乌黑的长发，欲为她洗脖颈。可是一不小心把肥皂沫弄到了稻子的鬓发上，她想索性为她洗洗头。

“稻子，你鬓角上的头发好密呀！”稻子母亲抚弄着她的鬓角说。

“谁说不是呢！”稻子点了点头，“一撩起后面的头发，那儿就更显眼了。”

“你什么时候洗的头？”

“嗯……四天前。那天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说去美容院。”

“我想起来了。”

“有味儿了吗？”

稻子的母亲的鼻尖几乎贴在了稻子的头发上，她真想紧紧抱住稻子，“倒没什么味儿。”

“好痒哟！”稻子母亲的一只手几乎伸到了稻子的腋下。她挺起身，又开始为稻子冲洗后背。

稻子母亲想起与稻子一起洗澡时，自己总是为她冲洗后背，仿佛是两人早就达成了默契似的。与此同时，她又想起了一件曾令她担忧的事。稻子还是少女时，右乳的乳头没有

挺起，反而是深陷在里面的。稻子母亲常常留意她那与左乳不同的地方。然而，不知何时，她那乳头已然慢慢地探了出来，虽然比左边略小一些，但不仔细瞧是瞧不出来的。一侧的乳头发育迟缓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不会与稻子的病有什么关联？当然，稻子的母亲绝不会想得这么深，她担心的只是稻子身体的发育。稻子的母亲也觉得稻子的身体很美，她甚至认为稻子的长手指和短脚趾也美得恰到好处。

稻子的母亲记得，有一次，稻子似乎犹豫着不愿同她一起洗澡。诚然，也可能是她先入为主的观察方法，才使她产生稻子不愿同自己一起洗澡的感觉。但是，作为母亲，她又侥幸地认为也许自己太多心的缘故。那时，还不能说母女同浴的时光已经结束，但随着稻子年岁的增长，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稻子显出犹豫不决的神色就预示着这种转变的开始。

稻子的母亲只是猜测，稻子在初次被男人拥抱之后，自己的身体连母亲也不愿意让看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稻子的母亲也拿不准，她甚至回想起了自己新婚之夜的情景。但是她无法了解到稻子在心爱的人的怀中看不见对方的恐惧与悲哀。

有一年冬天，上高中二年级的稻子面色惨白，声音颤抖地告诉母亲，在乒乓球比赛时，突然看不见球了。稻子是校乒乓球队的候补队员，那天要进行班级对抗赛的事，稻子在前一天就告诉母亲了。那天是星期六，稻子回来得比平时早，而且是朋友把她送回来的。

“家里有人吗？”稻子的母亲听到她朋友的叫门声，马上来到了门口。

“稻子！”她先叫了女儿一声，“你这是怎么了？”“稻子突然感到不舒服，老师就让我把她送回来了。”她的朋友一面说着，一面就要扶着稻子进来，同时还观察着她的脸色。

稻子躲开了朋友搀扶的手。她既看不见朋友的脸，也看不见母亲的脸。她欲跨进大门，可是伸手却触到了朋友的手背，仿佛是要向朋友道谢，然而，她既未张口，亦未回头，而是径直向里走去，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这种举动不像是平时彬彬有礼、待人温和的稻子。她的朋友叫阳子，常来稻子家玩，两人十分要好，稻子为她做什么事，她也用不着客气。尽管如此，今天稻子的表现也不同寻常。从稻子的步态来看，她的身体像是很糟。稻子的母亲欣然微笑着道歉说：“对不起，阳子。这孩子很怪，她到底是怎么啦？”

阳子也迷惑不解地望着稻子的背影，“伯母，请您马上去稻子那儿看看她吧。我这就告辞了。”

接着，阳子把事情经过匆匆地说了一遍，然后便回去了。事情是这样的：稻子在比赛中连续两次回球都如同机器娃娃一般手臂僵直，第三次她没有接住。实际上，这个球她并没有接。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突然用双手捂住眼睛在球台前跪了下去。她双膝触地，身子向前弯着。

球台对面的少女愕然地望着稻子。事后她说，稻子可能是因脑贫血引起的晕眩，但是，若想在瞬间从激烈的运动中平静下来是十分困难的。最先跑向稻子的是阳子。

“我没什么。”稻子说道。阳子摸了摸稻子的秀发。可是，她似乎觉得在这种场合摸人家的头发有些不妥，于是便将右手搭在稻子的肩膀上，然后用左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稻子的

额头并不凉，反倒有些发热。阳子感到手掌上那湿漉漉的汗水不像是冷汗，而像是运动中出的汗。

“没事吧？这下可好了。”阳子说道。

稻子挣脱阳子，站了起来，“我没事儿。”

但是，稻子却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乒乓球台，仿佛根本没有考虑还要不要比赛。她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虽然她脸色不太好，但看上去似乎还没衰弱到需要别人陪着回家的地步。稻子对老师派来照顾她的阳子说：

“没关系，真的。我自己回去，我想一个人回去！”稻子一再说道，“我只想一个人呆会儿，就让我一个人回去吧。”

“那可不行，是老师派我送你的。”

“快让我一个人呆会儿。”稻子嗫嚅着说，“我想哭。”

“想哭？稻子竟然想哭？我太开心了，这可真是奇迹！”

“瞧你说的！”

“能看到你哭的只有我一个人嘛！请你偶尔哭一哭。”

“我本来非常爱哭，可是自从父亲死后，我就不在人面前流泪了。”

阳子以为稻子想哭是因为放弃了比赛的缘故。稻子一回到家就神色异样地消失在房内。阳子认为她只是为了赶快躲进自己的房间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稻子的母亲拉开了稻子的房门，可是，稻子没有回头。

稻子的母亲走上前去，只见稻子左手摊在桌子上，手心里放着两只乒乓球。稻子的学习桌的抽屉里总是放着几只乒乓球，因此，乒乓球本身倒无甚希奇之处，而希奇的却是稻子盯着乒乓球的神态。当然，稻子的母亲也和阳子一样，以

为稻子是在悔恨比赛的失败。

“怎么啦？别坐着，赶快躺下歇歇不好吗？”稻子的母亲手扶着椅背说道，“在学校也没让大夫看看？拿药了吗？”

“没有。”

“要不要叫大夫？”

“我没事儿！”

“不用叫吗？”

“不用。”

“乒乓球有什么好看的？快别看了！你再看也没有用，还是忘了吧。把球收起来。”稻子的母亲从稻子的手上把球拿了过去，“晚饭前，你在床上睡一觉吧。瞧你那脸色也不好，对了，妈妈给你弄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我不想喝！”说罢，稻子伸过手来，“还给我。”

“你要球？”

稻子接过球，放在手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抽屉把球放了进去。稻子的母亲在一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抬眼望去，只见院中盛开着红寒山茶花，其花朵之多出人意料，有四五株生长多年的已是树高枝茂，这在寒山茶花树中实属罕见。它那茂盛浓密的绿叶显得十分厚重，将浮在上面的山茶花衬托得更加娇艳妩媚。房影遮住了寒山茶树的上半部，预示着冬天即将来临。

“开得真漂亮！”稻子的母亲说道。

“这才刚刚开始，大部分花蕾还没开呢！”稻子说，“从前，一到寒山茶花开的时候，爸爸就老来房间问我‘开了吗’‘开了吗’。”

“不仅是寒山茶花开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爸爸来得特别勤,据说寒山茶花的花期很长。”自从稻子回到家后，她总算是开口说话了。

“一直开到春天樱花开放的时候。”稻子的母亲接口答道。随后她又问道:“稻子，比赛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啦?我还没问呢，球是怎么回事?”

“我看不见球了。”

“看不见球了?”

“嗯，看不见球了!”

“这看不见球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对方打来的球竟快得看不着?你是不是觉得头晕?”

“不是!我是无缘无故突然就看不见球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哪儿不舒服吗?”

“若只是身体不舒服的缘故就不必担心了。可是,我并没觉得头晕啊?我只是忽然间看不见球了。可别的东西却都看得见。”

“怎么会呢?”稻子的母亲不相信,“不可能都看得见吧。比赛的时候都集中精力看球,眼中怎么还会有其它的东西呢?看不见才是理所当然的。”

“不,”稻子又固执地重复道:“我就是看不见球了。”

“那是你的错觉。你有这种感觉正说明你身体不舒服。”

可是，稻子把母亲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她的目光转向了院内，无意识地看了看寒山茶花，然后，沉声说到:“妈妈,

虽说看不见球，但我记得好像还打过去两次呢！也许是根据对方身体和手臂的动作判断对了球路，再不就是全凭感觉把球挡了回去。当我发觉自己看不见球而且竟把球挡了回去的时候，心里害怕极了。我只觉得心一下子就抽紧了，于是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

“噢？”稻子的母亲简直难以置信，然而，她又不能不相信稻子的话。稻子的恐怖情绪感染了她，使得她黯然无语。稻子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强作欢声道：“妈妈，盲人也打乒乓球，您知道吗？”

“什么？”稻子的母亲瞧着稻子，疑惑不解地问道：“盲人也能打乒乓球？”

“能啊！”

“是啊，眼睛看不见的人感觉灵敏。不过，打乒乓球……？”

“在乒乓球里放进一个小铅粒，球一动就会发出声响，盲人可以根据声响判断出来球的方向。”

“是吗？可是……”

“乒乓球台被做成了山的形状，中间高、两端低。球台的四周加了框子以防止球滚落到地上。球网也很有意思，它的下面是空的，球从网下过去。球如果高了，就会撞到网上。”

“只要把球从网下打过去就行吗？”

“是的。”

“这简直就像滚球。”

“棒球也一样。盲人棒球就是在地上打的。”

稻子在盲人学校见过盲人打乒乓球和棒球，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稻子的母亲并没有认真去听，她更注意的是稻子讲话时的神态。有关盲人学校的棒球，无论是在地上打的棒球，还是滚动时发出声响的球，盲人学校的那些全盲学生仅凭感觉和习惯就能打吗？抑或是那些半盲或弱视学生打的？稻子的母亲尽管怀有种种疑问，但她无意追究这些。对于稻子讲的进攻和防守方式，她虽难以接受，但也只是做出似懂非懂的样子附和着稻子。

在稻子讲话停顿的时候，稻子的母亲轻声问道："盲人学校的乒乓球和棒球，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去那儿参观过。"

"是上中学的时候呀！当时你对我说了？"

"说了吧？我记得肯定是说了！"

"是吗？"稻子的母亲忽然将目光从稻子的脸上移开，"也许听你讲过，可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我不可能没说！"

"是啊，你不会不告诉我。那个时候你放学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一股脑儿地讲给我听。你现在也是如此，只不过没那么嘴快罢了。说你嘴快或许有些夸张，但那是最令我开心的时刻。妈妈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呼唤生命的铃声。"稻子的母亲喘了一口气，"盲人学校的事，也许我确实听你讲过。"

"当然啦！妈妈，您听过后就忘了。"

"真是怪事。若是以前听到过的话，怎么也不至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呀！何况又是件新鲜事儿。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奇怪。"稻子的眼中也流露出怀疑的神色，"难道是我没

说？要是我没说的话，那又是为什么？真弄不明白。”

“不明白？那要问你自己呀！”

“妈妈，您真的觉得是第一次听到的吗？”

“我觉得是第一次听到的。”

“真的？”稻子渐渐地怀疑起自己来，不过，由于心思朝这方面的转移，她慢慢地恢复了常态。

稻子的母亲说：“你说这事的时候，听那口气也好像是第一次。”

“瞧您说的！”稻子矢口否认道：“这跟说话的口气有什么关系？妈妈，盲人打乒乓球和棒球是件新鲜事儿，没见过的人很难想象得到。所以，说明的时候，当然要用非比寻常的口气啦！”

“非比寻常的口气？”稻子的母亲听起来有些陌生，不由得重复了一句。

“‘非比寻常’是一个词，我在学校刚学过‘非比寻常’还有‘小题大作’这样的词。我和同学们时常练习用这几个词。‘非比寻常’是我顺口说出来的！”

“噢。不过，方才你那‘非比寻常的口气’是这样的：妈妈，盲人也打乒乓球，您知道吗？你是说完这句话之后才开始讲的。若是以前说过的话，你就不会先垫上这么一句，然后才开始说了。”

“真讨厌！”稻子流露出小时候撒娇时的憨态。稻子的母亲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少顷，稻子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初级谈话技巧中最基本的一项内容。当谈起新鲜事儿或要引起对方注意时，应该先说这些话。”

“不过……”

“不过什么？”

“我还是觉得好像第一次听到。”稻子的母亲说道。她似乎在竭力地搜寻着往日的记忆。望着目光茫然的母亲，稻子气馁地低声说道：“也许我真的没说过？”

“我要是听到过的话肯定不会忘的，因为这件事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即使记得不太详细，但只要是我听到过的，总会多少想起来一些。”

“是啊。”稻子也点了点头，“要是果真没说过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妈妈，您知道吗？”

“妈妈怎么会知道？”稻子的母亲慈祥地微笑着：“算了，别再提了。管它说没说呢！追究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这是个问题。”稻子说道，“说不定真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正是稻子的母亲隐隐感觉到这里面似乎有点儿问题。她刨根问底地追问的目的，多半是指望从稻子那不安的神态中寻出某些蛛丝马迹。不过，易引起稻子疑心的话语和脸色，她当然都极力避开了。

这种不安是无法向稻子明言的。稻子的母亲认为，造成这种不安的根源也许会像雾流一般从稻子的身上流露出来。即是说，稻子的母亲怀疑，那天稻子看不见乒乓球的事与她几年前没有说参观盲人打乒乓球和棒球的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隐蔽的连锁关系。假若真有连锁关系或内在联系的话，那么，这两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必定是极其隐秘的。仅从眼前的情况来看，稻子的母亲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和可信的表现。

稻子毫不掩饰地说“有问题”，在稻子的母亲看来，问题正是被“掩饰”起来了。她有意无意地再次问道：“要是真没说过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也许那天发生了更重大的事情，因此就顾不上说盲人打乒乓球的事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可我怎么也想不起当时的情况了。”

稻子的母亲略微思考了一下。忽然，她换了一个话题，“稻子是个爱哭的孩子，看见寒山茶的花瓣落到地上也会心里不忍而把它们拾起来，然后装进信封或夹在书里。我从未见你清扫过花瓣。”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

“稻子做了许多垫子，里面塞满了各种干花瓣，有寒山茶花的、瑞香花的、还有紫罗兰花的。若是装紫罗兰花瓣的靠垫，你就绣上紫罗兰花。那干花瓣还残留着花香呢！虽说垫子的针线活儿有些粗糙，但到了第二年每种花开时，你总要换上新花瓣，做新垫子，然后又绣上那种花。你可真是个有耐心的孩子。”

“爸爸非常喜欢用装了花瓣的垫子，因为它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就连枕头里都塞满了干花瓣，过了好长时间才习惯。”

“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

“稻子还记得吗？你缠着爸爸问：这树为什么偏偏长在咱家院里？为什么会在咱家院里开花？让它长在山上、树林或别人家的院子里，在那儿开花不行吗？一时间把你爸爸都给问住了。稻子马上又说：对了，它们是为了给我做枕头才在

咱们家开花的吧？这么说，树和花儿也一定很高兴。你爸爸听罢笑呵呵地摸着你的头发说：这孩子真招人喜欢。”

“那才不叫摸呢！他是抓住人家的小辫儿使劲儿拽了两三下”

“你还记得挺清楚。”

“疼极了！”说着，稻子将目光从寒山茶花上移开了。因为，她想起自己的恋人久野十分喜欢抚摩自己的头发。

“稻子就是这样的孩子，”稻子的母亲根本就没理会久野或头发什么的，她的用意在于继续方才的话题。“见了花落也伤心。”

“还有吗？”稻子追问道。

“对，对。我想起来了。”稻子的母亲意味深长地说：“树有树的缘份。你父亲是这样说的。就在你问了‘树为什么长在咱家，为什么在咱家开花’这个天真而又困难的问题之后。”

“是吗？”

“小孩子往往会提出难以解答的问题。”

“小孩子对什么都好奇。”稻子说道，“一上来那股好奇心，就觉得周围的事物样样都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统统不知道。哪个孩子都这样吧？在院子里挖土挖出了蚯蚓，这是什么？大人告诉说是蚯蚓；蚯蚓为什么会在泥土里？蚯蚓为什么会在泥土里？于是，大人又回答说，因为蚯蚓是生活在泥土里的。尽管如此，孩子恐怕也很难接受。孩子不仅觉得蚯蚓在泥土里生活不可理解，甚至更不理解像蚯蚓这样与人有着天壤之别的东西为什么会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被蚊子叮了也会问：蚊子为什么叮我？它不怕被我打死吗？小时候

的稻子最怕黑夜：为什么会有黑夜？要是光有白天那该多好！我还记得当时爸爸回答说：因为稻子和爸爸都睡不着啊！我又问：是谁给我们带来了黑夜？爸爸回答：对了，大概是让人们睡觉的神仙带来的吧。我问：睡觉的神仙？是什么样子？住在哪儿？爸爸回答说：他在睡觉，我们看不见呀！爸爸的这些回答都是哄小孩子的谎话。”

“是谁给带来了黑夜？这话问得有意思。”稻子的母亲插口道。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为了让人们睡觉才有了黑夜。就算是没有人，地球也照样有黑夜。不正是因为有了黑夜，人们才睡觉的吗？”

“谁知道呢？如果没有黑夜的话，人也不能不睡觉吧？没有黑夜的世界简直无法想象。黑夜是一定要有的！”

“为什么一定要有黑夜？我现在如果还是个小孩子的话，肯定会这样问的。小孩子觉得奇怪、不理解而发问的时候，大人们往往以‘小孩子总问让人难以解答的问题’来逃避回答。”

“可是，那些问题的确是难以解答的呀！因为黑夜存在，所以就有黑夜；因为泥土里有蚯蚓，所以蚯蚓就生活在泥土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就是这么回事！自从有黑夜的地球产生人类以来，人们就具有了夜间睡眠的习性，其它的动物也大体如此。”

“您说完了吧？下面呢？”

“下面？”

“刚才的话您不是只说了一半吗？您不是说‘稻子就是这样的孩子，见了花落也伤心’吗？所以我才问‘下面’。”

“噢，对了。当时我想起你父亲说的‘树有树的缘份。所以花儿开在咱家的院子里’。正说到这儿，是吧？”稻子的母亲受自己的话的启发，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似的，“你父亲还说‘稻子是个小哲学家’呢！”

“爸爸被问住了，于是便用‘稻子是个小哲学家’来搪塞，是吧？当时我说，照爸爸说的那样，孩子们都成了哲学家了，而且越小越高明。我又说，婴儿开始懂事、开始看事物、开始呀呀学语的时候，他的哲学也就开始了吧？爸爸回答说：嗯，是啊，也许是这样吧。爸爸还点了点头。瞧他点头时脸上的表情，根本不像是认真考虑过的样子。随随便便就说一个小孩子是什么哲学家。我问爸爸：什么是哲学家？爸爸也没答上来。他只说，小孩子家说了你也不懂。”

“哲学这玩艺儿，妈妈不懂，现在的稻子也不懂。可是……”稻子的母亲停顿了一下，“对于感觉到的事物，总是要想一想的。这感觉就是出发点，它往往会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产生疑问，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妈妈。”稻子突然眉头紧锁，“在乒乓球比赛中突然看不见球可不是习以为常的事，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疑问！”

虽然是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上，但稻子的母亲却极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以掩饰内心的忧虑，“不会的吧？其实稻子并不是看不见，而是自己觉得看不见了，就在那一瞬间。你不是把球打回去了吗？如果看不见，球怎么会被打回去呢？”

“那是因为我是运动员，球是被下意识打回去的。”

“那不可能！当时，你的手有打到球的感觉吗？”

“这……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您这么一问，我倒觉得好像是有感觉。”稻子眼中的神色仿佛是在拼命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也说不准。就像妈妈说的一样，那是瞬间产生的条件反射作用。”

“那一瞬间大概快得连看没看见球都弄不清楚了。”

“不，我没看见球。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球突然间从我的眼前消失时，我给吓呆了，接着便蹲在了地上。”

“当时稻子只不过是身体不适罢了。虽说没晕过去，但是不是神经或其他什么方面出了毛病？”

“毛病？神经方面的？”

“也许不是神经方面的。反正不知是哪儿出了毛病。莫不是由于精神恍惚或头晕目眩造成的？”

“不是！”

稻子的母亲默默地望着稻子，良久，她低声说道：“有人会丧失记忆或有这方面的缺陷。你父亲就有这个毛病，那时候的事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那是留在我生平记忆中的第一件事。”

“我们并没有亲身经历那件事，只是听你父亲讲的。”

“我真的相信了爸爸的话，以为山里真有仙女或精灵保护和帮助爸爸呢！那年我才三岁。三岁时的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按当时的话说，你父亲虚脱了。按现在的意思是失踪了。实际上，当时的那种状况远比虚脱或失踪更为严重。虽然司令官不明去向仅仅五天，但在这短短的五天里，你父亲在山里转来转去的，听说把他自己都给

忘了。他有一段时间丧失了记忆。那时他正骑在马上，所以就更加可怕了。他大概一直骑着马，只是在一棵楠树前下来过一次。”

“我记得爸爸好像是骑马回到部队上的。”

“部队也只是个司令部，你父亲是骑着马回去的。”稻子的母亲几乎是在重复稻子的话。接下去她说道：“在大楠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不下马是不行的。你父亲说，他在用刀刻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甚至全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棵大楠树下的。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位山里的姑娘，她主动地向你父亲打招呼，你父亲这才清醒过来。据说，那是一位美若天仙、气质高雅的姑娘。听你父亲讲，她宛如天上的仙女，在那个无路可走的深山老林，她一个年轻姑娘是绝不可能进去的。你父亲还说，那姑娘见树干上刻着‘陆军中校’四个字，大吃一惊。就是她一路上照料着你父亲，把他送下了山。”

“爸爸向那位姑娘道谢了吗？后来跟她通信了吗？”

“好像没有。打那以后她就杳无音信了。”

“这样可不好。假如她不是仙女的话……”

“是啊，那也许不是你父亲的幻觉。不过，也许当时你父亲为了自救，所以才编造出被仙女所救的故事吧？你父亲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听他自己说，似乎是要在楠树上刻上‘陆军中校木崎正之自刎于此’这几个字。因为，当山里的姑娘出现的时候，他刚刻到‘陆军中校木……’。”

“字有没有走形？那可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呀！”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总不至于认不出来吧。”

“妈妈，您没看过那些字？”

“我才不看呢！”

“您就没有过想看的念头？我可想看看。非常非常想看！”稻子提高了声调，“爸爸刻下的那些字现在还会有吧？肯定会有的，是吧？”

“也许吧。只要那棵楠树不干枯、不被砍掉，字就会留在树干上。”

“妈妈，带我去看看吧。”

“你这孩子真不知深浅，竟突然说出这种话。那可是在九州啊！就算是能去九州，到了九州以后可以打听到那座山，但是，那棵楠树究竟长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既无人可问，也不知如何去找呀！”

“那位姑娘不是曾在楠树那儿救过爸爸吗？我们只要找到她不就行了吗？”

“怎么找得到呢？”

“那还不容易？在当地陆军中校能有几个，那姑娘一定会记得的！我们只要一打听战败时在山里救过一位中校的姑娘，当地人肯定会知道的！”

稻子的母亲感到稻子说话的声调有些异常，于是，她有意识地将话题岔开：“在楠树上刻名字的前三四天不知你父亲靠吃什么撑下来的。那时，你父亲肯定不会事先准备好食物进山的，是不是？”

“是啊。只有妈妈才会这样体贴爸爸。”稻子说道，“难道您没问爸爸到底吃了些什么？”

“没问。你爸爸似乎不愿提起山里那段经历，我也尽量不

去打听。我心里十分清楚他是去寻找自杀的地方。他尽管已迷失了自我，但仍能把自己刻写成‘陆军中校’，为自己带上中校的头衔。这些虽已事过境迁，但每每想起来却使他痛苦不已。”

“好凄凉呀！”稻子说道。

“啊？”稻子的母亲只是无声地张开了嘴。她就这样沉默了片刻。

“凄凉”这个词意义很广，它可用于许多场合。表达感怀的词汇大多比较暧昧，其中“凄凉”这个词尤为典型，猛然说出来往往会触动对方的情感，引发对方的感伤。

“生活中能够体尝到世间的凄凉并非坏事，”稻子的母亲徐缓地说道。接着，她又补充道：“我是指适度的凄凉。未体尝过适度凄凉的人……”

“怎么样？”见母亲欲言又止，稻子性急地催促道，“适度？就是适当的程度？这适度的凄凉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和稻子这样。”

“是吗？”

“妈妈觉得，我们的凄凉感恰到好处。你觉得呢？”

“也许是吧。”

“体验过凄凉的感觉后，就会明白人世间的凄凉是无限的。体验了凄凉的感觉就会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比自己更为凄凉的人比比皆是。我们这种凄凉的体验同他们相比不是恰到好处吗？”

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接受战败时的心情以及木崎意外死亡时妻子和女儿的心情已远远超越了“凄凉”这个词的含义，

它只能用“无比悲痛”来形容。但是，这种无比悲痛的心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渐渐地淡化，可以说，稻子的母亲的每一天都是在凄凉的气氛中度过的。从稻子“太凄凉了”这句话中，稻子的母亲不由得感慨万千。

稻子的父亲在楠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的同时，加上了“陆军中校”的军衔，由此可以看出，纵使他处于精神迷乱的状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这也许是当时作为一个军人所应有的素质吧。木崎从士官学校上了陆军大学，毕业后当了军官，最后升到了陆军中校的官阶。所以，直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他也没有舍弃掉“中校”的光环，更何况那时木崎已成了一条腿的残兵，身份处于现役与退役两者之间，这种劣等地位更激发了他的“中校”意识。

处于这般境地的木崎在楠树上刻下了“陆军中校”。直到战败后十几年、木崎已死的今天，她的女儿和妻子想起了这些而感叹“太凄凉”也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木崎自己多年后回忆起这些痛苦的往事，稻子和她的母亲也会感到“太凄凉”的。

无论稻子的母亲还是稻子，对于日本投降那天木崎进山的事以及他连人带马摔死在海里的事，多年来一直是讳莫如深。今天稻子和母亲受这两件事的触动，从而脱口而出了“太凄凉”这句话。然而，稻子所云与母亲所云之间有着相当不同的内涵。尽管如此，两人仍然彼此相通了。其实，稻子的话使母亲感到有些意外，而母亲的话又使稻子感到突兀，两人之所以没有互相追究原因，是因为她们都从对方的话语中感受到了自身的凄凉。至于这种凄凉的感受在世间是否算得

上恰到好处，她们甚至都没有试图探讨一下。两人在生活中体尝适度的凄凉似乎更好一些，稻子仿佛也接受了这种观点。

“可是稻子，”稻子的母亲用严肃的口气说道，“看不见乒乓球的事与你父亲丧失记忆在山里的事毫无关系，这是肯定的，绝对不会有什么遗传因素。我只是忽然想起了你父亲的事，所以才随便说了几句。”

“是吗？”稻子仿佛另有心事，她对母亲的解释显得漠不关心。

稻子的母亲说话时似乎也别有心思，脸上莫名其妙地涌起了一片红潮。原来，她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前军官未亡人的事。有一次，那人在朋友们的怂恿下，去了一家由男人服务的美容院。在那里，修剪指甲也是由男人来做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竟然具有解消紧张情绪的功效。稻子的母亲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想起那件事。

此时，稻子的心里正想着那位在山里救了父亲的姑娘。“她宛如天上的仙女”她想起了母亲的话。现在，她甚至觉得是否真有这位姑娘都让人难以相信了，听母亲的口气似乎也对此抱有怀疑。但是，小时候稻子曾经确信这位少女是存在的。这位少女的面影常常活灵活现地浮现在小稻子的眼前，寓于她的体内，从而往往使她感到自己就是这位少女的化身，直到昨天稻子一直是这样想的。因此，尽管今日她已开始怀疑这位少女是否真的存在，但是，那少女的面影仍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了她的眼前。

稻子用咄咄逼人的口吻要求母亲带她去九州寻找那位姑娘，丝毫没有讽刺挖苦母亲和死去的父亲的意思，她那是发

自内心的。虽然稻子开始怀疑父亲的这段经历是编造的故事或幻觉，但那位姑娘伴随着她从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当她提出要去寻找那位姑娘的时候,在无形中又肯定了她的存在。可是，从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出稻子内心在担心这位少女是虚构的。母亲对稻子欲去九州的山里寻找那位姑娘和楠树的请求所持的消极态度，稻子不仅仅是感到不服气，甚至还多少有一些如释重负的感觉。

稻子的父亲在日本投降的那天进山的事已多年未提起过了，今天，稻子的母亲再谈起“那时的事”时，仿佛是在讲述一件新发现的事似的。可是，那是稻子生平记住的第一件大事，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年幼、天真的稻子确信那位姑娘就是个仙女，而且，不知不觉稻子与那位姑娘合为了一体，成了她的化身。这种变化恐怕是在稻子听了那事以后不久发生的。

年幼的稻子知道那位姑娘与自己有年龄上的差异,因此,她心目中那位姑娘的形象既是幼女又是少女。她身穿蓝地白花上衣，裤子当然是阔裆紧腿的。那十字形的白花使少女显得更加活泼可爱,面孔虽然是稻子的,但也并非如出一辙,那面孔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有时五官还会发生少许变化。

当稻子的父亲意外死亡时，稻子体内的少女也受难而死了。两个人乘马并行，可偏偏父亲坠崖身亡了，稻子认为是自己杀死了父亲。她觉得自己对父亲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少女从稻子的心中消失也是必然的。少女没有救回稻子的父亲，稻子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稻子并非有意拒绝那位少

女，而是在这鲜明的对比下，少女的出现会加剧稻子心中的痛苦。再者，父亲之死的巨大打击使得稻子已无暇想到那位少女了。

但是过了不久，在稻子的心里，那位少女的复苏所给她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了父亲的生还。因为，那位少女会在幻想中同她嬉戏玩耍，会在梦中给她以安慰，稻子从未因此而责备过自己。若是说那位少女曾救过父亲、稻子杀了自己的父亲的话，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也许少女根本没救过父亲，或者稻子也没杀死自己的父亲。自从父亲死后，每当稻子想到那少女救了父亲，便会产生一种不同于从前的亲切而又凄凉的感觉。

“真的，你父亲迷失在山里的事与你打乒乓球时犯晕不能混为一谈！”稻子的母亲再次强调说。

“我也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呀！”稻子答道，“不过，就像联想到什么似地提起爸爸那时的事的，不是妈妈您吗？”

“那倒是。不过……”稻子的母亲吱唔着说道，“你看不见球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吧？”

“我只是看不见球，别的东西都能看见！”

“那只是你的错觉，其实别的东西你也看不见了。当时，你的眼睛一直在追着球，球从你的眼前消失仅一瞬间，所以你怎么可能知道看没看见其它的东西呢？”

“不对，因为我把看不见的球打了回去。”

“那是……”

“妈妈，这同那个时候不一样！”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马背上是真的昏过去了，所以什么也没看见。尽管时间很短。”稻子讲起了父亲不幸出事时的情况。

“这个……”稻子的母亲躲躲闪闪地说，“跟乒乓球比赛可不是一码事儿啊！”

“是呀！虽说是没有关系，可是人家却想起来了嘛！”

“你想的可倒真多。”稻子的母亲轻描淡写地说，“稻子，现在觉得怎么样？瞧你的脸色像是好多了。”

“是吗？回来以后我就没觉得哪儿不舒服。”

“可是，你的脸色确实比刚才好多了。”

“我只是觉得害怕，怕极了！”

稻子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没有看见乒乓球似的，然而这仍难以令母亲相信。如果说稻子由于全神贯注地盯着球，所以才会觉得球突然不见了，这是符合逻辑的。稻子的母亲正是要以此来说服稻子，可是稻子就是听不进去。这时，稻子的母亲也渐渐感觉到，稻子瞬间看不见球时的恐惧似乎不同寻常。这不同寻常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稻子也许认为这袭向自己的恐惧别人是不会了解的，稻子的母亲疑虑重重地望着稻子。她对稻子姿态的注意更甚于她的面部表情。稻子的肩膀和膝盖都显得软弱无力。

“躺下休息一会儿吧。”稻子的母亲说，“妈妈趁这功夫去做晚饭。”

“我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吃！”说着，稻子用手掩住嘴试图压住突然泛起的一阵恶心。那阵恶心渐渐涌上了嗓子眼儿，稻子眼眶绯红，眼中含满了泪水。

母亲慌忙不停地为稻子摩挲着后背，“怎么啦？”

“好了，已经没事了。”稻子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我这到底是怎么啦？刚听到‘晚饭’就……”

“你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行了。”稻子把母亲为自己摩挲着后背的手拿到了胸前，“我看看寒山茶花就会平静下来。我清楚地看见那花儿开满枝头，花朵看上去既不摇也不动。”

“咦？”母亲虽然觉得稻子这话说得很怪，可她还是忍住没问。

寒山茶花开满枝头谁都看得见，它们看上去既不摇也不动亦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稻子为什么要特意说出来呢？是不是宁静的花朵会给稻子带来安宁和慰藉呢？

稻子的母亲也把目光转向寒山茶花长久地凝视着。花儿果真十分的宁静，因为无风，它们都纹丝不动。花朵是绝不会移动位置的，从花开到花落都生长在同一枝条、同一位置上。由此看来，花儿是宁静的。寒山茶树浓绿繁茂的枝叶将鲜红的花朵衬托得更加明朗，定睛凝视那鲜红的花瓣时，会使人感到从它那可爱的外表后面流露出来的可怜。稻子的母亲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花儿可怜，或许幼年时有过，但没留下任何记忆。稻子在幼年时期显然是可怜花儿的，这种感情色彩似乎至今还残留在她身上。稻子的母亲想，尽管如此，恐怕稻子脱口说出的“花朵看上去既不摇也不动”中所潜藏的恐惧仍然让人难以理解。临近冬日的暮色笼罩着仅有四五株寒山茶树的小院。

这是发生在稻子上高中二年级时候的事。稻子的母亲时常想起这件事。因为，这是稻子第一次向母亲诉说自己看不

见眼前事物的恐惧，而且，稻子的母亲当初对稻子的话的疑虑也渐渐淡薄了。她也开始接受稻子所说的“在乒乓球比赛中突然看不见球了”这个事实。在乒乓球比赛中，有时球速会快得脱离人的视线，但稻子的情形却并非如此，她是没有看见本应看见的球。

稻子的母亲问久野：“你有没有听稻子讲过在乒乓球比赛中突然看不见球的事？”

“乒乓球？”久野犹豫了片刻，“我没听她讲过乒乓球的事。”

“是吗？”稻子的母亲默然了。她望着阳台的木格窗，窗纸虽不算旧，但纸质低劣显得很薄，贴得松松垮垮。这就是乡下小镇破旧旅馆的木格窗。

“乒乓球怎么啦？”久野问道，“稻子打乒乓球吗？”

“嗯，那是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

“直到上高中二年级。”

“以前……”久野似笑非笑地说，“没听说过打乒乓球的事。”

“大概是她不想说吧。”

“为什么？为什么不想说？是了，现在回想起来，稻子似乎不愿谈过去的事，她确实很少对我谈起过。这一点我以前也有所察觉，感到很奇怪。也许在爱的欢乐中不宜谈起过去吧？”

“你们还不到谈过去的年龄呢！”

“没有的事儿！对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无论是快乐的

还是悲伤的、可笑的还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有说不完的故事，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对于稻子的过去，无论是多么无聊、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我听来与别人是全然不同的，这是溶入我内心的爱情故事。若是小时候天真烂漫的故事，那还不是跟摇篮曲一样吗？其实也并非是向对方坦白自己的过去，信手拈起的从前的寻常小事难道不是爱的絮语吗？”

“也许是吧。”稻子的母亲心不在焉地嘟哝道。

“我想知道认识稻子之前有关她的所有事情，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久野望着稻子的母亲，“没想到今晚同伯母住进了这种旅馆。”

“真是没想到。”

“把稻子扔在那种医院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我看，莫不如您就把我不知道的有关稻子的事给我讲个通宵吧。”

“感谢你对稻子的关心。”

说罢，稻子的母亲站起身，拉开木格门走进了阳台。

“您怎么啦？”久野问道。

“没什么，刚才我去阳台的时候，拉开窗帘看了看大海，我想看看是不是忘了拉上窗帘了。”

窗帘已被拉上了。稻子的母亲将窗帘拉开少许，站在那里凝视着大海。

“看到什么了吗？”坐在房里的久野问道。

“什么也看不见。有星星，你过来看看。”

久野起身走了过来，“星星真多，海上也很安静。”他兴味索然地说。

“我们竟来到了这种地方，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稻子

的母亲也说道，“好像只有黑夜似的。”

“但这恐怕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黑夜和旅馆吧。”

回到房里落座后，久野又催促道：“伯母，请讲讲稻子的事，什么都可以。”

“你这样郑重其事地让我讲，我还真讲不出来呢！”

“那就从稻子出生时讲起吧。”

“出生？”稻子的母亲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你说的出生是指我生稻子的时候？你竟问这事？久野，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有点儿不正常了！”

“也许是吧。就从稻子被生下的时候讲起。”

“你说些什么呀？自己生孩子时的情形自己也看不见，你让我讲也讲不出来。”

“是吗？”

“稻子就那么不愿讲自己的事吗？”稻子的母亲问道，“连对你都不愿讲？”

“好像是。”

“我明白了。你是认为稻子对你不坦诚？”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稻子把自己的事情尽量讲给我听。”

“你对她的关心倒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许是你的占有欲太强了。其实，即使是对情人也未必就讲出自己的一切，当然这并非有意隐瞒。”

“我知道，想要了解稻子的一切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想知道她的所有一切情况。”

“久野了解稻子的一切。”稻子的母亲略微提高了声调，

“我就是这样想的，绝不会错！所谓一个人了解了另一个人，就像久野现在了解稻子琴样，已是达到了最大的极限了。我觉得，这种了解，在男人与男人之间没有，在女人与女人之间也没有，只有通过男女之间的爱才会产生。”

“您说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所指的是更深的东西，或者说也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听一些无聊的回忆就像是一种毫无负担的享受。”

“就因为稻子得了那种病，那病状你比谁看得都多。”

“关于这事……”久野说道，“今天请不要再提了。”

“今天？”

“反正今天也忘不了。”“关于父亲意外死亡的事，稻子对你详细讲过吧？”

“在往事的记忆中，那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我用毕生的时间都未必能医好她内心的创伤。”

“除此之外，稻子还把至今为止的所有大事都讲给你听了吧？可你还说稻子不愿对你讲过去的事。”

“我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我觉得在稻子的问题上自己是有罪的。稻子同我在一起的时候，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就是说几乎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忽然从稻子的视线中消失了。她发作时那惊恐万状的样子，真是目不忍睹。这事起因在我，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罪。尽管那是一种病态，但引起发作的根源却是我。起初，我以为是由于她对我的行为极度憎恶和厌烦所致，可是其实不然，她的发作完全是因为对于我的爱所引起的，真是令人心酸。虽说是这样，我的罪责也是推卸不掉的。”

“不，”稻子的母亲摇了摇头，“因为你没听说过稻子打乒乓球的那件事。”她刚要说下去，远处传来了钟声。

“哦，九点了。这是九点的钟声。”久野说道。

“是九点的钟声。”稻子的母亲也说道，她朝临海的窗子望去。久野的脸也转了过去。稻子的母亲也不清楚钟声是否从大海方向传来，但六点的钟响时，她曾拉开木格门走进阳台，撩起窗帘观看过大海。

“这次不知是谁撞的。”久野侧耳听着，“肯定不会是稻子吧。”

第二次钟声又响了起来。乡下小镇的夜晚阒然无声，寂寥的旅馆二楼上只有孤单二人，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钟声的余音若有若无久久不见消尽。第三次钟声又响起来了。

久野说：“这钟声有板有眼，肯定不是疯子撞的。可能是医院的撞钟人撞的吧。”

“那是因为我们坐在这儿听的时候心情平静。”

“在医院里听大夫说，九点的钟声是为了让患者们睡觉的，钟声沉稳、平缓。还说是经镇上同意了的等等。”

旅馆的女招待来铺床了，她也许是受了钟声的催促。她原想把两张床放在一起，是久野让她把其中的一张搬到里间去的，稻子的母亲在旁边一言未发。就在女招待往里间搬床的功夫，常光寺的钟声停止了。

“响了几声？”久野问道。

“我也没数。”稻子的母亲答道，“虽说已经撞完了，但你不觉得还会响吗？”

“当时要是看看那口钟就好了。医院的大夫都说了三点让

稻子撞钟，可我怎么就没想到叫他带我们去瞧瞧那口大钟呢？若是看过大钟的话，无论是三点的、六点的还有现在九点的钟声，我都可以一边听一边想着那口大钟。”

“也许是一口年代久远的古钟呢！若不是古钟，战争时期早就被军队征用了。”说罢，稻子的母亲忽然踌躇了一下，“久野，你听稻子讲过仁德帝御陵的白鹭的故事吗？”

“御陵白鹭的故事吗？”久野诧异地望着稻子的母亲，“没听过。”

“其实也没什么。稻子上高中时跟朋友们去关西旅行顺便去了仁德帝御陵。那片陵园很大，有大片的绿树。实际上，在那片面积广大、绿叶连绵的树林中栖息着成群的白鹭，那白鹭多得惊人，稻子看了激动不已，说这是她这次旅行中印象最深的。”

“哦。”

“刚才听钟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稻子看白鹭的事。”

“稻子没对我提起过。”久野说，“听着钟声想起来的？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来的。什么时候会想起什么来我怎么会知道？”

“大片绿树中的一群白鹭，确实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美丽的景色使久野心驰神往，“白鹭群虽然栖息在树上，但时而也会在天空中翱翔吧。”

“听说它们也飞，因为数量很多嘛！”

“那情景也许一生只有一次看到的机会。尽管白鹭定居在御陵。”

“稻子也说过，妈妈，咱们去仁德帝御陵吧，我也想让妈妈看看。可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现在白鹭大概还会在那儿吧。”

“在常光寺的树林里不知有什么鸟儿？”

“这可难说。”

“既然生田河岸边有许多蒲公英花，那么，在全是疯子的地方—— 常光寺的树林里也会有叫声婉转的鸟儿吧？”

稻子的母亲没有立刻作答，久野也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稻子的母亲说：“我本想问问稻子，仁德帝御陵的树到底是些什么树？有没有松树？年代久远的大树集中在一个地方有时会让人感到可怕。树木跟草一样通常给人以亲切的感觉，就像生田河畔的蒲公英、常光寺的树林一样。”

“嗯，那倒是。”

“久野，说到亲切，我倒联想起一件事来。”稻子的母亲垂下眼帘，继而又抬眼望着久野：“你对稻子太好也许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残酷？”久野吃惊地反问道。

稻子的母亲平静地说道：“男人对女人太好有时是很残酷的。我曾听一个女人这样说过。她是我的老朋友。她的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所以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这话我吓得心里‘咯噔’一下，事后想起来倒觉得这是极平常的事。男人的体贴对女人来说往往是很残酷的。”

“伯母，您这样说对我却是残酷的，非常残酷！”

“是吗？那我该向你道歉。”

“道歉？在我听来那也是残酷的。只要是不准我爱稻子、

企图剥夺我爱的权利，都是极其残酷的。”

“不对！至少有一部分不对！”稻子的母亲不为久野的激动情绪所动，她依然平静地说：“假如我先睡下的话，你是不是想溜出旅馆偷偷把稻子从医院接回来？”

“是今天晚上吗？我没想，不过，明天可就保不准了。”

“那么，今晚就安心睡觉吧。”

“怎么睡得着呢？医院里的稻子肯定也睡不着吧？稻子躺在那群疯子中间，既不是单人病房，也没有仁德帝御陵的绿树，就算是看见了白鹭也是幻觉。即使我不带她走，说不定她也会自己逃出来，因为病房没有铁栅栏。”说着，久野站起身来。稻子的母亲望着久野，久野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

“久野，请你去旁边的房间吧。”稻子母亲用略带严厉的口吻说道，“我想躺下了。我和稻子昨天一天都没合眼。”

“好，请伯母休息吧。”

“久野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呢？为什么会遇上稻子呢？”

“您说什么？您为何对我们持否定态度？或许不是否定而是疑问。”

“我太累了，脑子不正常，所以才说了这些。”

“脑子不正常的也许是我，不过，我不承认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伯母也许在心底的某处窃望我离开稻子，可是，如果我放弃稻子的话，她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有这种预感，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你说这话也太不体谅人了。”

“我不知这到底是体谅还是不体谅，但体谅的根本含义不正在于此吗？不，这不是体谅不体谅的问题，体谅这种不冷

不热的词是不适用的！”

“久野，你拥抱稻子的时候，你会在她的眼前消失的。”

“那并不是稻子在拒绝我。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请伯母帮我想想。”

“想也想不明白，还是躺下静静心吧。”

“好吧。”久野走进里间，“要不要拉上隔门？”

“拉上吧。”

“晚安。”

拉上隔门后，久野在里间又补充了一句：“伯母。”

大概是对方的身影从眼前消失的缘故，久野的声音有些孩子气。

“晚安。”稻子的母亲应了一声，随后又和蔼地问了一句：“已经上床了吗？”

“我正在考虑，是坐在床上呢，还是躺下？”

“你呀，这又是为什么？”

“伯母在做什么？”

“我？要说考虑……也许我也在考虑，不过这大概也算不上考虑，只是不想睡而已。”

“那您肯定睡不着。”

“我困是困，因为昨晚就没睡。”

“伯母，您躺下吧。”

“好的。你也躺下吧。”

“我在考虑怎么样才好。要使这颗心飞入天空的话，是坐着容易些呢，还是全身放松地躺着容易些？就像常光寺那入云的钟声。”

“是去稻子那儿吗？”

“是的。”久野毫不犹豫地答道，“不过伯母，刚才的钟声已经完全消失了，那微弱的余音单凭人的耳朵无论如何也是听不到的。这不正说明人的耳朵太差了吗？我从一本书上看到过，人的耳朵只能听到一定范围的声音。在听力方面强于人类的动物不计其数，然而它们也属于生物，它们的听力也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过，某种动物可以感觉到听不见的声音，因为它具有第六感或第几感。”

“好像是这样。不仅是声音，就连天灾地震它们都有预感。”

“人类在远古时代也曾处于原始状态。伯母，细想起来，在东京那种人声嘈杂、噪音严重的地方，人的耳朵会变得怎么样呢？”

“肯定会功能减退，感觉变得迟钝起来。”

“我想也是。可是，乡下人是不是对声音不太敏感？我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是那样。”

“你说的那种表情也不是声音造成的。”稻子的母亲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我想起来啦！有一年四月，木崎从欧洲回来以后说，坐电车时看见站台上和走在路上的日本人穿着西装的样子很可笑，他们走起路来大可不必耸肩端肘。有的人迈着急促的碎步显得十分费力，有的人挺胸凸肚显得趾高气扬。木崎在电车里忍不住笑起来，身旁的人问他有什么可笑的，他说，穿西装干嘛那么用力？样子真够可怕的。那人说，可不是，一副可怜相。木崎还说，日本男人的西装从肩膀到衣领都很怪。这就是战前的东京人。如今虽说有些改

变，但好像变化不大。每当透过电车的车窗看着站台上人们的穿着时，我就想起了木崎的这段话，感到既可惜又可悲。”

“可悲的是日本男人的形象呢，还是由于您想起了稻子的父亲？”

“两者兼而有之吧。这两者都离不开我。”他们在隔着门谈话。久野还没有躺下的迹象，不知他是盘腿坐在床上还是双腿跪在床上。他恐怕是双腿跪在床上吧。

“我又想起来一件可笑的事。”稻子的母亲说，“有一次，木崎在伦敦去了一家百货店，在那里他看中了一件款式漂亮、显得非常威风的衣服，于是便招呼店员打算把它买下来，没想到人家告诉他那是女士骑马服。他说，怪不得裤腰宽松、裤腿紧绷绷的呢！”

“哦。”

“要是买回来就好了。早知道稻子学骑马的话，买回来就好了，那是正宗的名牌货。木崎动不动就提起这事，他为此后悔了一辈子。要说这陆军的军人也够土气的了，木崎自己会骑马，可是竟认不出伦敦的那件漂亮衣裳是女士骑马服 若是有标签的话他就会明白的。”

“啊。”

只要与稻子有关，即使是别的话题久野也留心地听。“同稻子结婚后，如果有机会去伦敦，我一定把它买下来。”

“稻子已经不骑马了呀！”

久野语塞了。稻子母亲似乎发觉自己方才说话的语气过于严厉，“相反，木崎却把自己的马具一样不落地买了回来。他如获至宝似的，保养得也十分精心。”

久野想，木崎在从伊豆海边的悬崖坠海身亡时，用的是从英国买来的马具吗？他当然没有问，而是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

“我相信，稻子即使是骑马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也打算学骑马，然后两个人骑马去伊豆的那个地方。这与罪犯重临犯罪地点是截然不同的，我不过想祭奠一下。为了祭奠在海难中丧生的人们，不是常有船去海上抛撒鲜花吗？因为海上没有标记，船只是到大体的位置，而且，抛撒到海中的鲜花也在随着波浪移动。”

“不错，稻子父亲遇难的地点十分确切，甚至还有那块大岩石。”

“那块岩石千年万年以后还会存在。”

“是啊，木崎以一个血肉之躯撞在那块大岩石上，不会给岩石造成任何损伤，甚至连一丝擦痕都不会留下。世上的事却不同，无论木崎是生是死，这个世界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日本和世界按自己的步伐从那时走到了现在。稻子和我痛苦悲伤与世间又有什么关系？首先，了解稻子和我的悲伤痛苦的，世上能有几人？”

“我算一个。”

“这个‘我’就在我们身边呀！”稻子的母亲开心地笑了起来，“的确有这么一个人，而且是我们最可信赖的人。人生之中能有一最可信赖的人是十分难得的，即使是在父母与子女、夫妇、恋人之间有时也缺乏信任。对我来说，无论我做了多么恶劣、卑鄙、可恶的坏事，他都坚定地站在我的一边，这才是最可信赖的人。什么道德标准、人格标准，在人与人

的交往中有什么用？”不知为何稻子的母亲忽然激动起来。

“伯母，有我一个人也就等于有了千百个人，真的。”“谢谢，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承蒙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其实岩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用火药轻易就会把它炸得粉碎。就连大山不也被人们一个一个地炸平了吗？”

“话虽那么说，可是，人类哪怕是把所有的大山——包括阿尔卑斯和喜玛拉雅这样的大山都炸掉、把大海都添平也无济于事，大自然依然故我，俨然不灭。人类的寿命何其短暂，甚至连碗碟都不如！子子孙孙繁衍下去不知能存在多少年。”

“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我只要同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对不起，稻子已成了这个样子。”“伯母所说的‘这个样子’也证明了我们俩的感受和想法不同。”

“我这做母亲的可不会有你那种令人可怕而又可恨的感受！稻子在你的怀里看不见你的时候，不是浑身发抖、嚎哭挣扎来着吗？我说点儿不该说的，女人极度兴奋的时候似乎不是那个样子，而应该是很疯狂的吧。”

“可我觉得没有比那再可爱、再着人疼的了。”“不对劲儿呀！”稻子的母亲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久野对稻子迷恋得连自己都变了，我可不能眼看着不管。”

“我们不该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要是再这样下去，稻子非死不可！久野，稻子就要没命啦！”

“是稻子的身体不行了吗？还是您担心她想不开自杀？”

“两者都有可能。或许因为我是稻子的母亲，无形中我感受到了从她心里或身体里传出来的一种不祥的征兆，我真是害怕极了，心里七上八下的。”

“是吗？”

久野声音低沉地说道，随后，隔门的两边陷入了一片沉寂。木格隔门的木条纤细而粗糙，门上糊着泛黄古旧的廉价窗纸，上面既无绘画亦无花纹。薄薄的隔门俨然已将两人隔开，然而又却仿佛形同虚设。

“久野，躺下吧。”

“嗯。我觉得坐着可以心神合一与稻子沟通心灵。和尚不是打座吗？当他们心神合一许愿祈祷的时候。”

“你在双手合十吗？”

“咦？您看得见吗？”

“我知道。”

“哦？”

“你也不是修行的僧侣，舒舒服服地躺下心里会更自由一些。”

“好的，我躺下。”久野乖觉地答道。“伯母您呢？”

“我这就躺下。我若是不躺下的话，你总是不放心。”稻子的母亲说道，“躺下以后，我们再聊一会儿吧。”

“好，聊个通宵。”

“通宵？”

“肯定会聊个通宵的。”

“那我可受不了，请你原谅。”稻子的母亲温言婉拒后，开始宽衣解带并叠好衣服。她虽然轻手轻脚尽量不发出声响，可

是，仍然觉得隔壁的久野都听到了。她的动作变得有些僵硬。

稻子的母亲犹豫着穿旅馆的睡衣时要不要脱掉内衣，她在家时，习惯只穿一件睡衣睡觉。她极少住旅馆。

“咳，穿什么不行？在这儿也用不着提防什么！”稻子的母亲恍然醒悟似地轻声嘀咕道，“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稻子的母亲想，隔门那边睡着的年轻男人不是女儿的情人吗？久野的满腔热情早已全部倾注在了稻子的身上，他根本就没把稻子的母亲当作一个女人。莫不是我在自欺欺人，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女人？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其实，脱不脱内衣与久野毫不相干，眼下正值冬季，虽说温暖的生田镇蒲公英花业已开放，但为了抵御夜间寒冷的海风，穿着内衣睡觉也未尝不可。旅馆的睡衣已浆洗过，但已经很旧了，稻子的母亲有些不愿将这旧睡衣穿在身上紧贴着腹部和大腿。她不由自主地看了看下襟垂膝的雪白的丝绸内衣，白色的底襟易脏，她对此尤为敏感，常常更换新的。她认为这是自己拮据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但是，偶尔她也觉得这白颜色也许不会勾起男人的兴致，不适合自己这个未亡人的身份。

稻子的母亲为使自己舒服些把内衣的带子松了松，但仅此而已。令她犹豫脱不脱内衣的原因也许是由于隔壁有年轻男人、旅馆睡衣太旧，可是，当她的目光落在白绸内衣裹着的膝盖上时，眼前蓦然浮幻出亡夫木崎的身影。

“四十岁的女人也许愿为你付出一切，可是，二十岁的女人却不愿为你付出分毫。”

木崎的声音又清晰地响在了她的耳畔。稻子的母亲已忘

记这本翻译小说的名字了，但她还记得当木崎读到这段时立刻“喂，喂”地叫起来，接着便把这段话大声地念了出来。

“这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呀！”木崎说道，“喂，你从前就对巴尔扎克很熟悉吧？可是，这句话你就不知道了吧。你听听，‘四十岁的女人也许愿为你付出一切，可是，二十岁的女人却不愿为你付出分毫。’怎么样？”

“没觉得怎么样。”稻子的母亲不习惯丈夫的大嗓门儿，同时，一时间也无法接受丈夫津津乐道的警句似的只言片语。

稻子的父亲接触过西方的东西，在军人中他属于乐于接受的一类。可是，从战前到战争时期，他投身于军国主义的狂潮中，思想走向了偏激。战败使他一落千丈，他把对时世的不满埋藏在心底，表面上随波逐流以排遣战败者的悲哀。比如，他阅读文学、宗教等方面的书籍时非常入迷，对其中的名言警句动辄大发感叹，每每念给妻子听。“四十岁的女人，二十岁的女人”也自然而然地使稻子的母亲首先想起了丈夫的这个习惯。

“女人对男人尽心不尽心、照顾的好不好也是因人而异嘛！什么四十岁的女人、二十岁的女人，这与年龄又有什么关系？”稻子的母亲说，“二十岁时愿为男人付出一切、四十岁时不愿付出分毫，这样的女人肯定也会有的。”

“你这种一般性的推论亵渎了巴尔扎克的名言！”稻子的父亲怫然不悦道，“那样的话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话也可以那样说。这是最低劣的语言游戏！”

“他说的意思大概是：女人是男人塑造的，女人是被男人塑造的。”

“嗯？”稻子的父亲不由得一愣。

稻子的母亲索性乘兴侃谈起来，“也就是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女人，被塑造的女人大概会感到很幸福吧。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塑造女人的男人就不算是男人。”

“哦？”稻子的父亲疑惑地瞧着稻子母亲的脸。他对妻子这异常的举动感到十分意外。

此事过后，不知何故，从丈夫口中听到的巴尔扎克的这句话始终留在稻子母亲的记忆中。巴尔扎克是在什么场合、怀着何种心情说的？这是不是巴尔扎克的亲身感受？亦或是小说中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稻子的母亲既未问过丈夫，也未读过写有这句话的那本书，因此，她对自己的理解亦无十分的把握。可是，丈夫念这句话时恐怕心里也在想，自己的妻子早晚也会到“四十岁”的。这句话也许激发了丈夫的某种特别的感怀或是期待、愿望吧。稻子的母亲是四五天以后才发觉这一点的。

那时候，木崎将头紧贴在稻子母亲的胸口上，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发疯似地左右摇晃着。

“我再也不能享用人生的美餐了，人生的美餐呀！”

他愈发疯狂起来，声音几乎变成了哭号。稻子的母亲面色苍白，欲哭无泪。

“我说，你平静一会儿就好了。”稻子的母亲没有机会说出这句话。正当她准备安慰丈夫，缓和他的情绪时，自己却先晕了过去。丈夫闹得太凶了。木崎作为一名军人参加了战争，因此从职责的角度来看也许无罪，然而，他虽未受到“天罚”，却受到了“人罚”。他是在哀号“人生的美餐”被夺

走了。

“四十岁的女人愿为你付出一切’’这句话使稻子的母亲受到了启示，而且获得了成功。这不过是指成了母性型娼妇或者叫娼妇型母性的女人。“二十岁的女人”大概也知道这个，但是，对于稻子的母亲来说却是非常新鲜的。

由于这句话的妙用，所以，当稻子母亲的目光落在白绸内衣裹着的膝盖上时,木崎的声音又清晰地响在了她的耳畔。稻子的母亲尚未成为“四十岁的女人”，木崎便撒手而去了。如今，她已年过四十，她还没来得及将“四十岁的女人也许愿为你付出一切”中的一切为丈夫付出，丈夫却已结束了一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她也将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时她也想，女人为男人付出的一切到底是什么？她感到这个所谓“一切”是无限的。她有时后悔自己没为丈夫做点儿什么，当然，这不过是感伤的游戏，其实她早已在自己的心底贴上了尽心事夫的免罪符了。尽管她鄙视自己那女人的恶作剧，憎恨自己的忌妒行为—— 与丈夫意外死亡有间接的联系，然而她体会到，女人只要活着，无论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借口，无论犯了什么错误都会原谅自己。她以此反省自己对稻子的态度，扪心自问是否是个冷漠的母亲。

“久野，睡觉吧。”说着，稻子的母亲悄无声息地钻进了被窝。“还是躺下舒服，被窝里还有暖水袋呢！”

“暖水袋？我可用不着那玩艺儿。”

“是吗？不过，脚下暖和的话全身都舒服！这里也是冬天呀！”

“噢。”

“久野，你在东京也不用暖水袋或电热毯吧？”

“不用。您问这个做什么？”久野听稻子的母亲没完没了地说暖水袋，显得有些不耐烦。

稻子的母亲似乎有所察觉，她说：“稻子这孩子脚很凉吧？”

“啊。”久野反倒紧张起来，也许是隔着门的缘故，稻子母亲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情意绵绵的。

“医院里恐怕不会有暖水袋吧。”这次是久野回到了暖水袋的话题上。

“暖水袋总会有的吧，那里还有老人呢！”

“对，是有老人。就像那个怪老头儿。”

交谈中断了片刻。少顷，稻子的母亲说道：

“现在这么安静，你没感觉到在大海上方遥远的天际还残留着微弱的钟声吗？”

“这……”

“久野，战争中征用寺庙大钟的事，你还记得？”

“我是听说的。我记得好像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翻在地上的大钟似的。”

“是啊，战争结束后，我也曾在一个地方见过许多被丢弃的大钟。因为都是铁的，所以收上来也不能用。”

“从竹枪到大钟都收上去了。”

“全国大钟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给收走了，听说有五万多个呢！够惊人的吧。我是从一个什么统计上看到的。”

“常光寺的钟是战后还回来的吗？”

“也许是免于征用的吧。江户时代以前的古钟好像可以不

交。”稻子的母亲说道，“宏声远播的钟——你说，用‘宏声远播’来形容古钟的声音是不是很妙？”

“‘宏声远播’？不错。如此说来，我同伯母谈话也是宏声远播喽！”

“开什么玩笑，净说没正经的 再说，我的声音也不好听。”稻子的母亲笑道。“那是用来形容更为优雅的声音的。”

“我想，从这儿向医院里的稻子远播声音就可以了。在这宁静的夜里，我与稻子远播话语一直到明天早晨。”

“真的吗？”稻子的母亲放低了声音，“那我就不说了。”

“不，您尽管说，没关系。我照样能与稻子远播话语。”

“要是真能那样的话倒好了。”

“伯母，生田河岸边的蒲公英开白花儿了吧。”

“白蒲公英？有开白花儿的蒲公英吗？”

“只开了一朵，您没看见吗？”

“没看见。莫不是跟白鼠一样，是你的幻觉吧？”

“不，白鼠和白蒲公英都是我在生田河岸边亲眼所见。不信的话，明早去医院时我指给您看。老鼠总是跑来跑去的可能碰不到，但蒲公英既不会走也不会跑，一定会看得见的。”

“是吗？蒲公英花现在也已经把花瓣合上了吧。”

久野自言自语似地说：“难道蒲公英也会闭上眼睛睡觉吗？它的花期长吗？”

“花儿也是多种多样的，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悟道于竹声，明心自桃花。’我想，稻子能否从这里的蒲公英花或竹叶树叶中悟出什么来倒无关紧要，她只要能像这句话说的那样心明起来就行了，而且但愿早些。”

“伯母，”久野叫了一声，然后语气坚决地说道：“稻子才不心暗呢！那不叫暗。”

“那么，是我说错了？可是啊，‘明心’所指的恐怕不只是除去内心的黑暗，当然。‘心暗’、‘明心’也会有其它的各种意思。若要明心于道或法的话，那是十分困难的。我说的意思只是希望稻子的心里明亮起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把笼罩着黑暗的心照亮。我并不认为稻子性格忧郁、心里黑暗，不过……”

“不过？”久野催促稻子的母亲往下说，可是她说到这里便打住了话头不再说了。

“不过什么？”久野再次追问道。

隔壁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响动，稻子的母亲好像悄悄地起来了。久野见隔门那边暗了下来，接着便完全黑了。稻子的母亲关了天花板的灯，随后又关上了床头灯。久野的床头没有台灯，他抬头看了看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熏得发黄的灯泡光亮显得暗淡无力。

“我这边的灯要不要关上？”久野探问道，“您打算休息了吗？”

“是的，不，你先睡吧。”

“是的，不。我跟您一样。”

“真难办，不过好在时间还早。”

“是啊。”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不觉得这一天特别长吗？”

“难怪您有这种感觉，您大概是太累了。从昨天到现在您一直都没合眼。”久野说道。“至于我……，我也搞不清楚这

一天是长是短。”

“你不觉得我们睡的这个地方很怪吗？”

“这个……，可是，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伯母您和我能不能睡着觉，而是稻子睡没睡，对不对？”

“稻子已经睡了，因为医院给她打镇静剂或者给她吃安眠药。”

“啊？”久野仿佛感到十分意外，“会有这事？”

“那是医院嘛！”

“就算是稻子睡着了，大概也会梦见您或者我的，在似梦非梦中。”

“那种药是不会使人做梦的。”

“真的吗？”久野有些不信，“我多么希望稻子能梦见我啊！”

“那稻子就太可怜了。她在梦中见到了你，一觉醒来之后将会是多么伤心寂寞啊！她一定会受不了的。”

这是在所难免的，何况又是在精神病院的第一夜。黑暗中，稻子的周围躺着一些头脑不正常的女人。这群蓬头垢面、浑身散发着体臭的女人中没有像稻子那样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打鼾、磨牙、说梦话都异于常人。塌塌米没有锁边儿，脚踩上去软乎乎的，席面已被疯子们抓得乱七八糟。在冬天里猫头鹰似乎也不叫了，微风吹来的时候，甚至可以隐约听到柞树和栎树的落叶声。无论有多么寂寞、害怕，也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开灯或起来走动。

但是，久野希望稻子能梦见自己，他确信自己睡着之后也一定会梦见稻子的。另外，久野凭直觉认为，稻子即使服

了抑制入梦的药也会做梦的，他觉得稻子具有超越普通人的入梦本能。

想着想着，久野不由自主地仰头望了望悬吊在床上方的旧灯泡。虽说灯光很暗，但时间一长，久野的眼睛也开始发花，渐渐地周围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朦胧中，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条桃色的弧形彩虹。

“啊，稻子！”久野不禁欢呼起来。

有一次，稻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久野说，久野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彩虹般的桃色弧线。彩虹是由细小的气泡组成的，桃色的气泡泛着骇人的微光，缓缓地移动着。虽然每个气泡都在各自运动，但看起来井然有序。稻子将彩虹的样子描述得详细入微。再者，此事实在出乎久野的意料之外，因而尤使他感到稻子的叙述精采出色。当然，稻子情绪镇定也是原因之一。

“啊，我看不见你，看不见了！”稻子开始大叫起来。她左手抚额，不停地眨着眼睛，“你的肩膀不见了！啊，嘴和下巴也不见了！”

久野自嘴以下乃至肩膀、胸等部位都逐渐地从稻子的眼前消失了，继而朦胧出现的是由桃色气泡组成的弓形彩虹。由于奇妙的彩虹的出现，冲淡了稻子的恐惧感。

此时，久野并没有拥抱稻子，两人是分开的。当时久野站在窗前，而稻子则坐在屋当中的椅子上。这是久野的公寓，他住在四层。屋子的窗户是朝西的，那天是阴天，看不见深秋的晚霞，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使房间里显得格外昏暗。他们忘记开灯了。由气泡组成的桃色彩虹虽不鲜艳，但那层淡淡

的微光使周围明亮起来。那柔和的光亮给稻子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久野，你坐在彩虹上呢！”稻子说道。

其实，久野并没在彩虹中，而是站在彩虹的后面。彩虹横亘在久野和稻子中间靠近久野的一侧。久野的身体自肩膀以下……不，是自嘴以下的部分均消失在彩虹里。由于气泡组成的彩虹有一种透明感，其后面的物体仍若隐若现，因此，久野身体的消失虽使稻子感到恐惧和不安，但奇妙、美丽的彩虹令稻子忘却了这些。

固然，久野看不到自己面前的桃色彩虹，他无法体会到站在桃色彩虹上的那种仙人般或坐在五色云上的圣人般的感觉。他只是听稻子说了她自己的这种感受。但是，久野对稻子的幻视或缺视并不感到十分吃惊，他与稻子亲密到最高潮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往往会从她的眼前消失，他已经习惯了。

只是，除了他们拥抱的时候以外，稻子看不见久野这是第一次。既是说，稻子的人体缺视症可能正在进一步恶化。但是，与拥抱时所不同的是稻子和久野身心都未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幸亏出现了彩虹，稻子才未像在久野怀里那样吓得瑟瑟发抖。稻子痴痴地望着彩虹和久野的上半张脸，那一对瞳孔似乎在逐渐扩大。

“彩虹还在吗？”片刻之后，久野问道。

“在呀！”稻子似乎毫不惊奇。感到惊奇的反而是久野。

“好看吗？”久野语气柔和。

“好看极了！”稻子梦呓似地说道，“久野原来是这样的人啊！”

“这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

“就像我现在看到的那样。”

“我可不知道自己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儿。”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反正也不是你自己看自己，而是我对你的看法。”

“稻子，你这是第一次看见彩虹吗，包括我不在的时候？”

“第一次。”稻子老老实实地答道，“是第一次嘛！”

久野感到，这不是平时的稻子，一定要设法叫醒她。如果任凭这种幻视持续下去，真不知稻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跟这样的久野可不该做下那种事儿。”稻子自言自语似地说着，脸上浮起了一片红云。

久野的心上如同被捅了一刀，“稻子。”

“你是在叫我吗？”

久野走过去，迎面抱住稻子的肩膀摇晃着，“根本就没有什么彩虹！”

“是啊。”稻子自言自语似地说道，“不过，可真美啊！”

“你抱住我的肩膀，有感觉吗？”

“有。”

久野用力抱紧稻子，吻住了她的嘴唇。稻子那柔软的嘴唇很凉。

“彩虹消失了吗？”

“消失了。”

久野发现，这次稻子不单单是看不见他的身体，甚至还出现了幻觉，看见了现实中不存在的桃色彩虹。看见了不存在的东西是多余的，既然稻子说是第一次，所以，她是不是

又添了新病？难道这就不会是稻子的福音？尽管如此，久野必然会更增添一层忧虑。

久野抱起稻子，把她轻轻地放在了床上。

“现在能看见我了吧？我不再是一部分了吧？”久野问道。

“嗯，能看见了。”稻子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稻子在久野怀抱里的时候，并非总是看不见久野。在她的眼前，久野的身影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究竟何时看得见、何时看不见，就连久野和稻子也搞不清楚。

“啊！”每当久野消失后，稻子就全身发抖，有时稻子还会抱住久野或推开久野。稻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每次将有何种举动。久野被稻子推开的时候极少，相反，每当久野紧紧地抱住她时，她便委顿在久野的怀里。当然，偶尔久野也会被稻子推开。每当这时，久野连说话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喂，看得见吗？我的身体你从头到脚都看得见吗？”他害怕自己掉进黑暗的深渊。

稻子也并非一直睁着眼睛，她往往不由自主地闭紧双眼。这时她还是正常的。

“啊，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久野了！”稻子脱口这样说时，久野便说：“闭上眼睛。”然后，用手或嘴唇为她合上眼睛，可是，这种情形却与平时完全不同。虽然同是看不见久野，但她自动闭上眼睛时是能看见久野的，她发觉看不见久野而闭上眼睛时却是真的看不见久野了。